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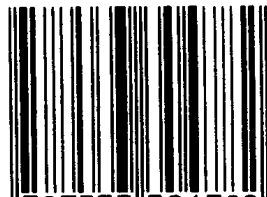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四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illegible]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英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illegible]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九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聞見錄一卷

〔明〕姚宣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聞見錄一卷》提要

金陵實齋姚宣懋昭集

高廟至正甲辰正月丙寅朔即吳王位至正丁未即吳王位
為吳元年其年建臺省六部迮
太廟 出存心録 戊申為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
大位十二月二十二日自舊内遷入新宮 存心録所載元壬辰
歲郡雄並起至戊申歲為洪武元年
帝業首尾十七年遂成 史所載
洪武八年分封諸王
洪武十二年遣諸王鳳陽住
洪武十三年諸王之國
洪武十四年總混一遂大造黃册第一本起
元順帝曾晝夢有人索 社稷因答曰日月並行總還汝
遂應我
神祖大明國號去 南京充軍言
洪武二年開設學校三年開科即罷十七年甲子始定開科
之制有
詔制度之詳求為定式
宣國公李善長微特有善術者見其花押知其為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
李善長既獲罪其二孫俱在戮數其母
公主不發蒙

親藩毋易所救
高廟大怒尚不容測　親藩大慟遂蒙得宥至今為江寧縣安德
鄉窮民　其子孫之言
長史司建文年間改為直史司官六品階承直郎洪武三十
五年復舊制罷直史司為諮議所木幾陞長司史階奉議
大夫　求里杂
建文間改六部郎中為上士員外郎為中士主事為下士
永樂初復舊制　求里集
永樂間一年八月十九日猛風四起
內府各衙門人匠及城內穷口外諸處凍死者甚衆永樂初
元余伯祖請戍廣西衆
敉四九年前巻一錦犀瑪瑙絛環在舊君內宛然在
地可見人民奉
國法不敢犯也　先世所言
陰陽家書內犯陰府太歲者禍不小
永樂間一日
大皇命太監孟驥傳
肯與織染局織玄色碗圓花家龍紵絲
上意金花鈇織情花
上大怒立欲置謨造內官匠人俱極典驥叩頭曰不干內官匠
人事奴婢不用心差傳
肯意了奴婢該凌遲叩頭不已
上意始解內官匠人遂獲不死　吳文望之言
永樂間
太宗皇帝征北虜至黑松林刻石紀功而還
孟太監有的旦常御用監鑽珠匠奏
文王定𪗇　王病中遂以墨點其面鎖者驚惧驥令鎖其底
既而復
肯曰正是
永樂初
太宗欲造　內府於北京火師姚廣孝薦常熟縣
恩誠郎鋪馬　召至便殿問以制度奏以漢唐宋元殿
宇間架高下淺深制度之詳
上大喜遂起而不復問矣　吳熟於木經者
弘治間户部李主事彈劾外戚被下錦衣衛獄次
即日　赦出
上意但應故事耳不欲罪諫官也
洪武間宋學士丞肯濂深蒙
寵眷嘗賜飲必欲其醉既醉
上大喜遂　命詞臣製醉學士歌則其
寵眷千載奇逢也
洪武間國子生陳先生士問都察院歷事一日衙門中散堂
回在太平門外見風　即遺溺也　被一內官筆上鞭一下且
罵之而去先生不言次日早朝罷口奏曰臣是都察院歷

事監生陳士聞夜來街門中散囬太平門堤上見風被不知
姓名内宦一名靴臣皆上一靴
上可其奏曰查既獲内宦至
上曰他是我國家賢才何以将打高生鞭打他遂
命刑于市是特無人敢犯
國法如此 余伯祖所傳伯祖先生門人也
永樂三年都督徐膺緒尚書趙翀持
節即軍中
封都督宋 為西寧侯 時鎮甘肅
括蒼劉伯温先生見元季之乱有志輔治太平適方國珍㨿於
江浙特謁見之守門者曰丞相有事且少待馬曰何事曰
寫契買田先生意謂有志於天下者莫非王土此非大
器也即退訪於江淮知
高皇真主即傾心輔導以佐
帝業運籌之功為多後為守正文臣封誠意伯 黃門何先生言
水軍營内二人相交善一貧一富一日富者因貧者假貸銀
二兩其妻拒之心實憤然乃留痛飲醉以銀鍾置門楣
上而別夜半既醒妻問酒鍾安在妄其所矣翊日詰其
貧者曰汝作誤持酒鍾矣詔曰我已償贖幸勿泄特賣
神廚滌卓價賠還後一日悟覺遂取原物泣擲貧者之
懐曰我負汝我負汝遂付銀三百两不立券契與之貧
易或曰君未嘗竊物奚肯認乎曰我貧而假貸不
認必逮我於官若彼因得原物不敢見形矣我豈得暴白
且貧者因以致富亦智矣哉
蘇州閶門外一富翁博羊一腔其妻憐貧家之貧易後
一羊私償之貧家感而拜曰阿媽家但有急事須來
喚某某住在阿媽宅邊不遠也忽一日夜半門首一人自
縊當時富翁使人到彼其貧家負死者懸縊自己門上
天明竟無事
京師一仕宦者四川人為諾一鄉人借銀伍两與彼其妻
不允累次搪塞遂敗乃事鄉人聞其人
朝遂殺其妻妾子女六人即時捕獲置於極典雖然禍則妻
之所致㥪實甚矣 江東巡檢司蔡巡檢親見其妻云
黃少保恭為龍江左衛知事緣事刑於市其母往視之見
母哭之甚母曰哭怎麼死於
朝廷行事者奏之
文皇曰既他母賢饒他後歷官至少保
田氏乃金陵名家女適劉姓者其夫頗不盡道夫既死守
制三年不御服飾朝夕哭之慟父母娣妹嘗以事迎
於家必不赴後哭以疾亦亡
太醫院使蔣公主善蒙
累朝寵遇宣德間因喪偶蒙
欽賜續絃者三人 命以揩廳取真紅桃紅木紅衣定為嫡
庶。

秘青賜宴於家其日內豆
賜歸忽見青衣者云禁於門首矣其
禁卒如此

景泰辛未夏間上新河一貧者失足溺死無棺其妻守屍
飴其屍面血水晝夜號哭舉人管登竟為文以紀其
事

廣東香山寺一高僧有慧眼儕輩稱其為知識安福有
二僧到彼受戒一僧既入又一僧纔一足入門即喝之曰
住你進則死退則亡答曰横行一步也何妨高僧曰汝
非空門中人也後必大富貴其僧還果娶妻生子中
狀元乃彭閣老也鄉人尚為美談廣西僉憲安成李元先生道其事

洪武間蘇州表墓和尚善風水術為沈太守某之祖相地
三穴一多子孫一多貴一多富後果皆驗當時
朝庭知其名遣其臣　召之入京告使臣曰吾老矣不能往
使臣强之後曰使臣請吃齋待我浴須臾化去伊僉憲言

天順間有二僧在平市街相向而哭或問曰哭奚為答
曰我輩天台山中修行惟知野蔬松花澗水而已但歎
云遊求道不期入此繁華處所壞我心目或曰速歸養
靜何遲乃曰已見此境界矣此身雖返或不能免
其心到此也

金臺一閣禄舍人會飲神樂觀某道士搽上酒深以銀
盃置於簷端合漏中醉别而忘之也東道捷厨人竊去
召其兄云云痛箠其弟送陸續作厨工償還舍人到金臺
忽驚哭曰悟之矣明年後來乃曰去年曾失物乎答以厨
人竊銀鍾事舍人於合漏中尋出原鍾累經風雨則泥滿
於內矣東道即令徒子數人强趁厨人坐於上扶住不容
起特拜之曰我出家人不汝若也厨人其冤乃白

國朝文臣有謚由少師姚廣孝李士明廣始也見東里集

邗寬無為州人永樂某年傳臚以姓名之美得為狀元
某年孫曰恭其名二字如綦字因不得與耳谷街醫西
域人貴藝街對廊向北住善治頭痛嘗有人頭痛不能
忍遂以藥軟其膏以刀割破撇其腦蓋取虫俾患者皆
室內調理百日愈其術與華陀同亦神矣扎

光明升陳孟賀名文彬善治內障眼言其瞳人叉皆閉
視而不見乃以界限針之循室內調理百日而愈

成化乙酉余因大毋馮病華夏畜之過西目忘瞳左目生
瘜肉孟質以藥治之扠其瘜根又以鈎鈎之以剪剪之
數以藥趂三四日乃愈不然瘜肉或長則覆於面矣術
之妙有如此

永樂間顏科坊混堂內一人洗浴膝邊一瘤痒甚以脚
刀割開皆虱也去其虱瘡遂止可謂怪矣

永樂間顏料坊一糖餅鋪門首有土堆漸高尺許其家鋤
開有蟻一二斗不知何為

成化間江陰傘墩義官陳楚磐家正月元宵後閻灰

堆有蒼蠅及石灰飛集人身及墻壁盡黑此事與上條
相類
成化初元余家前楼梯口横枋忽穿一穴出蟻飛如一條黑
線約有數丈其異如此
景泰癸酉冬襄河某驛丞忽夢一老人謂曰明日七人内
藍衣者汝恩人耳可厚遇之翌日會試舉人絡繹而至皆
不及數將暮六人至驛丞問曰再有人乎荅以吾同伴
内尚有一人在後候之果藍衣者乃姑蘇盛舉人汝高
驛丞欵待甚隆明春甲戌汝高登進士授監察御使驛
丞偶緣事在巡按處適汝高
欽差便道於彼遂蒙救得官後又官蘇州累受恩惠其夢
果驗 伊山無言
吳繼江陰衛人年三十九歲始從學既入應天府庠以礼
記登景泰庚午鄉榜任福建將樂縣教諭庭燕
衛人年二十九歲始從學既入應天府庠以経驗登景泰
癸酉鄉榜任雲南趙州知州遂起來 庚門教諭孫吉言
鄒曾南京人洪武間以詿誤隸卒來捕人赴官其叔謂
曾曰汝宗子也尚幼可留汝存我祖宗後嗣吾老矣不
能生子遂代之臨期命家人取大盃飲酒而去既就死其
後子姓蕃衍至今祭祀獨以大盃設於其位蓋不忘
也
成化壬辰夏一日有紅船一隻泝流過上新河江岸口

彼水惟所衝況入於水須臾復出其在船七人坐者立者俱
死然不動 郭禾昂言
吳汝和為戶部員外郎往真定府催粮寓一古寺六暑
泄瀉夜起頻數不欲勞隸卒獨持燭致寺後空處廁中
置燭於地不覺燭漸高舉頭見女持燭在手即起女子
持燭引前不敢背行斜行到寢處汝和曰放下燭女
子即放燭於臺上有声復曰出去遂出急閉門大呼對
屋卧者十八人皆未寢處彼屋梁折屋盡覆其十
八人免壓死之禍 吳戶部向予言
神英塞上叅將也嘗因掛印總兵第二子未求功久無
達賊一日城下有達賊其人欲殺之神曰恐有伏兵不
可役兩月之久再無賊至遂欺神具必欲謝之既而有
賊至約四五百人神不得已出兵五百人禦之至狹道賊以
伏兵截其後神登一孤山賊兵困之夜半神召麾下曰
各歛策或云待天明或云在賊兵馬下潛出或云乘
賊馬上 熱睡殺出神曰殺出是矣至天明我兵餒矣
馬下潛出
驚賊醒我兵無焦額矣因殺出或斬賊首或傷其背与
足消其馬足黑夜行數里忽聞馬御聲問曰是誰不荅
神曰我射汝遂應之乃總戎第二子也並轡至烟墩昇
上已數人在上矣明日各烟墩俱部下人止折十四人
此舉邊上可謂大捷 神与吳汝和面言

夾江尹陸綸廷言平湖人秋滿回京舟過川江忽夜半稍
工喚廷言曰蕭老官行舟急起拜之廷言如其言即見
修長一巨神白鬚白衣立於舟首不言廷言拜罷連夜
而寢其夜舟行數水者八度天明已過八險處若非此
神須要八日且雖廷言告告予云云
沈姓吏浙上人負剛果之氣寓居大中橋東沈堅壘內
嘗從曾巷江上數人空舟而行當午見一屍迎舟直監
而來沈曰水上屍橫浮者皆然汝直來必有冤若果
如沈言沈遂繫其屍於舟後同侶皆驚愕沈遂停舟登
岸遇一婦潊飲問曰汝婦女何為荅曰合家在此遭風
惟夫主死不獲男子俱被此處巡檢故誣為盜賊拴捁
於司必置予死謀我為妾沈舉其屍視之果其夫也拘於
酒店衆口同然即赴司為之分辯巡檢理屈遂釋之沈
送其家口到附近仕宦處而還 沈堅云
高御史宗本太倉人嘗巡按湖廣或一日特備特泊站
船於一小市鎮處有一水夫跪於船倉口密告曰岸上
皆盜賊因行按捕急待昏暮來襲船高即拔其人入
倉閉門脫去己衣取其人衣帽草屨易之雅势印良久
乃出復在船頭濯足倘佯而去遂至有官司處即差人
來捕盜其識見敏速如此
高御史按臨黃州濟州衛鎮撫胡廷槃以公務至齊安
驛驛丞顧蘭忽廷槃因與高有舊乃詰察阯適高在
清戎趙侍御處會飲高即絆回趙亦未相會即封二侍
御邀廷槃同飲讓廷槃轎在先其有光也多矣高馬交
道若此
高侍御景泰癸酉應京闈鄉試因小失被監試李奐貴
二十明年登進士除同道李維謝前非高亦不懷前念其
德量如此
大司徒倪公鏜巡按南京特徒門檢上見一卿親乃錦家
長工也不以外物動心遂下馬相揖高侍御鳳陽巡倉
回時江東橋上見舊姓者亦下相揖至今二公事以為美談
比之趨勢利而忘故舊者大徑庭矣繕部郎中吳元玉為
人內重外輕凡遇親舊必加厚途中遇見親故或斯文必下
馬績揖其所養非他仕宦可及太醫院判蔣恭靖公最
蒙
仁廟恩寵洎終命常隨送其柩於家既至石城門守門
者奏
國制不容入常隨奉
特旨經令入舁其柩於堂遂報內外守備官亦不敢言其寵
幸千古莫比
龍虎左衛指揮同知祁秀於弘治十八年正月齊宿望日
與同寅泊所屬曰余昨夢明年為正德元年衆非笑之
乃曰汝非大臣豈有
國家事惠汝耶後果驗其夢云

令巡檢名起敬又聞為協律有神術嘗以相識者貧甚盡
一城門於地使入日日取鈔一貫多則不能出也貧者或多
取果不得出乃
內帑耳被獲搦出令起敬所為因捕去將桀於獄獄卒或
飲瓶酒令曰借瓶我有遂入一足於瓶再入一足身亦入矣獄
卒持瓶到
御前呼其名瓶中即應又 命碎其瓶將瓶无每片呼之逐
片皆應不知是何術 南京先輩多云
頭巾鋪陸氏在昇平橋邊住一傭工者善一小術門首有
豬傳者持豬首一枚來賭以傳錢十次為率傭工者挨至
半即呼阿太功曹其錢皆復遂羸豬首明日亦然
前府陸都事綱廣西淮陽人一日公廨廳所居前廳簷端
蜣子書下以鉅萬大蕪一幅未幾署左府經歷司魏國上
公薦為經歷
山西隰州石樓閣鄉多妖術一日高僉事乃浙人分巡到隰
點退生員數多惟一二廩膳懇告不允既起程途中買豌豆
角至一鋪舍煑食不識混隰人在隨從者之內豆經其手即
用其術高食豆之頃如針刺其舌痛不能忍且出血如綫一
條約丈餘高謂書吏曰此隰州人害我也我死於此矣汝達
二司為我報冤及二司未勘鞫無敢言者 隰州李正跋述王言
處州一日因逢西山中水橫發漂流人物不可數計 某姓者
命家僮數輩駕一船於津要處救溺者謂曰救得一人給

銀伍兩須臾一女子抱衣廂兩手執兩環順流而來家僮救之
上船見其主翁拉女子口中之水待其甦醒詢其來歷女子
曰我某氏女聘某氏主翁復曰汝受聘有何物女子曰有
挑紅綿紬二疋遂啓鎖視之果然其女子即主翁所聘之婦
也其事豈偶然耶
弘治年間八月內江陰馬馱沙溢致溺者不可勝計東沙上
一民家女子抱衣籠漂至西沙西沙某姓者以篙推其女子獨
取衣籠啓而視之乃本家數日前所聘婦之物女子即所聘之
婦也忍哉悔無及矣
成化初淮揚一帶海上風潮大作覆舟以千計溺死者以萬
計上新河南岸某姓者載米千石在彼為商章舟與人
獲免但一僕溺去次日晴霽舟行獲一漆廂啓視之內金一錠
銀百兩金網圈一對緞罗紵絲衣數件高麗布衣一件陽
言死人之物吾不敢用耳皆讓與舟工彼此再三辭讓惟取
金圈并布衣而已舟工到閶門具盛席以謝其人後四
家會其甥劉某云姨父何乃金銀俱讓彼耶其人曰我之
命與米皆手連舟工之手矣惟取網圈與布衣以定舟工
耶謀耳其人可謂智者云
高淳金寶圩忽夜溢鄧氏男婦俱漂沒惟一處子得漂水
陸義官家為婦者立於廚上獨存次日天晴陸氏以舟來
救之則一門俱亡矣舟中且媒氏在焉氏處子之姨母也呼
其登舟寧死不動媒氏曰汝翁汝夫咸在始乃登舟且

厨中白金若干陸氏仁厚之應也
成化門松江忽大水鄉落間民居盡衝去一民家女子偶
在屋上騎其脊隨屋浮至一處彼大樹幾株阻住屋乃
止所止處一民家救其女子因詢其姓氏特议為婦益
女子一家俱亡矣
京口廣文楊某或有一生員從授易寓居幽静處數日講
授易畢回云厥父請以會飲邀登一巨舟閉其窓戶而行
似覺波濤迴異既至其處峻宇雕梁若非塵境主翁迎款
特設席留叙一二日餽以金幣而還此其何所耶彼時聞
於京口有識者雖未審果否可資談論
木匠孫某句容人龍江閘偶溺水得救不死况其父孫紀
凡救溺者已四次此亦德之驗也
碩教諭鎰字仲明在大足縣學平生喜飲一日有客請會
飲不能下咽其夜雨甚家内丈前後叫號仲明起視之床
已浮矣水已過膝矣遂引其家眷登尊經閣〻之上下俱
去其壁板恐風大倾其閣也乃因學後山出蛟人溺者以
萬數
南京光祿鄉雷公名澤為縣學諸生時宿於號内有一
女子每夜求合姿容迥異辭其裙於衕上臨號者壁縫
中窺之裙乃斕然錦色常報雷以吉事鄉試會試皆預
報也雷果得中黄甲授給事中陞光祿女子皆到任所不
知其為何物耶 任僉憲吉夫言
獨醉亭史先生夜梦一緑虎伏於前氣象甚異翌日定襄
伯郭公登乃父遣從先生學定襄着緑罗衣拜於地儼如
梦中氣象先生即知定襄不凡所謂塳〻虎臣是也後
定襄果為文武名爵 史元佑言
成化丙午春余往山東約六月初還家因失帰期致妻子之
憂子承學詣致和街占江東籤得二十七籤越三日江寧縣
前亦占得此籤後三日神樂觀占仍得此籤三度占俱同
此籤神之靈驗如此
刑曹正郎朱君守孚云南公幹回容菴都憲尚為南京北
部正郎時會飲於容菴環翠亭乃云恒山下常夜有燐萬
餘有云神火有云燐火未審何祥余勉應之曰地靈朱曰
地靈是矣
大功坊廊下某姓者項下有瘤謗云影袋其人城南送殯回
憩於焦婆井〻亭下一異人摸其瘤曰我与汝藥一丸臨恬
服之其人如其言既饒口内尚香瘤已消矣
偏耳則其藻鑑與眉衆不同
南京叅贊機務大司馬華亭張公鎣會試時三人同舟至
高郵湖夫風牺睬行李巡捕老人王姓者見之乃曰此處令
過莬歎公等三人行李冨覺驗盜賊之目可到吾家止宿連
日厚欵且殺嚙雞具餞時後門為薪此與烹伏雌㒵㝃同也
後皆重報老人因致冨云
松江塘橋張氏子拯不撿行庵金如土寓於金臺〻王監生

相交善凢百周㓨之旣四私負官物很三千餘兩累守令皆任倖
禁於縣獄家產賞鬻悉吏責之不能償其三之一適王姓者
來宦是邑諗詢用旋其事後迋致富
大中橋邊乞糖餅家女子洗衣服被怪拽下水近岸糞船人
見而不救遂致溺屍而死糞船人忍哉
王舉人朴字公素未登第時成化初杭州奔母喪四牘月二
十九日京口閘江大風雪覆舟四十六人俱溺其中八人出在船
底有晋江王監生父子在焉陸續盪去惟公素一人至脫船浮至
潽水澤得救不死先時初九日清水澤沈三救得一人乃山東
公幹者明日其人又以沈三窮其銀物雖不乞所言沈剛悔
之矣十九日在洲邊有朱曰教人沈不往救明日人報曰沈
三之親兄也二十九日公素亦在洲邊叫不止曰救人沈亦不
救望南壹陵蕭客曰勿叔十九日沈曰我無兄矣蕭與一
僕自拌小舟救之令僕解衣同卧待甦後公素厚謝
之
王公素除夕旣遇失風之患聞春京兆尹鄱陽王公處投徒
五月十二日白於京兆公給羊酒帶帛之類備與乞教人送礼
至清水澤沈處酧謝沈以其府上賓師分錢與二上合陪至
不敢輕忽又倉忙不及措辦適其家作偈建閻王會乃移
祀閻王之物設具欵待禮意甚陸公素旣歸次日沈三陡
然而死其故何哉若出使外者者要帶萝蔔芙一鉛盒每到
處所每人先萝蔔芙湯一碗伏水土

並方下蠱者飲食衣服皿書帙卓椅皆有不可不知雲南去
者須近体着青衣方能破邪并要自作所用飲食
交人陸敏毋男通作々娄詞教囯一婦女為夫出外久不歸常
於樓窓中遠望被邪魅所侵遂致風脇請僧道來治者必狐
其面甚有力而不能制或請陸之毋男治之教中同伴皆至
擧目視其屋之前後左右念呪以封其門戶乃入其門其婦
即奔前來其人喝之即退急走其人以界方擲去打其腦後
其婦即仆地其人復踏其背禱其邪婦女始醒而愈亦不知
已之疾狂也
陸敏毋男夏夜在門前大街板櫈上卧而宋京以手拄地其
家大小恐此老跌下地呼醒之此老曰吳人江中遭風我為
扶持汝輩與醒我彼則不能救矣果然
番禺縣有一等奸民善妖術殺人毫被殺者明日遂不醒矣番
有一人至鄱陽忤妖術者其人能判其術夜素燭觀易畫八
卦於地至夜半有戈兵之聲自屋脊跳於庭中推門而入乃一个
冒之人只在卦外躍馬而行不能近身待其力乏乃以易擲之遂
仆地矣則甲馬及人之年月生時陸續來催者五人其父子也
明日女婦來乞令其人遂以此五甲馬置於厠中俱不活
耳
鳳陽伊翁多知識一日過相知者之門見其爭鬧遂詢其由乃
云隣家子擎拆吾鹿角耳翁曰非也是月鹿角解節候使然
取歷視之果然

二宗爲南京廣藝衍人能郡爲商一日番陽湖遇風作大作舟
中人皆驚惶無策惟宗爲篋中取出金一錠付與舟工乃曰使
船得上洲若船壞此金償汝船價也舟工如其言遂皆得全風
息衆議償算償不須此金也宗最可謂有智之士矣明日
鄱陽湖中所壞船數百艘人溺死者無算

慈谿張侍御昺福建清戎一日察院廳前一蛇仰首向人言狀張
曰我有冤汝伏我或有他冤我令人隨汝行即令人隨蛇至一民
家門首蛇隨不見張率人圍其家搜出後塘內謀殺者三人乃
置其人於法

富商二人雲南置買寶石被店家謀殺埋於厨房砌皂於上同
伴一人繼至訪於其家不獲遂訟於官不白後巡按御史偶
經過其門獨見其烟樓中有二手伸出御史即回察院率
百人以器械鍬鋤圍其家折皂得二屍焉遂斷其獄

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永樂間一日午坐而衆二吏侍於側
共取案上墨硯之失墜於地擊為二恐懼俱不帰咎於已
爭之不已公疑曰汝輩爭其墨硯耳非故也乃各賜其一二吏
感德不已尚書夏公宣德間湖廣等處邊上飢荒況民為
盜甚衆
欽命公處置之一以寬宥為心同事难之曰恐復為盜以殺
人罪將何帰公曰此輩非喜為盜者但有罪捷來自承當
合家若干口代此輩之命公即諭其盜皆以自新移文免
其差役三年各處沿途贍其口糧以有司申文回繳所活
者萬人

尚書夏公一故人寓居吳中久矣宣德間值蘇松
水荒
上命公安撫之且有
旨曰彼方不許異鄉人在彼居住故人被其假勢驅逐告
急於公公亦不容於法但尋訪談叙極深厚其假勢
者自息

交阯鎮守卦印總兵官都督徐公某永樂間一日自言曰
諸子姪曠學無師爾其訾家者曰（訾家即家人司家政者）
牧羊宴姓者可為師公叱退之須臾公意其必有所見便
曰汝明日取其書來看乃左傳也遂召宴姓者來前問
難不已塞塞可敬乃曰吾子姪曠學久矣請教導之宴曰
門下奴隸耳奚敢當斯任公曰吾自有所處特擇日俗其巾
服之類治設席邀其來將會共向宴二拜延上坐諸子弟行
弟子禮徐公與來將皆前席徐公子姪宗族皆受教為則授
教之誠造詣之
深至於製作之高非他可及也當時徐總兵隆師之禮有
如此（京師士夫皆言）

南直隸宿迁尹朱某四川大足人願仲明嘗為大足教諭有
師生之誼仲明往宿迁縣泊河口朱尹聞之不及待僕轎
儀從即单騎詣舟邊登舟行四拜禮須臾轎至昇仲明至
私室率其妻且馔同行四拜禮迎既設酒筵獻女紅之物夫婦

従行四拜禮覧飲既久及帰餽送甚厚其陸師如此視彼
視受業而忘師實德者寔天淵矣何與余言
北直隸肥鄉縣尹某容雲人順翁具景仁嘗為客雲教諭有
師生之名分害未南京特請赴其治所景仁既至境尹出
郭二十餘里跪迎於道左具下馬曰尹過矣尹曰師生之義
豈敢忘予非過也及至縣治飲待極隆時歲將暮矣先遣
人千里賫白金數兩米肉之類為新正之需聞春為其長子
具娶婦說詎其厚視被薄於親受業於師者遠達矣
貝與余言
趙先生明遠嘗為福建師化河南輝縣教諭有一門生
某姓者為某縣教諭先生至彼任所上堂設酒跪於前諸
生咸跪於後先生優待之曰掌教次今日掌此一方之教免行
此禮掌教曰某尊奉尊師只一位耳在側諸生百人亦如是
之侍某耳尊師不須遜向者先生與余面道其事但久余忘
其姓字矣
國朝着令中官皆令詞臣教之中官隆師者比比皆然如南
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黃公賜宗伯倪文僖公門生也崇
重之禮極至文僖既卒出殯之日設祭於三山街盡其哀
誠觀者無不感歎動
金陵治經之士陸師者固多彼有背師者乃以在己門生蔽
之不令見於師偶或見者不教禮貌視之如途人以致不
遜坐不下馬不若僧道尚有徒子徒孫之稱則吾道之陸

污於此見矣
秦鏞河南彰德人從始太學十三歲適科舉之年告其師曰
吾欲應試其師責之云爾幼學亦未至鏞不聽奮然而往果
中鄉榜其師交下第明年被笑訛陝西澄城教諭九載秩
滿終二十二歲陞教授拜監察御史擢布政司參政後
致仕
大學士專光劉名先生翔為諸生時接上官衆舟偶失於
水須臾即突起登岸衣不濕當時知老先生不凡其鄉親
高淳主簿某親見其事也
陸平國庚可竹道人張公佑傳李善畫梅墨別法書名畫
尤尚斯文一日二人相謀有所畫公即特識其奸偽不以
禮貌其人不能容其人再不復相見矣可発一哂
大學士彭公時為首相余交唐進士寬除安福尹彭公請唐
會飲且盛席延上坐余曰吾兄可避之乎唐曰彼為首相我
為縣尹彼之天淵矣我為彼父母官爾奚退遜耶主賓皆
得其道也
蕭山人姓蔡者名交其家有一白犬或一日更深復頂交之
平巾服其衣繫其絲空庭中月明下學人作揖其家之
人惜寵之次日乃斃其犬耳其怪如此其年交竟卒
先時有民家一處子在靜室中天窓下作女工感蜈蚣之氣
遂腹中致疾其腹漸大其父疑有外事必置於死處子乃
忍食燒熱雞其母講之燒熱一雞界其食適過其父至即

藏鍉於兩脇間腹中蜈蚣聞其雞之氣即從北門中出
腹遂消而疾愈其父因疑特掘其所生處之地得蜈蚣
無數其究始白
江陰朱姓一婦人臁面上一瘡久痛或痒微膿數之以藥
或貼膏藥皆不效或一日醫者視之見瘡口微動縮入
微許乃以鑷於上取一細虫約長五尺其婦痛潰死是疾
遂愈乃怪證也
村落一愚民修内偶有一針誤入脖上環跳穴中每服藥待
神其痛不止或一日與相知者視之見其針頭白而有光乃
曰針也特用鑷取之即愈
唐時大國貢犬玉寶室内不必挟纊
碎塵犀為簪梳塵不着髮
蛇角為異物也嘗有人得之製為束帶價重二千餘兩兕
其物治毒乃謂以毒攻毒也
徽州於眉昌化諸處皆用石炭灌田以出〃澗之水性
寒故也
和州彭挖旗竹園一日善風水術者至其處言曰此地有蛇
可掘之去意其蛇之多也既掘不意蛇有二百餘蟠俱倚於
大江幸嘗陰冬之時無他處也 和州太李生鑑元嘗與余言
上新河姚姓者迁居黄船廠一日獲大蜈蚣一條撲死埋於
空地次年又獲一蜈蚣亦大乃掘舊埋蜈蚣處埋之忽中
受其毒氣即時而吐竟不止不日而卒

上元縣韓土簿山西人會飲於二尹袁舜臣處乃与余言
日大同有夫婦二人弄蛇隰州人也隰州多奇術大同父老
數輩謂曰汝夫婦能驅蛇乎曰能父老曰某處有蛇患
牛馬被其毒死者無計汝能驅之贈汝麥百石曰五十石
足矣不敢以一百望焉既至有蛇處以石灰畫連珠七圈於地
向圈而坐以術召蛇至或至一圈而死者或二三圈四五圈而死
者次日復召之持午葦樹數里外黑氣而來術者曰是達所
也果然一巨蛇倏然俱過七圈即盤其驅蛇者乃以口向
其人之面有欲嚙之狀彼此以術相制其人術与力俱乏幸其
妻鎚之其人曰汝救我其妻即以手劈其裹脚之布皆斷
蛇即同此而斷其人仆地其妻扶起以湯灌之甦乃謂妻曰
汝若未逐我即死矣夫妻之術皆異矣
徐太傅征無錫莫老虎其父老迎
王師綵旗有對甚得体乃徐儒士某所作也既班師奏
上上大喜即召徐某為延平知府九載致仕壽考終命無錫
儒士朱公廷南京武學司訓陳東泉之師也嘗在妻家徐
宇孫養素處設帳客中举寂不寐或一日至月明時倚於
樓窓静觀私竈一白犬向月久拜至月正中升披化為一
道士騰空而去公廷見之驚惧因不敢臨生以待之至鐘鳴雞
唱時始從西南而回至原拜処又拜復為本相而去次日公
廷與養素密言其祥即呼群犬皆至惟不見此犬及令人尋之
乃在靜處熟睡遂殺之以滅其跡

山東一民家婦人足底有瘡夜間聽後有聲不已痛亦不勝值一僧扶宿其家皆曰有人病：：無情緒耳僧曰容我宿待瘡内鳴時乃告我如其言僧曰蟲生在此遂令東其脛骨以藥技之再不鳴次日取出蟲一條即僧亦不知所往或異僧也

雲南一富商成化間陽為勾軍持鄉姻蘇姓書冬間至上新河某姓處相技其家見彼衣冠縞素頗不為禮以門首粗木凳上待坐一盞茶而已偶值一鄰人某詢其鄉曲來歷答曰我雲南人持鄉姻蘇宦人書投此其鄰人亦與蘇有舊聞以蘇客分上即邀於家登樓具酒饌湯餅八事金銀酒器設於前酒酣富商曰某非勾軍也定責貨也萬里持蘇書投某姓者置我於門外寒天惟一盞茶其薄義之甚也今君慇厚假館於君宅耳遂指舟取行李至啓匣中青紅珎寶價值萬兩某姓者聞之乃曰吾家客商也爭請迎之富商曰我万里持書而來置我門外以一盞茶待之其何面言邀我耶遂叱去鄰人因得重利矜雖不以此望則厚薄之報亦自然之理勢也

都憲王公彦其鎮守遼東一日告狀者群集跪於門下内一起七人大哭公曰先着哭者來問曰汝輩奚哭因訴之曰某輩父皆仕宦充軍於此蒙故宥奈巡按畏他勢不肯疏放公受狀審其实即呼為舍人俱起令人公廨外尋七處置此七人復厚餽之即差官七員車七輛載其充軍者七人既至皆跪於地不敢起公再三請起俾易其衣邀入私堂設七卓俱不肯坐公曰請君以我為官耳自其官帶大衣乃換常服曰侍即先生汝乃吾前輩耳不須苦辭請上坐少卿同吾前席居右兩科左右邊三道右傍始敘坐與之盡歡使遣人護送入山海関乃以七人感大德無量

浙江左方伯秦公敬直隸某縣人忽一年七月望日午夢到某處其妻子祭祀殺品一一俱不忘醒後口中所食之物其味尚在令人訪其家老嫗寡居其夫已忘五十餘年矣與秦公生之年月日時俱同秦公既疑不能不優待其家焉

一舉子夢人分杠花五十枝得一枝只剩一枝舉子果中四十九名

安德門外監生錢鎧正旦夢銅錢一百零一文其年科舉果中一百零百

予族弟永州守懋明未第時夢入京都城隍廟求籤得一籤拾而視之乃馬牙香也上有一天字惟自己衣冠並肩傍同類二人皆科頭短衣次日懋明告予予曰香上天字乃天香之兆尔吾弟今科中矣其年果中彼科頭短衣者後只歲貢云

懋明既登科甲刑部觀政其年事例在部知刑名不選出一日夢錫牌上篆字若工部者乃告予曰吾夢云然必工部官

耳予曰非敢信然未幾丁外艱服闋果除工部都水司主事
管臨清閘
先叔存仁先生一日夢與亡友凌翁楫入暗室中次日存仁
曰吾夢凌大人拉我入暗室内非祥也未幾告終矣葬乃與
凌翁冢相近云
禮部尚書金鉻徐公溥在郡聽濤處同飲告余曰我會試
時夢與一甲首同鎖於倉前申首在左我在右既中黄甲
為榜眼盖倉字乃人君二字甲首狀元也
江陰衛舉人童紳天順癸未會試時入場夢至一衙門官
吏皆紅巾紅衣以簿册點名惟紳無名既醒不悦恐不中也
不意場屋失火燒死者二百餘人惟紳無恙
瀘洲學正孫君達會試時天台杜侍講為考試官出策
題問天象同考曰天象非敢私習恐不能荅杜怒不容
易同考夢一人裸体登門捌復堕於地不期孫荅策云
私習天文
國有明禁杜乃不取其後同考閲中以取卷折閲乃孫達
也惜哉
丹陽沈翁私與火子銀五十錠其母子埋銀寄處沈翁定
夢白衣五十人告別到蘇州閶門外周某之家次日翁告其
妾與子諳其所埋處啓而視之果無矣沈翁備禮駕一
小舟到閶門訪周宅主賓相見甚歡特告所以周曰有之
作築廳事前後處掘地得銀知其數即付還沈曰既來此

不敢取也周曰收其半沈曰亦不可但取二錠回家以證其家
置於篋中到家亦無矣其事異哉
貢太守某臨淮人未第時到南京應試偶在大中橋遇一術者
折字見人執傘過乃寫一傘字術者曰何占貢曰占科本
術者曰汝輩十人來乃中五人有一經歷後果應
其言
秦方伯在浙甚得民心致滿濱行老稚遮者萬人以旗伏
導於前每經閭巷口佇立一乎而衆應之齊曰好大人声震遠
近秦與衆皆涕泣遮擁幾日不能行李不可留至夜潛出其
威人似秦者不多見矣
宜興蔣老四來舟午行忽風云黒暗人皆不能視舟人親
執柁黒暗中漫行莫知所之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少頃暗
霽舟在二十里外山頂上蔣老回徒行而回此或龍之氣
所製也
成化間蔡姓者居上新河二處子一女十九歲一女十七歲
乃與靖婦女正月十六日看灯夢云走百病不期服兩驚
歆婦惟二處子不知蹤跡可為女人浪遊之戒
成化間城南一宦家幼女端午看龍舟被人掠去流落不得所
後偶吴下一富人納為側室生子為太學生乃令尋其外氏
因此始知其本末云南都人北上京師為商者必以帶弟滿
禮遊請顯宦者坐船保無他虞且有沿途人夫之便吾從弟
祠部素不肯坐船適考績欲自雇船旧姻同姓者請之因

其半日親詛之篤不能故辭勉強登舟但不受其礼幣尔舡中
載洗白布三百卷每卷五十疋因祠部嘗聞有恩惠於沿途
之人船不畏其水乾得行速其布遇時價之高每疋多得
利銀一錢總計利艮一千五百兩請官之益有如是哉
多持檄人貲見之揭帖也鄉中一富室小僮張某年十三四其
主翁甚愛之留於書房執事其家女子俱在宅後池中洗浴
張某於書房中樹上私窺之女子見池中人影乃張某也驚
訴主翁主翁欲杖抹其腿主母曰僮子無他心因愛彼致然
寔非其咎也但私記以遣之潛於麻城從李以春秋登黄甲
来見主翁適其家行婚礼於婦家俾張亦在群僕中執
途中私易其參拜另閑列己曰進士彼婦家但只邀張於
書房中款待尚不得正堂坐其風俗之陋謬也如此
徽人李姓者佃户家之子後為府官致仕家居適值主翁家
親迎亦在群僕中執燎衆皆曰汝乃老者況為官耳李曰
名分也可見此人胷中無氣節者所為不辱
君命則胷懷不伴矣
詹孟舉徽州人常至金陵賣墨偶遇紙燭鋪包紙燭紙
上聞寫幸過
高廟私行察民善惡愛其所書之字次日
密旨令寫立軸又次日
令寫奉萱大字扁額称
旨遂　勅吏部授官歷陞為中書舍人

沈度華亭人隨父從戎雲南其父善醫術度為父書藥牌懸
於門首適大總戎黔国上公過其門甚愛其字嘗召度代書
箋礼永樂間
上勅各省舉善書者黔國以度薦考第一称
旨遂用登歷太常卿
寵遇極厚沉声益父至
考廟知其名後　召用其後嗣焉
正統間浙上一巡撫以自守嘗書一聯於庭柱云俸薄儉
常足官卑廉自尊雖是矜誇亦可取也當時二司以下重
其廉皆忘己勢而下交今時則不然耳
楊文貞公士奇既貴有達官家求文奉白金五十兩其家小嫌
其輕菲曰吾未仕時在某處授徒有俗客以布一疋求吾文文
既就稱謂吾丈不佳取其布回今以白金若干尚為薄耶
劉子敏洪武中由御史左遷候官典史持守不二嘗自署
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見一統志
左都御史顧公佐宣德間最蒙
眷注公執法不阿有犯法者不火貸嘗尹京兆特有吏某與化
人先交王汝慎親家也以厚贄見公公初拒不納某曰為吏者
但知掊尅以自私耳今某為尊公案下吏即兒女輩事父母
耳豈有兒女輩以物奉父母不納耶其言誠切公納之
閑見録終

聞見錄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姚宣撰宣字懋昭應天人是書所記雜事多涉神怪舊事則註出某書新事則註聞之某人而序述冗拙亦或失於銓次如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尊一聯一以爲正德間浙江巡檢題一以爲洪武中御史劉子敏左遷侯官典史時題一頁之中相隔三行而複出兩條可知其雜抄無緒也

逸史搜奇一百卷

〔明〕汪雲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史搜奇無卷數》提要

逸史搜奇序

前中書舍人新安汪雲程撰

昔者尚父識方神之名宣尼察羵羊之怪石言旁通於叔向鬼厲中止於僑童彼物異神妖不可誣也則稗官小說詎能廢之是故方伎雖微志在列傳博雅可稱歸之君子余兹托跡湖山恣情談嘯入耳不凡㢘追尋千古觸目有得遂裒集百家求其故斯紀載足徵覈其實而纖悉具備非徒資譚一瞬抑亦作誡數端爰命搜奇用補

新安汪雲程編集

漢武帝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爲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即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

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兒歌戲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

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輙徵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駡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曰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

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上以爲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即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慎之上納太皇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

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望愈出醜言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咀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並諫上不聽偃既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因閉於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

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即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

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歲色若童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嫮兮命夭絕而弗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

乎故鄉慘鬱鬱其悶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脩夜之不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

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誅弘嘗諫伐匈奴爲之少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甃昆明池又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

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宛若姒之名也祀之遂闕通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

甲一　七

爲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効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柏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

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爲淫亂大者抵罪或夭死無復驗云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

甲一　八

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

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欒成侯上書言方士欒大膠東人故嘗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

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怒收大腰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幸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既多極被幸者

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充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緑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屬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

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舘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卽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

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愼之言終而卒旣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群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

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當所幸御葬畢悉出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

爲五百人因是遂絕

新安汪雲程編集

趙飛燕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良不同器不飽萬

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

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效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貧服疏苦財且顓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雪夜期射鳥

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爲丞光司帟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

娌脇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浹藉嬺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嬺上簿嬺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

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嬺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嬺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

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嬺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嬺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嬺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嬺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嬺呼萬歲賀曰陛下眞得仙者上立賜嬺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

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䙰藴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藴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藴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毋事陽華陽華善貢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内息肌丸婕妤亦内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眎之美每旦

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貍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䡅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

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
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
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
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
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
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
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
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

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
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
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
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
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婕妤
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
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
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

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
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
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
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卧偃典
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
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
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
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

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讙后爲樊
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
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
芮姥者求捕獺貍獻姥謂姑曰是貍不他
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貍今夷術真似此
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汙吾絞乎后所通
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
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

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荅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嫕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

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鶵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尔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

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

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値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昚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

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汙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似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新安汪雲程編集

煬帝別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

吾常觀親刃冐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
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
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
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
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
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
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
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

喉中呦呦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
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
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
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
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
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
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
教作大家郎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

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内宮宮人偶覆酒汚
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
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竝坐左
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厠回見素坐赭傘
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
所爲素輙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
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

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
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
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内爲十
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
下境内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
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
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

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寳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宫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廻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摇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兎影西風

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摇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戸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顔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湖上花天水凌靈芽淺蕊水邊匀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

人清唱謾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
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玉輦從
群眞○湖上酒終日助淸歡檀板輕聲銀
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䏝相看　春
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眞可愛醉鄉
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淸安○湖上水流遶
禁園中斜日煖搖淸翠動落花香煖衆紋
紅蘋末起淸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之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
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
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
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
栁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
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
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

晩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聞水
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
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
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
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
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
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
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

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
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
帝詩曰隋室開玆水初心謀太賒一千里
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
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
三月栁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
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
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

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覩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與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

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

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濟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

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

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

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弒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為楊玄感所燒後敕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

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為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

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彷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

溺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掌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氷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

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

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

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

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匊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

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戡

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
亂兵所殺

甲三　十六

逸史搜奇　甲集四

新安汪雲程編集

麻叔謀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靈景視榮貴若

甲四　一

陳廒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
淮至廣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
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
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
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
柱王氣遂絶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
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
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

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
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
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内過一則
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
臣皆黙帝乃出勑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
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
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
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

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
署命之爲卞渠（古秪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
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
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
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
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
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
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

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
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
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
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
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
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
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
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

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
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
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上
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
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
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
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
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

登兆宰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
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
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
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窻牖
間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
往來負檐拖鍬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
蜂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
患傴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

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
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
人戴金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
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
爾當賓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
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丘以
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
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

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
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
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
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群夫
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
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
曰眞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
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歩入一

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阿麼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鬼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撾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

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塋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卽脫身千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

中爲人擿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痊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臠擘而食之謂曰含酥臠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陵寧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迴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

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鏁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

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囘護

此域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葢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

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栲訊之物王曰栲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脱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

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旣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囘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

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鄉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顒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塋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

甲四　十二

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者劉也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

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為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熲為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

甲四　十三

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熲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為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為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

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

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

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

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即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

可千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抑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

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罶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

臺者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欵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即不奏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勑未

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新安汪雲程編集

楊太眞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家開元二

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眞住內太眞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眞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

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鞡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悽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諧浪巧會旨趣每入

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

奉詔勑四方奇貨僮僕駞馬日輸其門時安禄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禄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禄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

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寛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内殿大

悦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兹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艶常素靣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

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鏁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

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堂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史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

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

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繚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

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

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諸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

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廻雪流風可以廻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廻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

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逤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温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

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冷冷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

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緑玉琢成磬
上方造簴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
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縟麗一時無比
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
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
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乗照夜白
妃以步輦從詔選黎園弟子中尤者得樂
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

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
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
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淸平樂詞三篇承
旨猶苦宿酲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
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
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
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
似可憐飛鷰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
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黎園
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
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
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
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
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
以脫靴爲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

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
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
曰以飛鷰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
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
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内傳時妃子
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
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
鷰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

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屛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屛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厠而成水精爲地外

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琴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内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

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眞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蔕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

麗彤庭乃須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

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
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
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
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
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
斃上與妃嘆息久之遂瘞苑中呼爲鸚
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
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

甲五　十三

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
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
平脫鐵面椀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
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
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
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兒朏尚萬春公主
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
一貴妃二公[illegible]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

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
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尚
書韓國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號
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
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
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
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即與妃同輦華
清有端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

甲五　十四

即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
南號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
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
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
花之煥發遺鈿墜舃瑟瑟珠翠燦於路歧
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
絕駝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
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

閹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
韓國國忠轉盛號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
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號連轡揮鞭驟
馬以爲諧謔從官嫗媼百餘騎秉燭如晝
鮮裝袨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
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號
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
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

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
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
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
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禄山反幽陵以
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號國貴妃三罪莫
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
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
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

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
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
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
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
楊國忠割剝甿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
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
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
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幷男

暄等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
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
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
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上廻入驛
驛門内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
倚杖欹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
司録韋鍔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
家逡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于廳門至馬

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絶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覩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綉衾覆牀置驛庭中勑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

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勑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

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後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即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

謡曰義髻抛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

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歩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

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欷焉上皇既居南内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

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

鶴髮與眞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
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
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
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
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
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
最高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
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

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
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
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
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
曰玉妃出冠金蓮帔紫綃佩紅玉拽鳳舃
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
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
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

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
以歧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
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
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
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
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
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
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碁令臣獨彈琵琶

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
放康國猧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
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廻身方落及歸覺
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
所貯幞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
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
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淒愴不已自
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

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

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并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

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眞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愼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媪得錦袎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

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没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鄴侯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

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

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

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堉相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常虛心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屛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

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于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虀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

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illegible]童子邪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

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

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于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願名禄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搆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禄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illegible]行軍

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宰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稿葉所籍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禄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

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

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潁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潁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

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

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王簡無巳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與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

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長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

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穜稑之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

之舊慘然久[illegible]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

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屛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鎖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

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顧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

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

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

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酹祝燕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

以傳不朽用慰玄寃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覧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輴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

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切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黄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徵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

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賢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詔只要劒南一道自奉未議北廻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决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

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黄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于洛下時泌有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賓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廄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

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可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之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寄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實録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

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傅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新安汪雲程編集

高力士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

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皷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

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群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年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任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

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

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
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
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
無匱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
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
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
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
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

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
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
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
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
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
任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
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
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甫與黨錮之

獄楊裴葛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
路以自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
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
以宰臣藩戎不讋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
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
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
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
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傍流

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
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
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
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
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
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
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
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

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彼豕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耻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帝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帝陳政輒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物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

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青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彰虜難以獲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因李芝於真定劫光翽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呑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

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接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

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邑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即誅夷虢國太眞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

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

甲七　七

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俗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當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毁宇不勤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

上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

甲七　八

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克謀逆訐主以嚴莊僞勑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克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

熊羆呑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
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
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
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
次安於號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
寶應元年却[illegible]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
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
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

甲七　九一

帝聖化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
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
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
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
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
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
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
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

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執欲令衛
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
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
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愬
軍戎冀清海内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
遂使輔國熒惑兩宮傷萬姓恣行威福不
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
安置高公竄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

甲廿　十一

興慶宮先留廄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
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
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
終孝道明早向北内及曉至北内皇帝使
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
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内行
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
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

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櫳御馬直至西内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

卷七　十二

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説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勑於功臣閣下避瘧日晚閑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瑶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瑶至閑門外日晚見内養將一卷文書狀

云使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顔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州九月三十日至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

卷七　十三

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羮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

月二聖昇遐今上即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廻氣絶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毁旣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巳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

攀號不逮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

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愼勿忘却即與汝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

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里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即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推矣但經推

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尼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萬利見皇甫銑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邵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巖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搆生死銜寃悲夫

新安汪雲程編集

周賓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祓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于叢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

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
鎧持鉞而立於堦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
參謁故先聽命實曰爾爲誰乎曰某即君
之閽者効役有年矣實將詰其由已見二
青衣歷堦而升長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
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于明公
實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
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

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澹容質
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
絶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
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堦所實將少避
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
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宛抑之狀上訴
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實遂命升堦相
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

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實
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衽離席
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
酒飽德家恵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没
齒笄簪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
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遐緘藏儻鑒幽
情當敢披露實曰願聞其說無冀識其宗
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

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
實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
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
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
之禍纂紹幾絶不忍戴天潛遁幽岩沈冤
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
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
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毘羅

自鄭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
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昏覆吾宗
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
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
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
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
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
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于茲先人弊

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
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
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
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
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
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
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
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

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劓父母
斥其剛烈遂遣屏居于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通于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凊又違離
群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
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
姓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
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
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

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
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
三戰三北師徒倦弊掎角無怙將欲收拾
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
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于泉下無面
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
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纍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

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覘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鄙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将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内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

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況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毋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丸娘子靈宗異派呼

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

波濤混暘侠之鬼怪鞭驅列鈌指揮豐隆
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
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虀粉涇城千里
坐變汙潴言下可觀安敢諉矣頃者涇陽
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
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
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
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

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
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
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
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
方寤耳聞目覧恍然如在耳目遂遣兵士
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
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
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

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
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
乃屛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
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
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
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
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
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士沒者名得馬

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内選押衙
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
十一日抽廻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
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
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
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
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
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

欵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其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憒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覩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

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寳驗其説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晩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

已來關使暴卒寳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

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以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玆禮弊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醻酢之際已見聘弊羅於堦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橐鞬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

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
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
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
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
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
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
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

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
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
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櫜鞬賓主之間降殺
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
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
亦再拜升自西階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
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
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

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
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
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
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
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
主斂袂舉觴將欲與詞敘向來徵聘之意
俄聞烽燧四起呌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
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

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
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別狼狽而散余及
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
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惸繼發師
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
不量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
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
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

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鑣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達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

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挑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

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

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壽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

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來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麄立洎遭釁累謫于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

當扇長風摧巨浪摧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新安汪雲程編集

徽宗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

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

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

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宫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宫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畧以備遺忘云

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

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蕚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蕚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眞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

入鴈池池水淸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

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眞安妃

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旣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

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淸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

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

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磻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靑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

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
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
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
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
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
曰丁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
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
爲大陂從東南側栢枝榦柔密揉之不斷

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
龍栢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
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榦者不可紀極
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
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
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
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
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

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眞磴
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
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
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
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
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
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
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

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
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
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
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
畧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
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
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峯所出入者
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

春陂桃花聞鴈池迷眞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

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竝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

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衛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嚲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藴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

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

與排墻避虜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煒因閒歘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為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于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

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欵煒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

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旣無血屬可以爲饗甞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牕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

以此破牕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牕櫺攜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

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爲炙之而無爇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然艾啓蛇而炙是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以妨礙及去頗以爲適遂吐徑寸珠

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
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
拔沉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
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
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
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
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
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

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
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
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數
間垂金泥紫帷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
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
鷰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芬芳蓊鬱傍有小
池砌以金璧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
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

瑟笙簧鞉磬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
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
試彈四壁戶榻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
王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
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
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邪煒乃捨琴再拜
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
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

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爲胡
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
女也被虜没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
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
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
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
宿分何必忽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
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

人而奉箕箒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疋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

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克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勑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

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有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

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又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葦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

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平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

四十　八

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

遽泛船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于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酬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基千年無子

四十　九

孫野人踏踐成官道無覩越王繼和詩蹤迹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屆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澹雅四女與崔生會飲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

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者何人也曰其二東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爲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方歎駭昔日乞丐之老嫗爲又曰四女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九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産捿心道門挈室同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逸史搜奇

新安

李微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于虢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　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踈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歛于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

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微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微者儼昔與微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微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

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

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傪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

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傪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尚能人言邪虎曰我今

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難堪不幸撐突故人慙惶殊甚傪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疋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僕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傪曰食篋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眞忘形之友也而我將

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齎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

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閾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即呼僕命筆隨

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于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

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過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

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
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
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
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
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
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
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
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

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
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
願與子訣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
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
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跑蹲巖谷皆
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
持書及賙贈之禮訃於微子月餘微子自
虢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

原缺

逸史搜奇　乙集二

新安汪雲程編集

齊推女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
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
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
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
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

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
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
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洽
背精神恍然遽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
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
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
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
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

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物怒而去未瞬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韋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

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徒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覗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眞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鶼鶼翼墜

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寃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

幸無忽也於是同行葦牽馬授之齊氏哭
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
事甚迫切君無推辭葦鞭馬隨之往往不
及行數里遥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
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
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
揮涕而去數步不見葦收淚詣草堂未到
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

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葦端笏以候艮
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
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葦趨走
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
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葦拱訴曰妻齊氏
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
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
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

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
顧而入葦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
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
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
來唾面其穢可知葦亦不敢拭唾歇復拜
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
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
來群擊痛不可堪葦執笏拱立任其揮擊

擊罷又前哀乞又勑其徒推倒把脚拽出
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
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
衆童既散謂葦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
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
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
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
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

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鄽里閙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巍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究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弄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

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令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廢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筭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眞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即推而合

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齊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旣出其城若行崖谷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祕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即無苦也愼勿言於郡下徵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閤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繐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閟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

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新安汪雲程編集

吳保安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

姑將行如破賊立功其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擴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

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劔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録及細微薄霑功效承玆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欵誠而寛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没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旣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

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
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没吾爲囚俘假
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
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見爲
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
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毁剔
血泪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
族爲絶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

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
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
吾與求固雖未披欵而鄉里先達風味相
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問便
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
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
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

同參幕府則絶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
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没留許親族往贖以
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
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
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䰟復
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
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
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

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
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
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
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
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
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
二百匹因往巂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
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

子又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絶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粮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粮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

義乃心勤佇願見顔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塡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日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

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粮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録事參軍則迎歲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内憂葬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

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内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絶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

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

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

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新安汪雲程編集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輅北下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舍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踈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

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

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禀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

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

多同隋史又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搆兵豺虎恐呑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黄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誠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旣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自古陵寢露

煙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
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
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
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
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
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
文學時特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内妾
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

叙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
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
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
在雙闕干戈運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
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
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
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
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

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
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深寂寞泉臺千萬秋
感玆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終
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勝者久
之逡巡青衣數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前
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
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

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
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
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
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
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
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
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
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

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今聞乆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蕭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

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淸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閤俟曉拜賀於是群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臥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

人乆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

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居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于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霑

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

忽良久乃定因徙柵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族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歛之穆以其死時草草瘞必有闕既

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瘞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將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爲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轝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巳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

穆既爲數千里遷瘞復具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巳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於其夕暴亡遂合瘞于楊氏

新安汪雲程編集

袁天綱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爲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

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劒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脉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自誡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

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輳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

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竝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徃時不久卽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

乙五　三

壽然晩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既逢揚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竝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勑追詣九成宮于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

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

乙五　四

品卽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徃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巳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

後征遼東沒賊因於地穽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勑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言

賛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

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絁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

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縣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戚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畧無成就者項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惟譏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

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廪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澪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袁天綱外傳終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直方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于室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於緑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黄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罝罘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殺其母曰尚有尊於我者

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　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翥者走者見之必群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分於張直方延之

貌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於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夏門則凝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

而鞲弋之類甚夥傾羽觴燒兎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平霞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作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

壁横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餞之伊水濵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緬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illegible]天書赴[illegible]郎君復隨討吏西征此

惟闔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知古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翊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

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欒櫨宏敞帷幙鮮華張銀鐙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

何夕獲邁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歛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玆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睠以佳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

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書路飛且不違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磬折而荅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准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

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誓彼襟鑿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少時則燎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詭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邪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巳有又問所從荅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

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遥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呌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讐於是婢子小豎羣出秉猛炬曳白棓而登階知古偃僂走於庭中四顧遥謝罵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巳横門闔扉猶聞諠譁未巳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于其下遂馳走遥望大火若燎原

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坊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旣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恠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邪且止知古復盐其徒數十人皆射支

飲胄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旣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栢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兎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緼荷鍤且掘且薰少頃群狐突出焦頭爛額罝罹罥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

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𣶏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豈曰語恠以摭　故傳之焉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東郭先生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驂右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

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疐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慮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况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况田獵虞人之所

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

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饑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很

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昃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晷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群至吾死矣夫紿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饞

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二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

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
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
歛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
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
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
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
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
三老今値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

愈饞㤀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
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
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
不問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
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牛皺眉瞪目舐
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
角𦶜栗時觔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群
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我都

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犂
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
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
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
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
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遍聞老農
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
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

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
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硎以待乎跡是
覩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
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
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
曰毋欲速遥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
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
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

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咥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

不然將杖殺汝狼艴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新安汪雲程編集

虯髯客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

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illegible]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亦髮如

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

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幷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

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廻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

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廻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

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弈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

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

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

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

淸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十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眞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

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新安汪雲程編集

牛僧孺

牛僧孺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皐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

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鬟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illegible]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

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

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熠傍
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
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黄衣冠玉
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
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
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
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
潔白齒極卑被寛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

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
至芳絜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
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
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
郎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
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
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
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

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
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
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
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
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
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
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
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旅到

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
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
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
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
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裹穹
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
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
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

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眞詩曰金釵墮
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
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
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
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
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
月地雲階拜洞僊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
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

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
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
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
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
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
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
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

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
兒身死國除王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
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大
眞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
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殊絫[illegible]單
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
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
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

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
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
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
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
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
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

竟不知其如何

新安汪雲程編集

袁氏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被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税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

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
況不修容郎君乆昉簾帷當盡所覩豈敢
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頃内廳當暫飾裝而
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
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
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
人且求售也良乆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嚮
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旣無第舍

便可遷囊槖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
小有所湏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
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
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金
繒而恪乆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
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
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
三四歳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

恪謂曰旣乆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綃一
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末將寢張生
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道門曾有所授
適覩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别有何所遇
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
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
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
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

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
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覩弟
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
漸隳津液傾輸根蔕浮動骨將化土顏非
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
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
即此是也其柰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
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内無瓜葛之親哉

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邅迍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承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妖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爲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劒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没前後神騎不

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携密適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劒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劒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

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劒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柰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

問劒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决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來數十年

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鬟携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

乙十　六

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

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于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廻棹更不能之任矣

新安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飛　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美貌閒容即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

鴛鴦綺　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廻車涉渭而訪之日瞑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閴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其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楊名果乎曰

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竭産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過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祗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

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箒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墻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狀視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携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

懇託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韎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

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

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邽群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

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群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則無自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

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消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閒召玉工視所得鞢鞨寶玉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麤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逸史搜奇 丙集

新安汪雲程編集

洛神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為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為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為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寃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為袁家

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甞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淸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眞蔡郎中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眞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

丙二　二

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父無生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

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劒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劒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劒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劒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

丙二　三

劒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鍜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眞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眞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鸞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鸞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

出焉卽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語情況昵洽蘭艶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眞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艶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

但澹味薄俗淸襟養眞妾當爲陰功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具珠納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適世不復見焉

新安汪雲程編集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沈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衰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眞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旣見

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果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女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童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

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郎君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郎悟因哭令賈行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異言語如舊今故來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

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被其勤請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相忘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泣聲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一見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

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命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名饌而不敢有

言賈知之謂令曰闍令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于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淛江潮謂暹曰大禹眞聖者當治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鎭川瀆此杭州城不鎭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

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鏁之賈手開其鏁遂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鏁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鏁石櫃又接其手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

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旣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夭生五年矣毋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吾旣爲世

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今期已盡妻卽當適李氏李氏三品祿致仕生五子大數已定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陽得免棲遲行路之人猶合矜愍況室家之好而忍遺棄邪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于中置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

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之於墓是後卽發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也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暹哭之慟爲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暹至則如臨汝厚葬及其子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崔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新安汪雲程編集

韋鮑二生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第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雙環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于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駔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脛梟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于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

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

丙四　二

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捐妾換馬之筵十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

寒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髯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為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京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遺黜

丙四　三

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髯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

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旣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徵如此尚有栖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隳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髮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

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孔之賢聖斑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隳古之大體況子乃翅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旣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

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燿其

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綠鬢汗流紅頷愛無異于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

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新安汪雲程編集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粥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粮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鹺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與鄰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櫖鄰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

覩蕭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蕭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蕭生舟楫頗以相近蕭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蕋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窓中垂鈎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窓紅蕖秋色艷長江

旣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欵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

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征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没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祇

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覧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蕭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蕭氏送鄭生蕭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

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

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

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

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昔[illegible]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

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
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
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
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
官至刺史

新安汪雲程編集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爲縣小吏而湘
獨好經史攻文學嘗與道士天下遍遊後
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霅溪經日坐水上
而來衣履不濕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
返溪濵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
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
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
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
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爲兄弟龔師道術可乎湘曰相
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
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

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
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甆器
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比常瓜異又於遍身及襪上
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
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
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
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
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
穿屋穴墻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
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
羣鼠前皆若叩搕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
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内更絕鼠迹湘後南
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
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

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
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及食而去僧齋
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道諸暨縣南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壽道士聲主
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
見道士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
失奉迎致遣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
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

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
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
僧當能下牀矣僧回果如其言湘翊日又
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
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
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
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
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遂化成真

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
三湘又畫一猧子亦以水噀化成走趂捉
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
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
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
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
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

丙六　四

壁上睡即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
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
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
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
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
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
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

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
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
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
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
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
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有疾告者
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
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

丙六　五

患腰脚駝曲杖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
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
者固讓不受强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
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
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没高林秦皇
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

省兄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欽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川謂人我仙官也敕江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枝而已

新安汪雲程編集

王恭伯

裴諶王恭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煉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恭伯謂諶曰吾所以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恭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煙廁

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恭伯遂歸諶詔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行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櫂而去其疾如風恭伯以爲吾乃

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我試視之乃諶也遽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乆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恭伯粤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恭伯預其選故有

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贍我吾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

翛然而去恭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煙翠葱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劒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

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恭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寳屛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靑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旣而日將暮命其促席𤎅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絶代之

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别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内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諧曰參評事恭伯荅拜細視之乃恭伯

妻趙氏也恭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靑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恭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恭伯潛繫於衣帶妓作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淸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曉裴召前黃頭曰送趙氏夫人且謂

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難再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往復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恭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閒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

愁攻人努力自愛恭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凉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反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筵足徵何諱乎恭伯盡言之且曰當此

之時恭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黨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青州之豪眦子孫及内外姻族近數百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

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于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衣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

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輩東營餽續之財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婚媾故舊不妄也清曰苟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容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安亦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老矣耄朽殆盡自期筋骸止可遷延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

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縋而用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振候及簣而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而諫曰冥寞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儲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之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

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先覩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

丙八　四

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巳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眞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眞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愼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颼颼然自惟永棲眞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

下爲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方爾悔恨欲返諸眞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飲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勿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遣其歸須令有

丙八　五

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無依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

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詰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閈曰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祖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即取所得書開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産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清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新安汪雲程編集

崔環

安平崔環者司戎郎官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滎陽別業忽見黄衫吏二人執帖來追遂行數百步入城城中街兩畔官林相對絶無人家直北數里到門題曰判官院見二吏迤邐向北亦有林木袴靴秫頭佩刀劒執弓矢者散立者各數百人同到之人數千或杻或繫或縛或囊盛其頭或連其項或衣服儼然或簪裾濟濟各有懼色或泣或歎其黄衫人一留伴環一人告俄聞決人四下聲既而告者出曰判官傳語何故不撫幼小不務成家廣破莊園但恣酒色又慮爾小累無掌且爲寛恕輕杖放歸宜即洗心勿復貳過若踵前非

固無容捨乃勑伴者令送同歸環曰判官謂詿曰司戎郎也環泣曰弃背多年號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顏不遥乞一拜見死且無恨二吏曰明晦路殊去留有隔不合見也環曰向者傳語云已見責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則不得歸矣凡人有三寃一寃任家一寃受杖耳不信看郎脛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視其兩脛各有杖痕四痛

苦不濟匍匐而行舉足甚艱同到之人歎羨之聲喧於岐路南行百餘步街東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爲日雖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貧各有許惠資財竟無暇取不因送郎陰路無因得往求之請郎暫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頃即來諸處皆足惡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訖各去久而不來環悶試詣街西行一署門

題曰人礦院門亦甚靜環素有膽且恃其父爲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過屏障見一大石周廻數里有一軍將坐於石北聽上據案而坐鋪人名遶石及石上有數千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鐵椎椎人爲礦石東有杻械枷鎖者數千人悲啼恐懼不可名狀點名拽來投於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軍將判之一吏於案後讀之云付某獄

訖鬼亦捧去其中有付磑獄者付火獄者付湯獄者環直逼石前看之軍將指之云曹司法嚴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來閑看人吏競來傳問環恃不對軍將怒曰看既無端問又不對傍觀豈如身試之審乎勑一吏拽來鍛之環一寃尚立見其石上別有一身被拽撲臥石上大鎚鎚之痛苦之極實不可忍須臾骨肉皆碎僅欲成泥二

吏者走來槌胷曰郎君再三乞不開行何故來此遂告軍將曰此是判官郎君陽禄未終追來却放暫來入者遂道如斯何計得令復舊無間地獄入不須史軍將者亦懼曰初問不言忿而處置如何因問諸鬼曰何計得令復舊皆曰唯漢陽霞一人耳曰遠近曰去此萬里昨者北海王化形出遊爲海人所損其王請出令亦未迴乃令

丙九　四

一鬼召之有頃而到乃一鬍髟目翁也應急而來喘猶未定軍將指環曰何計霞曰易耳遂解衣纏腰取懷中藥末糝於礦上團撲一翻一糝糝遍磋其礦爲頭項及身手足剜刻五臟通爲腸胃彫爲九竅遂巡成形以手承其項曰起遂起來與合合爲一遂能行大爲二吏所責相與復南行將去濮陽霞撫肩曰指大人礦中搜得活然

而去不許一錢環許錢三十萬霞笑曰老吏身忙當使小鬼梟兒往取見即分付遂行欲及城門見一吏從北走向南者二吏以私行有礙環之過恐宣之怒環而召也謂環曰彼見若問但言欲觀地獄之法以爲儆戒故在此耳吏見果問環答之如言遂別去復行須臾至滎陽二吏曰還生必矣某將有所取能一觀乎環曰固所願也

丙九　五

共入縣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懷中繩繫床上女人頭盡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氣氣盡乃拽下皆縛之同送環家入門二吏大呼曰崔環誤築門扇遂悟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後數日有梟鳴于庭環曰濮陽翁之子來矣遂令家人刻紙錢焚之乃去疾平潛尋所見婦人家乃縣糾郭霈妻也其時尚未有分河之議後數月

河中節度使司徒薛公平議奏分河一枝
糞減衡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旣慮不足
復奏請二丁役一竟如環陰司所見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刍秣見東墻下一物凝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

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報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遥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劒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

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遥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齊聲毒爲戚施之顔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恐死夜叉等啼泣暗嗚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

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其等懍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其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將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

丙十　四

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乘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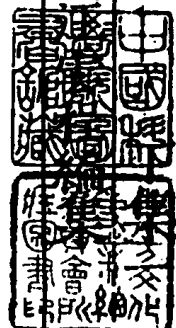
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

丙十　五

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憒而後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

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别遵言曰
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
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
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
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
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
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
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
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太王者仙府
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
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勗遵言令歸
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新安

汪越公

公姓汪諱華新安人曾祖泰祖勳父僧瑩
皆仕於陳母歙西鄭氏夢黃衣年少長丈
餘擁五雲自天而下因與之遇覺而有娠
陳至德四年正月十七日夜半廼生香霧
覆室三日始散公幼穎慧所居上常有奇
氣蚤孤家貧母挈歸外氏母亦尋卒九歲
爲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磐石氣使群兒如
將帥指麾狀兒有張士損者輩以失期不
至公擊踣之群兒各駭散張氏欲執之公
曰此易爾吾能使之死獨不能使之生乎
因撫視之良久復甦輩令群兒曰處山澤
間卒遇風雨無所庇盍相與刈茅營屋既
又令曰勉之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

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揷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以入地矣舅視牛尾在地中似不可拔既素異之不深詰及長身長九尺廣顙方頤庬眉隆準美鬚髯不事田業獨喜畫臥舅母苦之伺間抽去其簀公復寢如矜恠而視之若有青龍蹲負由是鄉里驚嘆舅家亦改容公因落魄放縱聞睦州有演公習武事往從之游時年十八矣還以勇

俠聞屬發源寇起州遣押衙董平討之戰不利郡將張公募土豪有膽者禦之公走應募即日部兵上道直搗賊營而遠望山林草木皆爲兵甲寇驚相謂曰郡兵盛如此天亡我也因稍稍引退公進擊滅之張公郊勞賜補有差隨大業間王政不綱豪傑並起各建號郡邑公慨然曰世變如此吾死兵革無憾如百姓何時杜伏威起江

淮張公欲與相應心獨忌公乃遣如箬嶺鑿山開道欲因事誅之公與裨將汪天㻫領兵開拓不日而畢比還不加禮更劾以差役不均稍侵之公怒將士突入府閫欲兵之張公懼而遁去人人盡譟請於公曰張公貪而酷賞罰不公方時擾攘何恃以守今幸已逐而境内無所統壹天子南幸江都盜賊擁隔詔令不至欲求攝刺史以

鎮一方非公不可公宜從衆賊平請命於朝未晚也公不得已從焉宣州守聞之將遣兵來問公分部諸屯自以精兵八百人先既稍入宣境至溪方半渡馬躍鞭墜遣卒取之不時得公怒拔劍斬之尸立水中不仆土人因異之目爲東靈神進至塵嶺駐軍其上時大暑士馬渴甚公仰天祝曰事若濟者地當涌水乃以戈鐏鑱石得泉

豚因加鑿治至今行旅便之未至宣城三
十里城中遣將陳羅明來戰羅明敗走公
疾擊斬之寧國尉上宣守面縛請降公釋
不問因撫定其民收其精銳以歸既而杭
睦婺饒等州相繼皆下公奄有六州帶甲
十萬威譽益隆諸將謂公曰今中原紛亂
大衆已集若但以刺史統軍之號臨之恐
復瓦解天予不取古人所戒公宜建王號

丁一　四

公辭至再三乃齋戒擇日建吳國稱王以
天珽爲右相鐵佛爲左相皆公族也其他
卿佐將校並有常員擇賢且才者處之然
稟隋正朔不廢爲政嚴肅賞罰明信遠近
莫不愛慕雖四方大擾部內賴以安業私
謂太平之主如此者十餘年唐高祖起太
原已受禪而秦王出師江左公謂群下曰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可乎頃吾夜見天

象熒惑正侵太白太白西方於音爲商吾
姓商音也蓄異既形吾計決矣武德四年
九月甲子乃籍土地兵民臨遣宣城長史
鐵佛奉表于唐高祖大悅曰華來東南定
矣即日刻印命公都督歙宣杭睦婺饒等
六州諸軍事賜爵越國公貞觀末以官卒
太宗賜雜綵十床黃金百兩及東園秘器
恩禮如功臣云

丁一　五

新安汪雲程編集

梅妃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粤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潜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閤上命連舋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鬭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鬭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甞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留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

藏夾幙間太眞旣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屛無並往也太眞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眞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舃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閤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屛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眞怒甚逕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舃幷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

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鍾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太眞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

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蕚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

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

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株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御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刃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林甫外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

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嘯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嘯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

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

殺權在已威振天下然愼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録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

盤之餙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其事
雖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
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陰叙累官至贊
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
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
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
巳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
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

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
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閽者呵而逐
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嘯而去
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
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
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悖之極若無所
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
曾不釐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嘯曰相

公安否當時之請益不見從遣相公行陰
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
公但搕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
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
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
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
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
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消既有

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
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
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
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
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
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
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旹知之曰
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

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廻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肅曰玆

丁三 五

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鉄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鉄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丁三 六

新安汪雲程編集

歐陽紇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

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辯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

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廻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

之但求好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
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
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
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
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
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
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

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
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
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
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
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
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
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
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
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
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
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
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藏寶器豐積[illegible]羞盈品羅列杯按凡
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
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

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
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
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
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
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
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
逾午卽欻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
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

娚男戲一夕皆周木嘗緣言語瀰詳盡旨會利然其狀即假玃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復絶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絶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絶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新安汪雲程編集

潤玉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騶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没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殽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録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山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

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

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綴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乘羊車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

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麤記數弄不復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水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霑餘誰

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

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君碑比來相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從會賒況姮娥妬人不肯晝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語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于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致於膝上共叙離情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歌曰直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纓千萬結縷結幾千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

丁五　四

瑶鏡子歌曰憶昔窺寳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麤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于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寳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末篇云飛書遊沈郎令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丁五　五

新安汪雲程編集

楊敬真

楊敬眞虢州閿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淸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戯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坐雖鄰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焚香閉戸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毋共嘆之次

鄰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于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村皆聽之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戸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

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眞仙今當定名宜有眞字於是馬曰信眞徐曰湛眞郭曰修眞夏曰守眞其時五雲叅差覆崖徧谷妙樂羅列間作于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眞詩曰幾刼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眞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眞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眞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眞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旣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鍠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眞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眞喜曰來何晚邪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眞獨前曰玉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

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而忘王父也
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眞汝村一千年方
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
眞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邶問昔何修習曰
村婦何知但性本處靜閒卽凝神而坐不
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
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
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

夫服黃冠邶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
書從按察陜輔延之舍于陜州紫極宮請
王父於别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
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
廉使以聞召見舍於内殿虔誠訪道而無
以對罷之今見在陜州終歲不食時啗果
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
嫩耳

新安汪雲程編集

姚生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
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驁不
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
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
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

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
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斵塗塈爲
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曾
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
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
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
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

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狀色甚絜
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
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
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旦有蒼頭騎
馬扣門揖籛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
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
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
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

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幷乳保數人衣襦皆
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
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
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跡也三子愈
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
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
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
而至前施屛幃褥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
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
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
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
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
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
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
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
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

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翊日有
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
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
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
酒殽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
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
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
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

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
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
姝廢業揷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
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
冠劒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
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
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
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

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
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
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
頓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
其後姚使家僮饋粮至則大駭而走姚問
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
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
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愼勿泄露縱

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
秀發瞻對閑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
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
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
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
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
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
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

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
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
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
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
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
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
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
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薛昭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心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勑下之日不問家産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

叟者或云數百歳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齎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荆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鬱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

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窻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

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强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眞所謂合巹矣昭拜

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兹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

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踈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没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

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

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鸎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部光不蹔分成塵會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墻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

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戸至微及經閾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宂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宂多盟器服玩金玉惟取寳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乆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

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

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磬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燿若布金鈿異香氳氤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

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篦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讎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鉅萬

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鸎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

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遥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

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别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輙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

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況别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藏穽耳遂與王别曰五年即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

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珎寳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寳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新安汪雲程編集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禀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絶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胷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艶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衿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胷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

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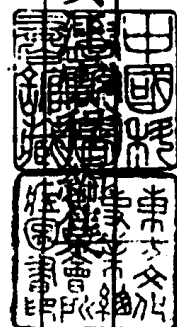
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觧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絶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闃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

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

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鐍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

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劒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新安

陸顒

吳郡陸顒家于長城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爲食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生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眞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名於大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宴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始疑其有他即固拒之

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無有他瀆幸勿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菜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子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邪是必有故君宜匿身郊野間以避其再來也顒遂

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有之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

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輩得以謁君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此蟲禀

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麪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禀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以金函扃之命顒置于寢室謂顒

曰明日當卽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聳
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
顒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粱肉
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群胡
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
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
好奇之士耶顒旣以甚富素用閒逸自遂
卽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

戊一　四

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
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
自海水中出捧白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
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
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露綃
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
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
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載碧瑤冠被紫

霞衣捧絳帕籍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
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
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
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
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
海中愼無懼顒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
其海水皆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
避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

戊一　五

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
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具數品遺於顒
顒售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
不仕老於閩越中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董愼

隋大業元年兖州佐史董愼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起犯顔而諫之雖加詬責亦不悶必俟刑正而後退嘗因事暇偶歸家出州門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爲錄事知之乎因出懐中牒示愼牒曰董愼名稱茂實案牘精鍊將分疑獄必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者即處分明及後署曰愼謂使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召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府即知矣因持大布囊内愼於中負之趨出兖州郭致囊於路左汲水爲泥封愼兩目愼目既無所覩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愼追董愼到使者

曰諸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泄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愼追一董愼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愼矣便令瀉出抉去目泥便賜青纖衫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駮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寔等六人寘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式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紛紜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愼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怒者以其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姦慝然愼一胥吏爾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常州府秀才張審通

辭彩儁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俄頃審通至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辭即補充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盡一肖從恩貸是恣姦行令狐寔前命減刑以同私請程翥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倘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入無間獄仍錄狀申天曹者

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持文狀來起異端奉王之宣但令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謫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者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恃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

耳遂無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則并罪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無親若使奉王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有閱實用得

平均令狐寔等并請依正法仍錄申天曹者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復有天符來曰所有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并正法處置者府君悅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鬼擘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

君當壽一週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促送歸家使者復少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瀉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愼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角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鷄冠秀才者

新安汪雲程編集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塡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春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畧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然入其堂中屛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

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旣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語哉竇辭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

及明徃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王薄遊太原晩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

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衞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郎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

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徃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旣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

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巳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旣殊安得配屬巳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别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

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别自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寳玉傳終

新安汪雲程編集

顔濬

會昌中進士顔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任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

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斂衽不對及抵白沙各遷舟杭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懽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爲君類會一神仙中人兄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決遊瓦棺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

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僕鬟傳語曰西廊有惠監闍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逐美人叙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爲惜高閣痛玆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懽笑某家

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乗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内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日今日偶有佳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憒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貽疑訝答曰某即是陳

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
主眷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爲
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昔劉禪孫皓
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寃暴且一種亡
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
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
下男寃女曠婦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
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爲我報讐耳孔貴嬪

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肯美人大笑曰
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
本江令公家孌者後爲貴妃侍兒亡國之
後爲隋宮侍女煬帝幸江都爲侍湯膳者
宇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殺
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殉葬後改塟於雷
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
曰前說盡是閒事不如命酒畧延曩日之

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乆之貴妃題
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减
悲風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
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
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
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豔昔如
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濬
亦和曰簫管淒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窻

斜慙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
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　昭儀來謁貴
妃曰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
俱艷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
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
新狎客題詩耳頃之聞鷄鳴孔貴嬪等俱
起各辭而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
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

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更上一會然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憒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　近清溪松桂丘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奠之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弋羅之輩橫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勿叱召黃衣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鐘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

甚訝之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句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嶽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覩乎曰略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修短有命誰敢惜死但某方强仕

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槖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于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賜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舍此則無計矣吾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迫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

亦得路于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馳謁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神亡魂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亡在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旣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

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于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及報曰不知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

不顧法禮苟偷官祿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案罪已實待數餘魂何爲來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徇爾一眦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悉可數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

源愛惡嗜慾戕伐性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其不壞其可得乎勉遵歸途無墜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

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曰請置予爲閽人則吾飽神盤惠矣文符已遣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舊吏齎牒排闥

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懐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新安汪雲程編集

郭元振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
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
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
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
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

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
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以不已問曰堂
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
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
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
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
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
醉妾此室共鏁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
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
能相救免畢身為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
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為
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徇
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
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
僕侍立于前若為儐而待之未幾火光照
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

公在此逡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
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
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
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
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
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
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
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

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
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
腊幷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
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
其捕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
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腕衣纓之令僕
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
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

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
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
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
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
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
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
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
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

即風雨雷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
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
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
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
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
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
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
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

將軍者眞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
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
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
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
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
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
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環而自
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

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餞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鏁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蔣子文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輙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虻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

火及公宮孫圭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

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

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腳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

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

神便絶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令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

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數升內外咸來造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

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氏女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眞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眞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眞

如曰寶之愼勿言也眞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眞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眞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皁衣引眞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皁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眞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眞如曰前所授汝小

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愼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眞如已而復令皁衣者送之翌日眞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恆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往訊之恆至縣召眞如欲以王法加之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

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
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
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
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
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
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
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
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

戊八　三

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
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
知寶乎眞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
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
同視咸異之翌日侁至恆白於侁曰寶蓋
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
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眞如詣
府欲歷視之眞如曰不可圓固强之眞如

不得巳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
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
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
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
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
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
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
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

戊八　四

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
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
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
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皆祕不可得而知
也圓爲錄表奏之眞如曰天命崔侁進達
若何圓悟而止侁乃遣盧恆隨眞如上獻
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
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

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覩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旣荅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超升號眞如爲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

應之符驗也眞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敞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珵所居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新安汪雲程編集

少室仙姝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窻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悁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

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栖於澗松虗籟時吟凝埃晝閒煙鏁簹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墻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軿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裾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蕖之濯豔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隷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

或止海面三峯月到瑆階愁莫聽其鳳管
虫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鷩浪語而徘徊
鸞虗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嬾斟紅杏
豔枝激含嚬於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
瓊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
濬潔襟靈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
慕其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
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

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
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
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不斯
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廻
車姝曰其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輒有詩一
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瑆
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頑
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君不聞雲輧既去

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
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
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欻起蓬山
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
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
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憎空閨秋却銀釭
但凝眄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持思於殘花
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

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
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鉛華豈
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
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
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
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
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
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

原缺第五葉

日易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頼韶顔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芳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

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哲相凌逼心如鉄石無更多言儻若遲廻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廻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恐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

廻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軿出户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鏁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

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戇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鉄鏁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新安汪雲程編集

唐晅

唐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輒之後隱居滑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毁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畱之渭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冤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冤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

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郎暅之亡女也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堦之北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暅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暅曰陰陽道隔與君乆別雖冥寞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無集況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

何夕再遂申欵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畀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暅即如言笑謂暅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暅甚悲怍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乎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

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暅即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推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群小謂暅曰此是

紫菊姥豈不識耶暅方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暅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

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冤魄異處皆有所録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如

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没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晅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劒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負百年心妻

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曰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兎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晅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

督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别晅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晅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雜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君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黄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

也忽忽不果父語顧自愛言訖登車而去
揚被父之方滅舉家皆見瑄手記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縷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床悉支以金龜銀鼇更琢五色玉爲器什

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眞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　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

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

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

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

仍絡眞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親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

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虯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醖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虯脯非虯也但貯於盤中虯健如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撤即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

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

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离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

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鍮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

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餇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昇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毋上更作祭乳毋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惝心挂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詞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千數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所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甞改作可及善囀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

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麪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新安汪雲程編集

簑衣先生

何簑衣先生淮陽朐山人祖執禮官朝議大夫家素富盛爲邑族遭亂南來寓姑蘇紹興初其父主簿爲近郭翁通判館客旣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歸倏若狂疾久而益甚家人知不可療且

畏其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返則室廬已空亦不問但求丐度日衣裾漫漫不整只以簑笠蔽身處豊門城隅土窟中人竊窺之唯見大蟒踞坐繼遷于社壇又爲守兵斥逐自是無定跡人與之錢或受或擲半歲後漸出語說災祥吳人傳其得道云因在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有悟又云昨劉拐子作無礙太齋何搭縁在會負

水供衆遇二道人引至黃山授道然何未嘗自言竟不測信否也歷三四十年一簑一笠不拔寸縷夏不驅蚊春不除蚤冬寒敲氷滌簑披之以出歸則解挂于樹氣出如蒸露坐之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問略不接納往往穢罵且發其隱慝人以是益敬畏之辛巳歲於天慶觀東亭後小軒以稻稈藉地寢處其中每日不以炎凉

陰晴必一出市中或縱步野外未嘗登人家門有慕向者但夢見之或一二語李縣丞母病來致禱夢之云人謂吾爲茅君非也汝不必畫我像但畫世間呂眞人即是巳李奉所戒母病遂瘥葉學文林苦耳聵噎塞肢節煩痛奉事累歲夢之云授汝一吹火法即以手捻其左耳按于卓吹氣入耳戰慄不自持明旦宿恙如洗王轉運幹

妻胡氏病夢何來手擘面皮瑩白如玉面部方正碧眼卅唇着白衣宛類北斗相胡氏病篤何遺之藥則捧盤見立于前使改名德真詢之傍人莫見也亟遣王生往謝已書二字于壁其後德真夢何與灼艾寤而聞帳中艾香視炙處黑瘢赤腫傳以膏藥亦膿潰未幾氣血復初松江畋龍壞舟藍叔成往謁請爲人除害旣至未及言已

大書龍盡入江湖五字于壁矣江行自此安帖都道籙劉能真自臨安往京口舟還次無錫黙禱云若簑衣先生有靈當出相見洎至許墅望見何從南來劉登岸迎揖何云小道不易出山奉果十枚及平江則何在庵初未嘗出也壽皇賜名通神先生爲造一庵御扁通神二字幷賜簑笠十事貴俗強邀迎入庵大笑而出復棲故處結

草爲衣掩蔽下體蓬頭跣足暑無受用時以竹杖擊地謳唱道情或夜誦仙經達旦未已或自念歌詩皆勸世脫塵語尚方賜沉香銀燭香霧盈室終日不散日啜賜茶兩甌不飲酒時以便溺煉泥捻成孩兒人求得者持歸供養必獲靈異有病者乞坐處草煎湯或易草衣焚灰令撚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竊取則不驗有姓左人以煎湯

草療病復緘于合二日開視生粉紅花兩朶己酉歲正月晦出城外太和宮於空野間望東南一拜稱皇帝萬歲二月二日未曉遍呼道侶令亟起燒香念長生保命護身天尊次日上上登寶位報至其所作歌詩令錄可傳者于後其一日不梳頭不澡浴免得堂前妻兒哭或吟詩或唱曲富貴榮華無所欲身貧道不貧六根常具足其

二曰活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交縫合眼別是一山川其三曰爲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只披簑若人會得簑衣意一路相將入大羅其四曰白雲山下去山下强人多强人難說話拍手笑呵呵其五曰五雲樓閣在煙霞萬里嵯峨是我家莫道太平無一事自然平地有丹砂其六曰水綠山靑好去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

無常別萬古惟存一土丘其七曰寥寥香散綠沉風野地淸閑到處逢買得四窓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其八曰夜來斗轉與星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丹光落落千人萬處有誰知其九曰此寺何年造問僧僧不知下馬聞香草拂塵看古詩其十曰滿眼紅雲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顚狂漢我更顚狂笑殺人其餘

語句可書者尚多今年八十餘矣勇健如昔孝宗將立謝妃爲后聖意未决遣藍內侍詣庵何不告所問止令說一兩句來藍駐留數日凡所言悉泛濫無根抵藍敬禱云皇帝使某來必有所謂不得一語何以復命何大怒振衣出直入天慶觀藍隨之至門始回首曰爲天下母藍即日歸奏妃遂正位中宮郭雲丈夫之女擬嫁王氏之

子訪於何何曰君女非王家婦乃翁主簿妻耳既王議不諧求所謂翁主簿不可得後三歲於銓試榜見蘇人翁璘姓名且聞未有伉儷與家人語以爲喜翁果調溧水主簿竟成婚王季德爲府守屏騎衆入謁左右走報意必出迎但厲聲云擡棺材來也王進前炷香畧不交一談後五日王下世何先有衣寄于郭氏云吾死則以斂慶

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忽來索衣明日趺
坐而化太皇太后先兩夜夢其求衣亟命
侍臣持賜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歛云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

旣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
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
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
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
如初旣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
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作吾將復濟
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
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
憤以爲念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
旣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
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
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
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
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
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

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
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
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
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
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
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
旅櫬恩者麗之讐者復之旣畢事及期而

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
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
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
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
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
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
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
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

坐戒曰愼勿語雖尊神惡鬼夜义猛獸地
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眞實
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
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
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
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
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
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劒張弓直

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
右竦劒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
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
將軍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
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
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
大雨滂澍雷電晦瞑火輪走其左右電光
掣其前後目不得問須臾庭際水深丈餘

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
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
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
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义四面迨迎傳
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义取
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於堦下
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
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

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
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
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姓命矣
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
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
妻耶令取剉碓從腳寸寸剉之妻叫哭愈
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
使久在世間勑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

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畧無停日亦甞墜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絶代而口

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

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

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杜子春傳終

新安汪雲程編集

辛公平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

辛成之來也乃逐步客於他床客倦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僕一馬而頗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夜深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祿衣吏也問其姓名曰

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曰天生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磁澗王氏致蔬飯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羹耳臻以徒步不可盡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

磁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羹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閿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問不識我乃陰吏之

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向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豕各半酒數㪷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陽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辛君能一覩成公曰何獨棄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迤邐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盼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辛速登既乘覩馬前後戈甲塞路

臻引辛謁大將軍者丈餘貌甚偉揖將軍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況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者俱頓首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遂邈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餚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許見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擁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

曰已敕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齊進
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
兵三百余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
宴殿下五十人從辛環殿露兵若備非常
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
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
碧衫皂袴以紅爲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爲
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

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畏忽不知
其所來執金七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
正聲曰時到矣將軍凭几揖之唯而走自
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
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
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遠須刻上既
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
遽聞具俗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

六衣上皆畫龍鳳肩舁下殿將軍揖介冑
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萬機勞苦
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眞之懷得復存否
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
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
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群辟或收
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
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

軍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
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
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多謝成君
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
應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
將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
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
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

以詳聞故舊其實以警道途之儆者

逸史搜奇　巳集五

新安汪雲程編集

玉壺

元和初有元瀧栁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淛右李庶人連累各竄于愛州二公共結行適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諠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欻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鬐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以見天王尊像瑩然于嶺所有金鑄香爐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劒戟目閃電

光艮父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苦艮父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艷絕神出天

表氣爾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怳忽若夢于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

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杖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

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遞相繳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

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岳廻鴈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廻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即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

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雖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

逹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
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
没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
以淸虛覩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
廻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
龍長數丈激風噴雹折樹揭屋霹靂一聲
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
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

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
君有皰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
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
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
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
其衰邁飮之以酒覩樵檐上有太極字遂
禮而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
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

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吳全素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牓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巳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床几一人衣緋

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礧獄者付鑊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卽榮何况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誡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

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
命甚薄突明卽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
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
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
爲戸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旣同詣其
家二吏不肯上堦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
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
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

闇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
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
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
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唤
良久方悟全素旣言情不得下堦問二吏
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
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
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

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
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
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
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愼勿
近床以手搖動則魘不寤矣全素依其言
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晩來歸宿
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
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

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
乃令遽剪焚之火絶則千緡宛然在地矣
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
人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
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
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
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
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邪今欲

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于穴中誡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當輒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囚縛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

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産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窗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堦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于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借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自

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逃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歸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為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

舊日之望為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為舉此一端足可以誡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新安汪雲程編集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淛東遷于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氊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弁導騎

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劔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楪鼎鑊者又數百負罍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按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弁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

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擔網罾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爲渭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鈎於硯中之

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鱣鱖百餘遂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訇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倍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爇燭以爇一無所見玄之捨

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巳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虰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

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堦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巳下議乃縲絏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迴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巳下議請置肉刑議

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修水爵難以妖誣令大王不能度巳反恣胷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

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特大雨暴至草澤臣屈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絶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臣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

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爲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

[illegible]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即拜屈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蜓爲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餘玄之待後進止於是蜓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啟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巳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

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
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斷號回
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
窮曆數因通玄鑑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蒭
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
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傍臨照此非
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
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

已七　六

戮冒國家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効伯
禹亦非素志況今天圖將變曆數堪憂伏
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
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
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
爵一級群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
上帝云勁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
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群
臣皆拜舞稱賀曰啓鄰國之慶也螢飛曰
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螢飛曰
大王逼脅生人滯錮幽穴錫茲咎夢由天
怒焉夫勁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
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
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
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
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

已七　七

及榻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
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
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睦仁蒨

唐睦仁蒨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

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即拜之問公何人邪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

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

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

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

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

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横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巳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巳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

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

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

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獄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

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蒨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

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卽去仁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蒨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徃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

原缺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老

張老者楊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隣有韋恕梁天監中自楊州曹掾秩滿而來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訪良才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

於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

韋家焉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爽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

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忏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居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柰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戀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

莊明旦且歸且天將曉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忽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山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

已九　三

下有水過水延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云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喨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鋪陳之物目所未覩異香氛氳遍滿崖谷忽聞環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

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而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固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如賢妹畧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棟玳瑁帖門碧玉窓具

已九　四

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畧序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内廳明日方曉張老與韋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止因曰老拙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甚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於中庭鸞鳳飛翔絲

竹笄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妓乘鶴者數十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巳沒隱隱有音樂之聲韋君在莊小青衣供侍甚謹迫暮稍聞笙篁之音倏忽復到乃下於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與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幷與二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家取一千萬貫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進之曰必不

得庸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千萬持此席帽爲信王老曰錢即實有帽是乎韋前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出曰張老嘗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信眞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過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老崑崙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

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
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
覲之飲者滿坐坐上幷無二老亦無崑崙
取金視之乃眞金也驚嘆而歸又足供數
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新安汪雲程編集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
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
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
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
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

父毋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
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
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
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說
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太石穴
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
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

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實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逐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猨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準無不中劒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

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

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兹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

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祗迎

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illegible]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

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墨一白後目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

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

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

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抛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薛偉

新安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爲我覘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飡而來偉曰諸公勑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棊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

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
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
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
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
凉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
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
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
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

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
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
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徙游乎傍
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
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
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
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
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

域於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授簪幻世暫從
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
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
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
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
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
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
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

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
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
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
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
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
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
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
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

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棊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旣而入階鄒雷方博裴𠳿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呌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

之仁乎哉大呌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持刄喜而投我于机上我又呌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堦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華陽丞乃卒

楊叟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也盡以財產旣多其心

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旣聞之以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旣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

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

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

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多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

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旣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奥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

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巳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新安汪雲程編集

趙合

進士趙合貌温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覩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于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寬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絶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撾殺刼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干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槖中

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
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
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
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
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决壕晝夜
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
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人婦女老幼
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

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其遂
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愕然以爲神功
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
新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又太陰稍晦即聞
城之四隅絲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
城中懾慄不敢暫安其曰不然潜以鐵索
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
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

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其以
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
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
日氷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
大將之旗乃賛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
其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
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
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

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
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內有神將
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
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
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
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
蟬耳余聞鍾陵帝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
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

功而奏立德政碑義然君余當時守壁不
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隷豈存今日
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
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
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
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
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
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

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
而没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饉死萬人老幼
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
瘞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
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
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冊不日而
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捨舉究其玄
微居于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

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
遇之於嵩嶺耳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遇
風吹至君山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
三四五里興酣踰越磎澗不由徑路忽道
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六
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

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戞戞爲絲
竹音石中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幹偃陰
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蘂深
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䳇數千丹嘴
翠衣尾長二三尺翺翔其間相呼姓字音
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
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
露者有名鳳凰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

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
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
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
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
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
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
者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
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

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楫泛
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
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
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
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
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
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
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

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
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郎有
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
散遂見珠樓翠幌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
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
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
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畧坐
以具蔬饌即有捧水晶床出者歸舜再讓

而坐阿春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
娘子以黃郎不在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
前度受捶有鸚䳇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
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
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時過蓬萊玉樓
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
玉樓閒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
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自侍群仙行歸舜

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籙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行機雲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師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玉盤珍羞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䳇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柳歸舜傳終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寵奴

長慶九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誠告之曰鎮陽之難矣犬曰然得逢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乘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乘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乘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恩況妖犬乎故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

矣犬乃乘之泰甚愳然無計禦之但伏正
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向
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
事人犬曰吾乃委質於人乃曰郎幸無怖
大頭者低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
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
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
爲上味得人則戯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

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
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憇俄而到焉乃華
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趨而出者則七十
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
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廻次山口偶
事於郎郎以遣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
至今極困頗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
揖以入館泰於堂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

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飼馬化驢亦飽
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
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
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
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
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
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
不足侍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

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
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即唱老人請即必辭
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者當以無侶爲恨
耳側近有花眼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
邀之未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
故不甚鮮華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
眼即唱請寵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
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

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肯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終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磾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潚颯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即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歌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偶有朽骷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盖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限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廻之義理亦昭然柰何此妓華落千載猶歌於

冥寞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惟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頻竭清旦有一人

扣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緑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頴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兹遂穿此井洛城内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

曾耗涸某乃國祕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無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令井内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

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頴者也一更後忽見元頴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頴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

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無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絶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頴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緑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

對曰其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無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

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新安汪雲程編集

柳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

即見車入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家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輕紅所綉又悅輕紅

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
待于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
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令小
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
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
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
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從其母王氏泣

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强竊
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
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
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
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
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
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
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

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
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
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
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
爲期兼賚看圃竪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
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
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
女知群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

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
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
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
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
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
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
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
見柳生與崔氏叙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

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

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親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氏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尹縱之

君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峯月朗風清必吟嘯鼓琴以怡中一夕聞簷外履步之聲若女子行者縱之遥謂曰行者何人妾乃山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聞郎君吟詠鼓琴之聲未嘗不傾耳向風凝

思於蓬戶以父母訓嚴不敢來聽今夕之親有適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獨止復聞久蔡之聲故來潛聽不期郎之聞也縱之曰居止接近相見是常既來聽琴何不入坐縱之出迎女子乃拜縱之畧復之引以入戶設榻命坐儀貌風態綽約異常但耳稍黑縱之以爲真村女之尤者也山居閒寂頗積愁思得此甚愜心也命僕夫具果煮

茗彈琴以怡之山深景靜琴思清遠女意
歡極因留宿女辭曰父母如何縱之曰喜
會是赴固不夜歸五更潛復閉戶爲獨宿
者父母曙到亦何覺之女笑而止相得之
歡誓將白首綢繆之意無不備盡天欲曙
衣服將歸縱之深念慮其得歸而難召也
思留質以繫之顧床前有靑花毡履遽起
取一隻鎖於櫃中女泣曰妾貧無他履所

以承足止此耳郎若留之當跣足而去父
母召問何以說告焉杖固不辭絕將來之
望也縱之不聽女泣曰妾父母嚴聞此惡
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令死謝繾
綣之言聲未絕矣[illegible]忘陋拙許再侍枕席
每夕尊長寢後由可潛來若終留之終將
殺妾豈深念之道也綢繆之歡棄不旋踵
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固請與之一夕
不至任言於隣里自五更至曉泣拜床前
言辭萬端縱之以其辭懇益疑堅留之將
明又不敢任又泣曰是妾前生負郎君遂
命於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殛脩文求名
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宵之倦忽
寢熟日及窓方覺聞床前腥氣起而視之
則一方疑血在地點點而去開櫃驗毡履
乃豬蹄殼也遽策杖尋血而行至山下王

朝豬圈血蹤入焉乃視之一大母豬無後
右蹄殼血引墻下見縱之怒目而走縱之
告王朝朝執弓矢逐之一矢而斃其年縱
之下山求貢雖聲華籍甚然終無成豈負
冢之罪歟

新安汪雲程編集

豬嘴道人

洛陽李巘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薄遊阡陌間遇心愜自適雖買一笑擲錢百萬不靳宣和間某太守自南郡解印還洛家富聲樂別室一寵姬最殊秀夭麗西都人家伎妾以百數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嘗以暮春遊名園玩賞牡丹偕倡相携穿花徑巘睨見兀兀如癡寄目不暫瞬姬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兩人遥相注意俱不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於別圃度無由得狎方寸憒亂揺揺若風中懸旌思得暫促膝成須臾懽甓百計不就時有豬嘴道人者售異術于廛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莫能識巘獨厚遇忽造門

求酧巘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誠告客初難之請至再四乃笑曰姑試爲之巘拜曰果遂願不敢忘報明日招徃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巘曰吾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善藏此瓦每念至則懷以來巘謹受敎劃壁未幾劃然中開竦身而入徑趨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爲華美婦臥其中宿酲未醒見人驚起頳顔微怒曰誰家兒郎强暴至此輙入房院誰引汝來巘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眞所願慕者婦人亦悟而笑罯道曩事即登榻共臥相與極懽旣而曰太守且至郎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携還家珎秘于櫝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昵經

累月杳無人知會其寄友賈生者訝嬾久不相過意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嬾覺卽捨去賈隨詰問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邪如不吾同當發其妖幻省于官且白某太守嬾甚懼曰今日已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拂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

吾飲乎皆曰幸甚卽具酒殽偕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峯中分兩人就視見樓臺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間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遽合傷其指道人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原苑施之已無所効惘然怨悔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

使客扣姬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復然矣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

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扣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

吾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紿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冐禁欲致

君南歸而見疑如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于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餽當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

示之復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輙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訊幾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

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邪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強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毋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

同有陷虜之舊爲追敘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江氏哀訴于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時紹興十年五月云

俠婦人傳終

逸史搜奇　庚集六

新安汪雲程編集

蕭志忠

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枯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鞟目閃閃如電向谷長笑俄有虎兕鹿豕狐兎雉鴈駢集百許步長人即唱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言訖群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有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之命即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

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余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群獸皆輪轉懽叫使者即東行群獸異從時薪者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熟寢驚起見使者曰濶別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無䣾群

麋六 三十一

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麋即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從人心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時得滕六書已知喪偶又聞索泉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被黜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生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

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女美淑妖媚絲州盧思由善醪釀妻産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懽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仙品豈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得志聊爲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含質譴謫已滿惟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無恨因題數

麋六 三十二

行於壁以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斑革六十萬甲子血食澗飲廁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祀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女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苦裂嚴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內一壺中以朱書二符取

水噀之二壺即飛去薪者懼其爲所即尋却廻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徵矣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

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鵶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

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盎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

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荅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

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
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
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
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曰漢陽曰有
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
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
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
硯請漢陽與録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

康本　六

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巳半卷相卷矣
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
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
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
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
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
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
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

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論四更巳來命鋑
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
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
耳恨恨而别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
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
樹而巳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瀘口江岸人
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
瀘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滂出三人巳

康本　七

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
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
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
取我輩四人作酒緑客少不多飲所以我
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
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
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
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巳鋑過也漢陽

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
陽黙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
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新安汪雲程編集

顧惣

梁天監元年顧惣爲縣吏數被鞭撻嘗鬱
鬱懐憤因逃虚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
適忽有二黄衣見顧惣曰劉君頗憶疇昔
周旋否惣驚曰弊宗顧氏先未曾面清顏
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二人王粲徐幹
也足下生前是劉楨爲魏時侍中以納賂
金謫爲小吏公今當不知矣然公言辭歷
歷猶有記識音吉因出袖中五軸書示惣
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惣試省覽乃了然
明悟便覺藻思泉湧其集多人有本惟卒
後數篇記得一章詩題目曰從駕遊幽麗
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修文府正郎
蔡伯諧詩曰在漢絶綱紀溟濆多騰湍煌

煌魏世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畨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真主歡天皇在春宮丞孝踰問安監撫多餘閒闌個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凉珎水清露團天文信煇麗鏗鏘枕琅玕披中似微和顧征誠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松楸寒今朝坤明國顧弄簪蟬冠侍遊于難宮高躡浮云端却憶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群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惣曰吾体極短小向娶樂氏女似肥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壽生一子荊州與名似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余同覽鏡余謂之曰汝昝尅梧於余

渠立應余曰防風骨節專車當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余又謂曰汝長大當年爲將又應余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某承大人嚴訓敢惜意於相祈乎余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奸否良久沉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子既是惣前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惣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開國鄴地也公昔爲開國侍中何遽忘也公在坤明國家累悉無恙賢小娘子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其詞曰憶爺抛女不歸家不能作侍中爲小吏就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illegible]爪誦訖惣不覺涕泗交下爲一章寄嬌羞娘子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殊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訪尋

既而王粲徐幹與愬殷懃叙別乃携劉楨集五卷幷具陳見王粲徐幹之狀仍說前生是劉楨縣宰因見楨卒后詩大驚曰不可便劉公幹爲小吏即解使以賓禮待之後不知愬所在集亦尋失矣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愬可不進修哉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閒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

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絶滿坐芳香馞馞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汚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

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廻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

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改趙季和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

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麪作燒餅數枚

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廻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復寓

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置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無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

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盧僕射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鎭陽拒命跡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曆元年象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

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藉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德福德之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曰從史死于此廳為弓絃所逼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

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堦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柰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已廻矣於是拱立而行及堦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裀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

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援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白髮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濤萬丈相殘相賊猛

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大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以免離下視湯火豈復無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擬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况乎民乎湘曰煉形之道

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
之後終而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奇貨求
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
言竟終于梧州廬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陵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
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
援成之牓前一日倒以名問執政初五更
陵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
糕者其氣爞爞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者
小囊氈帽坐於其側欲糕之色盈而陵顧
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
耳陵曰陵有錢頗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
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人競出客獨附陵
馬曰少住頗請少問陵下路聽之曰某乃
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陵曰然
月送堂之牓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陵無
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

試者亦僅十年心破魂斷以望期舉今復
無名豈不終成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
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
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剥纔獲一郡如何
陵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
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
書其名可乎陵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
其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其敢取將遺牘

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陵自汪從上有
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陵欲指之客遽
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
溫名客曰可矣陵乃揩去溫字汪陵字客
汪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陵詣祭酒祭酒
未冠聞陵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
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
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陵再拜對曰陵

懔于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牓之晨
冒責奉謁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陵見
其責憂疑愈極乃變服伺祭酒出之到于
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牓將赴中書祭酒
揖聞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
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
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陵之怒色甚峻
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李布所以名重

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
某盖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
揖而行春官遽追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
切持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
權右耳請同尋牓揩名填之祭酒開牓見
李公夷簡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
不可去揩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揩去溫字
汪陵字及牓出陵字果在已前所揩處其

日午時隨衆叅謝不及即糕餈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皆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劾其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陵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劾之厄陵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陵筮士之後追勑貶降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

澄空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

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拂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

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僁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

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
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内而
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
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釋
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新安汪雲程編集

党氏女

党氏女同州韓城縣芝川南村人也先是
有蘭如賓者舍於芝川元和初客有王蘭
者以錢數百萬鬻茗止其家積數年無親
友之來者一旦卧疾如賓以其無後患也
殺之服饌車轝僕使之盛擬於公侯其年
生一男美而慧雖孔融衛介之爲奇猶未
可爲比其家念之謂驪珠趙璧未敵名曰
玉童衣食之用日可數金其或不欲舞神
拜佛之費一日而罄不顧也既而漸大輕
裘肥馬恣其出入於是交游少年歌樓酒
肆悅音恣博日不暫息雖狂徒皆伏其豪
然而孳産稍衰稼或不登即乞貸望歲元
和十年玉童暴卒父母之哀哭殆之不若

也號哭之聲感動行路恨不得自身代之如賓極困成瘵其所飾終之具洎捨財枕侶盡佛蓮宮致席命樂之費若不以家爲者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而追泣焉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日矣太和三年秋有僧玄照求食於党氏家有女子年十三四映門曰毋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北數里芝川店有蘭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師到必

喜盍往焉僧曰女非出入村市之人何以知此而詒我也女笑曰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照於是造蘭氏門入巷而見其廣幕崇筵及門人皆喜照之來揖之而入既卒食如賓哀不自勝照曰文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照具以告如賓遂適党氏請見之父毋以告女不肯出如賓

益聳躍獨念不以其毋來且無籍手此所以不出也遂歸明日與其妻偕携蜀紅二十疋爲請見之資女納紅復不肯出如賓求其父毋萬辭父毋以如賓之懷也入謂女曰汝既不欲見不當言之既言而蘭叟若此之請安得不強見女不復語父毋白必不見則何辭女曰逝告之何必相光但云其子身存及没多岐所費王蘭之財盡

未聞此必不求矣父毋出以告如賓覦其妻無言而退既出父毋問其故女曰兒前身茗客王蘭也有錢數百萬客其家元和初頭眩而卧遂爲如賓所殺而取其財因而亘富某既死而訴於上帝上帝召問欲何以報蘭言願爲子以耗之故委蛻焉耗之且盡而死近與之計唯十環未足故有蜀紅之贈而今而後如賓不復念其子而

齋亦罷爾韓城有趙子良者嘗貰茗五束未酬而闌死令當以其直求爲婦幣足而某去耳亦不爲婦也俄而媒氏言子良之子納幣焉親迎之期約在歲晉既畢納而失女父母患子良之責也僞哭而徙塟焉其夕遇女曰天帝以天下人愚率皆欺暗枉道詐心萬端謂人可以言排神可以詐惑以詐惑人者人亦詐焉以妄欺人者人

亦妄焉以嫉誣人者人亦誣焉雖虛矯之俗交報或闕而寘寘間良不可罔知已之所爲而不咎人者鮮矣故遣某托身近地而警群妄耳頃者未言得侍昏旦此心既啓難復淹留撫育之恩亦償舊得乍辭顧將能不悵懷各勉令圖無惑多恨言訖而去此非天之勸戒耶

盧山人

寶曆中荊中有盧山人常販樵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頓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

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湏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盧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簀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廻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

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櫬就壑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與陸言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

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錢王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瀰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

曰豈盧生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遺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

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欽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新安

曾季衡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寃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

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閒遊閒處悦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歘然而没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嚮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之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眞父今爲重鎮昔時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窃冥情激幽壤所以不

間存没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説及艷麗誤言之將校恒然驚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慙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眞胡越鷰拆鸞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風香盡愁見鸞啼紅樹枝

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

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蒐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者言其葬處耳

僧智圓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勑勘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呪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illegible]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

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

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懊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鍬索而獲即所干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已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櫟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輙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其

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苕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沈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產僮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荊南相公清河崔公群弟第進士者皆執門人禮即其所與遊者不待言矣常以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同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言似有感竟不能別直抵濉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乃下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須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晝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陽托孕於親巳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託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藝難爲足唯慮一拾此身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尚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書朱產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候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恭以朱字吞之生兒苛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告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臥夜久伺室人閉戶即抱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否兒當啼啼即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無孑遺矣此事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不可復得從

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三千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即擢新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村叩門求謁室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既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略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即辦遽令左右召新

婦乘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若祝者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疋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頃得之一宿占相之室人喜而許焉沈夜靜伺人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

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而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用與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三悟矣乃抱之歸宿明朝告其室人曰此兒有重祿乃成家之貴人也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疋因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

乎足以警貪祿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劉積中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

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事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諸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舖毋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

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

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辭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呪悉不禁劉嘗暇日脩藥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

义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新安汪雲程編集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强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畜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

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侵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細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蕭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

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
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
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
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
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
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宮已公謂亞
之曰本以小女将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
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
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
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
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将去公追
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
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
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庚揚歌以塞別公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
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
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
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
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
入殿内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窻紗檀點
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
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
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門已送
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
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
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
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
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

弄玉既偲矣惡又死乎

李邈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盗近開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惟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

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新安汪雲程編集

盧生

大寳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甞暮乗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大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

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内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

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屛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

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勑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

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郤到昔年逢擕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彷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

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松滋士

大和末荊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布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

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長一寸呼曰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疑頑徑率輒致損害令可見眞官其來索續如蟻隊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

曰汝不去將損汝服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嚙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若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

眞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向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即夜數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凡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甯茵

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棟宇半隳墻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

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蓬蓽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潁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

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荆蠻斷髮文身因效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

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鬭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絶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威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于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碁局在床謂

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菌訖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寅笑曰大有微機眞一發兩豹遂傾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齧決須臾而盡特即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斑使酒作劇言語紛

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値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値人如庖丁當其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覩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

鄙詩云鵠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跰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斑

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兄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内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其山矣菌

後吏不居此而歸京矣

崔督郵

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悞乎青袍人笑而不荅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與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大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哀請錄

辛五　五

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廻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留半日即請却回青袍人令胥吏令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偕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不識主愈纔得一日崔生討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時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也

辛五　六

新安汪雲程編集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女也初嫁任華潯陽之大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隣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

憩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省吾惑矣於是褐衣之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寃懇而告神如此當爲汝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

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
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
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
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
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
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
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
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

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
御元和中不為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
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苨
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
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
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
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
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

聞其從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
不離凡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
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
念視妙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
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
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
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

在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
重陽二盜飲既醉妙寂奔告于州乘醉而
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
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
即昔時授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
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
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
梵宇無他唯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

興之遂爲作傳

葉仙師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陳于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士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于廣陵矣帝曰何述可使吾一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何獨陛下乎俄而虹橋起於殿前板閣架虛楯若畫師奏橋成請行但無回顧而已於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十人從行步步漸高若造雲中俄頃之間已到廣陵矣月色如晝街陌繩直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女華麗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乃蹈舞而拜闐溢里巷帝大悅焉乃曰此眞廣陵也師曰請勑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矣於是作樂雲中瞻聽之人紛紜相蹈由終帝意將廻有頃之間已到闕矣帝極喜人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久之未次後數旬廣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綵雲自西來臨孝感寺道場上高數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西去官僚士女無不具瞻斯盖陛下孝誠感通玄德昭著名應仙籙道冠帝圖不然何以礿元朝禮之晨而慶雲現小臣踐修之地而仙樂陳則舞衣裳者徒聞帝德歌南風者才洽人心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

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

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顔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緑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

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勑曰勑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乗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井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

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

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書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

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劒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衣

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猒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

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

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

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新安汪雲程編集

許元長

許元長者江陵術士焉客淮南御史陸俊之從事廣陵也有賢女侍之情分倍愈於常俄而妻亡俊之傷悼情又過之每至春風動處秋月明時衆樂聲悲征鴻韻咽或展轉忘寐思苦長歎或竚立無寥心傷汞

日如此者踰年矣全失壯容驟成雪髮他日元長來陸生知有奇術試以漢武帝李夫人之事誘之元長曰此甚易耳曰然則能爲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致其魂暫見而已元長又異焉陸曰然則子能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從容盡平生之意陸喜極拜曰先生誠能致之顧其骨肉手足無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彷彿能記乎曰然於是擇癸丑日良宮直音空其室陳設焚香之外悉無他物乃備羮食夜分徒陸生公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長曰夫人之來非元長在此不可元長若去夫人隱矣侍御夫人久喪枕席單然魂勞晦明恨入肌骨精誠上達懷意天從良會難逢巳是逾年之思必不可以元長在此遂阻佳期陽臺一歸

楚君望絕縱使高唐積恨宋玉興辭終無及也陸深感之既而坐久絕無來響陸益倦屢顧元長問焉元長因出北望入曰至矣虔誠待之俄而悉窣若有人行堦下者元長揖曰請入其妻遂入二青衣不識徐而思之乃冥器女子也陸拜哭妻亦拜哭因同席而坐共話離間之思且悲且歡食畢飲酒數巡飲罷元長覺其意洽因回視

山海圖久之忽聞其妻長吁整衣之聲正坐復明燈又飲數巡其妻起曰生死路殊交歡望絶非許山人之力何以及此此之一别又是終天幽暗之中淚目成血冥晦有隔不可久淹請從此辭陸久抱之而哭哭竟又曰絶望之悲無身乃已雖以許山人之命暫得此來若更淹留爲上司所責乃拜泣而去下階失之泣拜未息陸號慟若初喪焉乃信元長有奇異之術且厚謝焉元長固辭終請不他言而已今見在江陵大和壬子歲得知其事於武寧曹侍郎弘眞處因備錄之

韋生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道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

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别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

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捫腦後五丸墜地焉盖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𥂕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力子十餘以韲餠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韲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鏁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

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新安汪雲程編集

常自東

貞元中有常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廻師弟子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爲野叉所食今絶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野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野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叉首至于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常生當其咎耳

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舄俱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柴薪自東乃知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野叉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椀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野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吽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遂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斃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野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扇復踣于戶閾又撾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野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

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于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捿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脩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劒衞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

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劒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劒當洞門而立若見有怪物但以劒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乆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欝將欲入洞自東以劒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

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艷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劒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頂上綵雲生自東詳詩

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劒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嶽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野叉髑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黎幹

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

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内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千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

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諮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髮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攙光電激或横若裂盤旋若規

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鋋

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虞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鋋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鋋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客且入矣鋋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鋋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階謂鋋曰

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鋋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䫇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班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每

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
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
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士數歌者舞者絲
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
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鋋曰
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
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鋋懼悚
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

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
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
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
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
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
將有甚憂故輙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
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
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

有帷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
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
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
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鋋亦假寐
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巳身臥於大石龕
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
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
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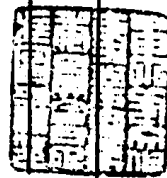
虎頂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
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
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
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
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
也鋋既見大驚卽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
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
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

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龜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其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絶其患也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

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幷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覔錯刀子方

知誤幷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旣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新安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巳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夏屋元對之太息恨巳之勞也聲未絕石剨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鬚髮如霜叟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門元從之可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多異花芳草行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鷀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復引元入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

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戇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巳失至家其父兄驚喜曰去一旬謂巳卒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爲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

旌旆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君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

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繫之府獄嚴兵圍守且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復後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説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

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

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㳒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巳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忩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

郝今日不至■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恠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乆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遥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架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

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櫜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櫜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雀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絶矣珙驚嘆乆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温細話其事

新安汪雲程編集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下憇忽有四女郎西軒至儀質温麗緩歌閑步徐徐至中軒廻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隣翹翹小娘子拜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行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

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廻避耳未幾而三女郎一孩兒至色皆絕國於是紫綏鋪花茵于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罇象牙杓緑罽花單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逸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明府一女郎爲錄事明府女郎舉觴澆酒曰願三姨婆壽等祇果山六

姨姨與三姨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君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諸餘國太子溢奴便作諸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下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判官怕六姨姨不歡

深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盃曰誠知被罰緣劉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黃昏文書不得誤大神公事亦何事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綏下坐使說令紫綏素吃訥令至但曰鸞鸞女郎皆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

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齊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交歡轉盻君王歌

舞願得君歡長無灾苦歌竟亦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啓提王屈娘子便請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傳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喚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因大聲連咏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諦視之拾得翠釵數箇將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邢和璞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葪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墻有人斸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斸不已墻忽透明如一栗問左右復不見

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綏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衣之崔

曙年少亦隨焉伐新汲泉皆是名士邢嘗
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子
辨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
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筵
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
橫執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笑
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
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

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
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
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君師頗記無
崔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
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等終身之
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
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
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

至閬州合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
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
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
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
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鱠
而終

新安汪雲程編集

葉天師

開元中道士葉靜能講於明州奉化縣興唐觀自陞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來而後去必遲遲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講將罷去愈更淹留聽徒畢去師乃召問泣拜而言自稱鱗位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陳既蒙下問敢不盡其誠愧位實非人乃寶藏之守龍也只在觀南小海中千秋無失乃獲稍遷苟或失之即受炎沙之罰今九百餘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虔心有大咒力今茲午日午時其術即成來喝水乾寶無所隱弟子當死不敢望榮遷然千載之炎海誠不可恐惟仙師哀之必免斯難不敢忘德師許之乃泣謝而去

師恐遺忘乃大書其柱曰午日午時救能其日赴食於邑人既廻方憩門人忽讀其柱曰午日午時救能今方欲午吾師正憩豈忘之乎將入白師已聞遽問曰今何時對曰頃刻未午耳仙師遽使門人執朱書符奔往海一里餘見黑雲慘空毒風四起有婆羅門仗劍乘黑雲持咒於海上連喝海水尋減半矣青衣使亦隨聲墮焉又使黃衣門人執朱符奔馬以往去海一百餘步又喝尋墮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龍跳躍淺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執黃符以往僧又喝之連喝不墮及岸則海水纔一二尺白龍者奮鬣張口於沙中朱衣使執符於海隨手水復婆羅門撫劍而歎曰三十年精勤一旦術盡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少間海恬然波停風息前墮二使

亦漸能起相與偕歸具白於師未畢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幾死於胡術非仙師之力不能免矣位歔也恩不克報然終天依附頤同門人可指使也若承師命雖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之即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師以其觀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於十里之外闔觀患之他日師謂翁父曰吾居此多日憐其汲遠思繞觀有泉以濟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流天界所有非可力致然師能見活又脫千年之苦豈可辭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將拒俟戰勝然後可令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復然後歸庶幾有從命之功合觀從之過期而還則石甃繞觀清流潺潺既周而南入於海黃冠賴焉乃題渠曰仙師渠師所以妙術廣大者蓋龍之所助焉

所助焉

裴沆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易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乳下滿其合授裴曰無

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今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褁一襆物大如羨梳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誡也裴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地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賣魚吳翁

臨安中庵市賣凍魚吳翁與一子并婦同居晚得孫女醜兒愛之甚適周歲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呼聲擧頭則翁也死已九年矣婦昏昏如醉全不省記翁問小乙何在曰出市賣魚矣翁曰我今在湖州市第三閘邊做經紀將汝治魚刀來婦取與之問醜兒所在指示之翁呼其名隨叫不省翁亦不見矣急喚夫歸醜兒已死翁元塋于德壽門外遂舁女柩瘞翁墓下吳生欲驗翁蹤跡後三日往北閘訪之入茶肆問一媼曰有吳翁賣魚今日不來指凉棚下大紙傘曰是其坐處也逐日極賣得此老數日前却抱得十歲一箇女兒來央我與他梳掠吳云其所居何處媼告我我與有親欲見之媼曰不曾詢他住址但每日拂曉來過午即去吳悵然而返及北關門已閉乃往同行鄭二家告之故不覺淚下鄭曰世間安有是理汝且寬省莫成狂痴留之宿明旦復詣茶肆少焉望見翁首戴一笠左手携醜兒醜兒挾三脚木架來吳趨出叫爺翁不荅即携女去吳起逐之行急則翁亦急行緩則翁亦緩常相隔十步許值軍人負草來隊伍塞路遂相失吳又還茶肆肆媼云吳翁元來是汝爺適怒告我云極怪汝不喜相見所以走去吳還家與妻言欲與偕往幸得再遇一守一逐當可及鄰里止之曰汝只爲一女故如此安得死人能出賣物宜一切割斷勿復爲念吳乃止越兩日別有軍卒欵

門語其妻曰吾營寨在龍山白塔畔寨前賣凍魚吳翁倩我來說令索女孩兒衣服青羅衫紅絹中衣并紅鞋之屬妻記亡女實有之喜其消息眞實挽卒少駐俟夫歸辭曰吾身隷兵籍今日當請糧不敢留汝家自送往可也卒去而夫歸迨旦夫婦詣龍山逢昨卒邀與訪翁於所館張木匠家覓之張指小室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

聞欲入城取孫女衣服具問其翁女狀貌張言其狀儼是乃亟由赤山埠尾逐之過淨慈寺遇鬻紙者適相熟試問之曰一老翁領一小女來女要紙我與之去未半里吳亟奔逐望前竟不見拊膺而歸鄰人相勞苦之又勸焚其骨以絕妖妄是時寒食因上冢啓瘞視之唯存兩空棺翁女之尸皆無矣其後影響遂滅或以爲尸假云

張華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貍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貍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

商畧三史採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趙文韶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三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

新安汪雲程編集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鏁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

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騙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知令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荅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絶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賔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没堦

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廻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着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先半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愼勿牾捩也其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賛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恓遑如是然敗則死不得潰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子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護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而未安聞車馬跡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一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火光隙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襆曰馬燧在此否燧懼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餧我食汝乃解所攜襆有熟肉一甌故餠數枚燧食甚飽卻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癭木甲拏獸爪衣豹皮褌攜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擬吐火噀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

所布之灰叉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逸史搜奇　壬集六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璜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

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踈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靑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靜氣閑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㶑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荅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剨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

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荅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祗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

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琯在
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
遇一車子通以銀紕頗極鮮麗駕以白牛
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
媚琯貴家子不知撿束即隨之將暮焉二
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
隷又皆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

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女奴乃
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
某適已言矣琯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
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
先去矣郎君且此廻翔某即出奉迎耳車
子既入琯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
門招手琯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
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馬入安邑
里寄宿黄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
六姿艷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
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
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
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
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遽命僕人
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

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
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新安汪雲程編集

華山客

党超元者同州郃陽縣人元和二年隱居華山羅敷水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晴月朗風景甚好忽聞扣門之聲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絕代異香滿路超元邀之而入與坐言詞清辯風韻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識妾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即必非尋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來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懽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塚之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娛笑言之會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懷疑若徇微

情願以命託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五坊箭下來晚獵徒有過者宜備酒食以待之彼必問其所須即曰親愛有疾要一臘狐能遂私誠必有殊贈以此懇請其人必從贈禮所須令便留獻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屍請夜送舊穴道成之後奉報不輕乃拜泣而去至明乃鬻束素以市酒肉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獵騎十人來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謂曰我獵徒也宜爲衣冠所惡今党郎傾盖如此何以報之因問所須超元曰親戚有疾醫籍臘狐其疾見困非此不愈乃祈於諸人幸得而見惠願奉五素爲酒樓費十人許諾而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逸大塚者作圍圖之一箭而斃其徒喜曰昨夜党郎固求今日果獲乃持來與超元奉之五素既

去超元洗其血卧於寢床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潛迸冗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夜半復有扣門者超元出視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爲人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軆質脩理得活以證此身磨頂至踵無以奉報人塵已去雲駕有期仙路遥遥難期會面請從此辭藥金五十斤妆充贈謝此金每兩值四十緡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有青云出於塚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沃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臻凉地勉之勉之言訖而去明晨專視果有青云出於塚上良久方散人驗其金真奇寶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價後數年忽有胡客來詣曰知君有異金願一覩之超元出示胡笑曰

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於是每兩酬四十緡收之而去後不知其所在耳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棊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栖栖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内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園棊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内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

更積新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鋪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新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

新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新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李衛公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旣至乃朱

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

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往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戸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

壬八　二

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不可辭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

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勑黃頭鞴青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乃一小缾子繫於鞍前誡曰郎乘馬無須銜勒信其行馬跲地嘶鳴即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鬉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

壬八　三

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霑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何乃私滴二十耶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

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猶見
子正連坐如何竦懸怖不知所對夫人復
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
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
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
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
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
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請私念

我獵徒以鬬猛爲事若取悅者人以我爲
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旣賜欲
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
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廻望失宅顧問
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
水已極月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
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悅
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
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
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祁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爲巨
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將知命未立繼
嗣讓與妻議之曰我平日所爲常存濟物
之心今何乏嗣不若與汝共發虔誠禱於
北岳妻從其言同詣北岳祠下禱祝祈嗣

畢歸邸中安下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
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
夫妻吞之言訖舉合蓋視之見美玉二枚
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腹懷
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
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
千言不窺羣子之戲因名子玉凡事過人
鄉人咸爲積善之家天賜也時唐太宗貞

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赴都朝廷任用府君亦在內焉各賜縣令出身惟府君除路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察同秋毫郡人皆言知縣晝理陽間夜斷陰府時五月初閒知縣省喻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徽射如犯者官中決斷陰府理問時有善射者朱賽哥等二人潛出廓外射得兎一隻入城門吏捜住執於庭下問

之曰爾等故犯欲以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爲陰理將遠言訖各放還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黄衣吏喚二人至于公庭一所聽上却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墮其子孫或減其食祿汝輩善惡自當栽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吏報曰鵰黄嶺有猛虎欄路傷人公遣首

吏孟完賚符牒至山廟勾虎其虎出自銜符牒隨吏而至公所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所食者有分定輙敢違其天意食啖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自此邑人立生祠而祀之時潞州太守奏申朝廷貞觀十七年府君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央楊叟二子負債之寃後遷衛州衛縣令與奕碁人楊叟同赴任

所西南五里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溺民田公于河上設壇以詞奏于上帝少項間有一巨蛇浮于水面而卒水漸散去有一日公與楊叟奕碁公忽起楊叟亦起公云爾見否忽有黄衣數輩執符而言曰吾奉上帝命云云復有一神馭白馬至府君曰汝輩少待之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矣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泣

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世六十四年矣後
玄宗値祿山兵亂帝夜夢神人告之曰願
陛下駕不可別方此賊不久而滅矣又何
避之於是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滏陽縣
令崔子玉帝驚而覺焉後果如其言駕歸
闕下建廟封靈聖護國侯至唐武宗天下
大水漲溢禱之乃止加封護國威應公宋
眞宗東封岱岳加封王號護國西齊王至

宋高宗之避狄難自鎭走鉅鹿馬斃冐雨
獨行暮宿老嫗家嫗與帝澤衣洗足進糲
飯且告曰當借一遊騎早去約五鼓以包
鼓毬有置馬上請行稍前遇三岐路感焉
忽■白馬帝異之躡其後晚至靈祠廡下
有土馬撫之汗如雨因宿夢青衣方袍人
杖擊地輙其亟行驚迎遲明發眂紙亭祝
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俄聞玟珓聲

乃登殿覩像如夢中所見寂無人唯几上
有合內有酒食帝食之將出焉白馬復前
導至斜橋谷馬忽不見益異之而從臣耿
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駐蹕於杭
州帝首爲立廟焉賜廟額曰顯衛

新安汪雲程編集

林靈素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勑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眞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

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絶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靑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閩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眞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靑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伽改爲

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
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
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
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
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
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
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

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
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
甲子之臣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旣
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
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
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
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眞宮來上亟
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

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太平無事張天覺
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
子亦買數本進上上大震怒捐賞錢千緡
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
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
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
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
歸本貫詔不允通眞有一室靈素入靜之

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
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京具
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眞宮引京
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窻而已京皇
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
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
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
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

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顎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命其隨行

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横强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温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朱元嘉中見形於東陽鎮古木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施宅爲寺焉公自少出家依于鐘山道林寺常持一錫杖懸刀尺及鏡拂之類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哥吟詞多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

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尹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如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貴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束何其愚陋至於此自今物得復禁師或一日對帝食鱠帝曰

脫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爲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建康尚有鱠殘魚是也皇后郗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則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悉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睛呀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禁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耶蛇爲人語啓帝曰

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無飮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嚙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

激既而求蟒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言師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欵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

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師于梁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矣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体香軟在世九十七年帝以錢三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師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七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賜玻黎珠以飾塔表南唐

保大七年加號妙覺塔名應世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蕁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眞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冊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袪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曈曨人俗潔淸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遥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

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録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内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賫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揺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澨新宮宏宏崇軒轗

巘雕玳盤礎鏤檀楝楶壁瓦鱗差瑶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横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閲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飆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斑列仙翁鵠駕道師氷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竞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諸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

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忩遽而返醒然遂觧急命紙筆登卽紀録自是兖豫好竒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勮元和末

巳云物故

葉誠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鄉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辭而雨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

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兩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使乎遂去其婦視牛則喘喘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廻失牛乃本牛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堦捽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遶而呼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盡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乃承呼而起曰吾爲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於歸使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刁俊臣

安康伶人刁俊朝妻巴嫗項癭者初大如雞卵漸大如三四斗瓶盆積四五年大如數斛之囊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箎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外生穴如蜂芒者不知幾紀憶每天雨則穴中吐白雲霏霏如絲縷漸高步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嵓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以迫衆議將不能庇伉儷送汝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此疾誠可增惡送之一死君當爲我決折看有何物爰朝即磨淬白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忽[illegible]有聲四分折

裂有一猱跳走騰踏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瘦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昨日瘦中猱也本是老彌猴精解致風雨向與瀟江兒愁潭老蛟還往嘗與覘船舺船舺將至彼地覆之以求舟中糇糧以養孫姪昨者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夫人孵螬之領亡匿性命不相干然恩亦至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起亡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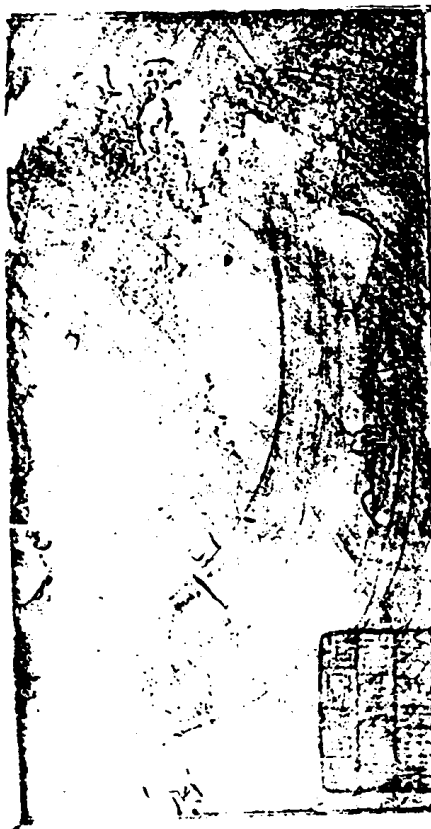
請君塗之幸希立愈後朝如言塗之隨手瘡合後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乞訖貰酒飲而去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艶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毎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呉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

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絶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

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羗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擨歈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新安

震澤龍女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肸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廻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鬭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肸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鷰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

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郎庚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令龍化縣即是臣祖奉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

化臣祖化之令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

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義許謐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龍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鷰五百枚入洞穴至

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鷰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巳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

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虵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虫豸之毒虵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如鉄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黄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

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樂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齎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退訪公胣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人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許眞君

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眞君弱冠師大洞眞君吴猛傳三清法舉孝廉拜蜀旌陽令以晉亂弃官與吴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呪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見曰孤昨夢將一木上破其天

禪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圓之許曰此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壽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子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廬江口召舟過鍾陵舟師辭以無人力駕船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船仍戒舟師曰汝宜堅閉戶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須刻間舟師聞舟搖撼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峯頂竜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柰何遂令舟師隱此峯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迹今尚存真君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非蛟蜃精吾念

江西累遭洪水爲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覩見蜃精化一黃牛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鬪汝訊之當以劍截彼俄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黒牛亦入井蜃精徑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典客報云有道流詣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壻畧請見之慎郎托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兒來真君以水噀之即成小蜃妻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丈餘地皆無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爲潭蹤跡皆宛

然眞君後於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眞君自飛昇之後里人與眞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箭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眞君改觀爲宮賜額曰玉隆萬壽帝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

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導從者甚衆至丹墀起簡揖帝帝因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爲許旌陽惟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若不能愈眞君有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綠豆大呵咒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廻顧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帝豁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崇奉詔眞君遺迹去處未有宮觀即取本屬官錢建造如宮觀只因損壞如法修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官田供辦聖朝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故

新安汪雲程編集

薩真人

薩真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少有濟人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弃醫道聞虛靖張天師及建昌王侍宸福州林靈素三人道法高遂來學法出蜀至峽行囊已盡坐于石大憂忽見三道人來真人問此去

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真人曰欲訪虛靖天師學法道人曰天師死矣復問王侍宸曰亦死矣復問林靈曰亦死矣真人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

與之捸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扇之即愈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真人受辭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授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王侍宸林天師遇薩君各以一法授之矣可爲參籙奏名真人後法愈大顯嘗經潭州人聞神語曰真人提刑來

日至次日人伺之只見真人携甕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異之繼至湘陰縣浮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真人曰此等配神好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人莫能救但聞空中有云願法官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真人至龍興府江邉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有手拽袖右手執鞭真人曰爾何神也荅曰吾

乃湘陰廟神王善被真人焚吾廟令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則復前讐今真人功行已高職顓天樞望保奏以爲部將真人曰汝兇惡之神坐吾法中必損吾法其神即立誓不敢皆盟真人遂奏帝授職收係爲將其應如響後真人至漳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告曰天詔將臨召真人婦天樞領立真人方起身而即立化後舉棺輕如常本衆異而剖視則已空棺且如真人得屍解之道矣

傅大士傳

傅大士名翕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聰慧通三教之書自號善慧八士梁普通元年遇天三僧嵩頭佗語曰爾彌勒化身遂令自鑒於水乃見圓光寶蓋即悟前因因問修道之地頭佗指松山下雙擣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刱庵大通三年置寺雙擣今雙林寺有法華經梁武帝所賜鐵[illegible]鉢水晶數珠七佛銅冠至今存大士難釋家者流而不髡髮云又有除虎巖在義烏不南二十五里雲黃山頂山多猛獸大士齋竟每持餘飰飼之自茲伏匿因是立名飯化石青白而紫可作數珠昔有陶氏嘗資給大士大士視之曰佗日化石青紫色可琢數珠贈汝商自茲授記唯此一家能之相傳云他人放効石即裂碎兩龍山舉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于塔

萬迴

萬迴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生而癡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

揥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壯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壯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遂左毋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毋而往至暮而還及持書鄰里驚異其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爾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内武后賜錦袍玉帶時有扶風僧棠傾者甚多靈迹先在内每曰廻來廻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卒景雲二年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醴泉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軟特贈司徒虢國公

新安汪雲程編集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凉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抜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等二三寸耳方儀爽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蹁蹁搖動妓乃驚告衆來

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拏攫昇天衆咸覩之良久乃滅

蔣潛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

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無畏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雲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云今旱數當然耳召龍興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强之曰人若暑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奏請有司爲

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于鉢水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絕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西若一匹素者

旣而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馳至矣

廣見

廣見大師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何鬱翠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臥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逡巡又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麓不得輙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羣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來相慰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

僧曰自此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携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椰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意失洞所在

滿少卿

新安汪雲程編集

滿生少卿者失其名世爲淮南望族生獨跅弛不羈浪遊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聞知舊出鎮長安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爲主簿賙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饑卧寓

舍鄰叟焦大郎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濟非有他意也生又拜幸異時或有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輙通其室女旣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本不相知過爲拯援何其所爲不義若此豈士君子之行哉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

亦不爲無過若能遂爲婚吾亦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暨成婚夫婦相得懽甚居二年中進士第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笏跪於外舅前隣里爭持羊酒往賀歆豔誇詫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幷迎丈人俱東焦氏本市井人謂生富貴可俯拾便不事生理且厚贐厥壻費產半空生至京得東海尉

會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成名拉之還鄉生深所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不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爲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先須畢姻徐爲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爲族長生素敬畏不

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禮合况門戶寒微豈眞吾偶哉異時來逼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裝奩甚富生大愜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偶携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

生輒趨避生追視之一婦人着冠帔褰幃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泣泫然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畧不相念汝眞忍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久矣吾父巳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日方至此爲閽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籍之且畏彰聞于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如妹越兩旬生微醉請其室寢明日門不啓家人趣起視事則反扃其戶寂若無人朱氏聞之喚僕破壁而入生巳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

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巳幽府伸訴逮証矣朱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此事畧類王魁至今百餘年人罕有知者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甞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逃竄入路傍空莊須臾霽止斜月自出無有

憇北軒忽聞西廊有人行聲未幾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清秋風月如此吾黨豈不爲文以展平生之事其文即曰口號聯句也吟詠既朗無有聽之甚急其一衣冠長人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爲子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曰家貧良夜清會時煇煌燈燭我□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詩

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詩曰爨薪貯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逝相褒賞雖阮嗣宗詠懷亦不能加耳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孰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燭臺水𣏌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爲也

王天運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賮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

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起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氷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峥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

新安汪雲程編集

孫思邈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知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僧復著千金方三

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屛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録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録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掠剩使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低偏店將憇逢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坊垂簾于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簾入見實裴璞也驚喜拜之曰兄

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赶赴焉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耳曰何爲典耶曰吾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即叶忽遇物之箱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焉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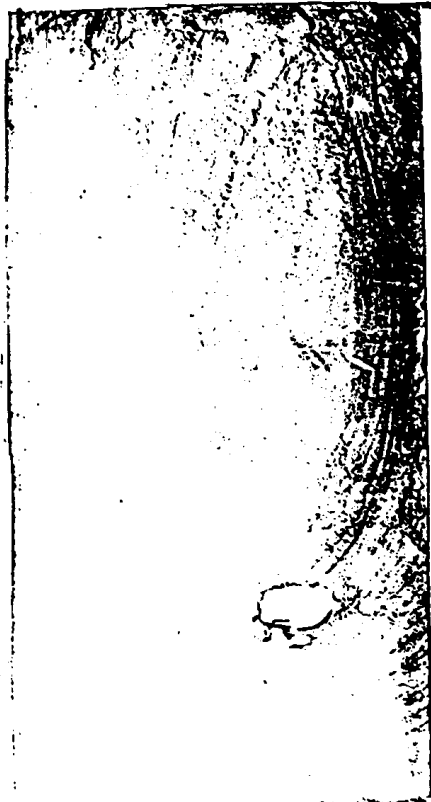
癸五　三

司所籍其復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也韋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裴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潔横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常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禄只歎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

基學者善之本德之爲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邠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耳人生有命時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城中陰冥限數不可違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馬元方固請曰濶

癸五　四

別多年忽此集會欵言未幾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廨署置在汧隴間吐蕃將來應其侵軼當與陰道京尹共議會盟雖非遠圖聊亦紓患亦粗安邉之計也戎馬已駕來期不遥事非早謀不可爲備且去且去上馬數里遂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悵然而西所歷之獲無差其說彼樂天知命者蓋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

渾騷動朝廷知之又慮其叛思援臣以爲
謀宰相莅盟相國崔公不欲臨境遂爲城
下之盟卒如其說也

新安汪雲程編集

馬僕射聰

檢校右僕射聰元和末節制東平長慶二年六月十日午時寢熟夢二軍吏乘馬入中門及堦而下一人握刀拱手而前曰都統屈公公驚曰都統誰耶曰見則知矣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統之命僕射不合辭不覺衣服上馬一吏引一吏從遂出鄆州北郭門數百里入城又數十里見城門題曰六押大都統府門吏武飾威容甚嚴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門正北百餘步有殿九間垂簾下有大聲曰屈上堦陰知其聲乃杜司徒佑也遂趍而陛三閽竪出卷簾既而見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契甚深相見極喜慰勞如平生遂揖坐都統曰莫

恠奉邀否佑任此官年勞將轉上司許自擇替中朝之堪付重權者今揣量無踰於閣下者將欲奉託耳此官名六押大都統陰官不是過也且以大庇親族知友耳人之生世白駒過隙誰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時易失苟非深分豈薦自代權位即到幸勿因循公曰生爲節制死豈爲民陽祿方崇陰位誰顧直使爲王且不頭況都

統我杜曰上請授公天命難拒文符即下何能違天公曰天聽甚卑亦從人欲奈何自取求替誣其天命乎杜曰終與公公豈能免公曰終不受都統安能與必若以鬼相逼豈無天乎杜乃顧謂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諧矣公曰渴請一兩盂茶杜乃促煎茶從吏曰僕射既不任不合飲此茶況時熱不可久住宜速命駕俄而牽馬立於故

處公辭將去都統步步送之既下堦執手曰勉脩令圖此位終奉遂乘馬南行舊吏引從如初乃却從故道而歸入鄆之北郭從吏忽大叫公驚迴視應聲墜馬忽寤乃申候也姬僕之輩但見熟寐不知其他明年罷鎮還京及夏而薨斯乃果從所請乎公之將薨也有兖人逢甲兵萬騎擁公東去者得非赴是職歟

鰕王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

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附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語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

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附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茍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爲

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野叉

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

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切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

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公蹤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婦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

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悟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新安汪雲程編集

岑曦

進士鄭知古，膚宗朝客於相國岑公門下有日矣。一夕因寢於內，所夜分遠聞衆鬧祈哀之聲，傾耳聽之，聲聲漸近，既而分明聞其所救人曰：岑氏寃微，未達於天下，幸而生之。曦謬掌朝政，其心畏愼，未嘗敢危人，設使婦人而持權者，其心亦猛於曦矣。即曦持衡御物，生無怨人，死無怨鬼，何所觸犯，而當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當使曦以陰鏹百萬奉謝。泣告之聲盈路。俄見大鬼，丈餘，蓬頭朱衣，執長劍，踰墻而入，有丈夫婦女老者少者亦隨之入，或自投於墻下，遞拜，其辭懇切。大鬼不顧，又踰中門，衆以紛紜而入。食頃，闢闔門，大哭之聲驚起

聽之。大鬼者執曦頭仍出門，內哭聲極哀。若有大禍，街鼓將動，稍稍似息。知古彷徨不知所爲，行於廊下，以及鳴鼓，鼓發，中門大開，廐吏乃駕馬，導從之士儼立於門下矣。知古微覘之，聞曦起而冠矣。有頃，朝天時至，執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撫馬欲上，忽捫其頸曰：吾夜半項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書吏爲簡，請展前假，小憇之，遂復入。行數步，廻曰：今晨有事，須自對。剔強投簡而登馬。知古所見中夜之事，小驗益憂。有頃，一騎奔歸，泣曰：相國伏法矣。家當籍沒。知古踰垣而出，免爲法司所詰。前拜泣而求恕者，盖岑氏之先也。僕常聞人之榮辱，皆禀自陰靈，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內，其可忽之乎。

周皓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京諸色人
吏中有一老人八十餘着緋皓獨問君屬
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
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爲正
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
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
謂周曰向卿問着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
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遨薛

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
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
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
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
與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
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
竟求珎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
孩皆一時絕手宮方合忽覺擊門其聲皓

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
數十萬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
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
其怙勢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illegible]
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illegible]以情
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
貞恐蹤露乃夜辨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
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

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之
人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
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
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
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
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
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
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

若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聚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

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吴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戶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

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

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illegible]爲

郡功曹爲州里振重及死無不傷歎

新安汪雲程編集

吳氏女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嫂恍惚間忘其死與敘閒闊嫂曰當春光澹蕩鶯花可人景物如此姑獨無念乎女不答又曰必待媒妁之言不過得一書生或一小吏或富室或豪子如是極矣有侯將軍者富貴名族仕御馬院蒙天子眷寵得大官風標態度魁梧磊落過餘子百倍如茍有意吾當爲平章女曰唯父母命我安得專嫂曰汝謂之可即可爾何庸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是精爽迷罔頓如癡人正晝昏睡暮則華裝靚飾伺夜若有所之殆一年許形悴貿消變其家莫之測巫師禳解萬端不効忽語曰我將軍明

日當至宜延接不然將降大禍父母不敢
拒強爲詃盛饌呼倡樂羅陳于堂至期閩
外傳呼甚確已而高牙大纛騶從戈戟絳
燭前列後騎歌吹軒蓋陸續而來十餘輩
衣巾各殊或被戎服或絳綃而冠或赭黃
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之皆答拜
揖遜就席觴行酬勸誼浪盡歡敬酒與女
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氏不勝擾費郡

人言此有甯先生道法通神盍往告吳即
日持牒奔謁甯書符籙使寘于門甯妖見
之曰吾非鬼何畏此哉笑而出甯聞之大
怒亟訪吳建壇置獄皆見騰龍驟虎神物
亂雜環繞其居妖正在女室頗窘懼呼卒
索馬欲趨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
日甯謂吳氏曰但見物如飛鳥者急擊勿
失吳伏壯僕持梃候門夜有黃雀入即擊

之應手化爲鸞再擊之已如鷹少選大如
車輪見者怖走甯勑神將擒撲始仆地死
乃巨猴也兩翅如蝙蝠凡三夕獲三物其
一皆若熊復晝地乃爲牢命力士搜捕妖
黨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怪不可計皆
犇致鐵臼内杵碎之詰其嫂導誘之狀即
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猴尸楊灰江上竄其
魄於海賑女遂如初甯辭去凡賂謝錢帛

分毫不受女益蘇白父母曰向者明知爲
妖類方肆虐時正欲上訴於天亦不可得
蓋其徒千百成群往來太空間縱有草奏
必爲所邀奪雖城隍里域之神尚不能制
況於人乎甯先生名全眞字立之京師人
紹興二十一年七月也赤城趙彥成親見
其事作飛猴傳紀之

難陁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補襠申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蹋其曲也因徐徐

對舞曳緒回雪迅起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亦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

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性閑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皇甫玄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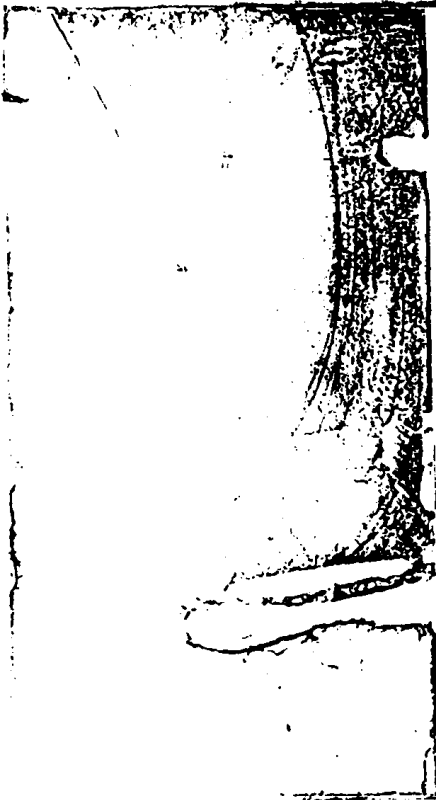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

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

請高曰玄眞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璃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乃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内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虚凉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物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并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悦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覩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刀剪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鬉尾焉高與

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韋令公皐

公初無官薄遊劒外西川節度梗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廷與賓客從遊且攄其憤張公愈惡乘閑謂公曰幕寮無非時彥延賞尚欽憚之韋郎無

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憐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大丈夫何處不安今厭賤如此而知者歡然度日奇哉推故舞人豈公之樂妾辭家事君子荒陬一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羨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強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於仕一旦悟此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發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人曰向之綠衣人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丞相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郎者乃百餘人夫人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

嫁之聞是大喜遍言於相國相國怒曰閨閣中人無端乃如是且延賞女巳嫁此人憐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柰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竊神器駕幸奉天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衣

食將關獨隴州貢獻不絕于道天子忠之
乃徐御史中丞行在軍糧使既而妖氛廓
清鑾駕還官關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
辭相凡歲餘代居其位相國聞之拔劍將
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久
而方解問知帬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
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
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癸九　三十

許彥相

陽羨許彥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
八卧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
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
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
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
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
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

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
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
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
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
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
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
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
二十三四亦頴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

癸九　四十

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
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
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
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
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
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
吐女人還内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
彥曰書生欲起乃呑向男子獨對彥坐然

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

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愼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新安汪雲程編集

張楚金

京兆韋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記之雖媒媪日來盛陳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終不諧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參京兆軍事其府之司録張審約者汝之老舅

也爲王媒之將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張既熟我又爲王之媒介也其辭不虛矣亦終不諧又二年進士張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許之遂擇吉焉既成禮訖其母徐問之對曰吾此乃夢徵矣然此生之事皆見矣豈獨適楚金之先知乎某既笄夢年二十適清河楚金以尚書節制廣陵在鎮七年而楚金

伏法闔門皆死惟某與新婦一人生入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詔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宮闕與新婦渡水迨暗及灘四顧將昏然不知所往因與新婦相抱於灘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數百步有壞坊焉自入西門隨垣而北其東大門屋因造焉又無人而大開遂入及壞戟門亦開又入踰屏廻廊四

合有堂既扃堦前有四大櫻桃樹林花發正茂及月色滿庭似無人居不知所告因與新婦對臥堦下未幾有老人來詬逐告以前情遂去又聞西廊步履之聲有一少年郎來詬且呼老人令逐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堦下曰某尚書之姪也乃慟哭曰無處問耗不知阿母與阿嫂至此乃自天降也此即舊宅

室中所鑠無非舊物慟哭開戶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後從化其母大哥之且人之榮悴無非前定素聞之矣豈夢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記之俄而楚金授鉞廣陵神龍中以徐恭業有興復之謀連坐伏法惟妻與婦免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則天因降誕日大縱藉役者得隨例焉午後受詔及行總監緋閣走留食候之食畢實將暮矣共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無差夢焉噫夢信足徵也則前所叙扶風公之見又何以偕焉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檐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内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曾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鬚髯斑白偃卧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

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中書岑本文爲之作記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眞官嘗賞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壁縣縣令畢造巳受代艤舟未登聞路至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法官治之反爲折辱或遣擊

逐者今病益劇非眞官不能救乞辱臨敝舟一視路許諾入舟坐定病女忽起着衣出拜凝立於旁畧無病態拜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眞官天與之幸平生抑鬱不得吐今見眞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凌侮昨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婚竟不成心快

快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籙魂魄飄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秘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不幸生死爲此婢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我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眞官但當爲人治祟我有冤欲報願勿爲阻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正顧畢令曰君當自以誠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懵

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言則大姐聲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吊謂其父曰昨日曲折吾亦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安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固有一異事今思之必是也長女既死攢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祭掃舉家盡往攢宮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

入房仲女觀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得在此必刼也吾以爲物有類者且京師貨此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一槃結縁襯皆我手所製其紙則某官謁刺也視之果然乃嘆異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竊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棺盜物眞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命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

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出欲歸父母家在城中遠不可去願假一夕泣訴甚哀不得已納之繾綣情密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髮女見而笑曰無鏡邪遂出此相遺時時携衣服爲補治獨不肯說是誰人家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親賓聚會須相周視不得來此後夜當復至遂去今晨獨處無聊故散步野

外消遣不虞君家涉吾室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妄言必發棺驗視乃可走往攢處踪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磚見棺大釘拔起寸餘及撤蓋板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爲枯腊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縛自是及今已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接生

人之氣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復掩其白發所事皆仲女之意所謂壞其法豈即此邪路君亦爲之嗟異

逸史搜奇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汪雲程編雲程徽州人其書雜采漢唐迄宋小說一百四十種彙爲一編中分十集大抵皆猥鄙荒怪之語

才鬼記十六卷

〔明〕梅鼎祚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蟫隱居刻三才靈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才鬼記十六卷》提要

才鬼記序

說鬼者莫辯于易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若夫取精多而用物弘國氏已先孔道之于令升陸平里之徒或封爲有或亢爲

無非冥通也夫既爲變矣神腐代化有無何一焉至貝文東譯䟽鬼猶詳而謂遇精成形參合文類則貪明爲罪是名罔兩盖一涉能所摶成流識將無責乎

才已越古人神雜糅時為物裁又聞之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故要其理則人鬼合綜其用則神人分是編予聊以極隱賾標卓詭于世外而祥妖自呂諷戒具存人謀鬼謀亦庶以使與能廣幽賛乎予異夫陶都水遺世果真自言望青雲玄白日不遠其論書也迺復勝才鬼於頑仙則才固可少哉才弗可少也

此其人與骨俱朽矣音徽未沫靈爽如新有良足怠者因詮次其文而題之曰才鬼記無論頑僊當勝耦俗人語尒

萬曆甲辰十月朔宣城梅鼎祚譔并書

兗陵劉大德鐫

三才鬼記目録　　三才靈記第一種

蟫隱居雕

卷一

卷二

卷三

予戲輯三才靈記是記其一爾一為才神一為才幻而才幻復有仙幻夢幻妖幻精幻之

目妖幻則似鬼而非然又非精也彼為夢而確知誰何若諢良夫韋琳王由之屬即係才鬼他具夢幻其間或由好事或互訛傳若剪燈耳談之屬亾是烏有聊亦兼收政猶蘇長公要人說鬼豈必覈實且此特以文詞而已邇時載記奇衷全出謭陋厭觀固所簡斥矣乩語甚夥不暇悉録尚俟後編乙巳春社日刻成因志

才鬼記目録終

才鬼記卷一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吳

吳王女紫玉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之為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還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

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柰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

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傳○志欲搜神記作意欲一作志願成疹一作生疾沒命一作沒身近一作通嘗記作曾一作當

衛

諢良夫譟

哀公十五年衛蒯聵為太子與諢良夫盟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與太子

迫孔悝逐輒自立是為莊公十六年衛侯謂諢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

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墟緜緜生之瓜叶余為諢良夫叫天無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善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也本盟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殺之故自謂無辜○左傳

漢

段孝直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為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駈駮馬一匹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時形勢見孝直馬好每每索之孝直荅云亡父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昭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贓事乃收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枉屈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搆人訟意欲殺我我必死矣嗟汝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必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至死家人收而葬之仍以紙筆安墓

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官途頗彰清慎尋以論遷劉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冤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何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抑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之宇宙之內有此

異事遂詔下收梁緯付獄勘結事事不虛及梁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勑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萬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道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搜神記）

後漢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西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

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弭幽中之訟（水經注弭一作旌）

崔少府君女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充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麞中之麞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

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遺傳教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爰始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

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

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搜神記

同前 孔氏志怪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

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

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来儀會淺別離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愛恩從此別斷絶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

充懷衆初恠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劉伯文

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来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

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戸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黒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輙令

黑過勑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冢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虗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

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見藥曰此方相腦也干寶搜神記○范曄後漢書五行志云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緜葛上藤一援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

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爾靈怪集

晉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咸寧初卒韶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如大指大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

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
節素美髮五載而盡閏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
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
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年在
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
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
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勑兒韶
曰吾將為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
異為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為書曰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
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
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
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
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日
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
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為傷人所聞
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
中年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

也節視盃空既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来
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
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為脩文郎脩文郎
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
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
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
臂以投地就剥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屍骸
如此也節曰厚葬美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
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

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
軻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命否
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語卿
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為太山公
欲反擅取人以為徒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
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誰也韶
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
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
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

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
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
之否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
短云似趙麟舒趙麟舒短小是韶婦兄弟也韶
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為之少住韶去節
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脩
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
別自是遂絕王隱晉書

郭翻父

晉郭翻字長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徵聘不
起亡數日其少子忽如中惡狀不復識人作靈
語音聲如其父多知　缺　所問皆荅而昔時庚
亮欲取為上佐不就家問曰君生有令德沒為
神明今豈有官職也荅曰我本無仕進意
庾公欲見取不願故得脫今復為羈縶不得從
戚也問庾今何官荅云為天所用
作撫軍大將軍　東海之東統　取吾
為司馬本欲取謝仁祖　官以為資望未
足且將大侯先取為都尉是以　問陶太
尉何官荅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謫之
大得敘用也又問王丞相今何職荅曰王公
為尚書　大屈事吏萬機位雖不及生時而貴
勢無異也諸人曰亡　後人否長翔曰亡
已久則不復念生人如吾始死　未歇猶自
有念也靈語兒求紙筆欲作書與親
兒書之皆横行似胡書已成一紙曰此是鬼
書人　使人持紙口授作書書畢諸人

言蘇孝先多作　下作復授作詩二首曰
神散登旻蒼性軀忽以亡　昔志精魂還
逍遙秉心不得令不免時所要薄言
謂言妖　大沒無識在昔有蘇韶于是後　缺

劉妙容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年十八仕為
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焦舟中流
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帷而入施
錦被於東床炙雞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

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暢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掛箜篌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歌宛轉宛轉妍以哀顧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顧為煙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敬伯以象板火籠玉琴爪荅之來日聞吳

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繡囊佩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荅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一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 異苑

同前 續齊諧記

晉有王敬伯者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為衛佐休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泫露之詩儀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雅有容色謂敬伯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敬伯許焉既而女郎至姿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唯嵇叔夜能為此聲自

茲已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風之詞因嘆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音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唯憶二曲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為星與漢光影共徘徊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為烟與霧氛氳對容姿將去留錦卧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

伯輙以牙火籠玉琴軫女郎悵然不忍別且曰
深閨獨處十有六年矣邂逅旅館盡平生之志
蓋冥契非人事也言竟便去敬伯船至虎牢戍
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卧具於敬
伯船獲爲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
女郎名妙容字稚華大婢名春條年二十許小
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彈箜篌及宛轉歌相繼
俱卒（太平御覽引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今所載無此）

同前（王隱晉書）

王敬伯會稽餘姚人為衛佐休暇還鄉過吳維
舟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鼓琴感
劉惠明亡女告敬伯就體如平生敬伯撫琴而
歌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宵淚誰憐
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轉情復哀願為烟與
霧氛氳同共懷（鄒子才山河別記云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成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而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成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適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悵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王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恭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搭之灌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平江記事皇霑吹元張三郎者善笛八月十五夜在樂橋作伊州曲夜靜有老人來曰爾笛圍清未能脫俗為爾蘿正之當蘇記母忘乃指數其孔換易數字曲搖清唆張吏求詞曲老人取笛自火超出壤墟歌曰月阮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聲已哀願爲豈與漢光景共徘細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嶶王軫爲誰銷歌宛轉宛轉結復悲頷為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張問何人作答曰仙妹劉妙容歌也因以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起曰子凡心我豈能教爾邪去數步不見張後以指尋其出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

李留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
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摶著前云父死歸
玄冥何為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
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
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小
差為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荅云姓李名
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
已畢今蹔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
復何處去荅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幽明錄）

聶包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共飲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云花盈盈正鬧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劉敬叔異苑

吳平門鬼謠

句章吳平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歘自還立於古根之上又聞樹巔空中歌曰死桐今吏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生光輝平尋歸如鬼謠 異苑〇生一作有門上一有州字

前趙

猗尼渠餘國

漢主劉聰麟嘉元年十二月其子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後二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已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但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然而蘇謂左右曰机上取囊來左右取得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玉并葬焉 前趙錄

才鬼記卷二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宋

華芙蓉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坊閣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籬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視眼摶擲灑糞穢清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欄令人射中其髀墮地奄沒經日又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進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拉攞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誦呪見諸鬼怖懼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絶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徒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箋紙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登儂孔雀樓遥聞鳳皇鼓下我鄒山頭髣髴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敎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詮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家有婢産於此便斷

郭長生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為禍夜輙出婢鬫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幽明錄

朱道珍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劉廓為荊州户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棊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棊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 渚宮舊事

箜篌少女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閒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

宿房內聞彈箜篌聲竊於窓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閑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詞之女撫絃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忻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直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飲數杯女復歌歌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擁紹祖呼婢撤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別贈以金鏤小合子曰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 志怪録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凶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

名之為鐵杵欲以擣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毒苦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意行其酷暴鐵臼竟以凍餓甚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頻為設奠寬云不須如此餓我令

死豈是一飡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為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爛火盛内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謳謌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道不得長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

打處青黶月餘而死冤便寂然還冤記○冤魂志雪我冤作取鐵杵跪謝類為設祭作跪謝摶頰為設祭奠魂並作鬼酬謝作對謝何故作何敢

陵欣

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揚州作部魁辰當葬作部督夢欣云今為獄公姥祖夕有期莫由自反勞君解謝今得放遣督不信夜後又夢言辭轉切因歌一曲云生時世上人死作獄中鬼不得還墳墓灰沒有餘罪督覺為謝神從此便絕異苑

梁

劉楨 娘嬀差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戇不任事數為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見顧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否總曰獘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二人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為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為小吏公今當不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有記室音旨因出袖中五軸書示總曰此君集也當諦

視之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藻思泉湧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絕綱紀溟瀆多騰湍煌煌魏世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主歡文皇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煒麗鏗鏘振琅玕披

中仰徽和顧已誠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于離宮高躡浮雲端却憶西園時生死嗟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揔曰吾本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後改娶劉荆州女尋生一子荆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

首魁梧于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為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其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沉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揔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于縣宰則脫矣揔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為其國侍中何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娘子嬌

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拋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為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揔不覺涕泗交下因為一章寄嬌羞娘子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揔殷勤叙别乃遺劉楨集五卷并具陳見徐幹王粲之狀仍說前生是劉楨縣宰因見楨卒後詩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遣解以賓禮待

之後不知揔所在集亦尋失矣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揔可不進修哉○玄怪錄一本云天監元年顧揔為縣吏數被鞭箠否一作耶坤明侍中作魏時侍中公今當不知作公當自知猶有作猶見藻思泉湧作文思空涌一章詩題云作詩一章題目曰綱紀作綱緒英祖作世祖毀作閒故忄仰微和作被命仰為和高躡作足躡憶作想樂進作樂氏其父作肥荆州與下有名字其國作開國五卷下云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云云

岑之元夢韋琳所贈

迴樓臨絕岍斜月照江湄夜深更漏永長懷思漢悲梁詞人麗句

王濟女

陳朱崖太守袁洪兒小名誇郎年二十生來性好書樂靜別處一院頗能玄言嘗野見翠翠鳥命羅得之袁甚好玩清夜月明撤燭長吟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翠鳥所在見一雙鬟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爲佳妙然未知我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劇韻又爲二言四言句詩一句開口一句合詠春詩曰花落也蛺蝶

舞人何多疾吁足憂苦如劇韻押法之者有一二百首不能盡記得誇郎甚異之曰汝是誰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致之乎婢子曰其王家二十七郎子從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遊行使爲袁郎子羅得封郎去此不遠但具主人之禮少頃封郎即至誇郎乃命酒具茶器未移時翡翠至曰封郎在門外出見一少年可二十餘言辭溫雅風流爽邁揖讓登席持論子史自晡竟夕賓主相得誇郎曰足下高居當垂見俯封郎曰平仲來日當有疏饌奉邀然非僕本居贅於瑯琊耳再三殷勤而別及明日晨後有小童前拜曰封郎即歸兒送書令從二郎引路啓書讀曰佳辰氣茂思得良會駐足層臺企佇光儀唯足下但東馳耳誇郎即策馬從之可行十里忽見泉石瑩澈異花駢楠賓館宏敞窮極瑰寶門懸青綃幕下宛一尺餘皆獸炭誇郎與封郎相見方顧異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華奴早令汝煎火浣幕何故客至猶未畢但

令去火而幕色猶鮮坐未幾又有四人出宅皆風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六郎子其名曰準曰推曰惟曰淮誇郎相見坐訖即有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棒方丈盤至珍羞萬品中有珍異無不殫盡王淮曰有少家樂請此奉娛即有女娃十餘人並出別有胡優咬指翹足一時拜員外資次即爲紛合淮指二妓曰石崇妾仙娥娘也名稱亞於綠珠於是絲竹並作鏗鏘清亮日晩王氏昆弟醉寢封生謂誇

郎曰此亦足為富貴然大人為太守當不以此盛誇郎曰不以鄙賤百陪行來不審何以致之封生曰君誠能結同心僕便請為行人拙室有姨美淑善音請袁君思之誇郎曰但恐龍門下難為魚耳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長即出曰允矣明日吉便為迎日誇郎大悦許之明日王氏昆弟方陳設於堂下茵褥帷帳赫然眩目及誇郎入簾下有女郎曰袁郎行動趨蹌猶似把書入學時又老青衣過誇郎拜謝訖目之即又笑曰

禽霏無乳久矣袁郎何用目之將暮儐采皆至有青衣持箋請催粧詩誇郎下筆賦詩曰好花本自有春暉不偶紅粧亂玉姿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將多少借光儀其餘吉禮無不畢備篇詠其多而不悉記得唯憶得咏花扇詩曰團扇畫方新金花照錦茵那言燈下見更值月中人誇郎妻殊麗絕國舉止閑雅小名曰從從正名携第二十七儀質亦得類姊姊辯捷善戲謔贈袁郎詩曰人家女美太須愁往往醜郎門外求昨日金剛脚下見今朝何得此間遊及後班坐桐陰封平仲鼓琴顧謂誇郎曰姨夫豈無一言相贈誇郎即賦詩曰寶匣開玉琴高梧退煩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舉何必蒼梧東激琴悽怨湘誇郎日恣飲嘆遂無歸思忽覺妻皆慘然又飾行裝誇郎問封生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久為陰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賢尊在此不能俱往則當從此有終天之別其妻嗚咽涕流曰君本自殊途不期與會致今日

之别亦封郎二兄之遇遂聞外人呼聲走出廻顧已蒼然不復見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至數月猶惝怳往往奔至前所别無所見復涕泣而退終歲乃如故幽怪錄即玄怪錄

陳後主

隋煬帝泛舟遊北海與宮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聞水上有一小舟衹容兩人帝謂為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

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當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游維揚因作詩来奏乃探懐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峄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

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為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没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海山記

煬帝昏湎滋深往往為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主戴單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姿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㕙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駒擁萬甲直来衝入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

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目後主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来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窓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窓云午醉醒来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傷小窓明寄碧玉云離别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

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悦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以我為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悦然不見南部烟花錄○西谿叢語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乃唐人方域詩錄本已亡流俗偽作名隋遺錄○一

後魏

王由

後魏盧元明字幼章為中書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東緱山時元明夢友人王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覺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也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焉夢記○北史

才鬼記卷二

才鬼記卷三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唐一

慕容垂

唐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冢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答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靈怪集○趙奢及柴侍郎詩與此大同

巴峽人

調露年中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忽聞有人朗詠詩曰秋還填黃葉寒摧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數十遍初聞以為舟行者未之寢也曉訪之而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紀聞○繙紳脞說云建隆初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於江涘忽有人諷詠曰秋還填黃葉寒摧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音苦切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百遍初疑舟行秀士也及曉訪之其所泊岸殊無舟舸但空山遂林谿谷絕幽爾浴岍尋訪數處有二腳迹長二尺許○建隆為宋太祖

夷陵館女郎

文明中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下憩忽有四女郎自西軒至儀質温麗緩歌閒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行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耳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絶國於是紫綏鋪花茵于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

犀角酒樽象牙杓緑罽花觶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為明府一女郎為録事明府女郎舉觴酹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果山六姨姨與三姨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糺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諸餘國太子溢奴便作諸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令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為録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深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盃曰誠知被罰直緣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黄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綏下坐使說令紫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鸞老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

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喫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娱不終緑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户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宫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玉顏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

曰婆提王屈娘子便請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翫月至此既蒙王呼喚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連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諦視之拾得翠釵數隻將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玄怪

錄○王直方詩話云明月清風良宵會同云云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為耶郭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説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下想一作不寢遊行作遊樂将作澆太山府紅成作太山府君紅判官諸余作朱餘深嘆作請嘆傷作事

夢中作夢長又作濃
屈作命連咳作嚏咳

呼延冀妻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躶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烟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即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于一室内設食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殺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既憫我如是我即以心素託丈人我妻本出宫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薄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

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為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既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遽以禮娶妾妾既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閤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屣留于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

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其知之冀覽畢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瀟湘記

幽州衙將妻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妬狠戾虐遇五子日鞭

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本事詩

河湄人

開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見岸邊枯骨因投食而與之俄聞空中媿謝之聲及詩曰我本邯鄲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

崔常侍聯句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館脫絳裳覆錦衣燈下寢忽見一童子捧一樽酒衝扉而入續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謂云崔常侍來何遲俄復有一人續至悽悽然有離別之意蓋崔常侍也及至舉酒賦詩聯句末即崔常侍之詞也中官將起

四人相顧哀嘯而去如風雨之聲及視其戶扃閉如舊但見酒樽及詩在中官異之旦館吏云里人有會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聯句歌曰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並靈怪集

○升菴詞話以此聯句作女郎王麗真詞名字雙誤麗真遇曾季衡自有詩花草粹編亦誤

輔國將軍

沛國劉洪性剛直父為折衝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陽召為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玉楚玉

悦之楚玉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
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為之楚玉以凶難之
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
楚玉遂以為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
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舉
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詢
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笞
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寬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
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

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舊佛殿也以其淨
所故守之吾因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
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為平之吾乃去
為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
須吏匠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為人彊
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汝以職今當辟汝
即大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
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方王右
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鳥在虛飛玄駒

遂野依名今編戶籍舉過葉生稀其二章曰箇
樹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缺
迷詩成而去匠人乃屯屬役數日疾甚并至范
陽其父謁名醫薛亦會疾洪言語如常而
密冷氣侵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　皆
黑遂以載棺名今編戶籍蓋洪名生希者言洪
死像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故條枝朽也三花
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已所謂三花
也五人哭之所謂五面啼也洪死後二十日故

吏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騎神色甚壯告吏曰
吾已為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騎從向
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
洪齒嘗與洪言曰吾聞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
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
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吏得前又引其
巾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汝存日嘗有言
須來在軍久絕書問今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
也母言未畢洪即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從多

至母問曰汝何緣來洪言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昇輿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故吏時亦母殂之日也 記聞

唐晅妻

唐晅者晋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

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渭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来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即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媿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嘆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

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荅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荅拜晅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擾至於相思嘗

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蹔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況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晅甚悲怍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荅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荅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

又問佛與道孰是非荅曰同源異派耳别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為累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荅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備之既至索别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嫗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晅曰此是紫菊嬭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别席飯之其餘侍者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

晅從京迴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釵鏤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荅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簾帷申繾綣宛如平生晅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荅曰在舅姑之左右晅曰娘子

神靈如此何不還返荅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録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没地下亦有再適乎荅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

得免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荅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為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為家晅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

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此香何方得荅云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手曰何時再一見荅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帕子與晅為念晅荅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黄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唐晅手記通幽記作渭南廣記作衛南寢室一作幽室夜泉作一時華堂作華室墓間一作於墓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舲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之既而還汴紿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

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几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駉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貍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於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旨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憂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

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飾前拜凝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敘曰某是竇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東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凝而凝枉殺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柰何忍害其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上帝降鑒許妾復讎今來取凝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

贖罪可乎鬼厲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為屈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凝而齧咬搯挨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應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輙至則啗嚼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慱二女不堪其苦于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邪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柰何掩義隱賊且凝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命照臨許妾讎凝金剛豈私殺負寃者耶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為人作媒得無怍乎僧慙而去後崔氏李氏娉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於東京出家眾共知之 通幽記

武林介冑者

開元末裴武公軍夕宿武林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峋叢嵐映日午如矄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夂吁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定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見詩大不忻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制也出師太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龍城錄

浚儀鬼婢

浚儀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壻裴郎飲酒醉入冢卧棺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為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説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栢為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間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柰何欲殺苦爭得免既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

喚裴郎其懼不敢起又聞群婢連臂踏歌詞曰栢堂新成樂未央廻來廻去繞裴郎有一婢名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令裴郎歌舞飢請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 廣異記

朱秀才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黄衫小兒齎書直至閤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甞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為善鄰思奉顔色末有二詩具陳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栢幾成薪分絶車馬好甘隨狐兎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鄰烈烈盛名徳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儻無隔向與析龍津其紙墨皆

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為答書慇懃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為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絶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

鬱積何樂如之吏荅曰僕以暗劣不意㝠靈所
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
啾果飲酒問其梁陳閒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
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
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
鏤枕皆帝所祕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
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雙
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
深忌諱之為湘東鎮荊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

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酖殺
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
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
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
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
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
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
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剎柱木未至津
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

居丁貴嬪喪涕泣不絕卧痛漬爛面盡生瘡侯
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粥宮中
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
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為長枷悉納其頭命軍
士以三棱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
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
武微時家甚貧為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
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甚困即阼後
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

數相往來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吏家
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吏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
君為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㝠
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
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吏遂欣然不加藥療數
日而卒廣異記

韋璜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璜容色妍麗性多
黠慧恒與其嫂妹若雲若月先死幽㝠之事期

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間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来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鑊湯劒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為女作粧令得臙脂及粉来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臙脂及赤與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

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錢大如盞復謂府君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己雖染親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己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令不得己蹔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云一家唯仰此婢柰何奪之章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呼之夫磬聲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磬少選復空中語云我朝染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臾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

言詩與姊嫂夫數首其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淒淒白楊風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題云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夭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卻為家其一早知離別切人心悔作從来恩愛深黄泉冥寞雖長逝白日重幃還重尋贈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詩曰赤心用盡為相知慮後防前秖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為見其親說云爾 廣異記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大曆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相見依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絶歡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為誦呈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 廣異記

元載獻詩人

大曆九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載讀載云候至中書當為看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一首誦畢不見方知非人耳詩曰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裡飛花亂如絮海燕銜泥欲下來屋裡無人却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玄怪錄○通幽錄云元載為相時正晝有書生詣焉既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士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下來空屋無人且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既出門而沒

虎丘寺鬼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詩曰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壠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之隔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辯賢良嗚呼痛哉嗟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嵳峩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感天地聲悲惋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

一絶詩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唐宋遺史○改集唐詩紀事作正業

蘇州武丘寺山嶔崟石林玲瓏樓雉疊起綠雲窈窕入者忘歸大曆初寺僧見二白衣上樓竟不下尋之無所見明日峻高上見題三首信鬼語也其詞曰幽明雖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其二示幽獨君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

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 其三荅處幽子
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
圍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
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
枯骨至樂復虛言墓林古塚纍纍其文今尚存
焉 通幽記

錢起驛舍人吟

錢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於客舍
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峰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
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
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謡十字為落句暐
深嘉之稱為絶唱是歲登第 舊唐書

同前 唐詩紀事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峰青起怪之十年後就試座主李暐試湘
靈鼓瑟詩落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乃
中魁選詩全篇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
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悽金石清音發杳
冥蒼梧来暮怨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
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竇裕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
都至洋州無疾卒嘗與淮陰令吴興沈生善別
有年矣聲塵兩絶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
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
将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

丈夫自門步來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
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
塵襟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竇裕特起與語未
及遂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為鬼
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其路前有識者
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
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
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 宣室志

才鬼記卷三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唐二

陸憑

吳郡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篤信謙讓家於湖州長城性悅山水一聞奇麗千里而往任其縱逸未嘗寧居貞元乙丑歲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顏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為知我者願託家

事萇悲之又敘舊歡寘語久之因述文章話虛無之事乃謂萇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船至萇撫孤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揚丹為之誌具旌神感銘曰篤生府君美秀而文沒而不起寄音浮雲 通幽記

韓弇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皆信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弇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弇曰今從禿髮大使塡渾河憔悴困辱不可言聞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讐無人可為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曰吾久飢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為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績許之及寤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

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河東記

王氏子婦 李章武傳

李章武字飛 缺 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淂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為潔飾而美貌閑容即之溫然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

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韋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别韋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别後尋交頸應傷未别時子婦荅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捻指環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韋武有僕楊果子婦齎錢一千以奬

其敬事之勤既别積八九年韋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韋元宗寓居下邽縣韋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廻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閴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韋武以為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别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

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韋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

相託祗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嘆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韋武乃求鄰婦為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illegible]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韋武因訪所從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深將見會恐生怪怖故

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来者正為此也
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
言畢執箒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復見乃
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牀
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四章武心知有變因
命移燭背墻置室東西隅旋聞室北角悉窣有
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狀貌
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
音調輕清耳章武下牀迎擁携手款若平生之

歡自云在冥録以来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
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
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
即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
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
仰望天漢遂嗚咽悲然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
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
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
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

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
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
一寶皆為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
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
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
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
豈謂有佳期寧辭重〻别所嘆去何之因相持
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别便終
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

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
曲敍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
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
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
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
邽郡官與張元宗携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
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
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
郡官别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嘆賞

音調淒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别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来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濶劒别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

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来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李景亮為作傳○美貌閑容廣記作容貌閑鴛鴦綺一作贈君外夾綺捻指環作念子還相思傑一作僕相善一作善交

楊縣主獨孤穆傳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下導者引之而起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終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咲曰媿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荅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踈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備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

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𡨴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

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
矣君亦何從面識初穆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
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
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
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忠臣縣主
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
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
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
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

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
有欲相逼者妾因辱罵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
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
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
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搆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
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
鎗倚檐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黄
屋家邦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貞哀哀
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

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
煙青君子秉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
室以為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為班婕妤所不及
也因問其平生製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
集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
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
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
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

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
戈連九州出門皆凶竪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
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温室
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
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
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
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深寂寞泉臺千萬秋感兹

一顧重顧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中爲契綢繆
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數
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
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
相對乎某請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
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来護兒歌人亦當時遇
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
樂縱飲甚懽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
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黄泉重見春

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
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
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
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
縣主微哭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
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為騎鳳人
縣主亦以歌荅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
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日蕭皇后欲
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
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為嘉耦穆
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
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
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為
皇后所愛常在宮内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
且成禮其當奉候於東閣伺曉拜賀於是羣婢
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内但覺其氣奄然
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為塵灰
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来氏飲讌

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
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
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為惡王墓所擾欲
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為凶鬼所辱本
願相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
妾之故必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
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
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陽北
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

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巾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既永以為好須臾天將明縣

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穆皆與辭訣既出門廻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像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果遇王善交於市遂獲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嘆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

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倡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

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車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異聞錄〇終接周旋一作周旋終接備具作畢具隋室忠臣作隋室將軍持作將啼泣作啼淚纍日作纍者像作跡後作復安善作安喜

趙佐　崔煒傳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于佛廟集

百戲於開元寺煒因閑翫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為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于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

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款煒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為饗嘗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牕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牕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牕櫺携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刀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為槁葉所藉幸而不傷

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而不為害因飲其餘遂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為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然艾啓蛇而灸是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以妨礙及去頗以為適遂吐徑寸珠

酬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户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

之四壁皆鐫為房室當中有錦繡數間垂金泥紫帷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芬芳蓊鬱傍有小池砌以金璧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鞀鼓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四壁户擱皆啓有小青衣出而咲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

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邪煒乃捨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弾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為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被虜没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忽遽

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来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箒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徳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横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

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

非親族何遽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有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又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

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平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户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

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偶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

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于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在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栢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基千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覩越王繼和詩蹤迹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

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屆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澹雅四女與崔生會飲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于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為嬪御王薨因以為殉乃今不知是幾時也看京鄜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者何人也曰其二東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為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方歎駭昔日乞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挈室同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傳奇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皐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来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出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煩問入

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即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至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

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爓傍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

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

穀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

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

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

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絫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

廟余却廻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論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大牢氏（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大牢 涼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録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

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大牢周秦行紀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

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凉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大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大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大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大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大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黜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大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

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
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常璀所撰而嫁其名於
牛相思黯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
寘之族滅且曰大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
又曰大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
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以持論堅癖遂與
正士為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公斯
言毋乃溺於朋黨之偏乎故予嘗謂士君子

於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
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
而為黨如牛李者嗟乎其始一話言之忤而
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
而不已亦可悶哉吾於斯傳也重有感焉於
是乎書予遠志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辭滿後客居南昌素無詩思後
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筆抄詩言
孤墳臨清江每睹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
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
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敦疇
昔勿以棄疵賤詩意如其亡妻以贈朋也後十
餘日朋卒（玄怪錄）

鄭瓊羅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
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嘆聲止息即
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

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
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揚子尋姨夜
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
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
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於揚子令石義竟不為理
復見寃氣於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
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
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温谷
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

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宂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妄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酉陽雜俎

才鬼記卷四

才鬼記卷五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唐三

沈約子青箱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邪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讙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名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

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覧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録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

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鄆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宣室志

張雲容 蕭鳳臺 劉蘭翹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義氣自喜常慕

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因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海康勑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鍬鍤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齋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荊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而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准去疾兼能去食又約

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妹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閣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

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眞所謂合巹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荅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

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眞玉踈而有風使

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葴吾穴

之側與之交游非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臙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鸎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嘆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鑒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墻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

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閾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綃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囬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盟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傳奇薛昭傳道藏有雲阜山申仙翁傳云仙翁名泰芝字廣祥邵陵人開元末明皇召至長安天寶初仙翁已知祿山之變乃上表辭帝允歸故里為國授法籙之帝亦從請乃勅宮中陳氏製法衣一襲以贈行色時陳氏係掌侍茶湯之職供寺仙翁甚久未嘗憚勞仙翁謂陳氏曰日久育勞心勤無以為謝有藥一丸名絳雪丹贈汝俟命終之日方服此丹至時可告于帝賭若氣絕之後以身入棺但蓋半掩塚門勿塞可高大其墓墳令汝魂魄出入自若不受輪廻厄難百年之時汝身不

壞遇生人之炁令汝死而復生即還人道得為地仙矣陳氏受丹稱謝仙翁曰妾若他日命終得免輪迴之苦敢忘所自耳其後陳氏病危之時以前事告帝皆從所請安葬陳氏棺柩出禁城三里之外題其墓曰蘭昌宮後遇薛昭事與此傳同然云宮女陳氏不為張雲容也仙傳拾遺田申之先生傳作趙雲容互異

徐侃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叙闊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

朕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飄蕩大丈夫之氣槩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下和血不逢

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叙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長安告鳳鳳垂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瀟湘雜錄

田四郎

元和十三年江陵編戶成叔弁有女曰興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詣門云有田家郎君願結姻援見在門叔弁名其妻共窺之人質頗不惬即辭曰興娘年小未辦資裝門外聞之即趨入曰擬田郎叅丈人丈母叔弁不顧遽與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爾女不得耶即笑一聲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見有一女其今商量確然不可二郎以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議況小郎娘子魂識已隨足下慕足下深矣黎氏何知不用苦怪言訖而興娘大叫于房中曰嫁與田四郎

去叔弁既覺非人即下階辭曰貧家養女不喜觀矚四郎意旨敢不從命但且坐與媒氏商量無太匆匆也四人相顧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脯備茶餅就堂垂簾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滿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總是詞人請聯句一篇然後定衆皆大笑樂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議他聯句事媒氏固請田郎良久乃吟曰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靜月離離田請叔弁繼之叔弁素不知書固辭往復再四食頃復聞

堂上有人語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從(田)首何不從他九族畀言訖媟與三人絕倒大笑曰向道魔語今欲何如四人一時趨出不復更來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後亦遂醒矣河東記

襄陽選人

于頔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杯日暮舉人指岐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

水涓涓芹努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劉歸襄陽州因尋訪舉人惟有殯宮存焉酉陽雜俎○努一作吐荒一作深○侯鯖錄云東坡言鬼詩有佳者誦此詩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来如梭之織

巴陵館鬼詩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隅之又有一廳常扃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二更後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惟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荊郎阿荊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髆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荅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縷之不絕復吟詩吟聲切

切如含酸和淚之詞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無人方敘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因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階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閣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

今日為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来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知其来由耳 博異志（一作司廣記作郡守廳西有家口語言嘯詠之聲殆不多辨作籬西有婦人言語笑詠之聲不甚辨縷一作緒頗作可固請作因令書作言）

孟氏園少年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寶以為商其妻孟氏者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孟氏獨遊於家園四望而 才鬼記 大卷五 十二 三百卅首

乃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秖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踰垣而入笑謂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檢唯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之聲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尚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而我亦或可以彊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繫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萬貞者去家已數載矣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方豈惟姹嘆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蓋道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覩麗容固死命猶拚且責言何害孟氏即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浔詩乃報之曰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已舍 才鬼記 大卷五 十二 三百七十六志

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其何怪也 瀟湘録

踏歌鬼

長慶中有人於河中舜成[illegible]鸛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丈許青衫白袴連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兩箇獼猴門底来東家阿嫂決一百言畢而沒 宣室志

王麗真

太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沓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閒頻注名香頗跡凡俗閒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東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

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埀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愼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怛然驚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其當與二三輩潛窺焉

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慚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繻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

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縷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者

言其葬處耳傳奇□開遊闕處廣記作步遊闕處

沙中女子

進士趙合貌温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覩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

遭黨羌所虜至此撾殺刼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所悲掩于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儻能為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埋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為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重連弩洒雨飛梯排雲穿壁決濠晝夜

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中其樓立碎羌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愼勿折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于城下許人鈎上又天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言以夜攻城耳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斗羊行脅其城兵士

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未日氷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賛普所賜立之于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汾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

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幼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使余不得伏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韋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巋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殭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合遇昔日之女子來謝而言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

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能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傳奇○女子一作女人丈夫作大人咨 祈作踏○祈曾守作分守十數作數十人建 作造老幼作長幼 賞罰無章作時相

九華山白衣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犛狼擁其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唯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于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吳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宣室志○韋齊休傳 內小鬼贈詩與此 同數字小異耳

無名小鬼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為王播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潤州之官舍三更後將小斂忽於西壁下大聲曰傳語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仆地不蘇齊休于衾下厲聲曰娘子今為鬼妻聞鬼語忽驚悸耶妻即起曰非為畏悸但不合與君遽隔幽明孤惶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忽通言語不覺惛絕誠俟明教豈敢有違齊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其與娘子情義至深他生亦

未相捨今其屍骸且在足寬襟抱家事大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為兒女悲泣使其幽冥間更憂妻挈夜來諸事並自勞心總無失脫可助僕喜妻曰何也齊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買口錢蒼遑之際不免專心部署今則一文不欠亦足為慰良久語絕即各營喪事纔曙復聞呼適到張清家近造得三間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其夕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買塋三畝地可速支閞布置一一分明張清悉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有私竊無不發擿隨事捶撻及至京便之塋所張清準擬皆畢十數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報堂前蕭三郎来相看可隨事具食欵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語歷歷可聽蕭三郎者即職方郎中蕭徹是日卒於興化里其夕遂来俄聞蕭呼嘆曰死生之理僕不敢恨但可異者僕數日前因至少陵別墅偶題一首詩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詩因吟曰新構茅

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何事頻行此路中齊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詩蓋是自讖僕生前忝有科名粗亦為人所知死未數日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殊為蓍鈍然雖細思之已是落他蕪境乃詠曰澗水濺濺流不絕芳草緜緜野花發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蕭亦歎羨之曰韋四公死已多時猶不甘此事僕乃適来人也遽為遊旋之[illegible]何以堪處即闌相別而去又數日亭午間呼曰裴二

十一郎來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又數日亭午間果來至啓夏門外瘁然神衛又素聞其事遂不敢行弔而回裴即長安縣令名觀齊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動即罪責不堪其懼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河東記）

我鬼詩

進士段何僦居客戶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顧

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壁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閤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為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於採節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姹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鈿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河東記○鈿一作田）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為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筯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傷顧志忠徹炙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

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隳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篲撲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惟顧其閤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候吾回駕而後啓之爾若潛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户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為萬金子而與惡物争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啓其户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 集異記

才鬼記卷五

才鬼記卷六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唐四

謝希逸江文通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右撥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廻部落駔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脛梟膺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悦乃停杯命燭閱馬數疋於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實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歆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

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
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
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
斷絃聲乃名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
往復之說奈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
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来鮑聲以寺當星使交
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
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
此即向来指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

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足
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
流天可得光前絶後矣對曰殊不見賞風霽地
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
来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
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
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
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
對為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

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遺黜
退矣不亦異哉顧謂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
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
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
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遺漏者乃
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稱之當
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
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

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
此尚有栖栖于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
求聘之禮缺矣貢舉之道隳矣賢不肖同途焉
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髫窮經至於白
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沒齒焉雖每
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
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韻清濁謂不協
律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
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

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隳張古之大體況予乃親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咏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為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為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為韻命左右析庭前芭蕉一片啓書纍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暖深閨

求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效當軒遲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鬒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為貴哉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為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矣纂異記○長鬚者為江文通紫衣者為謝希逸廣記有誤右一作左靈武一作靈鹽眼作踝勸作獻不深作不遠美人作佳人

王步兵　蕭中郎　諸葛長史

有梁環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

舍于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環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

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咲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名蕙娘来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名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来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

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即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遥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環因怒叱之長史亦奮決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無見矣環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来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絶也宣室志

甘棠靈會録此傷王涯賈餗諸公甘露之變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緑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

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咲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名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隘路歧生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

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
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
及瞻視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
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壘淵尋賞憩馬
甘泉館亭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
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
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為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
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淒慘
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

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廏馬連嘶換
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何處哭田橫座中
聞之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
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
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
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
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
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
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

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
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
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
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
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
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洿宮短小器宇落落者
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
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
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為人爵誤誰能高

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
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
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
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
少髭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
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
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
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
聲動巖谷逡巡鬼車怪鴞相率啾唧哀猿老狸

次第鳴叫頃之騾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烟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戲草于澗側褰童美寢于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皆紙錢也廣異記○徒從一作行從姓氏作姓名此泉作北泉媪作媪又作魘駐而作駐步輩作篇門作書影作彩曉作晚鬟鬟作鬟鬟吟諷作諷詠鬼車怪鴞作怪鳥鴟梟哀猿作大狐

峽中白衣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本事詩

張貴妃　孔貴嬪　趙幼芳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住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説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詰諳即正色斂袵不對及抵白沙各遷舟杭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其陋拙不足奉歡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為君類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其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

其言中元日決遊瓦棺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鑒闍黎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逐美人叙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為惜高閣痛兹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其家在清溪頗多松

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其前往可與幼芳後
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
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
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鄰使邀之曰今日
偶有嘉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憒少頃而至
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不審夫人
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其即是陳朝張貴妃
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眷顧寵幸之
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

仁何甚昔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
究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
琴樽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
使天下男冤女曠婦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
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為我報讎耳孔貴嬪曰莫
出此言在坐有人不肯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濬
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
者後為貴妃侍兒亡國之後為隋宮侍姬煬帝
幸江都為侍湯膳者宇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
蔽帝遂為所殺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殉葬後
改葬於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
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
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
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減悲風綵牋
曾擘欺江摠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
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
月應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
繁華濃豔昔如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

作逝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
綺窗斜慙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
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
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豔其衣
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
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耳頃之
聞鷄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而去濬與貴妃就
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
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更卜一

會然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桂丘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奠之（顏濬傳）

商山書生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驛去驛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無僧居價與僕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價獨訖

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後出揖價共坐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待之此人獨吟不已又云夫人為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輙賦三兩篇以述懷也遂朗吟云家住驛北路萬里無四鄰往来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曰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曰白草寒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間鄰人云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後南岡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為文弔之而去（會昌解頤錄）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閒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来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

庭筠大驚馳出户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𦦨自是井障流鸝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䨰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䨺字此段二家皆傳其本予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南楚新聞）

邵謁

邵謁韶州翁源縣人少傳聞為縣廳吏客至令怒不搘床遂去遂截髻著縣門發憤讀書書堂距縣十餘里隱起水心謁平居如里中兒未冠著被髮苦吟縣是工古調尋抵京師隷國子時温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牓前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已而釋褐後赴官不知所終他日縣民祠神者持幘自舞鈴忽自稱邵先輩降即曰邵先輩異時號工歌詠者能強為我賦詩乎以為巫偶妄言意欲苦之耳巫略不經思即成二十八

字詞韻凄苦雖老筆不逮鄉老中曉聲韻者至為感泣咨嗟噫昔鍾儀操土風激生前之戀今邵子託巫語啓沒後之思異時同欵有足悲者今録其詞附之卷末安定胡賓王序

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别故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遥見舊書堂

鄭適秀才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時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閑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内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黄真即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並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

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黄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脩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黄齒長又將若何黄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迺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見高論我實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黄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

服子即鬼也珽廼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衆之曰我玉精也黄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精也儒服子即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語耶鄭適乃命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為陰風嘯月人今是陰風嘯月身塚壞路邊陰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珽覽詩愴然歎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

猶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怒而出適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門外廻顧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劒擊之金玉精皆中劒而踣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廻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盃在路傍珽拾得之長安貨之了無別異焉瀟湘録

雲芳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内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怏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瘵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

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北夢瑣言○按御溝紅葉題詩事有四而此詩與雲谿友議盧渥所得詩全同

趙喬

高駢築羅城多發掘古冢取甎甃城有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者嘗掘一冢夜有鬼嘯於冢上因獻一書辭旨哀切其書曰冥司趙喬謹以幽昧致書于守禦指揮端公閤下竊以趙氏之兒摶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在前文如喬也

一介遊魂九泉囹圄德不勝饗禱不勝人無廟
貌於世間遂湮沉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
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服衆
唯知以禮依人頃至本朝叨為上相不無濫德
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毁畚墳闕
况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
逅起誅夷之釁淂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
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
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

五言四句詩一章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
白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
何用苦相侵郡閣雅談○翰一作染希一作乞迴一作廻
西川宰相高駢版築羅城日有守纓指揮使姜
知古分淂西南劉波塊即趙畚相公墳也知古
號令候曉開之是夜有人黃衣束帶瘦骨長身
卓立于知古前曰趙相公使上書知古驚覽書
末有詩一首頃之鬼不見詩云我昔勝君昔君
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詩話總龜閔文振涉異志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紫侍郎之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緋袍冠帶士題楝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

薛濤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
形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
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聲長燈耿耿東墻西墻
時見影月明窓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唐詩紀事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
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
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游愛之過於同氣凡遠
近名山勝境吟賞殆遍嘗曰吾平生嬾事聲利
但長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洙
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柰何使去且官清鐺
冷路費艱難公宜再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
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
藉俸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

姓張氏次歳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羣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謂百禄曰令嗣晩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禄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偏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了鬟入報曰前遺金郎来矣請入内廳美人出相見笑

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矣何謝為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閥為誰與弊東何親美人曰此為平娃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夜且宿寒舍若盛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為一款曲惶愧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坐中勸酬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倜儻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翫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去舊俎別出佳殺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瓈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一首何如洙曰謹如教美人倡曰

韶豔應難挽　芳華信易凋薛　綴堦紅尚媚洙　委地白仍嬌薛　墜逺如辭樹洙　飛遲似戀條薛　蘚鋪新蹙繡洙　草疊巧裁綃薛　麗質愁先殞洙　香魂痛莫招薛　燕銜歸故壘洙　蝶逐過危橋薛　粘帙將晞露洙　銜簾乍起飈薛　渇晴猶有態洙　經雨倍無聊薛　蜂趂低蕪絮洙　魚吞細雜藻薛

輕盈珠履踐 洙 零亂翠鈿飄 薛 鳥過生愁觸 洙
兒嬉㝡怕揺 薛 褪英浮雨淵 洙 殘蕋漾風潮 薛
積逕教童掃 洙 沿流倩水漂 薛 媚人沾錦瑟 洙
淪茗入詩瓢 薛 玉貌樓前墜 洙 氷容夢裏消 薛
芳園曾藉坐 洙 長路或追鑣 薛 羅扇㛗盛瓣 洙
筠籬僕護苗 薛 折來隨手盡 洙 帶處近鬟焦 薛
泥涴猶悽慘 洙 飯空更寂寥 薛 葉濃陰自厚 洙
帶密子偏饒 薛 豈必分茵溷 洙 寧思上研硝 薛
香餘何吝竊 洙 珮解不須邀 薛 冶態宜宮額 洙

癡情妬舞腰 薛 粧臺休浪拂 洙 留伴可憐宵 薛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一鼓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来勿效薄倖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無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哭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朶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揺風霞明半
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簟氷人冷齒沁清泉夏井寒香篆裊
風青縷縷紙窻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

夢驚空館獨鴈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鮮紅炭
火圍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與洙聽洙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政所謂木桃瓊瑤敢望報乎洙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黃添曉
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氷翠嚼寒斜石近

堦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
殘日絢紅霜葉赤薄烟籠樹晚林蒼鸞書寄
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
風捲雪篷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濃香酒
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咲曰絕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殆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

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恥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為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記異錄云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李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蕭瑟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洒罷就枕洙餽以八珠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嘗在耳邊也又踰時洙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作懊惱曲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耶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

達人今達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
黑鉛鑄刼難為鋒碧芠製衣寧御風歙漆阿膠忽絲鮮清塵濁水何由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花房花亦悅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便長別東隣美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雨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深深永巷閑風月錦帳蘭缸淚成血血點年深久尚紅至今洒在同心結

洙愛其才色眷戀逾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篇庶見吾二人勍敵也乃以睡鴨爐焚香紅蚪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鬬鷄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膾炙人口今玆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 薛 池星似撒棋 洙 天空河影瀉 薛
節換斗杓移 洙 梨棗低垂樹 薛 藤蘿密蓦籬 洙
草絲螢火亂 薛 榦偃鳥巢欹 洙 恠石形疑魅 薛
芳花色勝姬 洙 鬆盆涼浸水 薛 紈扇靜揺颸 洙
雙陸妝骰局 薛 琵琶上練絲 洙 砌蛩音遠近 薛
簷馬響參差 洙 銀作彈箏甲 薛 羼為冒鼓皮 洙
秋筠斜織簟 薛 暑帳巧裁絺 洙 宿燕棲還起 薛
驚禽下復疑 洙 地幽塵閙鄰 薛 城遠漏迢遞 洙
窈窕來紅拂 薛 雍容識紫芝 洙 緣深天作合 薛
誓重鬼難欺 洙 幸已逢良夕 薛 嬉哉遇少時 洙

慇懃酬契闊 薛 傾倒極淋漓 洙 蓮實瑤琴軫 薛
荷筒碧酒巵 洙 鱠呼能婢斫 薛 瓶喚小鬟持 洙
殼破開螃蠏 薛 唇腥啖蛤蜊 洙 菱須纖手剝 薛
肉拔利刀披 洙 令急觥行速 薛 謳清曲度遲 洙
勸酬兼爾汝 薛 講論雜乎而 洙 冷脆嘗瓜果 薛
鹹酸啜醢醯 洙 豔杯浮琥珀 薛 異器捧玻瓈 洙
熊掌停犀筯 薛 酥湯進蜜脾 洙 渴來便茗好 薛
酣後快氷宜 洙 妙句聯將就 薛 狂心坐已馳 洙
歌筵渾可罷 薛 卧具早敷施 洙 不用尋桃葉 薛
那須聽竹枝 洙 媚人鶯語滑 薛 惱醉蝶情癡 洙
咳處珠凝唾 薛 顰時黛蹙眉 洙 釵斜金溜髻 薛
劍冷粟生肌 洙 小小真能謔 薛 盼盼最解詩 洙
風流雲雨夢 薛 宛轉豔陽詞 洙 步緩腰肢裊 薛
鬟低耳語私 洙 夜香防竊聽 薛 午浴避潛窺 洙
繡履含羞脫 薛 銀燈帶笑吹 洙 素羅床畔解 蘇
粉汗枕前滋 洙 暖玉綃籠笋 薛 春葱指露錐 洙
雲偏鬆綠髮 薛 浪颭動青幃 洙 狎態堪歸畫 薛
嬌顏可療飢 洙 襪塵新舞浣 薛 鬢膩宿油脂 洙

筍鶴高文譽薛崔鶯絕世姿洙未誇連蔕好薛只羨並頭奇洙何處堪題葉薛誰家謾結縭洙漆膠當自固薛袵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栢共襟期洙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泰山如作礪薛此志莫教虧洙

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

輟輟一季爾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洙果告歸張潛使人覘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蹤迹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吾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来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兼諸房姊妹亦無事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抵暮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冥數盡於此也與洙痛飲且敘歡情戒曉美人語洙曰從

此永訣後會難期無以將意出灑墨玉筆管一枝為貺曰此唐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洙同窮之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迴非前景屋宇俱無

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種桃百株為春時游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為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為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況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當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待箋與鎮紙皆駢

賜也兼所蔵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黙微寂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即錦江膩滑峨眉秀幼出文君與薛濤是也其為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庸深究百祿甚以為然然恐其終為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蔵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剪燈餘話

才鬼記卷六

才鬼記卷第七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唐五

西施

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蘿山問西施之遺迹留詩於石上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迴顧見一女子素衣瓊珮謂軒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軒知其異又貽

詩云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烟岩花自開落猶鳥舊清音風月閑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軒詩曰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自仙葩入吳國從玆越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羣峰

外鷗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既夜乃散異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軒之事遊苧蘿留詩於泉石閒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卻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翰府名談

同前 雲谿友議○友議在名談前以前敍詳贍因從之

王軒少爲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山際題西施石云嶺上千峯秀

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而見一女郎振瓊璫扶石笋低佪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既爲鴛鸞之會仍爲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於浣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其石寂爾無人乃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澤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王紹隔牕人題詩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紹借之於窓上題詩曰何人窓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 閑奇錄○元和朝有王紹爲兵部尚書恐非此也

蘇檢妻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牋剪數寸

而爲詩曰楚水平如鏡周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于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笞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于席下得其詩視篋中紅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瘞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于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

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聞奇録○古今詩話金陵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曰公登第則家破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爾應詔洛中果中甲科由是任放携一女奴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輻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登縣樓痛飲而寢夢妻樊氏以詩一首示生云楚水平如鏡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思歸生夢中魂謝答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既寤感其事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痛暴卒生匆匆藁葬於新墳之側泊至家庭戶閴然妻亡已數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登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爾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正符詩意鍾歎曰老僧之說信

哉終身不仕隱於鍾山著書養氣年八十而終○鍾輻寄妓青箱卜算子慢云桃花院落烟重露寒寂寞禁烟晴晝風拂朱簾還記去年時候春心不喜閑窗綉倚屛山和衣睡覺醺醺暗消殘酒　獨倚危欄久把玉笋偷彈黛蛾輕闘一點相思萬般自家甘受抽金釵欲買丹青手寫別來容顏寄與使知人清瘦

韋檢姬

韋檢擧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思痛悼殆不勝情擧酒吟詩悲怨可掬吟曰寶劒化龍歸碧海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潸淚潛然曰其限於修短不盡筭其當有後期今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悒悒後夢姬曰卿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鳬也變灰後果即世皆符其兆唐賢抒情詩○■情集○勝說前集一杯新酒青春晚門外作門戶

朱衣紫衣人

漢州崇聖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

氣貌甚偉驅殿僕馬極盛寺僧謂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與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語命筆各題一絶句于壁朱衣詩曰禁烟佳節同游此正值酴醾夾岸香緬想十年前往事強吟風景亂愁腸紫衣詩曰策馬暫尋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罷上馬疾去出松徑失其所在但覺異香經月不散其詩于今見存玉堂閑話

任彥思家鬼

蜀昌州牧任彥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設食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與靜室設之如人食無遺或不與食即致破食器蟲入人耳烈火四起彥思惡之移去迴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饗廳舍栿上血書詩曰物類易遷變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遠彥思尤惡其所題以刀刻之而字已入木終不知何鬼也

張仁寶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葬閬中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見門上有芭蕉葉上有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墜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舉族驚異端午日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罅伺之乃見其子身長二丈許足不踐地門上題五月午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即失所在頃之克葬不復至矣

李義山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汎舟以木蘭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博座上賦此木蘭堂詩未知孰是西谿叢語吳錄云張博為蘇州刺史植木蘭花於堂前嘗盛開燕客命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乃連酌飲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頹然醉倒客請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續曰幾

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為絕唱陵總記亦載陸龜蒙所作古今詩話云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為義山也酒酣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花是此船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然亦不云義山身後也

滎陽氏

唐盈川令將之任夜上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傴僂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illegible]有纁裳者自北戶升階搴簾而前曰將有告

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孀少違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孀因辭恥其復進是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其滎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治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孀將哭首碎鐵鎚同瘞於北牆之竹陰其隴西先大人即日訴於上帝帝勅云為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闇室事難彰明在天鑒

理宜誅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訖報是日先君復表於上帝云其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閨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風黷干天聽豈止一尾能謝罪名其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能績以安黎甿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悠揚丹旐未越屬城長男既已無辜孀婦又俾酬死念其旅櫬難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其得歸葬洛陽獲祔先人之塋關其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今其即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況妹為厠神姬僕身為厠神役夫積世簪纓一日淩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籍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柰何答曰公能發其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薦亦望外也令曰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嗚咽再拜令張孀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張孀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縗裳者憧惶而去

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發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葬焉太平廣記○表一作訴

長安鬼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暝晦皆聞其喧聚之聲南部新書○唐歲時記○唐詩紀事

田達誠家鬼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為人耶鬼耶良久荅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即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云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

吾黨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着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其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名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楊子甚無恙

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稽神錄

陳蔡間塚中言

鄭郊河北人舉進士下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梟梟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沙際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渚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陊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稽光錄

張太華

廣政初後主與其妃張太華同輦遊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觀中月餘不返李廷珪諫而不聽又數日雷雨大作若失白晝而太華被震殞矣乃

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翌日急趣廻鑾悲痛無已後數年鍊師李若冲因晚齋閒步觀側忽見白楊樹下一美人翠眉雪肌仙姿窈窕吟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損翠鈿若冲問曰子人耶鬼耶美人歛衽而前曰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駕遊此被震今幽魂尚滯乞賜超拔若冲於是秋中元令節黃籙齋會中為奠長生金剛生神玉章度生人世若冲後夢太華謝曰妾已受生人世矣壁間黃土書一絕云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蜀主聞之厚賜若冲是後惟花蘂夫人寵冠後宮矣蜀檮杌

客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澈如畫諸徒侶悉已禪寐竟無人蹤禽犬皆息獨其默然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浙而來領僕厮輩挈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

話今宵明月江水澄清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窗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品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清陽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魁梧疊壘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次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

一目寧為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昆不堅離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為且其有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為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容華妾也甘之詞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家拂象床大患此也朱衣欷歔低頭而已東向者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延風流矣僕記云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虜服曰各徵曩日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虜服乃執杯而吟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舉白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巡至東向者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朱衣乃朗吟曰握裡龍蛇紙上鸞遂巡千幅不將

難顧雲已往羅隱差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鐘鳴僧戶軋然而啟欻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羣多記少比話茲後遊天台山矣愚故得詳而録之桂苑叢談○西施花句疑脫二字

湘驛女子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續樹萱録○洪邁容齋隨筆曰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録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

紅壓欄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深閨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咂萍藻採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沼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不領寛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白少傅曰然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鬣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璧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闕于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幽肅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樹萱録乃王性之所作也而托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溥喻一曰余昔歷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諧予歷之是公云容齋之辨為當許彥周詩話似未見淮海集

聶通志

經故宮女墳有感二首

家國久隨狂虜沒春蕪又向塚頭青如今憶得當時事為爾傷心一涕零

長郊煙淡月華清因醉荒墳半夜醒失路孤吟不勝苦暗中應有鬼神聽

京昭儀寶仙

吟送酒

爭不逢人話此身此身長夜不知春自從國破家亡後壠上惟添芳草新

張夫人華國

休說人間恨幾多況逢佳客此相過堂中縱有千般樂爭及陽春一曲歌

景才人舜英二首

幽谷窮花似妾身縱懷香艷吐無因多情公子能相訪應解回風暫借春

留金拖臂贈別

恩情未足曉光催數朶眠花未得開却羨一雙金拖臂隨君此去出泉臺萬首唐人絕句其事未詳待考

才鬼記卷第七

才鬼記卷八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宋一

李後主

賈魏公黄中尹京日恍忽有人來展刺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秪謁相見則一清瘦道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至通達誤有所見今為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

濤千萬里無復見鍾山載閱之隨手灰滅摭遺

晁簡

晁奉禮簡故宮保內翰之次子也於昆弟中最稱奇秀與梁固少小硯席之至善大中祥符二年固狀元及第授青州倅時奉禮榮侍在闕下是年冬末梁方之任去奇雨驛夜夢晁來相謁手携白扇上有七言詩一首以贈梁云死生離別最堪悲相對無言淚滿衣歎我已歸泉下去羨君新向月中歸長鞭已見騰夷路折翼終難

繼迅飛珍重故人當聖代早持釣軸入黄扉覽詩起執手悲泣而别倏然覺大異之歎息必沒故矣乃急走僕録所得詩入京師訪其安否宮保開讀之大慟曰品格真吾兒作也夢之夕乃簡亡之日也（詩話總龜）

荔枝詩

治平二年長沙趙琪郎中作廣東提刑提刑公宇在韶州西軒有荔枝數本非常繁實色奪晴霞盛夏方熟琪將召刺史燕賞一夕皆空皮核

滿地琪深訝之乃開西軒軒之西壁有詩一絶云吾儕今日會嘉賓滿酌洪鍾酒數巡狼籍薰風不知曉荔枝又是一番新視餘方知荔枝為鬼所竊耳二廣人多傳異之（青瑣高議。酒一作飲狼籍薰風一一作遍地狼籍末一作荔枝皆積其下）

温泉記（亳州秦醇子優撰）

西蜀張俞再過驪山留題二絶云金玉樓臺揷碧空笙歌遞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其二云玉帝樓臺鎖碧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銜出宮中第一花俞異日宿温湯市邸於是街鼓聲沉萬動岑寂客館後夜悲風素秋俞少負英氣羇懷多感高獨孤坐遠意千里強調危管又撫朱絃怨流絲竹竟不成樂乃就枕纔合眼見二短黄衣吏立於床下一吏曰名其魂也名其夢也一吏曰奉命召魂吏曰魂俱去留一魄以守其宅吏就袖間出一物若銀鈎以刺入胸中亦不甚苦痛以手執鈎尾大呼俞名姓小字數聲俞或立於階

下實卧屍於床上愈驚嘆恨不得作書寄家人囑後事吏引其衣出門又見二碧衣童若常所見画圖中神仙侍立之童也俞久不敢問約行二舍之遠俞乃足痛頷得一代步者吏曰請君問碧衣者俞乃告之一童呼吏曰勑界吏速取馬來有頃騶從至俞乃上馬因詢黄衣吏曰吾死乎吾此行何所之也黄衣吏曰吾地界之吏奉命奔走他皆不知也君告碧衣童必有所明俞如約下馬折腰與碧衣童曰俞蜀中書生未

常造惡或有此行不識俞入於獄乎能復回於世乎願聞其休咎碧衣童曰吾乃海仙之侍者被命名子他皆不知俞曰仙何人也童子曰蓬萊第一宮太真妃也俞曰召僕安用童子曰子驪山曾作詩否俞方憶其所作二絶又行百里道左有大第朱扉屹立金獸銜環萬戶生烟千兵守禦入門則臺殿相向金碧射人簾掛瓊鈎砌磨明玉金門瑤池彩楹瑣窗幕捲輕紅甃浮寒碧童止俞曰此可少伺吾入報矣童復出呼

左右備騶從童謂俞曰上仙召子溫泉共浴迤邐見絳旌前驅翠幢雙引赭傘玲瓏仙車咿軋綵仗鱗鱗紋竿臬臬九霞光裏過五色雲中行少頃又至一宮仙妃降車俞亦下馬童引俞升殿左右贊拜仙賜坐俞潛視仙高髻堆雲鳳釵橫玉豔服霞衣瓊環瑤佩鸞姿鳳骨仙格清容精神眩惑情意恐懼厪已危坐莫敢出言仙笑謂俞曰君無懼吾名子無異思欲少詢子人間一兩事耳仙子曰驪山所題之詩甚佳俞避席

俛謝仙子乃命其浴仙乃入御浴湯影沉沉甃搖龍鳳仙去衣先入俞視若蓮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蕩漾俞因拂衣沸熱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別具湯沐侍者進金盆爲俞解衣入浴仙與俞相去數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水沃俞俞白仙曰俞塵骨凡體幸遇上仙似有宿契然何故不得其沐仙曰爾未有今日之分浴已次第取服仙與俞携手入後院坐曲室俞指視則白壁爲楹碧瑤甃地錦帛蒙窗珠絲翳戶飾

瓊玉於虛軒安銅龍於畫棟仙命進酒寶器瑤盃珍羞仙果但俞平生不酌酒金壺至俞則酒輒不出仙笑謂左右取他酒代之童曰已爲取之頃間酒已至乃人間之味俞又自恨仙謂俞曰今之婦人首飾衣着如何俞對曰多用白角爲冠金珠爲飾民間多用兩川紅紫仙乃顧左右取吾舊服來長裙大袍鳳冠口銜珠兕玉翹但金釵若今之常所用者他皆不同俞曰俞少好學雖望道未見亦未敢隱屢於唐史見仙事

迹甚熟今見仙之姿艷一禄山安能動仙之志而仙自弃如此也仙復曰事係天理非子可知幸無見詰俞曰明皇蘊神聖之姿天日之表没當不化今在何地仙曰人主皆天之高眞也明皇乃高真今住玉羽川俞曰玉羽川何地也仙曰在潭衡之間不久玉漏遞響寶燈闌珊侍者報仙曰鼓已三敲仙乃命撤去盃皿與俞對榻寢俞情思蕩搖俞曰召之來不與之合此係乎俞命之寡眇也他物弗望願得共榻以接佳話

雖死為幸仙笑曰吾有愛子心子有私吾意宿契未合終不可得俞乃欲昇仙榻足不可引者有萬觔繫之仙曰子固無今日分俞乃就禽榻與仙對卧而語不久雞唱烟中月沉户外侍者促俞起俞泣下别仙曰後二紀待子于渭水之陽仙令取百合香一小器遺俞曰留以為憶繫俞臂復見前童吏引還入門吏推仆乃覺俞驚起坐默念豈非夢耶臂上香猶存發器與香襲人非世所有他日俞題詩於温湯驛曰夢魂飛入瑶臺路九霞光裏曾相顧壺天好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處去又戲為詩曰昨夜過温湯夢與楊妃浴敢將豫讓炭却對卞和玉同歡一宵間平生萬事足想得唐明皇暢哉暢哉福詩尚留温湯俞後閑步野外有牧童持書一函俞開封乃仙所為詩一首也詩云虛堂壁上見清辭似共幽人説所思海上風烟雖可樂人間聚散更堪悲重簾透日温温曉玉漏穿花滴滴遲此景此時傳不盡殷勤囑付隴頭兒俞詢牧童曰

從何得此書牧童曰前日有婦人過此遺我百錢授我此書云明日有衣冠獨步野外子與之俞聞之愈傷感俞多與士君子説此事乃華成傳青瑣高議○楊妃乃鬼道稱為仙耳即所寄詩絶無玄思張俞有隱操見宋史此劉斧之謬構也

楚小波（波一作陂）

進士謝朏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懐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破月冲烟任意遊

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
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
溪水飲着方知氣味長至友人家夜深歸見小
波倚橋柱戲之曰尾生何來晚耶𦙃作顧揖狀
平步水中其僕掖扶上岸如醉人矣月餘方醒
友曰此倡鬼也奪詩焚之君房脞說○東坡志林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以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與參寥參寥舉此聊為記之○復齋漫錄

云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數字更有二首為異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少游之忘也○氣一作滋

鬼謠

柳耆卿作傾盃秋景一闋愁緒終難整又立盡
梧桐碎影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
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
傳乃鬼謠也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
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古今詞話○復齋漫錄云此語怪誕無可攷據四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云相傳自國初時即有之又周紫芝竹坡詩話云大梁

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顧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已矣偉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云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華也宣和間余游京師循及見之　今夜故人作幽人今夜○柳耆卿大石調傾盃詞云金風淡蕩漸秋光老清宵永小院新晴天氣輕烟尓歛浩月當軒練淨對千里寒光念幽期阻當殘畢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細把舊約前歡重省　最苦碧雲信斷仙鄉路杳歸鴻難倩每高歌強遣離懷柰慘咽翻成心耿耿漏殘露冷空齋得悄悄無言愁緒終難整又是立盡梧桐清影　未句亦詞家常語不必用回仙詞

謝中舍

冠元弼言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作
詩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
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
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
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
花皆落去東坡記○復齋漫錄余讀唐羯鼓錄汝陽王璡明皇愛之乃隨遊幸璡常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之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笑此事與前恰相類然有蕊不落之異○[illegible]花一作落梅仙一作臣

江亭女子

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危闌獨倚江展暮天無際泪眼不曾晴家在吴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始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題筆勢妍斬欹斜類女子而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不然則是鬼詩也是夕有女子絶艷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吴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

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悟謂所親曰此必吴城小龍女也冷齋夜話○復齋漫録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有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玉林詞選竟作吴城小龍女詞名清平樂令

秀州女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輙愈吴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即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来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来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音像于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遶壇而

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来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来至此荅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荅曰吴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囅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来迷已逐物為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横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

往過慾返本来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
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處無以加焉吾
將去矣後二日復来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
頷一舉觴為别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一章曰
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
一盃酒與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
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秦少游録龍井辯才事見集直方詩話王太初傳言有焦仲先者家於南徐元豐元年因詣京師訪知己忽夢一婦人相顧遇或以詩筆相往來其一聯云吳王

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曰吳山之北會稽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其巔後一章云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圓風静車馬相扳其人如病狂緣太祖而後愈至秦少游書挪鬼事所載詩前後皆同但年月仍是熙寧九年所病者乃是嘉興令陶集而所謫者乃是天竺辯才法師二者未知孰是

蘇小小

蘇小小者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
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今西陵乃在錢唐
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也宋時司馬槱才仲
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
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
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
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
中等遂為錢唐幙官為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為
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
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頃
之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
每夕必来才仲為同寀談之咸曰公廨后有蘇

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
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
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則才仲
死而家人已慟哭矣春渚紀聞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
歸叟雅好吟咏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
馬浩瀾偕往舟泊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
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賦
云畫舫秋風湖上来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鸂

鸂忽飛下千朶芙蓉相映開鳥似綵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瑶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景瞻和曰二十年無此客来水僊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蓮表又添新塚墓粉墻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浩瀾復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詠有窘即扣仙續之常携箕以行浩瀾因請召之箕既動浩瀾問仙何名書云有事即問問畢告名

浩瀾曰有句捧瑶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頷仙成之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二公咸駭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来風流四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緑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寂然不動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蓉塘詩話）

才鬼記卷八

才鬼記卷九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宋二

唐莊宗内樂

范敏齊人也博通經史嘗預州薦至省失意還舊居久不以進取爲意一日有故入鄆時大暑敏但見星月而行未數里浮雲蔽月不甚明朗忽一禽觸馬首敏急下馬捕而獲之其大若鶉雀且不識其名乃置於僕懷中敏跨馬而行則

昏然失道路乃信馬行望數里有烟火若居人鞭馬速行約三十里望之其火愈遠敏倦縱馬齧草僕倚馬而休敏抗鞍而卧不久天將曉四顧無人荆棘縱横見樵者敏求路焉樵者云吾居處不遠子暫休止館宇卑隘却去敏忻然從之不數里即至雖田舍家茅簷幢頂清潔敏至樵者曰吾樵于野子且盤桓俄有青衣設席布筵飲饌備具有若人家時有一婦人望於户罅間貌極妖冶食已又啜茶已又陳酒弹數盃後敏

云失道之人偶至於此主禮優厚何以報答人自內言曰上客至田野踈澹不能盡主人意知君好笛我爲子橫笛勸君一杯敏極喜笛音清脆雄壯敏甚愛但不曉是何曲敏曰終日煩浼足矣又以笛侑酒鄙薄何可克當如何畧一拜見致謝而後去即其心無不足也婦人云敢不從命但居田野蓬首垢面久不修飾候匀面易衣而出敏聞即冠帶修護待之婦人出敏拜見少敘頗有去就高髻濃鬢杏臉柳眉目剪秋

水脣奪夏櫻敏三十歲未嘗見美色之如是復命進酒敏曰夫人必仕宦家也願聞其詳婦人曰妾欲遽言慮驚貴客知子有志義言固無害昨夜特遣錦衣兒奉迎誤觸君馬有辱見捕妾乃唐莊宗內樂笛部首也敏方知此必鬼也敏安定神識端雅待之敏云夫人適吹者何曲也婦人云此莊宗自製曲也名清秋月帝多愛之遇夜有月自橫笛數曲秋氣清月兎明方勸笛聲笛之韻倍高與秋月相感也故爲曲名今夜

乃六月十四日有月留君宿此妾當吹數曲以娛雅意敏曰莊宗英武善用兵二十年隔河對壘馬不解鞍人不脫甲介冑生蟣虱大小數百戰方有天下得之艱難可知之也一旦縱心歌舞簫鼓間作不憶前車忘後患何也婦人曰妾在宮中六年備見始末帝長八尺面色類紫玉聲如巨鐘行步若龍虎自言一日不聞樂則飲食都不美忽忽若憧諸淵者或輒暴怒鞭箠左右惟聞樂聲怡然自適萬事都忘爲晝夜賞賜

樂人不知紀極妾民間有寡嫂時來見妾具言官庫皆空人民饑凍妻子分散妾乘暇常具言如此帝默然都不答後河北背帝大懼令開府庫賞軍庫吏奏帛不及三千疋他雜物及寶亦不及萬乃欲取富民後宮所有以至宮中裝囊物皆用賞賜兵馬其得疋帛或棄之道路曰今天下徨徨妻子離散安用此也帝知士卒離心勉強置酒令妾吹笛笛音鳴咽不快帝擲盃掩面泣下翌日帝出兵亂帝引弓抗賊郭從謙蔽

射後射中帝腰腹帝拔矢入後宮殿門隨闌意急求水飲嬪謂上腹有箭血不可飲水乃取酒進帝飲酒復嘔出帝怒曰吾悔不與李嗣源同行大慟有頃帝崩兵大亂入後宮妾為一武人挈至此今思舊事令人感慟數行下是夕敏宿閨帷之間極盡人間之歡明日敏告行婦人曰妾不幸為兇人以兵刃所脅今為之側室敏曰良人何人也曰齊田王之猶子田權也嘗弒其叔後為韓信兵殺之伊今往陰府受罪弒叔之

故也敏曰田王及今千餘年權尚未得受生何也曰陰府之罪重莫過於殺人權又殺其叔其叔已往生人間二十餘世矣其案尚在田叔死又攝去受苦始則一年近受苦之日差少日月有減焉敏連綿住十餘日一日有青衣走報曰將軍至矣婦人忽趨入室有介冑者貌峻神聳執戈而來言曰安得有世間人氣乎見敏以戈刺敏敏執其戈兩相角力婦人自內呼曰房國公如何不來救萬一不虞亦累及鄰舍也俄有

一人衣冠甚偉趨來奪介冑者擊折之推其人仆地罵曰魍魎幽囚於此千餘年猶不知過尚敢辱人乎你自家裏婦人引誘他方人至此不然彼何緣而來也汝不教誨家人之罪也將軍曰我今夜勢不兩立須顯李氏婦人大呼曰恰好待共子入地獄對會你殺叔案底尚在又脇我為婦我乃帝王家宮人你得甚罪將軍乃止敏欲去巨翁呼敏曰且坐且坐必不至害君翁謂將軍曰客乃衣冠之士今又晚教他何處去

將軍曰總是壯夫且休相爭揖敏曰非禮衝突寔為鄙俚幸仁人恕之當盡今夜之懽復高燭置酒數行敏曰不知將軍之家誤宿于此幸將軍恕之將軍曰權嘗將軍三千夜劫韓信營血戰至中夜兵盡陷惟權獨得歸吾手殺百餘人身中箭如蝟毛今居此悒悒復何言也不爭閑氣敏是夜又宿焉婦人又不至明日將軍又召敏飲巨翁亦至焉三人環坐飲甚久將軍顧敏曰君子不樂當令李氏侑坐將軍呼李氏李氏

俄至李氏坐將軍及敏之間敏乘醉請李夫人吹笛將軍曰瓮酒臠肉眞勇夫之事也又命取酒立餅飮酒大肉盈盤李氏橫笛音愈憤怨將軍曰不知怨何人也巨翁曰且休發狂猖當歌對酒不要忿怒巨翁索箋管贈李氏吹笛詩曰

一聲吹起管欲裂竅中迸出火不滅半夜蒼龍引須吟五湖四海波濤竭自從埋沒沉土中玉管無聲寶篋空今日重吹舊時曲幾多怨思悲秋風此意無心伴寒骨夢魂飛入李

王宮

將軍見而不悅曰巨翁安知李氏憶舊事而無新意乎李氏忿然曰唐帝有甚不如你這小鬼乃回面視敏既久將軍曰子之舊情未當全替乃勸李氏飮李不欲飮將軍執盃令李氏歌李氏默然畧不發聲敏舉杯李氏不求而自歌將軍怒面若死灰曰歌即不望酒則須勸一盃李氏取其酒覆之敏乃執杯與李氏則忻然而飮將軍大叫云今夜一處做血李氏云小魍魎你今日其如我何有兩箇人管轄得你李氏引手執敏衣云我今夜再侍君子枕席看待如何將軍以手批李氏頰復唾其面將軍走入室持劒而出李氏云范郎不要驚引頸受刃這鬼不敢殺我平人巨翁起奪將軍劒擲屋上云你當荷鐵枷食鐵丸方宜止也李氏大呼巨翁云更勸好人即聽善人此不足勉也我自共伊有證於陰府這鬼曾對巨翁罵五道將軍來方紛拏有人空中叫云一千年死骨頭相次化作土也猶

不息心乎李氏極是貴家因甚共這至愚賤下鬼同室我待如今報四世界探子交報陰冥這鬼卒令入無間地獄三五千年兼如今你殺他馬又把他衣服貰酒似如此怎得穩便或有人自空中下一棒擊破酒瓮鏗然作聲人屋俱不見日色將暮四顧無人荊棘間塚纍纍然視其馬惟皮骨存焉閑篋則衣服無有也有小童報敏曰將軍致意于君人間之婦室亦須財賂今十餘日在此費耗兼不多忽不見敏急去十餘

罘酒肆閭主人曰數日来前有人稱范五經罘
将衣服貰酒敏取其衣乃已者也詢其僕云我
數日彼家以酒炙醉我他皆不知也敏身猶在
馬竟無存至今為東人所咲青瑣高議

寶籙宮鬼書

寶籙宮之建也極木土之盛燦金碧之輝巍殿
傑閣瑤室修廊為諸宮之冠宣和末忽有題字
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蛇盡南方火不
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如不可辨後方金

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
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弓其紙薄如蟬翼日
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
廿八日圍城將暮有一黃衣自稱鬼郎中送書
與寶籙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其書上標
云書上寶籙宮徐知宮下云玄都領袖坎部郎
中行北鄉採遑事鬼仲微封其中大率言金人
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
東中西裏六花四失能少千尺絲繫之必可達

而補三權而補三極也北溟開南海興能康濟
天下者真人出焉泰華雖崩衡岷特起龍魚燕
鳳在鈇人可記乎凡六十字其書徐知宮徒弟
周泰安收之余曾見之非世物也近不知存否宣靖妖化錄

竹間鬼

東平王興周為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
谿翁者一夕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
風墓尾幽人萬慮空唯有詩魂消不得夜深来

訪竹谿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僞為此詩傳
於興周鄉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詩信果然也竹坡詩話

慕容喦卿妻

馮均州為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夜深月
明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
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
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
行人莫上望東樓客有聞而録之者姑蘇士子

慕容嵓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嵓卿悲歎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旅櫬所在竹坡詩話○望東一作望京○蘇州志載入

雙竹齋婦

陳甲為成都守李西美璆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應門窺覲有女子十餘皆少艾有容色而衣結

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為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曉雨簾纖梅子黄晚雲捲雨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說看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秪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后以語蜀郡父老皆云孟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今郡堂乃其故址所見孟之鬼妾云西美竟遂不起夷堅志

李尚仁

王承可鈇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消嘗夢一丈夫衣紫袍来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消覺白其父視舍旁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

夢者頫首慘戚以舊隰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消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為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頓公舉手報無垠消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可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才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於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

吳興莫壽朋儔洛陽朱希真崇儒皆記其事意以夢中詩為吉祥十四年消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夷堅志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曰吾二人相懽至矣即我脫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期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前言陸氏

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相與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貲裝適蘇州曾工曹成婚纔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他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前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婦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急足忽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懽資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積畜於別戶不恤我之二子不念我之雙親義不足以為人婦慈不足以為人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於冥府陸氏嘆恨不懌三日而亡其書為從弟旬所得嘗出示胡修然夷堅志

王知縣女

濠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村野營一室每夕修業至三鼓忽窓下有人呼其字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真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何人鬼耶曰我乃南陵隱仙客吾

父令我為君婦侍森望其容儀甚美啓戶納之女曰無用疑心我南鄰王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嘉君苦學故命我嫁君至以室女自媒自獻用是不欲白晝來因出一紙書示森意其父手澤也留與共寢至旦而去自是不間朝暮森如醉夢迷罔往來踰年生一子森因抱拊嬰孩謂女曰我既為女家壻而不一到汝居宅於心常不安盍偕往乎女不可森始疑焉自昔聞廬充幽婚得無近似即訪於近鄰問王知縣

宅安在皆曰不在此惟有女葬於南岡上今二十年矣森詣墓次見一竅如鼠穴懼而歸舍女正卧床上森具以所見扣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徑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窒穴泣別明日還城中自爾絕（夷堅支志）

膏澤吟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湖園人吾邑佳士也長於詞賦紹興已卯之春夜讀窗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巖雨薰來舜殿風驚

聽之復誦至再啓戶視之無人焉以為神物所告謹誌於策秘不語人至秋試以膏澤為豐年為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兩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巍級（夷堅志癸）

中庸堂鬼

程章靖公參政居鄱城澹津湖之陽買東偏民屋數間葺以為書院工製頗壯標曰中庸堂或言其地多變怪睡眠者不得安枕嘗延樂平士人徐南運主師席至累歲寂無所聞間夜出赴宴集則守僕必驚怖還復帖然徐長鬚至腰衆目之為天師謂其能服鬼故也自紹興辛未授館歷十年辭去于黑書几凝塵上或有絕句詩云髯仙甲子列英周好送春歸向麥秋名比金張慳一葉看看月落柳梢頭徐雖異而不能曉友生言金張七葉富貴茲但慳一葉佳兆也既而棲遲不偶以隆興癸未四月六夜卒其子熙載乃悟作詩每句廋隱一字預告其歲月日時

也英者應也徐壽滿六十是為甲子應周也麥秋為四月名者莫也七慳一為六日樂者落也月落柳稍為夜云區區布衣數之前定鬼得而知若此（異聞總錄）

陳氏女鬼

溫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為鬼物所據嘗拋擊瓦礫歎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於外人不敢登紹興二十九年婺源李知已智仲為教授將窮其恠乃設几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

汝為何物或是伏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我為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為棲滯於此詒生人殃是日晚覩扄其户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歸遽啓之答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飄蕩全家溺死流尸到溫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靰靰入城過此廳門外為土地邀留為侍妾荏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遺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不復預此室

矣其言大畧如是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蹟也呼智仲為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誕妄謝衆而祕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摟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游學於溫亦以其年溺死智仲說郭家睽車志

亦載此誤以陳氏為石氏○異聞總錄

趙汝言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所高閣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為誰傍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瀛開從此繼塵緣芝階雲路逍遥處羽蓋飛霓不用鞭汝言復顧語曰住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

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睽車志

三賢堂妓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為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青衣立於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於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

官人遽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絶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其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紿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為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為洪撰墓誌

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抱云

九曲二士

宋寶祐間高郵軍阮子惇夜行安慶府九曲嶺迷不知徑望火光中茅屋一間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令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曰昨見張宗永詩云大書文字須防老剩買田園準備閑此兩句意思也好一曰為人亦拘愚意以為既老不須看文字得閑何必有田園一曰歐陽永叔有詩云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却是到底說話子惇平生僻於禮文篤於求田聞前兩句默合於心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案大笑寂不復見乃在一巖石下旦方達徑明日得宣州畫虎一軸表背門板上晒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版仆地壓死鄰家小兒至於官歿於獄異聞摠錄

僉都御史金臺吳公禎字從善語余曰余巡撫兩廣時一監生某索予同年甯黃門珍書謁于廣中閽謂余曰某在途遇日晚投止一古寺僧舍中寂然無寐忽聞戶外有二人吟哦之聲其吟一聯云遇老又須書大字要閑多用買良田一云我為公易兩字則佳遇老不須書大字要閑何用買良田明日起視戶外却見二櫬始知鬼語也客座新聞

潭州喬氏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撫琴梅樹下遥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

三美女迤邐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而哀怨多有所欲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其緣耶女歛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鬟墜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淚滴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氷壺駭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後正

其筆蹟也以酒酹之且成詩云王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月瀼瀼露濕去時衣異聞總錄

朱文公魏鶴山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林藪入草菴中見二士夫峩冠博帶對食招彭橫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鷄一右坐者曰酹酒於地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奠於其所非酹之也祭饗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取其便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右坐者曰

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彭明日攜僕挈榼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餚彭方悟左坐者為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其言皆鶴山雅言中所載云異聞總錄

城西處子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鄰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

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蹔歸矣生意溪蕩強留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為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為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固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豔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窗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弔落暉昔日燕鸎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為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西湖志

李英華

宋時縉雲縣主簿廳有鬼女名李英華建炎間主簿王傅有內弟曹穎與之遇倡和成袠名英華集內有春日述懷詩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緜不解芳菲恨也逐遊蜂過短墻又云花滿名園酒滿樽儷家別是一乾坤千山皓月供詩興一笛清風醒醉魂延慶寺云精藍隱隱枕山巔二月登臨意豁然古木鳥啼風澹澹層崖花落水濺濺咏永寧寺云雲軿偶到萬松源露冷風清覺斷魂歸到蓬尊天已曉欣然就枕到黃昏穎從軍上道英華授以異香一瓣曰有急焚香當有所護既而穎獲譴無火焚香遂死英華以詩悼之云問子從軍幾日歸靈香一瓣特相遺臨危偶失硫磺火遂死身亡不忍悲久之滅括蒼彙記

泗上婦人

宋時淮娼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間不見明夕夫婦言之伏人江滸楚楚復歌前曲婦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逐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一新墳詢知侯將仕妻裴氏

也倭置一妾推溺之自戕於林間就瘞焉（睽聞摭錄）

珍娘浣溪沙辭

溪霧溪煙溪景新溶溶春水淨無塵碧琉璃底浸春雲　風飏游絲垂蝶翅雨飄飛絮濕鶯唇桃花片片送殘春

王嬌紅

王嬌紅蜀人王通判之女與洋州司户申純爲外兄妹俱工詞詠純私通嬌因請婚不許舅且約聘帥家子嬌以憂病死純亦繼死之合葬焉嬌死後題減字木蘭花詞於寢壁曰蓮闈愛絶長向碧瑤深處歇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鴛鴦新塚裡黄鶴催班此去何時得再還見形謂侍女飛紅曰去世歸仙見住碧瑤之宮（嬌紅傳）

永寺老僧

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永之境投宿敝寺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艱之食行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臥僧誦偈云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旦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瘞處祖師順寂十五年矣夜供五齋訝缺其二也（睽聞摭錄）

才鬼記卷十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元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詠為衆所推重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無日不往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剎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

靈鷲石屋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殆將遍焉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峰塔下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鱍跳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襟而起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是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虛閣翠光亭皆已頹毀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軒下倚欄少憩忽見有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殊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美人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爾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詠詩曰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閱舞按梁州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禁即於軒下續吟曰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織女下天津未會心中意渾疑夢裡身願吹鄒子律幽谷發陽春

吟已即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六十年矣欲自陳敘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理宗朝宮人也年二十三而歿殯於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茵席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

命而去須臾以氍毹鋪于中庭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醪醴馨香聞于空際與生談謔笑詠言詞清婉復命翹翹歌以勸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潮詞美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一闋令翹翹歌之曰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堦重携翠袖来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塲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蕖滴露斷堤楊柳垂烟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烟銷鳳盖波浸龍

船平生銀屏金屋對漆燈無燄夜如年落日牛羊塚上西風燕雀林邊歌竟美人潸然出淚生以言慰解仍微詞挑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殂謝之人久為塵土若得奉箒巾櫛死且不朽且郎君適間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成實本無意豈料便為語讖良久月隱西垣星沉北嶺即命翹翹撤席美人曰敝居僻陋非郎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遂與生携手而入息於軒

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旦揮淚而別明日生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墓也生感歎逾時至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在矣謂生曰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間矣是後生無夕而不往一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携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之看守耳生遂與之回鄉

里見親黨紿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衆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于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助荏苒三載當丁巳歲之中秋又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得三秋今而君往願得一歸以訪翹翹也生許諾遂買舟同載直抵錢塘僦屋居焉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

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今夕與君相會今而言當其期欲與君一往聚景園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東城月上南浦荷香露柳煙篁動搖隄岸宛具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見翹翹迎拜於路左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郡邑首尾三年已極人間之樂獨不念舊居乎三人入園同至西軒而坐美人忽涕淚俱下而告生曰感君不棄侍奉許時未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

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律條以相從耳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正在今夕矣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蘋蘩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咎非止有損於妾亦當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悟然亦悲惋悽愴徹曉不眠及山寺鐘鳴水村雞唱急起與生撫抱為別以所御玉指環繫生衣帶曰異日見此毋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猶然頻顧良久始滅生慟而返翌日具肴醴焚紙錢于墓下作文以吊祭之曰惟靈生而淋美出類超羣稟奇姿於仙聖鍾秀氣于乾坤燦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栢而共處對狐兎之羣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然而三靈不泯一性長存不必仗少翁之奇術自能返倩女之香魂玉佩

驂鸞之扇金泥撲蝶之裙聲泠泠兮瑤珮香藹藹兮蘭蓀方欲同歡而共老奈何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韈赴王母瑤池之罇即之而無所覩叩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痛前事之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莫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弔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尚饗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偶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方始具言之衆共歎異生後終身不娶入

鴈蕩山採藥遂不復還剪燈新話、新話作于洪武中瞿佑、餘話作于永樂中李禎皆亡是烏有之談蓋効唐人小說而未至者耳其後此類種〻迭出更不逮此矣不足錄也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懵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

成四首坐間皆閣筆詩曰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搴簾欲共嫦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来凴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在家貲巨萬慕其才色以銀五百兩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脩家法甚整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凊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

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酒酌别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以侑之其詞曰恩情莫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況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五花官誥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

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而尚書以疾廢無所授託遷延旅館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遂得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進求神禮佛以逭其灾虛詞詭說以寬其意沉眠數月因遂不起一旦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感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

婦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置墳壠葬之于白苧林既葬旦夕哭於靈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檄苗軍師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為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紿之以甘言棲之以好容沐浴入閣以羅帕自縊而死萬戶聞而趨救之已無及矣即以繡褥裹尸瘞之於後圃銀

杏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款於浙省王參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已非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梟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貲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復可有惟中堂巋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行至於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呼而問之具述其詳則母已辭堂妻亦没矣遂引趙至白苧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壠而告之

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柏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植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瘞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淲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就於後圃葬之矣趙子大慟感即歸至銀杏樹下撥掘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抱其尸而大慟絕而復甦者再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而附

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絕靈響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圃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即聞之曰妾即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麥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墳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柰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傷人詬是非君相念筭除

非畫裏得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數聲愴悽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墳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敘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鶩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擷蘋蘩修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旻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于四境長鎗大劒耀武于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翃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乎為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慰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

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墮鬼錄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敘幽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款若平生雞鳴敘別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永別矣因更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歘然而逝不復可覩但空堂杳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

裝遲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娠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願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為親屬自此往來餽遺書問不絕云 剪燈新話○寒簾一作櫳簾却恨林間鳥亂呼句作肯教霓裳一曲樂白苧林作白苧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悟穎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心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十二欄干七寶臺春風隨處豔陽開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翠翠和之曰平生每恨祝英臺懷抱何為不早開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及年十六父母欲其議親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力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

已而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相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違背其誠意而挫過此一好姻緣也今當語之曰寒家有子麁知詩書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蓽門圭竇之人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壻而已

不計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至彼必不能堪莫若贅其子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不敢違遂卜日結婚凡幣帛之類羔鴈之屬皆女家自備迎壻入門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畔作臨江仙一闋贈生曰曾向書窗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霑蝴蝶粉身惹麝香塵殢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記得書齋同筆

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憐紫府人世隔紅塵海誓山盟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游綠水未足以喻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女為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至正末士誠闢土益廣跨江南北乃納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李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誓以不見則不復還行至

平江則聞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及至紹興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則回湖州駐札矣生往來江湖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焰隆赫生佇立門墻躊躇窺伺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閽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南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今而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閽者曰然則汝何名姓妹年貌若

干吾得一聞以審其虛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閽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也年二十四歲識字善為詩性又慧巧本使寵之專房汝言信不虛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走以告須臾令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由將軍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一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

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辭但悲傷哽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疲弊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其服之并以幃帳衾褥之屬設於門西小館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既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六經羣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疑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倔起今方見用于時趨赴者衆賔客迎門無人延款書啓盈案無人裁荅汝便

處吾門下足稱一記室矣生明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于其門益自檢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而生之來此本為求訪其妻而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閤深遠內外頗嚴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間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雲窻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團詩成題于片紙拆布衣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之曰天道已寒吾衣甚薄望持入付於吾妹令其拆而縫紉之將以禦寒爾小豎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為一詩亦縫於衣領之內付出還生詩曰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長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

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但愈加抑鬱遂感沉疾翠翠聞之請于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死於其手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將及一月一旦告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下

庶有依托不至於他鄉作一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元年張氏既滅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道由湖州過道場山下見華屋數間槐柳扶疎翠翠與金生方並肩而立於門遽呼之入動問父母存亡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為李將軍所虜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於此爾僕曰予今復回淮安娘子可為一書

以報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羹苕溪之鮮鯉以烏程酒出飲之明早遂脩一啟以報父母曰伏以父生母育難忘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纍者漢日將頹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食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致瓦全而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累散良辰易邁傷青鸞之伴木雞怨耦為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應酬而為樂終感念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花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閤而放妓蓬島踐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因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

謹致丁寧未奉甘旨先此申覆父母得書甚喜其父即買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而訪焉至道場山下向日相遇留宿之處則荒烟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華屋乃東西兩墳耳方疑惑間適有野僧扶錫而過指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翠墳耳豈有人居乎父大驚急取其書而視之乃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已為　國朝誅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

二見也今我至矣而汝藏蹤滅跡不復可求我與汝生為父子死為骨肉又何間焉汝死有靈願得一見以決我疑也是夜宿於墳下三更後忽見翠翠與金生拜於前悲啼宛轉父驚而撫問之翠翠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墻兵興屬郡不能效竇氏女之死乃致為沙吒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狙獪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賣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九閽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

人不棄舊恩特蒙遠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隅夫婦之義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寃而繼殞欲求附葬遂得同歸大略如此微言莫盡父曰我之来此本欲取汝歸家以奉我耳今汝死矣将取汝骨遷于先壠亦不虛行一遭也復泣而諭曰妾生而不幸不得侍奉親闈沒而無緣不得首邱祖墓然而天道尚靜神理宜安暴便遷移反成勞擾況溪山秀麗草木榮華既已安焉非所願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往来者指為金翠墓云剪燈餘話○長使德言藏破鏡作肯許樂昌完破鏡

雙頭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于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偶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

七八紅裙翠袖姸姸媚媚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弊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于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

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歿家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髑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

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鄰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徧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女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體奔走出寺不敢

回顧是夜借宿鄰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鄰翁曰玄妙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為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日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書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來矣一月有餘不覺又往衮繡橋訪友留飲至醉却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迎拜

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之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於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遂死於柩中鄰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于柩外請於寺中僧而發之

死已久矣與女子之屍俯仰卧於柩内女貌如生焉寺中僧衆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一十七權厝於此舉家遠去竟絶音耗至今十有三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携手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

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驀越溪澗直上絶頂果有草菴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童調鶴衆羅拜菴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某本不知盖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

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黄巾帛襖金甲雕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驅之吏受命即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幷金蓮俱到壇所鞭捶揮朴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録其略於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叔見兩頭

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魄雖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伏念某殺青爲骨染素爲胎墳隴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奸鬼秘莫得逃其

形温嶠燃犀而水府龍宫俱得見其狀爲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殞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十地分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横之晨嘯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覩蝇營狗苟羊狠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

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淫生可知已況金蓮之怪誕假盟器以成形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蕩鶉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塡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沉淪陰翳永無出期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即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姓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菴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則已病瘖瘂不能言矣 剪燈新話

荆州鬼謡

至元戊寅間荆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盖古今未聞之異也 草木子

題晚翠亭詩鬼

一徑入青松飛流瀉晴緑道人晚歸来長歌振

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煙開月色照綵服 草木子

栝蒼女鬼

一逸士道經蔣家嶺陰雨吟曰山前山後雨濛濛忽路傍一宅有女刺綉簾内續曰纔入桃源路便通士曰偶向堂前逢綉女女曰豈知簾外有詩翁士曰三春楊柳家家緑女曰二月桃花處處紅士曰欲問今宵端的事女曰想来只是夢魂中士曰爾鬼耶遂不見惟叢刺環孤塚而

已枯蒼藁記

宜黄鬼

虞文靖在宜黄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瑯邪代醉編云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雞香早晚含豸角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厚傳斗目不明記大夫不得造車馬此類甚多

才鬼記卷十一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本朝

秋夕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呉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詩學薩天錫字學邊伯京皆為時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呉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里楊柳芙蓉映湖水閶門過去過盤門半捲珠簾畫樓裏蘪蕪生遍鴛鴦沙東風落盡棠梨花館娃香徑走麋鹿清夜鬼燈籠絳紗三高祠下東流續真娘墓上風吹竹西施去後屧廊傾歲歲春深燒痕緑

東南形勝繁華里一片笙簫沸江水小姬白苧製春衫桂檝蘭橈鏡光裏舞臺歌榭臨鷗沙粉墻半出櫻桃花採香蝴蝶飛不去樸落輕盈團扇紗呉歌子夜憑誰續柳陰吹散柯亭竹范蠡扁舟去不回惟有春波照人緑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剌

其賄或欲舉為孝廉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紜
殊無寧月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撓乃謀於妻
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
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𦨴舸巨艑
載萬億重資遨遊襄漢間次於九江府愛匡廬
之秀覽彭蠡之清留連郡郭弔古尋幽衆稍譏
之韶不卹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
墨茲行盍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玉屑
計刀錐之利哉遊益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

韶偕陳梁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
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
徊久之于時月明風細人静更深方取酒共酌
闌月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
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
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
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尊前輕攏慢
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
韶曰且静聽之良久而寂洒罷回船竟莫知其

何故獨韶迭宕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躊躇
之間了無所見興闌體倦方欲言還忽奇香馥
郁縹緲而来韶異之延竚以俟茶頃一麗人宮
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黄金弔爐
一抱紫羅綉褥冉冉登階意必貴家宅眷臨賞
於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
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
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趍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
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

来談笑以長安倡女浮梁商婦見目無亦太過
乎韶倉卒莫知為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
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
懼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偽漢
陳主婕好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殯於亭近二
侍兒一名鈿蟬一名金鴈亦當時之殉葬者韶
素有膽氣兼重風情不以為怪也麗人曰妾沈
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
昨宵為諸郎所擾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

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酒肴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即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詞曰

離離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荊棘裏閲遍幾番寒暑劒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櫓喑嗚叱咤只今猶說西楚　憔悴玉帳虞兮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粧楊花翻曲田首成終古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嫵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羣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麗人曰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此非妾所敢言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為人煦煦然而少英斷貿貿焉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衆如陳平章姚平章皆斗筲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武弁則縱情酒色文吏則惟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爰作飛橋九江陋而銳於建都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潛弑壽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井底之子陽狹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璟而猶奮攘螳臂拒抗鷹揚豕殪蛇殂大將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斃於箭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難者特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羣雄鼎沸之秋居草昧風塵之日而謀臣智將拂士才官歷歷若此烏得而不敗亡哉麗人凄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月

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殘壘碧草寒烟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粧臺鸞鏡匣長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索和韶即依韻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户空幾番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新留襪漢燕猶餘舊守宮别苑秋深黃葉墜寢園春盡碧苔封自慚不是牛僧孺也向

雲堦拜玉容

麗人喈喈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庭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扶携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輩嗤笑韶頷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緊候開舟乃紿曰昨得家書促田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暫爾一歸隨當趕上幸為預鱠縮項之鯿多買團臍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醉習家之

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䍦歌大堤庶幾斯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鷹已先在矣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咲出欵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壙塋備一品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蒐不昧向者盧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婞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眥屈指三旬欻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行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庭上與韶論舊事曰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聞花馥飛著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

明皇屢為此戲楊妃專寵不復舉行朕則不然固分厚薄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洒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禮萬機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為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爾乎聞對曰臣為禮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

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吾主又詔之曰卿
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學問自不容掩其以
事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主又曰
卿與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大用之然黼自為
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
臣不能死義有愧於黼嘗以杜甫滿目悲生事
因人作遠遊為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
其一耳請為陛下誦之因跪陳曰
世運厄陽九干戈禍生民陵谷有高卑一朝

易其陳閻關中郎將慷慨遠與巡志同事乃
異非有屈與伸堂堂李江州求仁而得仁清
風已十載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慚矣由是哂其為人無
復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
以妾觀之不特凝碧之王維欠死之范質為可
罪哉韶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
間事多不悉記柰何韶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
来秋去四載于茲雖比目並遊之鱗戢翼雙棲
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戀也是年冬初麗人
無故忽潸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
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
曰與郎冥契盡在来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
聞知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隧閻麗人不可曰郎
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
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
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鳳
鈿蟬輩亦依依不忍捨咸設飲食與韶送程既

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明珠步摇一對付生
曰表誠寓意覩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親
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悲不自已
殘淚盈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店安
下收拾歸吴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
房縣方咎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
摇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奇寶也誠子之
遇仙矣韶叮嚀諄切使勿輕言故人無知者同
舟歸家及門則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田

回肆中貴之得錢萬錠於虎丘靜處建壇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靈寶鍊度三晝夜薦妻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親寫心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玄初夢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謝曰妾輩俱承善果已授龜臺金母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韶曰君昨所薦只主閫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為麗人鈿鳳佯為不解曰吾夢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求以

告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繁纓吳中自昔稱繁華迴還十里皆荷花窺紅問綠謝游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槎留連湓浦邊空亭醉訪琵琶絃銀篦擊節不堪問錦襪生塵殊可憐廬山月上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鈿鳳雙嬌嬈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繞牡丹洞房香霧瀰椒蘭含情慣作雲雨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跨環燕圖出千人萬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囊留得萬金贈悽涼忍看徒傷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

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禮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

之疑其得道云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學問淵源政事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邸之國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關中又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公導翊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相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案牘之勞且有休退之

日登高能賦此其時乎府僚洛陽巫馬期仁對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咸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方正狀類覆斗陵東為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為霍去病墓所謂象祁連山者西北為公孫弘墓西一里為李夫人墓山川雄秀與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興平去此八十里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歸至半途

期仁馬乏追公不及緩轡徐行不覺暝矣路遙天黑將近二更禽鳥飛鳴狐兎衝斥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雙戶洞闢燈猶未滅期仁下馬拴於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敢叩門惟屢聲欬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蒼頭唯唯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韋布脩然狀貌溫粹揖客與語言辭簡當問勞而已茶罷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坐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國色也年二十餘靚粧常服不屑朱鉛往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姝神女期仁私念彼尋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怪也亦不敢問逡巡設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殆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勤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某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為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處此已

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臨降殆天意歟某白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鬻餅師也讓皇帝為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吾家適近王邸妾夫固儒者知有安史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為恥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為所奪從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日名

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何
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既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
載惟本事集云唐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
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名之使見淚下如
雨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只一
月而謂經歲妾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
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名妾夫至也厚誣若此何
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
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

夫壻輕一諾金屋茆簷兩迢遞嗚呼回思爾時
事出迫奪薰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
一諾為妾夫罪豈不寃哉所謂有懇託公者此
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實為可嘉正須直筆以厲
風俗而使之昧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而
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稱當為子
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旦釐正
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字以補史氏之闕可乎少
年愀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媿愈無

盡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
以前所云者辨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王
明炳幾先固讓儲副號稱宗英乃亦為是不道
耶少年曰此自其常態尚足怪乎然在當時諸
王中最為讀書好學雖其負恃恩寵昧於自見
然見余拙婦以禮自持終不忍犯其他宗室所
為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几案令諸妓各
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寘兩手於妙
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衣

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絲絃歌舞雜遝
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
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
淫滅棄禮法設若墮于其手中寧復得出則王
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罷夫婦各贈一詩其夫
詩云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販兒乍可無
營坐晦跡不說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爐
鏊八節歡情對酒卮紫糖旋瀉光滴乳白麪

新和軟截脂大堪納吉團遮笞小可充盤圓
疊棋火中幻出不虧缺素手纖纖擎日月漢
賢逃難曾親賣（後漢趙岐逃難北海賣餅自活）今我和光還
自揑室中萊婦知同調窻下孺仲敦高節自
從結髮共糟糠長能舉案供薇蕨怡怡伉儷
真難保布服荊釵有人悅樂昌明鏡一朝分
奉倩寸腸中夜絕內家非是少明眸外舍寒
微豈好逑（宋明帝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皇后以扇障面帝大怒曰外舍寒氣欲共為樂何得不觀后謝曰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寶位鴻圖既云讓

柳姿蒲質底須留貧賤只知操井臼凡庸未
解事王侯去勁俄然得再合覆流信矣可重
收願撣董華祛疑惑聊為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閥閱本尋常蓽屋衡門環堵墻辛勤未
暇事粧飾婉娩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鄰
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弗顧取功名鬻餅
寧甘混閭里朝朝日出肆門開董子高僧雜
還來得錢即已隨閉户促席相看同舉杯何
期忽作韓憑別赴水墜臺心已訣紅蓮到處
潔難汙白璧歸來完不缺當代豪華久已亡
貞魂萬古抱悲傷煩公一掃荒唐論為傳梁
鴻與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即命蒼頭導客
東廳就榻斯須遠寺鐘敲近村雞唱曙色熹微
晨光晻靄開目視之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齕
草而未休四顧闃然咸無所覩乃以詩呈二公
皆加賞異以為真得唐體命刻之郡東以永其

傳期仁果以文學陞至翰苑八十九而終遂符
遠大之說湯公後守吉安屢為人道其詳如此
云（並剪燈餘話）

才鬼記卷十一

才鬼記卷十二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本朝二

月夜彈琴記

四明烏斯道傳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祗謁先聖于邑庠顧見殿楹礎邊隱隱有人形怪而問之儒士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

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于學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磔汝肉萬段喂烏鳶吾有死而已豈耦汝犬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沙石煅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而祀之烏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綉空堦谷變陵遷悵眞魂之已遠時殊

事異慨老屋之僅存公乃嘆曰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石之陰乃親作文刋諸廡下讀者為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湜字緝之尤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嘖嘖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之呵曰何物女子輙此來耶姬歛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

帝嘉之已位高仙見蒞南嶽左右魏夫人所享天上之樂矣太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藏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禮殿託淂其所今必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宣聖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莫若留在人間永為激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樞省下酆都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雷部按臨以時稽審今冥司建議以為陰陽之道貴遠嫌疑本學地靈但可外護若其親

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侍教言授以薄
職俾敬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棲無所寄寓學宮
土地祠猥厠男神甚不便當欲乞於節婦坐側
别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
獲燕雀之悍幪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
矜憫即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
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君子
脩葺之後暫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晝
主母臨覕舊鄉人非物是黄塵清水塊土積蘇

不勝令威華表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奏聽
之凄然雙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録
無以相慰可取紙筆来奏如言以進即濡毫集
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而去
緝之曰詩何所在姬曰妾寶之若珙璧元本不
可得縱以相付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也但可
誦耳宜即録焉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唐温飛卿）清歌一曲斷君腸（唐沈雲卿）
雲飛雨散知何處（唐温飛卿）天上人間兩渺茫（鼓吹宋邕）
已託焦桐傳密意（鼓吹胡宿）不將清瑟理霓裳（鼓吹宋邕）
江南舊事休重省（草堂李玉）桃葉桃根盡可傷（詩統宋庠）

右一

魂歸冥漠魄歸泉（三體朱褒）却恨青娥誤少年（鼓吹無名氏）
自是桃花貪結子（唐音王建）只應梅蕊故依然（宋陳簡齋）
風流肯落他人後（唐李白）哀樂猶驚逝水前（鼓吹許渾）
何事黄昏尚凝睇（鼓吹崔珏）孤燈挑盡未成眠（唐白樂天）

右二

寒蛩唧唧樹蒼蒼（三體李涉）城上高樓接大荒（唐柳宗元）

午夜漏聲催曉箭（唐杜甫）六街晴色動秋光（鼓吹張泌）
滿庭詩景飄紅葉（三體雍陶）此地悲風愁白楊（唐李白）
歸袖弓鞋渾忘却（昇上畫美人）人間惟有鼠拖腸（宋歐陽脩）

右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唐李太白）青春已過亂離中（唐劉文房）
功名富貴若長在（唐李太白）得喪悲歡盡是空（唐温飛卿）
愁裏日光飛野馬（鼓吹韓偓）巖前樹色隱房櫳（唐王維）
身無綵鳳雙飛翼（唐李商隱）油壁香車不再逢（詩統晏殊）

右四

應笑無成返薜蘿 唐譚用之 年年惆悵是春過 鼓吹羅鄴
時攀芳樹愁花盡 唐溫飛卿 寒戀重衾覺夢多 唐溫飛卿
桂嶺瘴來雲似墨 唐柳宗元 蜀江風澹水如羅 唐溫飛卿
人生富貴須回首 唐薛能 世事無幾奈爾何 唐司空圖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 唐劉文房 高情雅澹世間稀 唐劉滄
不將脂粉涴顏色 唐杜甫 惟恨緇塵染素衣 宋陳簡齋
歸目併隨回鴈盡 唐柳宗元 離魂潛逐杜鵑飛 鼓吹韋莊
東風吹淚對花盡 鼓吹趙嘏 惆悵朱顏不復歸 鼓吹宋邕

右六

有時顛倒着衣裳 唐杜甫 萬轉千回懶下床 唐崔鶯鶯
艷骨已成蘭麝土 唐皮日休 蓬門未識綺羅香 唐秦韜玉
漢朝冠蓋皆陵墓 唐唐彥謙 魏國山河半夕陽 鼓吹李益
滿眼波濤終古事 鼓吹薛逢 離人到此倍堪傷 鼓吹羅鄴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 唐李商隱 且將團扇蹔徘徊 唐王少伯
月明古寺客初到 鼓吹項斯 風靜寒塘花正開 鼓吹劉滄
綠水青山雖是舊 鼓吹歐濬 紅顏白髮遞相催 鼓吹劉滄

無情不似多情苦 草堂晏殊 肯信愁腸日九迴 鼓吹崔魯

右八

形容變盡語音存 蘇東坡 地迴難招自古魂 鼓吹韓偓
閑結柳條思遠道 詩統范鎮 欲書花葉寄朝雲 唐李商隱
牕殘夜月人何在 鼓吹胡曾 樹蘸燕香鶴共聞 唐陸龜蒙
今日獨經歌舞地 三體趙嘏 娟娟霜月冷侵門 唐伯可詞

右九

風火年年報虜塵 唐李嘉祐 每回回首即長嚬 唐李羣玉
明眸皓齒今何在 唐杜甫 異服殊音不可親 唐柳子厚

幾樹好花閑白晝 鼓吹吳融 數株殘柳未勝春 唐劉禹錫
狂風落盡深紅色 唐杜牧之 水遠山長愁殺人 三體李遠

右十

絃管遙聽一半悲 唐司空曙 羅衾滴盡淚胭脂 康伯可詞
鳥啼花落人何在 鼓吹崔珏 節去蜂愁蝶未知 三體鄭谷
鵩上承塵纔一日 三體許渾 雪殘鳷鵲亦多時 唐杜甫
綠雲斜嚲金釵墜 草堂晏殊 獨立蒼茫自詠詩 唐杜甫

右十一

煙郊四望夕陽曛 唐陳尚美 世路干戈惜蹔分 唐李商隱

內屋金屏生色畫 唐李賀 彩霞紅綬藕絲裙 唐李賀
蕭颯淅瀝含秋雨 唐柳宗元 銅雀荒涼鎖暮雲 唐溫飛卿
舊業已隨征戰盡 唐[illegible] 獨留青塚向黃昏 唐杜甫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離憂 三體李端 到處明知是暗投 鼓吹鄭谷
雨盡香魂弔書客 唐李賀 夜深燈火上樊樓 宋劉子翬
山中老宿依然在 蘇東坡 檻外長江空自流 唐王勃
明月易低人易散 蘇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悠 三體嚴維

右十三

萋滿苔堦杵滿城 鼓吹盧綸 登高望遠自傷情 唐武元衡
瑣枝璧月春如昨 張仲宗詞 氷簟銀牀夢不成 唐溫飛卿
往事悠悠增浩歎 鼓吹薛能 清愁苒苒帶餘酲 宋蘇子由
豈知一夕秦樓客 唐李義山 腸斷綠荷風雨聲 唐吳商浩

右十四

芙蓉肌肉綠雲鬟 唐元稹 泣雨傷春翠黛殘 唐王貞白
歌管樓臺人寂寂 宋王介甫 山川龍戰血漫漫 鼓吹胡曾
千年別恨調琴懶 唐譚用之 幾許幽情欲話難 鼓吹薛逢
回首舊遊真是夢 蘇東坡 寒潮惟帶夕陽還 皇甫茂政

右十五

一見清明一改容 鼓吹鄭準 每驚時節恨飄蓬 三體來鵬
風塵荏苒音書絕 唐杜甫 人物蕭條市井空 鼓吹張泌
荒埭暗雞催曉月 王介甫 野花黃蝶領春風 唐王仲初
玉環飛燕皆塵土 辛稼軒詞 只有襄王憶夢中 唐李義山

右十六

處處斜陽草似苔 鼓吹韓偓 野塘晴暖獨徘徊 鼓吹韓偓
侍臣最有相如渴 唐李義山 欲賦慚非宋玉才 唐溫飛卿
絃管變成山鳥弄 三體李遠 屧廊空信野花埋 唐皮日休

情知到處身如寄 宋高士談 莫遣黃金謾作堆 鼓吹張祜

右十七

落落疎星滿太清 唐儲光羲 寒江近戶漫流聲 唐戎昱
長疑好事皆虛事 鼓吹薛能 道是無情還有情 唐劉禹錫
且盡醁醽消積恨 唐[illegible] 休將文字占時名 唐柳宗元
秋來見月多歸思 唐[illegible] 斜倚薰籠坐到明 唐白樂天

右十八

繞門清權絕塵埃 鼓吹韓偓 白石蒼蒼半綠苔 鼓吹許渾
酒力漸消風力軟 蘇東坡詞 桃花淨盡菜花開 唐劉夢得

一泓海水杯中瀉唐李長吉 萬里銘旌死後来鼓吹張祜
世上英雄本無主唐李長吉 爭教紅粉不成灰張建封妾

右十九

門前不改舊山河唐趙承祐 蓮渚愁紅蕩碧波唐許渾
墜葉飄花難再復唐楊思中 浮雲流水竟如何唐李商隱
魚龍寂寞秋江冷唐杜甫 鴻鴈不来風雨多唐趙承祐
窮巷悄然車馬絕唐杜甫 磬聲深夏出烟蘿唐司空圖

右二十

録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

名氏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子抑又何如姬曰天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體之符一門百口徃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脩行然後漸證品位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偕徃姬曰緣妾前世為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𡈼此少緩尚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女即節婦與妾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褥隱綉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君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又聰明賢懿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詠録似夫君一覽之餘輒焚其藁盖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辯妾侍左右飽

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禮不幸宋録既訖元運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可恨劉槃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死偷生顛沛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殂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哀歌誰招碧玉之游魂吾道屬𪈂難疇葬綠珠之弱骨萬言莫盡大槩若斯不敢久留幽明異路遂去明日緝之白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

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丹桂翫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為而側耳躺時未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衆乎緝之謂曰吾人弗汝信柰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證或可就也姬曰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為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我馬必

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為然主君又舉司馬温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歎數聲取衣裾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髻雲鬟宮様粧 杜鴻漸 嫁来長在舅姑傍 唐音
寧知草動風塵起 詩統 墜素翻紅各自傷 宋祁詩統

右一

雙鬟慵整玉搔頭 唐音 百感中来不自由 唐杜牧
富貴繁華何處在 詩統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李壇吟

右二

夫子紅顏我少年 唐音 從来不省出門前 詩統
于今拋擲長街裏 唐劉禹錫 萬古知心只老天 宋葉紹翁

右三

殘粧満面淚闌干 鼓吹 鬢亂釵横特地寒 宋王介甫
不見紅顏空死處 唐白樂天 故園東望路漫漫 三體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 三體 劔逐驚波玉委塵 唐音

青血化為原上草 宋馬子才 人生莫作婦人身 唐白樂天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 唐杜甫 大厦元非一木支 宋王廷珪
慷慨西風淚横臆 詩統 此心惟有老天知 詩統

右六

血迸金鎗卧鐵衣 鼓吹 江山猶是昔人非 詩統
舊時王謝堂前燕 唐劉禹錫 更傷誰家門戶飛 詩統

右七

不見人煙空見花 三體 煙籠寒水月籠沙 唐杜牧之

人生自古誰無死宋蔡襄　莫怨東風當自嗟宋歐陽脩

右八

側垂高髻揷金鈿詩統　閑過春風六六年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詩統　英雄無策庇嬋娟詩統

右九

起看天地色凄凉宋王介甫　塵夢那知鶴夢長宋邕鼓吹

血汗遊魂歸不得唐杜甫　新墳空葬舊衣裳鼓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已而主母又指所抱

兒曰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兇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傷胷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惟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尚未深信即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傷錢迹宛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一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殽祭之其夕姬来謝曰感君設位兼辱祭儀無以為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緝之曰公善自愛妾不復来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獨步浙中靳秘此曲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剪燈餘話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拘小節每以游俠自任至正末

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為屬郡二子往来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貴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全有詩曰華髮衝冠感二毛西風涼透鷫鸘袍仰天不敢長吁氣化作虹蜺萬丈高賈亦有詩曰四海干戈未息肩書生豈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撐住東南半壁天其詩大率類是人皆信其自負吳元年　國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皐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高讓為比杖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

而師潰皆赴水死洪武四年春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遇之於塗隨行僮僕數人氣像儼如平日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荊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長歎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有揚州鶴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臨死乃曰我幸在家鋤菜為高雅賢輩

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咲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復稱臣於是逃居海島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為盟主自稱老耄及兵敗入關乃望以一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即死爾何忍向人喉下取氣乎夫韓信建炎漢之業卒受誅夷劉文靖啟晉陽之謀終加戮辱彼之功名尚爾

於他人何有哉全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于事敗乃能削髮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著盡著僧衣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咲曰審如此吾等當愧之矣全遽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因解所御綠裘令僕於近村質酒而飲酒至幾行若虛復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章播在人口今日之

會可無佳什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成即吟曰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沙賈亦繼吟曰漠漠荒郊鳥亂飛人民城郭歎都非愁纏病骨何須葬血污游魂不得歸麥飯無人作寒食綈袍有淚哭斜暉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志違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為詩極其豪宕今日之作何其哀

傷之過與疇昔大不同耶二子相顧無語但愀然長歎數聲須臾酒罄告別而去行及數步間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已久矣但見林稍烟暝嶺首日沈鳥啼鵲噪於叢林老樹之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貰酒之衆視之則應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風焉若虛遂借宿酒家明日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剪燈新話○幾行一作數巡疇昔作疇日嶺首作嶺頂應手作觸手）

才鬼記卷十二

才鬼記卷十三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本朝 三

朝雲集句

洪武中孫典籍蕡仲衍嶺南才子工於集句叙所作朝雲詩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僊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峰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臥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爇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豔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幾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

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蘺漠漠荇田田遶籬野菜飛黃蝶緣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腳垂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

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鴈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亂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挂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慇懃為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疑是欲星

愁有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縠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浮

王僊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僊語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為北風所滅月亦烟晦林木淅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即還室掩户踉蹡而卧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豔逸羣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

簫聲助其清婉而贊蚵唧唧若為擊節也其詞
曰舜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
殊鄉國異夭桃窓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
誰信流年贊有華燕子銜將春色去夢中猶記
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歲月消惟
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
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経雨冷雲香吊書客夢中
同躡鳳皇翎遠上寒山石径斜宮前楊柳寺前
花紅顏未老思光斷莫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累

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来経幾載
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冷浸
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欲
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門余別恨知
多少巴蜀雪消春水来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
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緣
君春愁冉冉帶餘醒珍簟銀牀夢不成知子遠
来深有意酷憐風月為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
怨入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

暗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
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
詩三首白袷王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
眉鐔鬢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
香玉細柳新蒲為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
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灘遠船明月江水
寒欲随郎船看明月遊絲落絮春漫漫其聲哀
而不傷怨而有容疊疊而不窮如孤鳳之鳴梧
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亟趨見

之環珮餘音猶泠然也謂余曰妾錢塘歌者眉
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驚覺詢之寺僧則
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矣或其餘
魄也耶余怛然自失酹以椒漿云

番山鬼女

國初香山周尚文林浅二人於経術外皆攻詩
尚文讀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兄来訪與
言昨宿有美人来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
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

携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矣人以為魁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歲（並雙槐歲抄）

曹本正

正統間龍川所千兵曹廣祈嗣於霍山夢茀八位支伽羅漢降生及生子果異慧名本正及之娶婦生子數月本正感疾卒是日里士人藍碧歸縣遇本正於途袖出一封付碧曰以貽我家尊及歸方知其卒屍尚未殮碧發書皆永訣思親之語有詩曰離却山門十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西風急空染塵埃半世緣（耳談）

周文襄公見鬼

正統辛酉秋巡撫周文襄公赴京議事挈予同去訪先師魏少宰回途至夾馬營晚涼與其家予仁俊在船面侍坐文襄見兩岸石榔敗露忽語予曰若曾見鬼乎予曰不曾文襄曰吾曾見一鬼甚奇異蓋吾鄉盧陵老儒周尚山之魂也尚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劉觀延作館賓與同鄉諸縉紳交往甚久物故於宣德二年魂忽附於翰林修撰尹鳳岐之次子求見諸故舊於吾尤切出言成章詞雖俚淺而録之者必不能及又能言人禍福尹公專請諸公相見欲釋此事吾時為越府長史與文淵何御史南雲程中書吏部鄭侍郎之弟四人同往但見此子緊閉雙目面壁而卧口不絕言何執牙牌叱咄之曰甚麼人在此無禮其子微哂朗吟曰諸公袞袞盡朝臣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如

何問我是何人謂吾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相請不輕來胸中無限不平事要與從容話一回又吟曰昔年承著尚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久在泉臺樂耽玩天葩端的吐奇芬又云深辱雄文見遺不曾致謝吾曰令郎已送布四端即曰此土布何足以謝雄文高吟曰蠢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表相知如何可潤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柳菴為我述行狀東里與我作墓志并諸公哀挽之作萃成一集煩公序以

冠其端吾曰先生今亦奚用哉荅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淂一勅命即在地下誇耀于人又髙吟曰尹公勅命淂焚黄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来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就呼何繡衣如何失信不送鳳陽墨與我何曰我在鳳陽田先生已捐館故不曾送即訝然曰你欺心你欺心你在鳳陽田我方有病因老劉有事故不䟽言遂吟曰百鍊玄霜出鳳陽君曾許我助文房今朝竟發欺心語巡按田時始卧牀曰

老劉何為淂禍遂叱曰老劉好兒子假如你在浙江巡按田送他二織金段子他何曾得来又吟曰君在浙江巡按田織金段子送都臺如今却說劉公過此口煩君再莫開何曰先生你曾央我一事荅曰有表弟王某為學官為進香料歛盤費以我面情不曾責打也鈕他一箇徒罪復謂何曰你央及我的事如何何過之曰你又央我一事荅曰有娼妓者因我死了不曾輕恕他復謂何曰你央我的事如何蓋因織金段子

一事切中心腑恐泄他事之[illegible]甚難回話吾隨沮曰尚山先生不必窮此事一向在於何處荅曰我平生不曾信鬼今日輪到我做鬼方才知道有這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之光能及物月之光不能及物吾問何故曰譬如一件濕衣服曬在日之下則乾月之下不能乾又問之曰世間多少人死皆無靈異惟先生靈異若此荅曰君獨不詳月有弦望晦朔故鬼亦有靈爽寂滅之異也遍問諸故舊且挽南雲手吟

曰南雲内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沉淪君獨奮人生窮達總由天又吟曰縉紳知已滿朝端總是相思會面難此位郎官不相識丰姿絶似鄭天官蓋鄭天官有事不得来因遣其弟来致意以其日前不曾會面而起疑似之言南雲問曰長史先生當何如荅曰在京堂上前程萬里吾問南雲如何荅曰也是在京堂上又問何繡衣如何荅曰我不說我不說蓋憾其初叱咄之意強之曰也是在京堂上徽云可惜可

惜衆莫能喻其意正敘話間忽厲聲曰尹公尹公我借令子聰明以發我平生不平之意何故說乃於吾兒而見殃衆愕然未知其意蓋尹公以吾輩三四人來聊致小祭作祭文遣之文中云既不念吾同學又不念吾同鄉吾於爾而何負乃於吾兒而見殃然此文尚未終篇脫稿書房與敘話處又隔遠何遽知其然耶衆皆奇異吾問曰先生欲何為荅曰吾無他惟一念不忘故舊欲與一會耳尹公以鄉里之故特此相累

可於某日備二十卓盛席延諸公吏煩長史先生為主人會訖則去必不見殃於其子也取紙筆來為吾列諸姓氏首東里次抑菴次鄭公次吾何潯第十三尹潯第二十三其子潯二十七末席言既其子齁齁而睡移刻即欠伸張目驚見吾輩在坐趣與為禮問其所言懵然不知也至期諸公畢集惟東里以事不赴其魂又附於此子稱吾為主人備談舊事盡歡而散從是降神之事遂息予因進曰得無尹公家之不祥乎文襄曰何為不祥此子其年中舉予驚異其事詳記之心中幾五十年矣惟何公可惜事不解後聞何公以吏部尚書致仕在家其子喬新為給事中與張真人結姻真人被其叔母赴京奏其違法有旨抄提給事泄其語真人逃竄有旨窮究其情何恐禍及遂自經死其謂可惜者為此也弘治元年三月望日述

湯胤績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胤績信國公孫也志大言

大武畧少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功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為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其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為叅將守邊一日與友生正飲聞虜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胡直前一箭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騶從甚盛來坐中堂令免供具但索

筆研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来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汚游魂歸未得幽宴空遂望鄉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寓圃雜記 七修類稿

鬼對

胡敬齋先生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復咲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盖先生乃正學君子鬼物非故為狎侮亦奕公警公之意存乎其間云中洲野錄

法僧遺祟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闢雙扉昇訝之曰人耶鬼耶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少女態貌整秀衣飾糚淡真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葉之約而有綠

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怫然曰爾謂紅葉之約韓翠屏比妾則亦已矣以綠綺之奔卓文君比妾繆哉昇再拜謝則是夕遂與合焉女屬曰以君文學之士千金之軀一旦喪於今月慎勿泄露終當為箕帚妾耳乃賦二律詩云腮掩鐔紗怯晚風碧梧幽影路西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杯擎鸚鵡綠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裡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鬓蓬又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繡香猶在雀扇題詩墨未乾滿院落花春色晚遶庭芳草雨聲寒掌中幾字迴文錦安得郎君一咲看自是日夕胥宇經旬不返父究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咲或起或仆不一始知其妖瞭也密速杭招慶禪師方公治之夜方建壇仗劒危坐有一美人哀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魂魄未散是成祟耳顒冀宥之師即揮劒墜至一地沒旦起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額多洮幽挍諸火爇氣

入人臟腑甚不可遏[西樵野記]

永福溪鬼

侯官唐濆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忽一鬼唫詩曰隨波逐浪滯泒寃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闗今夜聽啼猨又有唫者曰饑烏送我崇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巵髑髏載土生春草後唫者謂前唫者曰明日錬帽生至矣予當得代遂脫沉淪因相與噫吁而散濆停舟候之至日中果有戴鼎於首者將涉濆告之故得無恙其夜前鬼哭甚哀頃之一鬼來謂曰鐵帽生未至乎曰至矣乃為唐衆政所救濆聞之大喜自負必貴覲作奏章告於上帝度此二鬼越數日坐於齋中有二人拜謝於前曰蒙公保奏今得生善地矣語畢不見濆登第官至山東衆政[晉安逸志]

楊玉香

林景清閩縣人成化已亥冬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金陵楊玉香者娼家女也年十五色藝絕群性喜讀書不與俗人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顏姊曰邵三雖乏風貌然亦一時之秀景清與之狎飲於瑶華之館因題詩曰門巷深沉隅市喧湘簾影裏篆浮烟人間自有瑶華館何必還尋弱水船又曰珠翠行行間碧簪羅裙淺淡映春衫空傳大令歌桃葉曾似花前倚邵三明日玉香偶過其館見之擊節嘆賞援筆而續曰一曲霓裳奏不成強来别院聽瑶笙開簾覺道春風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適景清外至投筆而去景清一見䰟消堅持邵三而問三曰吾妹也彼且簡對不偶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乃與同至其居穴壁潛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頃之命侍兒取琵琶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曰倚床何事斂雙蛾一曲琵琶滯恨歌我是江州舊司馬青山染得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黄昏愁心政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明日景清以邵三為介盛飾訪

之途中詩曰洞房終日醉流霞閑却東風一樹花開得細君心内允雙雙携手過隣家既至一見交驩恨相知之晩也景清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並立海棠嬌銀箏象板花前醉疑是東吴大小喬玉香詩曰前身儂是許飛瓊女伴相携下玉京觧佩江干贈交甫畫屏涼夜共吹笙夜既闌邵三邀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則玉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卸紅粧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朶花枝壓衆

芳玉香詩曰行雨行雲侍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妾雖娼家志常不染頑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勢不得從但誓潔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迹君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乃調鷓鴣天一闋留別曰八字嬌蛾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情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聽囑付莫疑猜蓬壺有路去

還來移移一樹垂絲柳休傍他人門户栽玉香亦鷓鴣天荅之曰郎是閩南第一流胸蟠星斗氣横秋新詞宛轉歌才畢又逐征鴻下翠樓開錦纜上蘭舟見郎驩喜别郎憂妾心政似長江水晝夜随郎到福州景清遂訣别歸閩音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携書北上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迫視之乃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来玉香曰自君别後風枝南北天各一方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

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叙疇昔景清詩曰江上尋春恰遇春一回見面一回新含悲細説分携後夜夜相思入夢頻玉香詩曰鴈杳魚沉各一天爲君終日淚潸然孤蓬今夜烟波外重訴琵琶了宿緣吟畢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復見景清疑懼累日及至金陵首訪一清軒門舘寂然惟邵三縞素出迎泣謂景清曰自君去後妹閉門謝客持齋誦經或有强之萬

死自誓竟以思君之故遂成沉疾一月之前死矣景清聞之大駭入臨其喪拊棺號慟是夜獨宿軒中唫詩曰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最是秦淮月還對蘭閨燭影紅因徘徊不寐惆悵間見玉香從帳中出唏嘘良久亦吟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為雨為雲處總是襄王曉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隱隱而沒晉安逸志

白晝美人

里人馬駿弘治甲寅從家皐橋之東其居垣墉悉弊門扃凋頹殊為幽寂駿值盛夏設枕簟晝卧堂中夢聞歌云楊柳青青楊柳黃年來年去度韶光宮腰舞袖渾忘却蟬鬢蓬鬆為嬾粧憶昔沉恩青鸞殿情濃失却黃金釧忙呼侍女覓不得朝來羞見君王面于今寂寂古墻陰月白風清誰共吟追思往事空長歎花落花開淚滿襟歌畢駿驚起見一美人從二婢美人即解帶就枕駿欲躍出美人怒目視曰如拂吾頷吾呼二婢持火具烙爾膚駿懼逸出之遂再遷自是或白晝瓦礫拋擲或徹夜牕槅開闔或微風細雨之下哭歌號泣其室尚存人無敢居之者西樵野記

許巡檢女

上官守弘治壬戌雲南巡按使者宿某驛明燭獨坐忽聞窓外有為女人聲者吟曰夜月懸金鏡春風颺錦帆江花如有意飛點繡衣衫又曰旭日轉洪鈞園林萬象新畫屏朝弄色彩檻夜

移春巢雀俱堪托人家盡不貧獨憐寒谷底黃葉尚凝塵公大詫曰有是哉女乎何以至此女曰妾非人有沉寃欲訴耳公令前即跪燈下泣曰妾欽州許巡檢女也五年前從父赴任至此驛驛夫悅妾貌毒殺父犯妾妾固不從羅巾縊死屍猶瘞園中淺土纔覆面耳惟大人憐察忽不見明發公集驛夫庭下曰五年前有許巡檢負重罪逃至此有能捕獲者厚賞一卒曰曾有人殺之矣公大怒曰殺者即汝也一訊即吐實

發女屍園中面如生命具棺殮移葬之而械囚具奏斬於市黄生談 耳談

張世寧

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洛人王或棄官學佛有詩云親踈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鈎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受著何時是徹頭彼若有見於出世法耶 比事摘談

采石鬼詩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鴈行冤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黄暐蓬軒別記

吳師禹

成化間侯官有吳師禹者名洪結屋於吳嶼江滸植奇花異卉讀書其間每月夜必棹小舟載酒適飲漁翁泛舟來往謳唱相和嘉靖辛酉師禹物故已久士人張君壽以秋試見黜鬱鬱不樂乃買舟浪遊恣其所之八月十四夜皎月澄空泊舟吳嶼江心忽見上流一舟如雀獨一老翁盪槳浩歌曰郎提罛網截江圍妾抱長竿守釣磯滿載魴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又歌曰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来自不知除却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君壽異之因刺舟與語翁曰我是吳師禹吾家去此不遠請得為

旦夕之驩可乎君壽素不聞有師禹亦不知其已死遂與方舟入其家但見門臨碧水屋枕綠陰屋中羅列経史數百卷一童子年可十五六進茶已具蔬筍為餉酒數行君壽請曰適聞佳咏風致絕群既荷晋接敢求一篇師禹欣然即揮羅紋箋一幅其詩曰世路無媒君莫悲開闢肴取牡丹枝姚黄魏紫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君壽稱謝置之几上夜闌遂與共寢旦日睡覺乃在叢莽中石上詩箋猶存觸手成灰 晋安逸志

王秋英

韓夢雲福清諸生也嘉靖甲子授經邑之藍田六月六日遊石湖山見遺骸焉哀而掩之至中元之夕慶雲欠伸假寐則一端麗女子見夢曰妾覊里之罽也委身草莽二百年於玆矣君子厚德惠及骼胔静言感念嚮結焉忘偶作小圖用伸寸報遂出袖中彩障一軸以遺之題其標曰萬鳥啼春因分詠四詩復為隱語示生曰大不成大小不成小耳不成耳口不成口有一夜

乂頭捧一匣付與奴家種田一畆八九之間収了一斗報與君知心欽神受若遇知音大家分剖有君之靈步君之後夢雲為剖得之遂申伉儷之好是後累見於夢自稱濬磬王秋英詢其家世答曰妾楚人也父曰德育元至正間以兵曹郎叅軍入閩妾時蚤寡從行見執至石湖山不忍受汚投崖溺溪而死曩者車騎臨況躡踵相從此亦夙世因緣非偶爾也已何有娠以乙丑四月生一子使報慶雲慶雲母亦微知其事

急欲見孫因抱歸女戒曰兒受陽氣尚淺未可令人遽見忽母來登樓女已抱子從窗牖逸去噉兒果尚棄在地始猶謂是蓮子察之乃蜂房也抱兒歸湘潭棄之河旁有黃公者拾之稍長清癯敏慧異常兒名曰鶴算生二子次曰鶴齡鶴鳴共習制舉之業頗有聲已而二弟皆授室獨鶴算泥衣帶血書未决然已聘金二十委禽於其里易氏矣先是女即歸楚嘗以二竹筴與生令擊筴則女即至凡有疾痛禍患得女一語

即獲庇祐後以人言疑女為妖又誣生失行淫主人女褫去章服故女来漸踈相期惟一歲一来必以七月七夕夂之女謂生兒生已符衣帶之期可不来視之乎生遂抵湘潭偽作星家言謁黃公公出三子年甲生指鶴算者曰此非公子即浪得當歸矣黃公動色問所自来生曰我即棄兒父故来試公儻不寒盟有衣帶語在公曰固也我已有子不死溝壑公若還珠可忘阿保他且勿論頃者委禽之資當為計耳因問兒

所在曰應試長沙去也生即往就視一見兩相感動若不勝情其弟暨家奴皆大詬禁不令與語生自忖貧既不能償金又婚未易就以洛女亦莫為計遂偕之歸始來浮海屢經險女皆在舟中陰為衛又為經紀其資斧至兒不得疾歸女亦恚恨若有待耳抵閩人皆驚詫蓋始皆謂生必死狐媚今不然又見兒知非祟也女能詩文長篇短詠皆臻理致閩之士大夫及當道諸公徙來福清托生卜事求詩者踵相接其言皆

驗然有答有不答凡所寓生書詞並其亡僕進安者遍致即稠人中生見之而衆不見也迄萬曆癸巳秋英謂夢雲曰妾以冥數得侍巾櫛塵緣已盡將從此逝矣揮淚而別後遂寂然夢雲兄彙次為萬鳥啼春録

萬鳥啼春詩後二首不載末以柬柳春失韻其間失韻尚多也

經史足三餘鵬程快九萬床頭劍影芒天際奎光爛幽谷有時春長夜何時旦携手共諧連鳴鷄催曉散

浮世寄萍踪虛飄若飛鳥瓊至久寂寥銀沙時縹緲臨流欵乃喧倚壁吾伊悄歸去借藜光雲深林徑窅

甲子重陽日念奴嬌詞

今夕何夕對芳辰又是重陽時節故里當年錦堂上也捧萸觴綴席金谷難離蘭亭冉冉總灰飛煙滅勘破興亡回首不須嗚咽　捱盡寂寞黃昏如何肯污了連城堅璧瓊苑玉人緒良緣雲雨潛會巫峽無奈薄情雨散雲收依舊銀河隔衰草荒丘夜夜孤鴻嘹嚦

十月寄生詩生方圖為女建祠石湖

朔風震撼冷瀟湘幾樹歸鴉叫夕陽不見王孫來駟馬惟聞牧豎下牛羊荒山野水悲長夜懶鬢蹤容怯凍霜漠漠陰雲愁杳杳何時祀我一爐香

長至日生作冥席迓女女来索箋題詩

二百年来走閩越辛苦奔馳親鬢雪回頭往事付空花淚逐西風愁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

舒一葉隴襄歸驀地風烟障天起一家骨肉鋒刃摧向来棲跡荒村曲而今祔食君堂北羅幕孤燈暗還明寶鴨輕烟斷復續當筵對酒且舒懷握手論心情實開佳會幾番勞遠夢如何朔刺亂喧冦碧茫海宇無留迹彷彿塵埃寄遺魄多君為我卜幽居使我聞言轉悽惻鄙懷何肯在故山神思飄遊暫往還高堂不肯為棲托荒隴何須屋一間

除夕生夢與女登樓女作臨江仙

燈火滿城鳴竹爆家家收拾殘年春陽初轉動朱絃金爐香滿爇梟梟泛輕烟　人事天時又一歲迎春送臘開筵多情杯酒莫余錢不須斟玉斝撫景恨悠然

清明日瀟湘逢故人慢

春光將暮見嫩柳拖烟嬌花帶霧傾刻自風雨把綿上深恩宮中遺事鑽火留餳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事挈榼提壺鬪草踏青載路　子規啼蝴蝶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緑酹奠一丘黃土

嗟海角飄零湘陰淒楚無主泉關也能發有情雞黍画角聲吹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

乙丑七夕滿江紅詞

蓐暑誰收秋聲報梧桐一葉又聽得蛩泣砌除鳫啼沙磧清輝玉宇欲無塵縹緲娟雲漫凝跡意難忘倏忽馭飈輪話舊約　柳風踈歡情折蓉露冷離愁結這滴滴丁丁不堪苦惡夢寬河漢隔年期骨肉闗山千里別兩闗情極目楚山雲龍江月

又次岳武穆滿江紅詞

話約銀河霎時間雲收雨歇枉做了叢莽溪頭一塲轟烈溪山風雨百年心家國存亡千里月有何心勾引蔓藤纏添悽切　烟花恥應難雪雲雨債何時滅為塵緣故把白瑜玷缺高唐夢裡情如水南浦尊前淚成血羞覩着嫦娥長自在瓊瑶闕

丁卯七夕詩

錦樹初酣玉露秋天涯有約續前遊青山隔岸

分閩楚銀漢排空度女牛詩稿連雲償夙債燈
花和淚滴新愁依然迢遞来時路月落烏啼荒
草丘

戊辰七夕詩

荏苒風塵客路縣故人咫尺亦天涯心馳銀漢
金莖露情重荊庭玉樹花綠水悠悠山隱隱白
雲在在月家家遅回不敢吹香夢一段詩聲付
黑鴉

癸酉七夕詩

楚水閩山一逕斜迎風敲竹故人家但知海上
多秦石豈識人間有漢槎木筆試題今夜雨江
磬曾對十年花故山麋鹿嗟誰主古木寒泉老
歲華

丙子七夕喜遷鶯

凭闌極目正雲斂晴空月穿脩竹遥想當年白
石湖頭巖溜淙金激玉從教歲月優游不管人
間橫蠹迺年来為意界情田遷喬出谷頻覺嗟
南北萍踪天涯遊子尚蕉鹿影度行雲情隨逝
水荏苒幾番馳逐依依燈火城南隱隱桑麻社
曲直須待挹北斗寒芒三生頑夢

壬午七夕

憶昔班荊日情懷良不疏當年有佳約除此肯
教虛惜哉為塵緣壞此千金軀人誰不有死奄
忽歸丘墟死生一晝夜千載同須臾英魂不可
作頹蹻均烟蕪獨有詩魔力能與天壤俱青蓮
豈刼化丹鼎能回枯向倚殘祠巔乃在荒山區
狐兎雜夔魍淒淒風雨餘君憐我遺魄附我堂

坳居星橋歲一度偃仰歷居諸時序感疎鬢便
覺風烟殊昔種藍田玉今為滄海珠鴻毛際天
末駿骨千里駒世運翻與覆株守豈良圖驚沙
吹日暮萬里皆穹廬白鶴城邊歸黃犬應誰呼
朱甍亦曼曼軒冕總泥塗不八嚮閩山併楚水極
目一唏噓

戊子中秋夕古樂府長相思二章

長相思相思長獨鶴高飛九回翔楚天嘹唳驚
胡霜側身東望淚沾裳思君閤阻天一方欲往

從之河無梁臨流欲遡川無航江東渭北恨參商安得共此明月光長相思相思長　長相思相思長寒蛩唧唧九迴腸中夜為君起徬徨期君不至倚胡床衰草淡烟漫隴裏碩言戒道歷盤塘邐迤拿舟過武昌心驚鴻鴈度衡陽無令戚戚滯湖湘長相思相思長

壬辰七夕星橋懷古碧芙容

往事重回首三十年華渾如夢蝶百種情懷費無限周折傷秋至唧唧蛩哀恨夜闌寥寥燈滅

有何話說閩楚關頭直恁都抛撇　算今古英傑荒隴空餘斷碣苔蘚縱横不辨龍蛇跡誰不羨漢闕秦宮祇做了狐蹤兎穴惟有雙星亘萬古東西分列

癸巳記室別言

自甲子至癸巳已歷三十春秋遡聚首至分衣曾脫百餘手草數緣已盡英爽亦灰既著簡編多招物議况事涉虗誕只可助士林之談吐而勢懸堂陛安敢瀆尊貴之應酬條答則懼洩玄機不答則恐方尊命我當斂跡君可杜門永謝人寰旋歸苦海

予嘗問閩人頗不然耳談載莊靜甫誦詩云洞裡仙人路不遥洞庭煙雨晝瀟瀟莫教吹笛城頭閣尚有銷魂烏鵲橋莫訝鴛鴦會有緣桃花結子已千年塵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朝暮雲驂閩楚關青鸞信不斷塵寰乍逢仙侶抛桃打咲我清波照霧鬟三詩並不載鳴春集其詠節婦詩芳心未可輕

行露高節何須怨凱風集有之全篇不稱

新安鬼對

唐狀元皐童時夜歸道上逢多鬼阻截一鬼曰此何時一曰半夜矣因出對曰半夜二更半可對之唐即對曰中秋八月中鬼咲曰此真狀元遂縱之去　耳談

才鬼記卷十三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箕語

箕仙者本紫姑神也以箕挾筯書于灰或桃枝挾筆竟濡墨書詞翰淋漓可喜可愕多自托古仙人名士或名扶鸞豈以仙乘鸞乎又有不假人扶謂之懸箕又有不復用箕而置筆墨于静室開戶則書盈楮矣其始見于劉敬叔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

死故後人作其形于厠間以是日迎之祝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菓亦覺面貌輝煌有色能占衆事卜將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即大躍惡即仰眠陶侃如厠見人自云後帝着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説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紫姑而言矣洞覽則云帝嚳氏女將死言平生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迎一曰世俗元宵請戚姑之神蓋漢時戚夫人死于厠故必詣其中召之顯異録云紫姑神莱陽人何媚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妻妒殺之於厠時正月十五日後遂顯靈顧由前特用以卜未嘗云能文詞也蘇子瞻元豐初為黄州子姑神記神降于郭氏衣草木為婦人寘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為侍妾而其妻妬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偵其寃使

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粗為録之是即顯異之述也至其卜有驗不驗要之皆才鬼所為耳然相傳文詞率惟宋初以來子瞻又嘗因廣州有仙降崇道何大師賦

詩立成謂仙有入鬼獄羣鳥獸托于箕箒無足怪者則仙降固時有之耶今總爲一類附才鬼記之末近時孫榮祖者致箕仙本徽人王弇州題其所書陰符經事猶幻異待詳再補

詠雨詩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許彥周詩話

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召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訪意後以誑人弗之信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僮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徐書曰德林素不相信曷爲索詩謾贈一絕云米豈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倉皇救文叔不曉所謂復禱曰願明以告我又書曰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漢書馮異傳榆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與狎故神戲之德林楠字

詠手詩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有美女子在旁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訝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幙偷回雙舞袖綠窗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却放針信筆而成頗有雅致云夷堅志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呪才畢仙已至乃盡誠扣之答曰經義賦論吾悉知之顧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爲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三絕句清婉可傳其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明香媒隨意作眞行新詩便是班昭戒滕却閑書座右銘

其二云時樣新裁鬬色衣不將綵線縷花枝
勤只要詩仙句繡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
六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羅裙新剪湘
江水纔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
詠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
彩霞試問劉郎緣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

白苧詞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為紫姑神
所作也詞云綉簾垂畫堂悄寒風淅瀝遙天萬

里黯澹同雲冪冪漸紛紛六花零亂散空碧姑
射宴瑤池把碎玉零珠拋擲林巒望中高下瓊
瑤一色嚴子陵釣臺歸路迷蹤跡　追惜燕然
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樣滑當此
際偏宜訪袁安宅醺醺醉了任他金釵舞困玉
壺頹側又是東君暗遣花神先報南國昨夜江
梅漏泄春消息（王府叔[illegible]堂集云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樣得或問出何書史答曰天上文字汝爭得知洪容齋夷堅支志云末句云東風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乃為騷雅草堂詩餘作柳耆卿放柳屯田樂章無此）

一捻紅詞

沈延年邀致紫姑神題牡丹一捻紅詞云靚嬌
紅細捻是西施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
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
燮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　雙靨姚
黃國豔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引動狂
蜂浪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
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夷堅支志）

浪淘沙詞

蜀人郝宸父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
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煖律猶微仰
舒金線拂迴堤料得江南應更好開盡梅溪
晝漏漸遲遲愁損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遍
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澹有思致（夷堅支志）

紫姑敕賦句

其來續續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勑楚
謂之民（用東方朔敕賦名之曰民○高似孫緯畧）

降仙詩詞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托為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夕諸舅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於内行草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為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

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横數聲摇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鴈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清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黄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曰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裡雌黄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荅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展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

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絶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静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淡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

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黄道先子為一笑然莫知為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説時人號為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

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還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来朝初八霞垂綵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鼎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齊東野語）

詠筆詩

有降仙者或疑其棒箕者自為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兎出中山骨欲

仙何人扶穎纏尖圓拙夫堪咲堆成塚豪客曾聞掃似椽窓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為其速亦不可及也（拙夫一作狂僧○癸辛雜志）

魔軍詩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語驗之今日果然（輟耕錄）

箕詩多驗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為閩省理問所吏嘗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逾月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之後嘗為其問所除有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說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時其父已卒果丁憂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温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金甲霜寒十載秋喪師盧國盡虚謀西風不作封侯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

贈胡叅軍詩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寧為陳友定擒死於福州（草木子）

鄭大叅阜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開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覃如今若問之官去南海功名事業全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士時　上親擢方面官問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進来

當除鄭山東叅政張鸞廣東叅政次日又問兩箇秀才那箇有學問蹇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八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閒中今古録

十二辰詩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時為詩次年 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兎三窟將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鰍鱔爭雄雌

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鬬鷄亦是伍伯兒[illegible]猘犬下堦走牧豬奴獻令人嗤瑯琊漫抄

箕鸞人詩

龔僎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揚子江心會大風雨震作擠一富商溺於水盡攘其有而歸乃棄棹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焉僎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如讐敵一日里有祈鸞者僎乘箕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強風何大惡揚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僎凜然懼生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更不復返枝山野記○金陵賈客其者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尾槖多金也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與家僮謀擠翁墮水死是年生一子及長為博徒悖逆不孝蕩敗家業賈聞里中有降紫姑仙者往叩之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揚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槖○綠雪亭雜言

江東有太守其者文雅風流頗著詩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

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降書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氷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江州朱原虙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虙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虙適在

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捲夜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虗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與州郡事原虗如事父焉並綠雪亭雜言

箕鬼

陝西有召箕仙者箕動問為某仙書一鬼字又問既是鬼如何不求託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為人不到頭書畢請留名復書一鬼字而去予謂此鬼不妄託神仙之名可謂奇矣然知鬼之不可復為人而去不願復為人其亦黠矣哉蔬園雜記

紅梅白鷄冠詩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者即承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云鷄冠本是臙

脂染洗却臙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七修類藁

乩對

一庠士因記舊有部使者視學有對云鼓振龍舟驚起黿鼉之窟令諸生對皆莫有應之者士人隨以此請仙對之即書云火焚牛尾衝開虎豹之關衆請留名第書云可憐可憐而已衆強之復書云諸君不鄙明日可到湖東大楊樹下當與相見衆散次日復泛舟蹤跡至彼皆登岸訪問果見大楊樹下以蘆席裹一屍在衆皆驚愕訪之近地數日前一人縊於樹下衆市棺埋之客座新聞

江西有提學出對曰雨洒芭蕉恰似千手佛搖摺疊扇諸生不能應乃相與祈鸞神降書曰吾李太白也何事延我衆以對告則書曰風翻荷葉渾如獨脚鬼戴逍遙巾皇甫録近峯聞畧云吳人有此句其叔祖請箕對風翻作霜彫摺疊一作摺疊逍遥一作攬包提學有云即李空同者

唐解元寅嘗見降仙令對云雪銷獅子瘦乩即

書云月滿兎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刑部郎中黄公暐亦嘗令仙對羊脂白玉天乩云當出丁家巷田夫口是也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公問曰此何土也耕者曰此鱔血黄泥地耳 西樵野記

才鬼記卷十五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箕語 二〇並神與仙及有名氏

燕華君 宋

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於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見其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

為雲氣所擁善鼓筝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湧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襪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為之紀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

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棊與國手為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夢溪筆談

太子中允王綸祥符中登進士第有女子年十八歲一日晝寢中忽魘其聲其父與家人亟往問之已起謂父曰與汝有洞天之緣降人間四百年矣今又會此自是謂父曰清非生自稱曰燕華君初不識字忽善三十六體天象皆世所未識每與清非生唱和及百餘篇有送人詩云南去過瀟湘休問屈氏狂而今聖天子不是楚

懷王又贈清非生末句云自有燕華無限景清非何事戀東宮又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飛瑞葉落人間說與人云天上瑞木開花六出贈清非生云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云濤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虬又詩云落筆非俗子鼓吹皆天聲豈俟耳目既慰予華宴情薪穎叔以楷字釋之刻於石後嫁為呂氏妻既嫁則懵然不復能詩康定間進篆字二十四幅仁宗嘉之有女仙傳行於時唐宋遺史○劉貢父詩話云海陵人王綸女為鬼所憑自稱仙人為字數十品名號形製各不相犯諸仙所用謂綸為清非孺子

清源真君 全

金主亮每舉事必決於箕仙後將南牧令童男女二人侍箕傍得望江南詞云總舉意玄象照離宮坎女離男金水火幾多鐵騎漫英雄最苦是雲中　遼東鶴驚起老蒼龍四海九州沾惠澤狼煙影裏弄清風堪作主人公亮覽之不悅問鐵騎漫英雄謂誰耶乃書亮字亮大怒復問

汝是誰又書清源真君四字蓋灌口神王也四川志○漢趙昱為嘉州太守江有揵蛟為害昱入江斬蛟后乘白馬白日上昇州人立祠灌口封清源妙道真君世所稱灌口二郎神者

真武神 元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鋟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其詞曰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宋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作繼一作暨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

死在西江月下南村輟耕録

關漢壽本朝

關羽降乩詩云當初悔不誅曹賊直至如今恨未消見聞録

張太子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王英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綴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支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

然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曰兩手懷来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窻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来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或謂是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爲後櫬移而神不顯涉異志○郎仁寶七修類稿芭蕉箕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傷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瀟瀟一二聲　顏玄言國非本朝張廸題鴈来紅詩云蘇武音書寄使風上林飛箭落征鴻至今血染庭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紅今附于此

韓湘子

胡仲囦在番陽參恩寧晉參政軍事時嘗降箕仙問以時事有韓湘子来臨題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撼八荒虎豹在關天浩渺犲狼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爲能及盛唐堪笑湖山山上客紅塵兩脚爲誰忙草木子

呂純陽五條

吾鄉沈處士貞吉讀書能詩暮年好道奉純陽呂仙翁甚虔每有事輒肎箕召之一日得詩二絶云鶴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鶴忽不見閒雲自来去處士驚喜下拜以爲真神仙来也後徐武功見之亦曰此詩非純陽不能作都玄敬詩話

回道人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間

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箕賦詩以答隨所
限韻敏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
往問箕荅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来又
曰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
梁藎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
詩曰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
頃之汪洋曾佩劒以化龍亦叱石以為羊經千
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檜為春陽青山不改
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處有佳趣不將功

名心旆隨風飈璃樓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
徜徉饑飡霞渴飲瀾養得中黃一氣絕凡慾那
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不管天地暮
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為君發狂句山靈驚倒星
斗散亂飛羣鷄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施
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插天表
勢壓天下羣山雄氷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
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蟾空濛虛
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桂壁噴

晴雪玉梅懸谷摇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
出没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
謁帝獨步天上璃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胷襟
磊砢誰磨礲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
功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来一
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
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
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
来一笑拂雲看劒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何孟

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視
春春為之跋東坡記在黃時神在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為其篆字并訊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為全之為鬼為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光酒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坡他日為韓文公碑有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語蓋無公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為仙從唐追宋軍跡甚移嘗謁滕宗諒於岳陽之稱回道人高粲為之傳近世好事者又粹其詩若于為純陽子集春未假考大抵其事鄰在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賢勝國來或扶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梁生得之避追而獻于喬公白巖者也詩跌蕩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諸亦異矣汪家神不開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實夔而生所獻乃如此世果有仙能文而不亡者在況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其賦白巖篇末云

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聾諸紀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自公觀之是詩尚何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于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爲何疑回道人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餘冬序録

天民

浙省平湖縣鄉中一傴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俳作詩寫字求作者不拘多少置卷於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嘗見贈老年

得子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凌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蘸露十分七修類稿

貞元道人

都下扶箕仙者鄧玉田徐州人武陵龍太渠邀之降筆云寶劒隨身隱北辰北辰宮闕鎖重闉歸來鶴背一聲笑萬里江山總是春又筆閒霧氣生毫末紙上松聲聽有無收得墨雲驟風雨高堂六月是氷壺又句漏山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聯門前千尺長松柏親手栽來不記年

又偶然騎鶴出蓮巔爲訪仙蹤下九天一劒當空忽飛過碧潭驚起老龍眠末書唐貞元道人道聽録

先大夫以户曹督儲徐州遇秦中蔺方士扶箕稱貞元道人者盡麻姑仙爲劉太恭人壽題詩上方曰石壇清晝煑靈茶王蔡高談啜紫霞話到人間年已永鶴書南極下仙槎復畫韓湘子贈先大夫亦題詩曰火裡金蓮兩句詩雌黄議論正繁時梅花嶺上深深雪爲了玄關入紫微

又別書曰公即當爲言官然終當以言左或似昌黎之潮州乎問太恭人壽數書曰九九乾坤是時年六十矣未幾先大夫改吏科歷右給事中分宜相之乾兒有謀擢少司空者疏劾之因忤分宜出爲紹興守劉太恭人之捐養果八十一歲盡筆飛動殊有塵外之致鼎祚今記於此

何仙姑

麻太僕滚在諸生時伯兄鴻臚涵病久有劉生者善箕術因于郡之玄妙觀請爲箕降自稱何

仙姑言求醫禱神盡心而已太僕以功名請書一詩云青雲天上客桂杏連根擬瀟瀟風雨聲莫怨滄江闊明年為萬曆壬午及癸未果聯第凡十八年庚子夏由山東憲長擢河南右轄便道歸至滁陽驛而疾卒其渡江也風雨經旬儼若詩景初請箕之日玄妙道人號松石者亦問病書一詩云鶴去松無伴雲飛石自閒蠶峯烟月冷牛出老生關此道人與鴻臚相繼不起前後悉驗太僕清介絕俗踰疆即世論者以天道

無知而箕神乃有前知耶○特典贈太僕卿故稱太僕焉

呂洞賓何仙姑

武林田子蓺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嘯凝空秋數着殘棋山月起未書云踏莎行請作西湖賦即運箕如飛筆不停綴有云攀碧落之兩峯卧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曰閬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曰非藏何仙姑三字邪復書曰然然然出一句曰日月為明分晝夜使之屬對箕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姈自許

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白壁未嘗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留青日札

李太白

涯翁先生少時曾為紫姑仙戲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千層君家有事來相問濃淡須憑墨數升先生知其為太白也因問以事神

逐一響答既而曰賢閤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敘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来語正呢五雲樓外鼓三椎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漫勞供凜冽文章無怪不嚴凝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作筮龜何孟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為其所傲固宜餘冬序録○涯翁李文正公西涯也

武陵李春熙嘗扶箕降李太白題咏甚富一夕方山李子醉甚惟以詩質仙即次来韻嘲之云枝頭梅子半儔黄肴劒論詩引興長謫仙翹首蓬萊上却哄君房醉裏忙方山遽起限曾登能三韻求詠云為報西樓掃洒曾謫仙還向醉中登百篇斗酒聊乘興借問方山能不能又次韻云驛路忙於箭深山雨似麻橋危田瘦馬村晚集寒鴉借榻敲僧户提壺問酒家篝燈聊獨酌半醉折梨花道聽録

永嘉二王公憲副叔果參知叔杲嘉靖中讀書大羅半山山澗有觴詠亭一日名箕題詩云晴冬丹壑含楓麗冠蓋羣游結勝因水底樓臺天上坐山前魚鳥鏡中分殘林松檜飄寒雨遥海烟霞隔暮雲想像昔賢誰可擬永和元有白鵞群時傍觀者謂因字非韻箕即寫云古通用不拘請書名又寫詩云吾是青蓮李太白平生斗酒詩三百今日東君酌我茶待我猶如寒夜客

詩勒亭後石辟萬曆己亥憲副長公子光藴為余郡丞以棲余鼎祚

淵聖

李和父云向常于貴家觀降僊叩其姓名不荅忽作篩稷髖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為淵聖在天之靈也齊東埜語

岳飛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迹也復書一絶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酧丹心似石今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睽車志

劉乂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名紫姑神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為俠徧走天下史謂

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少年恃權強娶良家子既而反娶其室余不忍民無告訴乘夜厥徒聚淫之際余奮劍斷其首十數且膾其肝而脯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澤非也余數世為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冤行無極之道是故用達仙道至於詩歌乃末事也因子見矜聊為一啓恩史之謬辭載之異行令余怛然感嘆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為余塚也以余無勳庸於國故史氏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史詞褒飾太過蓋世情如斯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彼若不能摭實徒務華以媚天子不若因可知而書之何必縱謬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身首異處今既為仙則不復與競姑隱之耳後世哲人尚為我鑑之夷堅志

陳元

傒官陳元居縣之甘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祿而卒二年鄉士請紫姑仙得兩大字曰陳元復書一詩曰月桂曾攀第二枝綠袍渴意拂丹墀不霑雨露空歸去折斷連環多少悲蓋陳捷後方娶妻月餘永訣故卒章不能忘也

陳平

餘干冕山道人陳氏子文叔少習儒業後從里人許子推受迎致箕神之術詼奇譎怪殊駭聽聞淳熈戊戌有書廷者乞詩廷賦性淳朴立書

二十八字云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拘守意城識破鳶飛魚躍處自知萬物不離誠語脉曙合其旨它所作盡然神自稱蓬萊紫霞真人是後靈驗日著好事者為之大啓醮筵以奉之且能驅邪治病每書牒必須黄紙章奏已焚者復能致其真墨色視初略不少變一夕憑人言曰吾本漢謀臣曲逆侯陳平緣常用兵家奇計譎墮世塵千年今限已滿矣當還仙界吾從此逝矣諸君珍重愴恨而别自是聲滅迹絶並夷堅志

張安國

齊三傑漢卿鄱陽郡庠諸生也有屋數間在妙果寺北頗幽邃其前種木犀十餘本目為桂林每科舉則往習業淳熙癸卯與士人李栖筠正子史天民仲達陳謨少皐同寓焉史能誦四句呪邀至大仙云大仙大仙車駕騈闐暫離蓬島來降香筵凡七遍每焚香致禱則立至齊於堂壁貼六經圖又設王龜齡坐右銘于西仙自言為張安國書灰拌曰可補紙當為作記紙至隨手輒成凡字皆翻書背讀乃粲然可觀其文曰

桂林令名也令名德輿也德假名而行名因德而實從古君子之所取也卜築此房久矣名麗傳焉蓋必有待乎樂道之君子也得其君子名與實稱一時偉之史君倡于前齊陳二君和於後而又李君實之四方聞者嘉名而樂實翕然影附不憚百里之勞至於朝饔暮鹽者有焉亦樂乎實之滋味而忘乎口體之養也况經圖揭于兩壁又可以便於觀覽焉坐銘彰於右又

可以知而鑒戒焉處於中者非奇偉超絶之士亦深醇渾厚之人吟詠諷誦涵養培植德高而道愈深造矣豈與庸庸瑣瑣争衡哉加之松風曲古竹日篩金山列屏而林秀幄花麗錦而草鋪茵嵓桂摛華佳禽流韻豈資張樂於洞庭想道於洙濵羨教子之籝金羞董園之不窺也異時斫桂於廣寒馨香於天下愧陳車馬於庭報讀書於城南之人也則名實之辨至是而始定故謾為識之淳熙癸卯四月二十六日于湖居

士記　已而正子又標小軒曰泰光仙復来曰亦當作記與桂林相對即書曰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莊周之寓言也心寓乎言言該乎心相契有如符印者是宜後之君子心有所養採華摭實形之於言者寧有不取於斯焉李君正子歳適大比約課盟于芝山之東偏而其地則齋産也前目以桂林中名以泰光亦皆心寓于言出於自然而非使然者也况李君性天心地智燭信符幼真鎔朴怡雅培根充實於内發越於

外道德仁義足以黼黻吾身學術文章足以經緯國典視聽言動足以矜式後人謀智機權足以潤飾吏事以至氣槩節行聲猷聞望植立乎當時震耀乎閭里豈止溢乎一軒哉又况軒不袤尋丈窓不盈數尺向塵而此新昔湮而今振畫棟采椽緑窓浄几豈惟物態之能然亦是心之發露也天時有明晦此光無損益人情有慘舒此光無豐嗇以觀光上國則利賓於王推道以潤民則近乎皇極是又泰道之亨也若夫絲華之光悦渥丹之著顔鄙天地之寛羨濠梁之樂者相去十百千萬也予因李君之寓是言遂李君之所以言索李君之所不言非物外之心焉能道之時淳熙癸卯重午前五日于湖居士張安國記　二記字畫飛動甚類其生時書體諸人問今秋試闈有發者否曰有人有人又問曰先生昔年游此邦一時交舊有好者否曰同會四人其三已逝惟一人存蓋安國以乾道元年過此王龜齡爲郡守共集薦福王嘉叟及余

預焉是時二王皆亡矣解試舉李與史薦名鄉書後三年數人復詰彼處祈仙一臨不復應次舉漢卿登科異聞總録

沙門光遠

都下士人許姓者能迎致大仙言多奇中嘉定壬午春三山黄公朴同友訪許扣功名大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自作賛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経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日若見閻王任他枷鎖杻械又

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胸中百萬兵縱横筆下三千字無垢為朋汪相公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年歳在已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黄生於壬子魁於已丑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倡和詩有醞藉縱横一聯不差一字光遠乃昔時雲遊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為道士所禮偽

為繡衣出巡盡黥觀中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歳尚為黠鬼可謂異事 游宦紀聞

朱行義

德興鳳山鄉先生朱行義就館於邑中余氏叢桂堂諸生邀請紫姑偃朱賦性方介不之信但以前程及後嗣黙禱即書云鳳山秀出鳳皇兒眉目分明骨格奇若問前程并後嗣一官兩子更無疑朱果生兩男子晚年以特恩得官未調選而卒卒後數歳桂堂諸人復邀仙忽書行義二字衆皆竦然知其為朱也繼書一詩云白首為儒實可憐一官不享亦前緣如今已作死生別知更相逢何歳年坐間不敢問休咎皆擲箕而走自是不復事神云 異聞總録

趙淮

趙静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無幾不辱家門即登權去至瓜

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總省處此姬啓總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静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挐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氷壺滔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吴氏女元春夢録

城之西有吴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棊詩書靡不究通士大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為儒家室女自負不凡余今年客於洪府一日媒嫗来言女家久擇婿難其人洪伸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嫗欲求余詩詞達於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翌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吴氏之族見此詞喜稱

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賡唱迭和復令乳母来觀且述女意又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吴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惧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決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於地母怒毆之發憤成疾病且篤殆及死

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嫗以歸於周然女病意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為郎也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梅蕊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為鄭死也為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郎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況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

至樂者乎而況其家本豐殖復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鸞彩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相悒怏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於後覽者亦必助余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僖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

豪氣動星斗渺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花劒光零亂算幾番沉醉樂風前閒種仙人瑤草故家五色雲邊芙容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腹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艷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縱横禮樂三千翌日女氏和云愛風流儒雅看筆下掃雲煙正困倚書窓慵拈針線嬾咏詩篇紅葉未知誰繫謾躊躇無語小閒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度花邊殷勤一咲問英賢夫乃

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興念喚醒當年疊疊滿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共披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千千二月廿九日女密令乳母来觀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鳳珮猷瓊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灑雲箋醉裡度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梢頭況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綺窓下雨怨雲愁如今杏花嬌豔珠簾懶上銀鈎絲蘿喬樹欲依投此景兩悠悠恐鸎老花殘翠嫣紅減辜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悒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為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易得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牋寫恨柰情何料得情深歛翠娥須信梅花貪結子東風着意杏花

多翠袖籠香倚畫樓柔情猶為我遲留何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淚欲流兩才相遇古来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閒早舞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盡翠蛾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殷說盼襟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詩尾又繫以數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福

淺緣慳不成好事毋命伯言不期違背一片真情畨成虗意勤讀詩書早圖名利故里梅花依然夫壻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為儷語以寄遺恨因達於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遇罕見於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求於聲氣之表宇含玉潤情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纔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柰風僝復令乳母来覘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偕老雖居二室而不辭

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庸褜之男強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壻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盈妝冶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為竟辜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愈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遂想芳塵他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

抱終身之嘆難期面敘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畫梁雙燕舞嬌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着意杏花春風流才思古難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外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書云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閣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於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昭昭曾已告母慈親之嚴命切切乃不諒人鄭郎嗟故里之梅花憔悴周

子戀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好已休衆口之詞不息龜占未吉鴈幣輒修經史高得闈琵琶奚足聽鴛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幼玉也尋柳氏柰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勤此申酬伏祈內在併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有困泥塵鴈塔名香第一人却嘆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見嬋娟是日

吴氏又寄繡領呈上甚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
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繡麼雙鸞紛
小工夫此最難久上羅襦香欲褪多情折寄鄭
郎看落花時序易銷魂忍看雲牋沁粉痕近日
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淚倚重門繡綠慵拈夢乍
醒風流誰画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他
時不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摧它
流鶯欲住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吴氏荅書
云其早忽洪姊至欲遣一書柰家事冗人事多

竟弗克午間再辱雲朶披味恍如會晤之為快
中間此事苦為母氏所阻奴佯癡佯狂此數日
閒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
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
恨而歸亦為君耳如天從人願因緣有在此事
尚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安人恩意如三五日
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一見其言至此悲悌
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
堅心為念好事亦不在忽忙東腸非筆可盡切

祈尊照又詩二絶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
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
青衣扶起鬢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
無氣力強擡纖手寫雲牋吴氏臨終荅書云哀
哉古人云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
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妒情之輩登
奴門者多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
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真心
而待況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

為人次妻而周舍挾財以壻母氏遂以一紅一
書為定奴乃涕泣不從兩被凌辱以致成疾而
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柰千方
百計不可而此病愈篤昨日兩辱佳音且喜且
泣母氏而今已作噬臍之悔有通融處但奴魂
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藥無所不至而病
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
飡以郎之才不愁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其恐
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

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
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
安必見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挾儘拜上吳
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閬苑瓊
葩豈人間之凡植實獨冠於仙花儲芳而艷吐
日春華祥雲為蔭皎月為家娥驚鬖於怪雨瘞
遺絲於塵沙啼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
呼哀哉玉容如此瑤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也何
為染芙蓉以為色組錦繡以為詩琴彈綠綺兮

氷雪為絲畫鉛粉澤兮煙霞為姿牙籤縹帙兮
融融與肯紋楸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
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惜年冉冉負
志奇奇棱鯨牙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
之葳蕤鵾風孤退鷁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
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弔靈均兮空把瓊芝晤
々徒返鑾々邈思抱英懷之未擢忽窈窕之相知
始之以女媒而通好中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
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才孰儷而孤芳

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迨夫母夢之
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與言路阻莫莫一觴千
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詩寫青牋
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
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柰相思自有緣死生
俱夢幻來往只詩篇玉佩驚沉水瑤琴愴斷絃
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花前余召箕仙女留得一
詞云綠慘雙鸞香魂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
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柰天不從人

願瓊銷玉減夢魂空有幾多愁怨四月朔余再
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
春淺春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來議與詩人
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
悞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
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真
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
是日再名箕仙一道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
會羣仙不肯來臨真華傳與鄭郎君記得相嘲

妒行好个木蘭花慢休提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眞可惜哉

獨樂園主

懸箕扶鸞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來格所作詩文間有絕佳者意必英爽不昧之鬼依憑精魄以闡揚其靈怪耳友人槜李顧元凱舜舉亦善此術嘗召一仙至大書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衆以詠史請鸞不停留作成長篇自非熟于

史學者弗能爲殊不知此等爲何如鬼也詩曰三皇之前不可傳堯舜垂衣化自然夏衰商敗兵革起征討有罪非傳賢蒼姬種德極深厚歷載八百何緜緜孔丘孟軻不得位唯有文字登書編春秋筆削嚴一字誅惡褒善持大權丘明作傳詳本末下迄戰國何茫然秦王併吞六王畢始廢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謂傳萬世仁義不施徒託仙東遊卅泗祖龍死赤靈火德明中天漢朝文景稱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無端雜用黃老術是以未得稱其全王莽賊臣簒漢祚顛有光武如周宣雲臺名將應列宿蜿蜿良策扶戎軒絕勝高祖醢彭越可比周召終天年崇儒往謁曲阜廟典章燦燦羅星躔後人不省創業苦寵任閹宦皆貂蟬西園鬻爵誠可恥黨錮忠士災何延一朝曹氏帝稱魏銅駝荊棘生荒烟關張早死後主弱典午自帝開坤埏五胡雲擾亂中國五馬南渡何翩翩六朝興廢有得失豈知合併歸楊堅瓊花城裏建宮闕汴河春水浮

龍船亂離思治否復泰唐室高祖催飛鶱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傳高玄大綱不正有慚色我嘗撫卷思其淵紛紛女禍握神器擾擾藩鎮橫戈鋋乘輿避亂數奔竄翠華幾度游西川黃巢流賊不忍說白骨山積血成泉侵凌漸使唐祚絕江海雖大猶涓涓朱溫降將乃一賊僭號暫時得復失後唐石晉暨知遠但以功利不尚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獨有世宗明治術我朝列聖皆深仁天下蒼生得蘇息史書浩洪充屋

棟人主欲觀寧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鑑治亂興亡明似日願言之夜細垂觀比美成王戒無逸 南村輟耕錄

才鬼記卷十六

汝南梅鼎祚禹金輯

箕語三

王玉澗 本朝

天順五年余家屢遭焚因請扶鸞以叩禍福方布箕卽運動遂書一詩曰一別三年未得歸田園今與昔時非眼前零落兒孫少鄉里蕭條故舊稀忙處我能留客醉當年誰肯賑民饑含愁欲說胸中事只恐西山又落暉余叩為何人曰王玉澗也從父平生愛客尤喜施與景泰五年之饑有粟二千餘石皆以貸人從不能償亦不戚戚此詩其實錄也 王錡寓圃雜記

林玠降箕

候官林廷珪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乙酉弟廷玉瑭亦領薦同赴會試至鷺鷥湖驛玠得疾瑭扶以歸甫及門卒魂滯不散家人每接之夢寐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

人扶之箕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
句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
弟云鴻鴈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
云寄言與爾無他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
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
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倩著人已僊去此
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
編自名之曰靜庵遺玉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
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年餘乃已

瑭後為御史提學南畿語人如此其妻守志果
不虛冰霜之戒云（樊榭歲抄）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執
百藝詩文箋札亦可觀然險狡猾挾邪術後
以新塘陸氏兄弟析產詰訟兄至籍投詞連岐
鳳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及抵蘇蘇人錢曄投
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蹤一
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
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
家山一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
病死邸中劉主事珏買棺殯之死後三吳間有
召僊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平所為言事往
往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
一茗一鑪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
雲際會秋我傳靈德去伏劒鬼神愁書其後曰
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之信然松江守
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旱

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求釋其意不荅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
以為鬼語不足憑間為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
俗所傳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
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為所竊猶藏
廨後灰堆中乃悟前語（庚巳編）
周岐鳳既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飛頃
刻數百言其詩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
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路杳烟冥冥我

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臾符命至三山勞我淩風速於走昨夜告神神不靈我為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情追憶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歸故鄉今宵月夜秉明燭又說前生眞可傷長記留連在雲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嬉戲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木英豪壯氣死還存何事

淒淒在鬼録孤魂飄飄無所依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暮春候忍聽杜鵑花稍啼春思昔寓塗菘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時儂家太不仁言悖出兮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月當三般寞二公非常容風流儒雅皆青衫雲閒士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為伍一哭壇前識表儀未是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歌我詩不忍聽雨行清淚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玉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

人喜無事為我傳言與親屬朗吟壇前夜欲闌丹青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老病番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豆蔻紫蘇子兮莫用繆良薑官桂用些須厚朴陳皮為功奏半夏檳榔白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兮尋至城三片生薑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土地顧公也是神君有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評我欲歸兮笛三弄神仙假我

修眞洞題詩今夜是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志怪録）

程篁墩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求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

勳名事已休文章空白壓儒流孫忠敢許懸天
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謗杜陵荒
草嗅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
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雁未高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
殿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来往共
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盖彷彿先生平昔云

客座新聞 庚已編

何魁

建昌兵憲俞文峰嫈嘉靖乙未與滇金滄守巡
黄大叅辛僉事會處夷情因相吟詠彙而成卷
時建昌曹將軍家有扶箕自稱宋狀元方海山
人何魁者索卷和之大書其端為南荒振玉彭
給事汝寔序曰詩亦清新迭宕真無煙火語如
鶯隨喬不老燕挽落花悲月扇初生握風簾始
下鉤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縞帶
飛時龍舞甲團茶燒處鶴辭煙一氣噓晴入燒
痕苦吟人在白雲村之句皆迅筆附卷不少留
滯字體遒重不類蘇黄視晉人亦遠詩裁頗類
晚唐人賦物語謂宋狀元或未然而其才英倫
魁何足多哉其託名曰魁固鬼之精而三宿所
臨亦文章之傑故山人所發多談文論學評書
作畫不及人間禍福語固有可稱也其姓曰何
豈亦所謂烏有先生無名公意耶

喜文峰翁勘事 和辛嵩臺

一氣噓晴入燒痕苦吟人在白雲村華夷界限
雖岐路桃李春風揔一門腥穢已消東浙水文

章偏放北恒尊捷書行見舒民望今閤應堪並
峙崐
三川稱疊險萬里解遨遊月扇初生握風簾始
下鉤羌城天鄭重村酒債償酬分付山前樹輕
煙莫浪浮

見雪 和嵩臺文峯

突兀羣峰吐白巔玉芙蓉削自天然脆瓊踏破
乘行夜奇畫粧成載酒船縞帶飛時龍舞甲團
茶燒處鶴辭煙已占三白歌謡歲宜麥南荒仰

二大

宿蒗藻 和黄月坡

春逞踈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含有象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飲

陴筒

宦途風月竟無邊一旦清明映萬川豪放掃開千嶂霧餘暉醮破八荒烟興頎起燸鏘金石載酒搜詩賞玉田萍蕩乾坤随處樂都歸胸次白

才鬼記 八卷十六 八

雲天

六得寒 和月坡

渡瀘心事踵前賢許國肌膚弗暇憐膺狄只教平且靖居夷不假歲和年近来巢壘舒梁跳此日生民解倒懸文武才名真雅迹刻功應在燕然前

不寐 和楊南澗

弛簾危俗慮觸景動幽思踈嬾真如夢繁華易過時驚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開

庭覺晝遲

早起 和南澗

鏘鏘載道玉金鳴聲拂旌旗為送行病草芬芳廻大塊膏風駘蕩布戎城棄繻已壯三軍氣借寇無慚萬竈兵古甫聲華今再見詩人名與並

宣情 六詔紀聞

陳摶岳飛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後天窓踈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豈期長脚悞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摶後岳飛一仙遊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来生與再生 七脩類藁

才鬼記 八卷十六 九

練中丞降筆

淦邑城東百華寺練中丞舊游地嘗有題云閑

抱瑤琴訪百華者是也先大夫為庠生時歲大
比督學使者將至有宋某者頗自負授徒二十
餘人就寺肄業乃請箕以卜進取箕動如飛問
宋某云何書曰黜宋不平之諸生叩之皆書一
不字宋大恨恨因問仙何人乃書曰乘春重過
百華臺野蔓穿窗帶綠苔柳底黃鸝聲欲喚花
間青鳥意還催又書一練字乃知為中丞也將
去復書曰宋某事勘得是實是歲宋以文藝黜
二十人無一錄者中丞精爽尚未忘故鄉耶又

何其言曲而中也　河上楮談

楊太真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
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窗童子燒松
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
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
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
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
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為
所感意欲一覩真形以暢平生之所慕淫慾熾
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失聲
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
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二友
人挽之遠遊久而方絕　七脩類稿○郎仁寶以箕仙多鬼書此示戒也

夷堅志宋時有女鬼惑仇鐸對事附載于後○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寓之族人也浮蕩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召紫姑求詩飄玩不釋遂為所惑晨夕營為必欲一覩真形葉為淫慾又每求於夢想鐸雖迷于纏繞亦知畏死嘗力拒之鬼相隨不捨至把其手作字不煩箕運同侶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泰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

恐怖之狀暨還舍即索紙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蕪冗今刪其大畧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爽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二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受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游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請蓬萊大島真仙為變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姝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月降驗汝宜至識不得安想我當常降於汝又留日來往益懸不令攀竄寫蝶語詩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哀覓其以十七日到奏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又告鐸二父恨汝不孝焚章奏上天天帝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為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前崇三年之內要與汝為夫婦意欲鐸恐懼從言又偽稱呂翁在門今日來明時來求門內石墳側相見鐸欲往想為宗人

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與猊漫畢水死至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不死遂挊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葉薦中伏于東下許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以呂君故撤此人此人若死岩不復為仙如是經雨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興與鐸言我非蓬萊仙是白大精令日代汝書永為下鬼宜以杯酒敘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興化阿姥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耽憲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為鐸訴於本鄰成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貴文狀所供並是的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錄焚之鐸三日後始醒盖為所困幾一月婦人自言死於癸巳至是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沈君典

沈太史君典以壬午夏即世越八年己丑里中有布灰請箕者降而書一詩曰飄泊風塵憶舊遊寒蟬莫雨不勝愁生前姓字標金榜死後文章紀玉樓鳳去荒臺纔八載鶴歸華表已千秋白雲去住誰為主惟有陵溪空自流且綴云生前一聯乃余易簀之句今成七言近體無懷禹金可索則兒明月樓圖書書之白玉樓主人沈懋學其日中秋也書一詩貽請者曰烏鵲驚飛霧乍收玉蟾光影碧空浮月明雲漢三千界人醉蓬壺十二洲後綴云曇陽子在可召之及曇陽真人臨壇曰玉樓僊集歡讌未已召我何為亦書一詩曇陽僊子泛仙槎手持玉麈舞泥虵忽聽洞簫聲隱隱疑是瓊樓樂未賒是日偶聞簫聲故云主人問五陵共仙之地曇陽答云當索之沈子隨落筆曰晉代真老君抜宅盡飛昇仍晉八百子散居在五陵八百非凡品五陵真地靈非隋亦非唐非宋亦非金風雲須有時遺偈在盛明明朝煉士爭承詔圬肴丹成拜至尊

復注云五陵乃金陵毘陵宛陵武陵溫陵也君典二詩頗似其風調君典子有則以授予然名標金榜安得此大俗語殆不聞君典易簀有此也豈黠鬼託為之終露本相耶

臨江舟夢語

意之所向志必致焉欲之所溺情必鍾焉古今麗人逸士遇睛傳睫竟成幽約者比比也近得一集中間以韓柳故事演出悲合慷慨節義文詞華藻臨風駕虹飛雲灑雪落華如龍珠堪照

百乘難價計矣夫以韓柳之篤交契義繾綣深
情其于邂合訂期奪慓揖别吾無論于奇之外
者然以末篇求之猶有疵焉試即柳而論之觀
其削緇法靈被誘沙院既以節義自拒而得托
於沙大母為之母者送之歸院可也徐遣之别
院亦可也而乃留之院年已十餘吾恐以練投
藍未有不為之染者又云韓生酺宴憂形于色
㨉之得故僚佐奮馬直入沙院趣以將軍落馬
請夫人一見夫以柳氏處大母之中闈則與沙

猾無水米交可想矣無水米交則沙之墜馬柳
之幸也即未必柳之往與不往而以此諏之者
無乃有所本而終啓人腐物蟲入之疑也又即
韓而論之夫以韓生間别數年兵發之餘人民
半非城郭不故人家星散而韓之追形捉影問
堞尋壘亦其宜也一旦會于岡上殆天啟之斯
時然女征夫乍然一晤剴切之情别離之苦殆
有不可萬一者而況一聞幽逼之語則大丈夫
一怒之威一擊之逞奮不顧身涉水蹈火濡且
爛弗念也而迺從容揖别交付舊物割袵席如
胡越不相蒙者韓生為之乎雖然一時卒遇智
士無謀及云翼日再會之語則兩下可以策矣
為柳氏計者曰我之不死未見君面今一見之
不能夜投故主則當仗節臨危為韓氏者曰丈
夫立世綱常敗壞若此不能上書丹宸亦當挂
冠玄武況需一命之士寧能含垢忍恥彈手歛
歔握别永訣韓生為之乎或有人曰子何過人
之深彼固自以姬名故無切也余曰呵呵今人

從行五十步分途時尚廻車顧盼八九房帷任
一小侍臨别時語刺刺不休況以締交如此二
人而為之乎又云唐主賞沙氏金匹夫沙氏畔
夷歸夏誠足嘉者誠足録者令若此功過孰高
馬為唐氏當明大義不遣之戎即戍之畨乃固
賞之豈畨人以騙馬為侈尚而唐主尚恣其習
乎豈以馬嵬之哀為鑒而不忍罪之乎抑以金
錢愧心乎吾知錢可愧中華之心而不能愧狼
子之心也或人唯唯退余孜韓生天資中擧進

士文學右于一時一時之豪士多為左右之交遊于長安遇柳氏柳故封汾陽王之姨女也卒締于韓韓尋亦棄組歸胥山然則韓生亦僊胚而塵謫者歟白衣公每見必以潘君咲韓生韓生銜之久適此奇偶落潘君袖吁韓生非風流人豪者哉豈以此事為較而故為之辯但以奇中有李生覓仙固與潘君今日之志符奇中華山之名又與潘君他日之居合也故併及之以當槐國之春錢塘之夢爾因名之曰臨江舟夢

語云

御風山人韓君平謹誌

予以辛卯春正元宵之日舟次章江十九日發行豐城人胡君可直以繩来賂因拉之同舟三日劇談化人事臨別以章臺柳王合傳奇授予乃宣城太一生者撰也先是予嘗喜生所傳崑崙奴事卒仙去而王合記又言李生棄家仙遊豈太乙生託之自述其志與明日舟至臨江予閱傳偶及許俊從沙營擄柳歸韓賞其詞情俊烈誦之景與意會殊快也夜因舉乩遂搦筆迅掃數十紙朱叙為韓君平自作且云異日華山鑰司也予因質以春城無處不飛花詩且問當時唐宗愛此句因授美職而題前詩曰與此韓翊果是耶則曰詩是也而唐帝之書初無此事且其官止袁州別駕耳翼早曇師告予夜讀君平此文嗟賞擊節徹旦君聞之乎因命江生鏞之其言韓生天寶中舉進士游于長安遇柳氏柳故

汾陽王之姨女也卒締于韓韓尋亦棄官歸胥山然則韓亦仙胚而塵謫者與噫亦奇矣所稱白衣公即李長源師也嗟嗟使好奇如太一生湯義仍者而讀此又當破管削牘去而從御風之徒且冀望崐崘王孫之遺而不可得矣二十七日玉笥山人藻識 潘公士藻

才鬼記卷十六終

才鬼記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嘗作三才靈記一爲才神記一爲才幻記一即此書所載上至周下至明代末二卷則箕仙之語皆從諸小說采出然如左傳所載渾良夫夢譟之詞偶成韻語目以才鬼似乎未然又如搜神記之段孝直水經注之鮮于冀但有辯枉之詞亦不得以才論至搜神記之劉伯文寄一家書卽謂之才尤爲非理小說家語怪之書汗牛充棟鼎祚捃拾殘賸以成是編本無所取義而體例龐雜又如是眞可謂作爲無益矣

蚓菴瑣語一卷

〔清〕王逋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蚓菴瑣語一卷》提要

蚓菴瑣語

古檇李王逋肱枕甫著

余八齡入里塾嘗記一日亭午館師沈明臺與館主人戚生相語間忽主人之僕入報曰郡鼓樓銅鐘無故自鳴郡守偶從外歸疑鼓手戲擊即于甬場責治俄聞樓上復鳴數聲乃知鐘怪

余弱冠時見里中館街起虹一道環至十間樓下約長百餘步宛如大石梁東西跨駕近視如烟霧遠則虹也陵谷後辛卯夏偶閱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載敏家有絕音公雜錄記周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白虹自淝水起下貫城中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于下蔡其城遂蕪廢又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含宇焚爇殆盡二條因追想我郡兵燹虹貫之處廬舍悉燬但昔特白虹下貫不久即應余里所見乃青綠間色且垂十餘年之久為小異耳

崇禎年市上有湖廣人持白鼠數百求售毛色如雪眼赤如火閃爍有光識者曰此碩鼠也見則天下將亂

崇禎甲申二月廿四日秀水周瑞水缸中忽作響如蟀鳴或如人卧鼻息鼾齁置門外里人聚聽聲愈高有啟人陳姓者以扇擊之缸內大鳴數聲三日不止按搜神記載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無故甕器自發訇訇然若有人擊皆主亡國

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辰刻偏城內外民家門上忽有紅白圈

或又或黙或無雖極幽僻處無不皆然初不知其何兆後罹
兵火凡有圍之家必遭屠戮人黙者火焚其居無者人房俱
免此必有神主之非偶然也
余弱冠時一日同友人湯欽雲出遊三塔寺遇一丐者年約三
十餘貌甚豊偉身着敝布单衫手攜竹籃市中乞食一器行
至仁文書院前倚石至河濱跳米入水以破布撚塞鼻孔自
沉波底一飯頃意甚舒適徐起登岸身氣若蒸如沸湯中
累無寒意已而小籃中飯飽餐而卧余怪欲叩之適將人同
覩者多擬于詰朝矣則丐已遁去莫可蹤跡矣又順治年間
有丈二者亦效前丐後死之日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至有
鄉紳捨地安葬持香送殯者殆數百人似是實非故并記之

予至松江上海縣六團地方見魚骨卧水瀕大可合抱長約二
丈餘布涇作梁閘之土人云此海魷肋骨也漁家有取其脊
骨削平代杌者亦有鑿空作桶成米者一骨若此其巨可知
矣
崇禎癸未秋一夕忽聞城上秋唧如羣哭聲平明方止識者曰
此城愁也必有屠戮之禍後果驗
明萬曆末年有督學使者奇公按臨我郡試士公庶嚴整不少
假借公餘一日諸生嘲之為獨木橋蓋況其難履也詩謎云
秀才攏搽搽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攏搽搽恐後考
生吟哦搽首合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柱傍即封于柱封紙
若斷巡役攫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丈雖佳下一

等一黙生刼洗夫巾路籬網巾改作木冠繳卷而出竟無識
者後一生窘甚在位朗吟云稟上宗師大人一箇巻頭在桌
上飛來飛去疼疼婝婝不敢揮動乞差皂隸驅逐開去待生員
好做文字諸生聞之烘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禁治止然是
生至今老衙役尚能言之者
秀水鄉民張姓者欲斷發張邑之索族也予孫貧落祖遺大房
售與郡宦戚姓諱萬年拆卸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鑄富盛
萬年字並張氏之祖建房時特鑄此錢預埋柱礎欲其富盛
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戚宦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鄉紳吳為將官吏部大營甲第使越比隣曾生來此以桑垣曾
生不爭之乃時沒云垣在爾基即爾垣矣何必爭竟不讓還

後兵罹法桑市房亦存遺田祿家業凌替而是垣今果歸曾
氏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
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
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賤至七四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
皮錢百文值銀四分甚至崇禎通寶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
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百文止值銀一分每錢重一觔值銀
二分五厘士夫崇禎末錢背有馬形者頗重易倒江南弃七千馬
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
一觔崇禎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
不奉詔寻令犯者斬然不久因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予

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崇禎末我地徧處栽種雖二尺童子莫不食烟風俗頓改

網巾之製創自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道士以蔴絲結小網問以何為對曰用以約髮其式略似魚網網口以帛作邊名邊子邊子兩幅稍後綴二小圈用金玉或銅錫為之邊子兩頭各繫小繩交貫于二圈之內頂束于首邊與眉齊網顛統加一繩名曰網帶收約頂髮取一網立而萬髮齊之義前高後低形似虎坐故總名虎坐網巾太祖聞之喜立命道士官結數十頂頒行天下俾官民各帶網巾然後加冠至萬曆末民間始以落髮馬鬃代絲舊制府縣繁因有司不時點閘天啟中因苦倉卒間除網不及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懶收網便除頂也民或效之然縉紳端士不屑也于冠時猶目懶收網為因中仍用網帶十餘年來天下皆帶懶收網網帶之製遂絕又男子蓄髮未冠之先未頂網巾先用邊子自前至後緊束首髮名曰邊子勒頭予兒時猶及見之後除矣

明朝南京孝陵內蓄鹿數千頭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末年余解糧到京往游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為不誣也

兵道聽事吏陳荊山暴戾嗜賭家奉一觀音木像出博勝則焚香禮拜或少失利則詛罵百般嘗負回怒甚舉木像投入溷廁中以溺桶蓋置家祠神廟內崇禎十七年四月廿七夜隣人失火延及山家山趨出已而復入端坐廁中焚死

北地之參日中吐花江南參花夜放崇禎末南參花多日開邵堯夫聞洛陽鵑鳴以為地氣自南而北識其將亂今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亦亂

去西郭一十里分香舖塘南有大香樟樹高可數尋里民張氏居其下崇禎十七年七月十六午刻忽樹顛現一大紅龍紋旋轉不息一食頃望西北冉冉而去遠近咸覩里人胡少山為予言者后樹亦凋落

周延儒兩入相驕恣放縱每入相輙與門客所獻四美女入內閣後為同僚陳演所劾浸不悛改遂至敗亡

明朝正后長子俱不獲令終懿文先太祖薨建文出亡永樂而下惟崇禎周后長子已立為太子卒受闖賊之禍

明萬曆中天寧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賻贈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丘某者形體侏儒人稱之為丘的篤與死者素不相識利其賻金偽禮往弔旬日數往喪主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丘曰死的肚裏自知聞者絕倒自後民家婚喪必往賀弔出候于門遣僕入促甚至索添錙銖往返數次廉恥掃地丐者不如丘死而傳其衣鉢者皆故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猶以斯文自居至今此風不變民間遇見此輩輙稱之為丘的篤云崑山有喪主亦此類

郡廟道士沈求漢與予素善其容貌娟好非男子也順治癸巳年二十六歲被人首為女子拘至縣庭令穩婆探其私具男女兩體乃鞫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俱寘于法其師問配遼東

驛時人稱為雌道士今田父家不嫁仍為大居道士

郡南五琛洞塘西里民鍾𦬊妻年少姿美一日婦值于田過一少年男子以語調婦婦悅之隨至家娃馬自是日來家人不覩也或時婦向爐竈有火處則舉室駭起家人救息器無焦灼處或家內熟食器皿忽被攜去有時鄰家攜來人或道之空中擲磚片片中人夫懼遣歸母家祟亦隨去如是三四載初婦秘不肯洩後少年勒婦投繯婦懼語其姑曰彼來將口御火炭一塊吐我擦之自覺快甚不知夫從室起填我與夫同卧索我自去姑曰我聞妖邪懼穢汝俟其來以左手執之推入溺桶中我同族丁伏于門外執應他日少年復至婦依計推入少年連叫曰垃圾垃圾外伏擁入少年漸漸縮小數以蓋罩定久之聲息移至空處傾出乃農具桔槔中一塊

燒焦柘木鵲膝也以斧砍砍中有鮮血舉火焚之祟遂絕

東瓜坊里人胡廷與同里王姓為友廷疾久不起王往視之過胡于街着白布短衫衣左右彷望相揖問良久別去王歸途遇廷父胡念槐云兒辰刻氣絕亭午復甦自言欲往見王忘着外衣過王于街劇談片晌已別去矣初憶其病中囈語今果乃爾越三日竟死此崇禎九年三月十五日事也人諸生濮道水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卒廿九日魂遊城外催船往濮院在舟自言往南門內南宮後浜令往族侄濮襄甫家到岸道水先入舟子待久不出往詢乃知述其服式巾履俱入殮時所服者

任于明者鄉間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為教明亦與焉一日集村翁家設供遇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但不灼葷夜歸卻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咽至腹抑入丹田轉入湧泉卻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聲出三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遂明表偶之嗣止一草廬日夕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路背窮下閉目運氣忽聞天地崩裂聲遍身大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恍如醉日晡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週身旋轉不呼于外冬可浴冰暑能擁火恒坐而嗒然不數里少年疑其妄閉之棺中沉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呼九

十餘徧別親友瞑目而逝鄰人候其總子家文耀至將值炎暑屍停七日舉斂不腐異尸解云于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停于家與子甚契友人陽啟雲書受其法至順治六年預知死期沐浴坐化此又後始也來大耀是子義傑故得其詳恐久而泯因書其事以傳焉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婦夫青青散浮水數遍千互萬衆懼足暨船板揮之不去竟矣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母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有一夫婦廿六日逃出東門登宣公橋妻出懷中綠跗授夫曰事急矣我足小不能前必欲相携兩不可保我綰俟河爾可

急走躍泊投橋下死

乙酉歲予避兵于里仁鄉許有威姓房滿一春與朱巡撫其僕

其胯上生一尾約長三寸扁闊三指尾顛生毛秀水城古里

丘仁宇次男亦生尾二事予目覩

昔友人顏姓之婦有孕偶有丐牽一猴來視之婦後產一猴今

予所居中户錢左宇住曹王廟後庭蓄一龜重十七觔其妻

每以食餵之呼之乞乞婦後有娠産一白龜似書云龜龜相

顧鴨鵝相從皆能成孕蓋由情愛相接神焉交感故耳今猴

龜與婦亦以情愛相接神焉交感耶

順治九年三月同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遺有衣

飾數篋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之卸懸架上忽碎裂如

割呂疑予女毀壞罵詈不已忽聞羅氏空中作聲曰汝著我

衣故割破何與兒女事汝夫婦平日凌我血肉痛楚不甘故

投五聖宮來報雪耳如九惶懼哀求間忽聞數鬼詬罵曰我

等被汝拉來冀帛俱無不如他去羅慰留再四向呂索匙鑰

不與即開箱毀廚筩自開衣飾盡出分作三股置兒女卧榻

呂與羅索賭羅云有些小物在汝枕下往覔果有金耳環一

雙白銀八分在焉自是時家男女無一不至內外姻戚聯其

事往與叙平生與生人無異如是將半載一日以予女托乳

媪并訓兒女後事且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復留矣九月十

三日如九死鬼亦絕響如九與予家僅隔半里如九之父九

霄羅氏之伯友梅與予至交咸覩述鬼語歷歷

杭城湧金門前有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巨人

如壯傑之不大以鐵鉤鉤之滑入水底鉤有米粟或物甚重

放之乃一夫解衣冠聞之司主張公緝彦訪獲近司民婦吳

氏與姦夫方二謀殺親夫邵皮匠也婦擬凌遲押赴市曹處

決時有一少年見婦靚麗可愛嘆息云可惜可惜恨不以身

代之婦聞之熟視少年良久決訖至次年歲朝少年乘輿過

決婦所忽見一婦躍入輿中旋聞少年被婦所憑云兒臨刑

時蒙郎見憐心不忘也之久今幸相會請同去抵家氣絕好

事者爲撰歌曲演戲劇始信傳奇中閻婆惜活捉張文遠欵

非虛活捉王魁判事未必寓言宋儒程明道曾曰鬼神如聞

嘆息之聲不曾聞道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何形狀漢武帝

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假

使實所見聞或是心病或是目病亦未足信果如程子之說

則前婦人非形狀乎此少年獨見或是想出今與夫共覩豈

心病目病耶予里張如九之妻魂語經年爲云臺之家鬼語

句句此亦非言語耶程子目不曾覩遂謂無鬼若在今日覩

見前事彼必遽變前論矣

順治丁亥四月廿三日郡鎮將李公勤盜四兵丁擄一母豕既

產一豚四目八足不久即斃

我郡每歲必有江南鳳陽丐者余嘗問一老丐云洪武中命徙

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户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

丐潛回省墓探親習以成風至今不變

新安程孝廉名光禋字爽先奉呂祖忠孝忽有黑氣入枕中似
覺姊女之陰一接而精大泄符藥不愈一日遇一道人教其
佩麝香可愈初佩不多未驗後佩兩餘其崇遂絕予友戚鶴
江親聞爽先自述如此

緣生俊明行六居碟里緣孝廉子也年甫十九聰敏韶秀已聘
郡城王一卷之女尚未合卺一日往外送見桑林中一絕色
少女向地若有所覓者生往問女云失金它耳替生代為覓
得之草中女笑謂生曰與郎有緣願即以是替贈遂攜生手
行未數步見大第一區入門見女僕數輩迎入即于其家令
統馬女自述云姓奎名月英許配隣家之子村陋誓死不嫁
與郎雖不成伉儷有妹小英尚未適人可遣媒求娶兒可藉

此與郎永奉歡笑自此生每夜一往塾師疑白其父遣僕潛
尾生後見入一坟林中與女偶坐僕前不見女惟生獨卧新
壙上負歸詰之生不能隱隨訪坟傍云此前邮郭家有女未
嫁而沃新壙即所居也生妻父聞之懼贅生于家數已後女
買舟詣生泣云兒委身于郎誓同死穴何負心至此耶生亦
泣王氏男女乃隣人盡見王怒謀縛之女出金銀環釧數種
遺生慟哭登舟別去生在外家既久一日歸道經前坟見此
女呼生生亦力欲上岸舟子拉生從底急掉而過抵家生已
氣絕矣所贈金釧至今猶在此康熙八年春間事也塾師鄒
生者余外甥為述不妄

順治丁酉七八月之交民間傳有妖人叫行生魂白日呼人姓
名即隨妖人去賣與逸地一時蘇常之人貿易市物以筆代
口事露處以極刑未幾哄傳妖魔來起自鎮江自北而南果
有妖在晚間來必先有怪風作腥膻氣屋瓦皆鳴初如數斗
瓮轉盼間變為黑鬼長與屋齊或如貍而背長盈尺或雙目
如星或作翕歘大馬之屬變幻不一入人卧內撲壓人身至
有死者或被指爪剝傷出血淋漓驚病數日人以刀劍砍之
反傷家人惟擺鑼皷衆哄救每夜民間鳴金伐鼓達旦不息
或繫銅器或擊木板作敲驅之約七日又從一方將有方士
寓一醫生問姓家自言能以符水收妖實無他能惟圖騙小
補聊而已市井惡少哄誑是人即剪紙放妖者擒送有司拷
斃囹圄余檢郡誌及西園雜錄成化甲辰八月嘉靖己丑七

月隆慶六年四月萬曆丁酉六月俱有是变至今故老尚能
言之此非人為明甚余始亦不信是月十一晚目擊一妖雙
目如鏡迸出火光炯炯射人急誦天蓬咒忽躍而逝后十一
月終探至武林而息

順治己亥歲三月廿六日丁巳申時東方有星大如斗移至東
南隆隆有聲而墮其光數丈白如匹練傍有小星散落無數
移時而滅尋報征閩明建將軍陣亡是其應也

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客鶴稍有識見者必謂無益頃年余
至穹窿山目覩施煉師禱召温帥下附童體臨去索馬速燒
數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取未化
馬紙視之模板朽壞馬足斷而不連誠筆續之帥即退益天

地生物不出五行造化人身皆具一天地五藏各配一行意
配脾脾爲土土爲生物之根人無脾胃脉不能生天地無土
則不成立金木水火皆不離于土故意想所注物即成焉無
蝦遠論世有最平易而甚驗者如民間蓄養母雞生卵無雄
取卵向竈内呪之云與竈雞打雄即與抱伏日滿出雛羽毛
必黑此非意向所成耶是知紙錢衣帛可作冥資畵馬鶴能
可供騎御木偶芻靈可爲奴婢水火祭煉可使飽食變質而
上非意想所化理固然也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湖州雙林鎭雨雹
康熙甲辰歲閏六月初二初三兩日湖州雨雹我郡飄風數陣
而止是後湖州有横山賊擾害連年水荒流離死亡者半

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爲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
門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
該臣等計算直隷各省巡撫造送冊内勅建大寺廟共六千
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
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
一萬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
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
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奉
旨依議
康熙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覆左都

王熙疏内開一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紮脚者
康熙三年議奏
上諭誠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
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
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
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
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疎
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
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更害
亦未可知相應免禁止可也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鄉會試
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
停止惟于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
改制科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
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俱奉
旨依議
康熙八年四月廿九日淮安府沭陽縣雨血塊大者如拳小者
如金錢
康熙八年十月中旬天氣大熱二十日巨雷震霆大雨夜忽雨
冰雹大至數十斤打傷人畜至有死者
康熙九年正月廿八日亥時大雪有大星如笎頭尾長有光自
東南達西北隆隆有聲

康熙庚戌五月廿三大雨低田頗淹府檄靳少分六月初十大風拔木三日不止十二日凌晨大雨如注巳刻河水陡漲三尺餘高低田禾盡淹傾圯民房墻垣不紀其數壓死居民米價騰貴奸民倡亂搶米有司捕治始息蘇松杭嘉湖紹六七府方五百里內同日被災故老云前朝萬曆三十六年大水數日而去今比昔年多漲尺餘經月不退明年災民俱駕小舟流集我郡三塔寺前沿門乞食船約三千餘撫軍范公委官施粥全活無算

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授唐呂巖巖分為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子明悟弘道真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晉為自號毘陵禪師）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曰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為元祖所賸弟子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爲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

王嚞咸陽人餘皆登州人

應信鄭龍如所著大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綖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人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此術偕數人飲娼館潜與友約佯醉角力友持斧斫徐畧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刦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予亦得是法符咒俱全自維老矣且徐藉此逞逆竟殞其軀前車可鑑若留恐貽害子孫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乃法名非人名也

余兒時郡庠明倫堂欹郡主謀扶正之計費不貲時有金姓者金華人罪配西水驛自陳能神作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數給之金以銀市紙筆硃砂錫鐵木內每把貼硃砂符一道訣係祀焚錫鐵鳴鑼數次其堂立正後濠股塔傾亦用前法作直之僑居濠股里與予止隔數家晚娶一妻不甚睦即以此術與人作房厭業老死無嗣術亦不傳

崇禎甲申中有吳江諄生號君亮者至我郡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諱瘞塞室懸大鑑于室南設

胡床于室下床糊素紙持咒焚符七七日視鑑中烟起七魂從室下冉冉而升容貌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郡紳徐冢宰石麒父卒時未膺封命後麒貴贈官追至衣冠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罹法典刑其子高承埏追榜魂至手挈自首而升知府沈宸龍子婦屠氏以產死追來滿身污穢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閔氏追至身穿水紅衫而色如生

杭州術士陳尚元自言襲真人曾降其廬授以禮斗降乩之法請仙不須兩人扶乩自能執筆書判予嘗往問數事甚驗

今民間盛行所謂敎門者詭倡妖經男女混雜歷朝嚴禁而風愈熾蓋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

各様衣冠有狐僊異香令人聞之皆傾歸附人有出皆迷氣
存想捻訣不數日間空中現一光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
空金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爲得道死心歸向
明時有虛其者妄撰僞經名曰五部六冊託世尊稱爲虛祖
山東西則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爲糍團圓果
等號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
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乃知此自漢天師張眞君道陵眞
君始行教時凡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
即羽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祛禳法也魯爲劉焉督義司
馬雄據巴蜀垂三十年曹操征破之後有紅巾張角等亂遂
爲將君所禁其徒之高者仍嗣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兼

世尙佛且僧家所入倡摩遂附麗釋氏事魔吃菜而誦金剛
經謂之金剛禪其所挾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
與歃盟密室假以地獄果報即夫妻同受秘不相洩余詰覩
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然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齋
天俱遺教科儀並証業語之不妄彼所指聖母者即斗母也
糍團者虛靜天師所者今龍虎山祭必以糍也究其立意亦
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暴儆愚不可謂之全僞第其中師長
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于端人見罹于國法也

抗城鼓樓前星士方進字化之祿命奇中順治三年題撫張存
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卯進推算判榮以二
月初二應死于兵榮懼盜馬而逃爲邏者所獲存仁勒之衆
述方進推命之故遂逮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
命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耳存仁笑曰
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箇月偏示合城云方
令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
張榮盜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箇月以儆將
來夫方進之術可與郭景純頡頏矣但祿命書中榮枯得失
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箇月亦載于中耶蓋必別有異
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康熙丙午臬司萊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
守王公鑛司李湯公學尹讌公于司李廳公有門客來生者
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

做念咒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街役共數十人
而酒不竭湯公欲其再效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袵向
空招呪俄頃傾出圓眼半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眞福產也旋
取水一器以故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須臾獲魚一尾重三斤
兩一大堆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覩于友陳慶
康家與生寓近云生嘗此友席于庭間拜一少女龍飛異常
明燭之下客析女亦答飮酒起居與眞無異第隔一座不近
人不開言耳飮畢冉冉而沒術亦奇矣

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八水傷稼六七月間米價石纔一兩六錢
錢民如沸亡命成群迫官府判價一兩二錢米反不出奸民
愈橫白晝鳴鑼啗搶稻米之家兵巡道宋公總登新任嚴捕

乱魁数十人造木騾縛逬于市枕毙之乱遂息十四年大旱
六月抄忽有飛蝗自北来蔽如風雨苗禾樹葉蘆葦草根一
下便盡棲集人家瓦房至秋于百倍洊水不惺米價騰踊石
至四两餓殍盈道十五十六經年亢旱樹皮草根剥掘殆盡
有餓民于西城上剐人肉以充食市人潜有以人肉製麵包
為市者成驗之然為騾馬肉有数人於城下綁一生人殺而
食之人有一婦人日誘街市放棄小兒假名收養引歸殺食
時蔚山東一帯民間公然開肆屠賣人肉每觔價八分名曰
米肉皆不為怪過往客商非数百成群必為餓民攫食體若
肥胖非節食致匈侯其青衣則不易過余里有人為漕艘水
手回過山東市遣土民牽要出賣止索價銀三錢回舟持銀

稍遲至則此婦业賣與屠肆宰而登之几矣水手遂别覓一
婦而歸其婦云彼鄉有一民家幼女嫁與隣人為童媳女壯
肥翁姑欲殺而食女知潛歸述其故父視女曰有此肥兒焉
可與別人充餓耶乃自烹而食之自庚辰至壬午通国青荒
良民皆為流冦張献忠李自成輩紛紛起矣
江南馬士英冦稱據劉澤清揭前事内稱六月初六日據北来
難民厳太沘紹祖濤章張歌山等報稱
大清兵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云　大清国攝政王令旨諭
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最者我国欲與爾明和好永享太
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豈意堅執不
從今被流冦所滅事属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

天下有徳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徳者主之我今
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㮣所
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禄世守富貴
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
名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特諭
順治乙酉張公存仁屯師錢塘江上南北相持者經年不能渡
將有土人某鬻鹽為業忽見江沙暴漲水止及腰其人荷鹽
徒涉過江售賣有兵縛解帥府鞫知江漲可涉張公調兵千
餘剃頭辮白布偽扮明兵尾隨其人涉江至岸明兵驚潰我兵
盡渡而浙東郡邑望風瓦解昔宋社將屋元兵屯集江沙忽
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其人先涉大軍隨後無一不濟我

世祖開國聖主其事畧同且二事俱在錢塘豈非天乎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　大清兵抵嘉興將馬士英在杭
命都督陳洪範與　大清議和過嘉興舟旗書奉使　清朝
兵巡道吳克孝扶米左右救道同知朱長湾推官孫昌祖知
縣某等棄職遁知府鍾鼎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字于門
貝勒王札營演武場先遣数騎進城撫安民諭士民有列營
獻策者即承制給劄投街隨征遇缺委補謂之南選任三日
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兵舟從漕河行軍
秋毫不犯市肆安堵明潞王常㳙同世子宮民開門迎降随
委縣官署事秀水縣胡之臣先曾在天寧寺前賣膏藥人焉
輕戕同籍軍需嚴威嚇民民怨切骨旻委伏降總兵陳梧生

郡鎮守時各官尚服明朝冠帶閏六月初五日下令剃頭百姓聞至陳梧署梧云剃頭小事但剃後汝等要于供不保民逃沸肰時有外邑鄉紳各衆美與梧欲盟共事初七日聚軍民于大察院衆美袖出偽招關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民有避遁不出者衆兵抄搶其貲書逃民于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將領隊伍亦無軍令約束藝木榴竿或以寸鐵縛竹杪葛衣裸體足踏草履烏合喧奴羌同兒戲日給兵餉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貲庫是日多有委署知縣胡之臣至梧署亂兵攢刺殺屍號場十二日晚東關外襲獲沙船一隻詢稱嘉兵謀為內應于是急閉四門捜斬賞羽市郭鄉村一時傳徧捜殺甚多各坊居民不容

往來通界者即執識立時擒殺鄉村之民亦各歃盟團結群不逞藉稱盤詰遇逃難男女經過或身帶銀貲一槩殺劫平昔豪橫暴流毒閭里者盡為仇家報復殺人放火隨地皆然旬日之間自相殘戮屍橫徧野矣十三日大兵次晄門梅堰標營陸中軍肖領陸兵先鋒朱大定等部水師又率民兵總後救應迎戰于鎮西兩軍相接大兵數百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郡兵大敗紛紛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保入城水軍退梅堰寬初衆美與梧起兵特梧輕衆美害生且權非獨握陰有微隙流言屑有異志至是衆美見各縣調兵出戰不利太湖而不發兵又不至廿五日新安水師敗于麻雀墩總兵天兵攻坑于姚油東賊于石灰橋知事漸危聚集家將懷貲

閶北門欲遁隨被亂兵所殺郡兵恐大兵發兵如浮居窺城中虛實縱火燒之　貝勒在杭發披甲三千廿五晚抵嘉興四鼓進薄西門外鋤頭場作浮橋達城腳下大礮連發敵如雨雪守城兵紛紛逃下廿六日天未明梧開東門口稱覩小明兵乘家丁同朱大定逃走平湖城門隨閉黎明傳大兵踰城已入州千戶開東門百姓喧擠出逃殘踏倒死叫號震天搶頭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兵知陳梧東走分兵追趕至劍門府不及而還時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七八有削髮為僧匿于佛寺者有自繫獄詭稱罪囚者僅二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烟燄漲天結成赤雲障蔽日月數日不散郡守錢鳴臣自縊嘉興平時群盜猝

起白布纏頭號曰白頭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永昌寺則有吳茂環太湖有沈泮柏相甫吳江有吳日生周天含等少者千人多者數萬惟吳日生通款于明魯王封長興侯製旗鑄印設官部署屯兵于舟札營澱山等湖分投鄉村白晝搶劫名曰打糧所到之處燒擄一空被劫之民無以為生亦投為盜衆至萬餘瀰數百里官兵屢勦不盡至庚寅辛卯間各處劇盜輸金投降給劄授銜聽其歸里名曰安插錦衣頂帽群盜隨從公然與府縣官抗禮陽為投順陰仍行劫因鄉野民貲寄頓在城盜無以劫乃擇富紳富人并其妻子擄匿盜穴勒千金萬金取贖愆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烟薰服等刑共日一比諸徒窘命不取贖殺稱當撥碎磔示衆出城觀旬

豺剝拜謁巨家已稱貸飽稍不允諾夜必燒劫流毒幾十年後漸次勦滅

啓禎間封象美在京師時有婢紅葉因內妬箠死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救聞於外發視則活錦衣衛劾象美賄不得奏聞罷冠帶閑住遂歸里

蚓菴瑣語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國朝李王逌撰王逌字肱枕嘉興人是編記明末及國初見聞皆其鄉里中事大抵語怪者多末述屠象美陳梧據嘉興作亂始末及白頭賊事頗詳

矩齋雜記二卷

〔清〕施閏章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施愚山先生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矩齋雜記二卷》提要

曾孫念曾校

矩齋雜記

達人高致

倪雲林𭂗師鞏昌王仁輔字文友老而無子奉養以終其身殁爲之制服執喪葬於錫山之陽不計所費倪負意氣不輕交足跡不涉貴人之門及有某官遊其鄉客死不能歸葬竟割山地以安厝焉初未識面倪家貲甚饒一旦舍去曰天下多事矣吾將遠遊以玩世自是往來五湖間人望之若仙云嘗鬻田産得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念其貧老相對惻然推與不留一緡

吹簫客

吳匏菴寬赤壁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緜竹進士與坡公同遊赤壁吹洞簫坡賦不載姓名匏菴昇石刻爲表出之後賦所謂二客不能從者亦竝不載古人作詩文多如此類今人便不堪矣

孫汝權

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慂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汚之溫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

董陳二公

董[illegible]書思白陳徵君眉公以詞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臨歿索婦人紅衫絳襦爲服陳年八十三將逝之前辟穀數日盛爲詩歌以書別親友仍題一聯云啟予足啟予手八十年臨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世魚躍鳶飛擲筆而終陳卧子少時眉公極獎許而卧子不甚服晚乃心折爲作徵君誄

物性

蹲鴟蒙秫糠而爛柑橘近酒器而腐烏柏之木以炊籠蒸則勃發文杏之材以熟醪醴則減薄物理相畏不可解

豬脬渡江

太宗以北兵渡淮無一葦之航有人取囊中乾豬脬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泅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豬脬蓋預備者遠遊之人蓄之可濟急

犬牛二事

成化間一富商寓齊化門外僧舍丐施金許之而未發也僧利其貲重寺又荒寂夜約徒衆先殺其二僕絞商死埋寺後坎中實之以土貲悉歸僧越二日有貴官偶過其寺犬鳴嘷不已逐之去復來官心動命人隨犬所往犬至坎所爪地悲嘷官使發之屍見商猶作呻吟聲灌之湯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伏法是歲例當度僧因是而止見紀錄彙編

劉京亭在淮陰見一人屠牛而亡其刀藍其犢啣匿草間也旣覓得之犢復啣刀犇而泣一僧憐之贖其母子且圖其狀傳於世余分守湖西關禁宰牛有泰和屠者某毒殺牛利凡盜牛者悉歸之而結兵爲翼衆莫敢發一日將殺牝牛之有脈者所獻豪某夜夢黃衣人繫纍泣告曰分固當死憐我腹中兒丐公爲言寬旬日兒產死無恨豪度必牛也亟趣往視之果繫牝牛豪因屬曰吾庇汝良多今獨爲丐此牛具告之夢屠强諾已怒曰叅御牛敢藉豪搤我吭益痛加椎擊殺之豪乃大恚告邑令顓孫佐璽捕杖數十荷校死衆皆稱快

孝象

劉時用言見一老象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母死子亦泣躍而仆

廩增附生數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亦有額也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二年又定額京師語曰和尚普慶秀才拘數禮部姚夔顚倒錯誤不得已附學之名立焉

陳九龍山人語 名光庭字夔祥羅近溪先生高弟

世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予以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爲說曰富貴人如老蠶作

窮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豪杰所耻

一友問三教同乎曰同何以同一味度人處同然則無異曰異各樣度人處異然則何以兼三教曰何必兼孔子之集大成不兼之兼矣何也老家度人聚精炁神養出嬰兒自徃自來生天生地然而萬物皆敝焉有不死之理佛家度人去貪嗔痴脫却皮囊來空去空了天了地然而萬物皆我焉有逃空之處惟吾孔子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分率其性古徃今來無斷續卽此長生聞徃闇來無粘着卽此真空此二氏之所以羽翼吾儒吾儒何必袒彼教哉

問爲之不厭是何事陳子𨗳鄉南阜曰知爾之厭則知

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迹上學夫形跡聖人之遽廬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致厭聖人獨從天地生機處學自生生不已日日此生機時時此生機歲歲此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守身若處子作事如武夫處子一失身則終身點污武夫一退步則爲人俘虜

問時乘六龍以御天何如曰試讀鄉黨一章分明畫出吾人火爐頭床鋪上便是對越上帝之地堯試舜此一着甚有以二女可同居萬幾不足理

三友

薛次公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官江西贛州副使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

龍潭老人

陳海涯號龍潭老人隱居善易與康齋嘗語陳白沙過湍江訪之至則簑笠躬耕信宿其家大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謂子弟曰康齋非愛我者迹其爲人可謂遁世不挍之潛龍矣乎求其後裔不可得近見鄧孝廉苑報書曰海涯新喻人有龍潭老人集年百餘歲尸解子孫不可考墓在峽江東岸玉笥山傍書不知所在乎闕之曠典檄郡祀之鄉賢祠

古人簡札稱謂

近見家藏山谷墨跡七言古字書遒勁末書黃庭堅魯直奉答周彥[illegible]皆稱[illegible]字穎濵手札與泰和曾司法情詞溫厚中間稱歐陽文忠曾子固皆一直接寫只書尾提起寫司法發君足下某再拜古人詩札稱謂不煩如此予又見前輩布衣王鶴書贈沈修撰稱君典詞兄自署海樵山人而不名又君典書扇多無欵識或止稱其字或稱長君鄉丈雅丈末署君典二字董宗伯書畫亦有止書玄宰思翁者今一味尊稱煩碎不一而足市井厮役且以親翁詞丈等字爲鄙薄矣

方正學語

册中偶讀方遜志先生序王華州文集曰天下之物天

皆易與惟斯文不易與人幸而與之必困厄其身心抑鬱其神志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味此言可消才人驕矜怨望之念又曰天之於人厄於一時者未必不耀於無窮

女須

李謙菴注云舉世皆婦人女子也從來詮者謂女須爲屈原姊不知何據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謂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居妃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姪從之後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於旁

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須蓋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須猶生男名奴耳屈所云女須明從上文美人生端女須謂美人之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詬厲嬋媛賣弄之態也申申所詈不一辭也丈夫不能遭時遇主建立奇功致使小輩揶揄反來攻君子之短致敗君子逢世之策斯亦足悲矣

儉腹作文

徐巨源序石莊集云藏書數十萬卷一夕所閱十吏兼書不能給於典故律令星歷輿圖兵農譜牒之學無不貫穿故其出之若决江河日夜注洮而無不繼之憂今之爲古文者少所讀多所作譬猶中人之家欲椎牛日

饗大將兵士吾知其難也

選文

海賦一篇蕭統存木玄虛而畧張融淮西片石姚鉉采段文昌而削韓愈

鄒易齋

安福鄒賢號易齋東廓公之父也爲諸生時學使謁廟講書有講吾與回言終日者學使者問曰論語所載止有問仁問爲邦兩章不知更有何話說終日不休諸生莫能應易齋前對曰顏問仁天德也問爲邦王道也天德王道千古商量不盡何况終日使者悚然出座曰賢所言氣象冠冕非但科第且理學可分一席後從進士

觀政時上疏條陳春秋丁祭　孔聖宜先遣官祭　啟聖公祠配以四聖之父初獻禮後正印官方祭　孔聖父先于後禮爲允當疏上得旨嘉賞賜帛一端白金十兩至世廟時方頒行天下各學如議行禮公實啟之

飼蠶

凡葉少時以白米粉摻葉上餧之絲更光白而韌又秋葉未落時採完好者晒爲細末留置煖處蠶時遇雨葉濕則以乾葉末摻之均其水氣兼易飽難饑省葉也

咎徵

萬歷二十三年正月江山縣民偶拾一錢四面火字相向中皆硃色怪而卜之卜者曰發財至八月城中火焚

百餘家且蔓延無已時或以火錢事告太守岳萬將削索投於通明巷井中火患頓息

舒窰

宋時江西窰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爲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罏甕諸色幾與哥窰等價系嘗得一盤一盎質蒼白而光黝然以注水經月不變望之知爲古物相傳陶工作器入窰變成玉工懼事聞於上封穴逃之饒爲業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見吉安太守吳炳遊記

王塘南

廬陵王塘南諱時槐官至太常卿年八十講學不勌或

問曰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今先生八十何以進於是公應曰學生今日方知志學

苦筍

苦筍賦云黔人冬掘苦筍味如蜜蔗出土尺餘甘苦相半食之未嘗致病此殆山谷耐苦語也有道士戒予養生勿嗜茶筍謂筍者損也粵閩春筍徧地貧子拾以爲糧啖之不啻菽麥江浙産筍較肥要須足火候向在歙問政山啜筍最美其法先一日掘筍去皮不剖不犯鐵置甕釜中爛煑徹夕汁膩如油則氣溫味全乃不作耗然後知世人皆生嚼竹根耳山陰作筍脯法相類謂之素火腿其汁入饌彌佳名筍油

立志

董宗伯少未學書學使袁貞吉洪溪南昌人首拔其文以字劣抑置第二董遂力學卒以書名後官成爲袁書絹素盈笥自敘其發憤以袁故也學足破愚類如此

休徵

青州臨朐縣土窟薄城至夜城中刀劒鋒鏃皆火光熒熒廐馬嘶且驚城中大懼質明擊賊大破之順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事也

前定

獻賊之破和州先一歲羣鴉蔽天哀鳴自投州前江水死園者藝菜數畝元旦後一夕蹂踐都盡視之層疊皆

婦人履跡衆莫解後賊入屠城園中婦女千餘悉殺之獻嘗選勇銳男子數百爭先搽殺以多論賞謂之孩兒軍至是縱之四掠會獻入城隍廟神所持戟墮中其額獻怒曳神碎之未出廟而疾作叩頭哀禱久之乃已而孩兒軍適至報所殺若干獻忽揮刀盡殺之人謂孩兒軍慘悍之報云

水厄

星者范氏善推測居荻港西岸自言某月有水厄百日乃度遂獨棲關帝祠夜見一官騶從列炬入羣吏抱牘引數百人唱名畢應多范相識次及范亦有人應諾范愕然曰此吾名也誰爲我應者益懼不敢歸是歲范年

五十既九十九日明日則生日也其子固請范歸且曰不用行矣有水患是夕甫歸酣寢夜半蛟起岸崩果没於水其子以奔山得免

骰子誤人

涇川孝廉章某少勵操行以聖賢自誓既領鄉薦意稍懈久不得第萬歷間赴公車同寓少年挾妓集飲强之雜坐微酣少年請卜兆以骰子六紅爲花狀頭奪者得妓章一擲得之遂不辭讓妓體毒將發逡巡中夕謂不敢汚貴人某大醉嫚駡曰若嫌我老耳新狀頭不病也一狎而中毒勝放又不第歸至半塗瘡潰其鼻觸見故鄉自經於逆旅人皆語曰可憐六粒骰子斷送半生道

學

侮神像

吾邑王觀予有俊才童時讀書僧寺見廡下木像斷爛作地戲溺其首夜夢神怒曰汝不過舉人縣令敢爾無禮遂五年補諸生鄉試値號舍有同庚生者吳某月日時悉合定交闈中是歲吳中式王被放終以窮老悔艾無及每舉以戒後生吾友黄圯公親見其言如此

狀元二字

江西舉狀元始自唐盧子發其詩云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後人遂名其集爲錦標洪紫溪曰三十年學問胸中方消磨得狀元二字羅念菴先生及第時一親知拊背喜曰不意幹出許大事念菴赧然面赤曰男兒頂天立地一個狀元算得甚大事是日遂裹纔講學三公氣量較然矣

戒戲具

王遊南嘗誡子弟曰吾致仕家居至老只親書史如先聖先賢理學圖史躭味不忘吾生平不曉圍碁雙陸投壺抹牌賽擲等事士大夫邀宴衆賓以此爲樂吾止袖手旁觀而已按予拙鈍不好弄頗類遊南實無暇及此今後生子弟專以此見能事矣

牛戒

庚樓字木叔二代不食牛會病以牛腦合藥間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見服緋衣者叱

曰汝豈食牛者耶何腥聞若是庚亟以未食對緋衣者命從官檢簿瞋目曰汝雖未食牛然藉病破戒且以啖童僕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還汝算庚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緋衣人微哂曰痙之士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庚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以仲亦持牛戒偶患瘧爲所親强舉一匕夜夢少年黄姓者持劒怒詈謂啖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黄牝牛肉也遂並刻之以傳戒或謂食牛細過二子旣屢世不食因病稍假陰譴乃爾彼椎牛炮羔甚且甘人之肉者何以復加客曰黑面

老子自有處分且如彼因人說因果不信者亦此鬼神啓
懼之夢亦自徼幸不得
黎同吉又附戒云鬼神之道赫矣即未必孜孜然日擭
天下食牛者而譴之人當敬畏者以鬼神或有時而不
測也夫埋狗埋馬憫其功也人藉牛力以生我反欲殺
之而食其肉是何忍哉或以食與殺有異不知人皆食
牛則牛如八珍未有見八珍不割而鬻諸市也人皆不
食牛則牛如糞土未有取糞土割而鬻諸市也是殺與
食猶梃與刃也蘇子瞻嘗書柳子厚牛賦遺瓊僧道贇
以勸諭瓊人今黎生此段言極痛切可錄可觀

戒溺女

旌邑方蘭生年三十連舉五子妻舒氏復妊竊計生女
必不舉兄帝卜以予溺女歌示之意猶未定娠十有三
月不產夫婦駭愕帝卜又力誡曰孕逾月不下以前有
溺女意故也速改前念當自免身蘭生懼始與婦誓曰
即女必舉矣言甫畢而產一女方氏館師陳子君沃手
書

水東吳正宇持齋人呼吳齋公得余溺女歌粘壁上其
友謝士型妻當產夢一婦人云詰朝就吳齋公取一信
來可免禍謝詣吳正值文學吳天示與正宇講解溺女
歌謝倍索一紙歸是夜生女育之吳天示手書

陽山寺

休甯城外有陽山寺衆捕虎於野張羅數匝虎逸入寺
中見神判像如生爪之判輒倒壓虎虎不能動衆擊殺
之寺碑紀其事

前輩偶失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
也凶忍大姦亦有天理不泯處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
孫是也韓魏公晚與富鄭公不協韓死富竟不弔亦是
賢者之大過

成書之難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
譔自李維等六人而竄定於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

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
藝文類聚初學等書而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斥
不錄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
書有索虜島口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
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
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
其舛誤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畧凡八年而成然開
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覯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馬乞封

徽廟嘗乘騘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烏其馬
至御前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動圉人進曰此

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烏白身耶勑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楓窗小牘

金龍四大王

江河水神惟金龍四大王祀最盛而莫詳其姓字按靖江浦廟碑金龍四大王者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皆宋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爲諸生隱錢塘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知勢去不可爲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尚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先生之志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讐日也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

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禱問其姓名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憤宋祚移沉淵而死上帝憐我忠命爲河伯今助眞人破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爲金龍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沒又葬於其地故也

烟害

一友酷嗜烟日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

按烟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爲土產其毒似亦全減

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偶犯則血劇

南鄉孟氏家畜蜜傍有種烟草者蜜採其花皆立死蜜爲之壞以是知烟之爲毒不可向邇養生家謂嚥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爲活計可乎

義鳩

老友陳大介武揚嘗館山家見獵人銃落一鳩墜地又一鳩來就柎視且口啣他物飼之不受又以翼水蘸其火傷處卒不可活乃宛頸哀鳴而去有頃從樹巔下墜觸地死蓋重傷其匹也陳引其人諫曰若中一鳩而二鳩死烏且死義若獨何心其人遂拆銃改業

按此與獲鹿子而鹿母腸寸斷相類彼重母子此重夫婦

鱔報

鱔名護子魚仁人不忍食之又鱔本污泥所化養生家亦忌食吾鄉人王計甫業釣鱔旣大感悔輟業一日破戒是夜夢巨鱔騰嚙其首驚寤痛甚遂患疽頰上膿潰不收而死

一富翁嗜鱔過甚從金寶圩堤值人舁鱔一筐盡買之飽啖俄腹痛膚體奇癢搔掐百端又沃以熱湯膚爛皮破而痒如故忽嘔吐鱔頭帶生血大駭怖明日遂殞余友王夏九親見之

冥報

棠陰有傭人侯邦守嘗受齊古冲雇錢而逋工一日侯

既死齊忽夢侯來云完舊逋乔入馬廄旦日生一駒齊訝曰豈以逋一日傭遂墮此報耶歲餘麥秋偶駕此駒轉石治場未終日而死家人甚恐古冲笑曰彼故止逋我一日耳趍埋之

再世

濟南富人陳某以質庫爲業少嘗與戴生最善戴爲理財無私案戴死十八年陳策馬經龍山夜夢戴言投生萊蕪縣盧氏名俊讀書應試今十八歲矣進學必冠童子明日當會於五里井前陳覺而異之旦過井側有童子委頓坐地問之則就試濟南者姓氏年齒並與夢合因以騎强載之盧疑謝逡巡而陳遇之彌厚百端贍欵

盧固叩其所以乃具言其夢是歲進學止四名盧果第一

犬報

滎陽山左諸生余歲試所黜者先是偶被犬驚滎邊斷其四足犬斃久之夢犬作人語曰汝殺我太毒已訴爾冥曹先褫汝衿滎驚悔無及俄遂驗云

猫報

一村農畜猫色純黑貓傍爐火熟睡遂鎔錫汁鉗口灌之取其皮爲冠數日後忽大呼猫齧我喉喉舌塞不下食而死愚按猫犬皆小畜殺之已甚遂索命況其大乎危哉

神兆捕賊

齊更新字鼎衡令南樂城外十里有大井在閻王廟前俗呼閻王井倒沉一屍項繫石莫得其主名齊赴廟禱神曰殺人者誰願以兆示俄頃過一村猪哭出遮道齊心動曰彼兇殆朱氏也陳其屍潛遣二家僮伺之有諦視而徬皇者問之果朱氏一訊具服盖車夫腰千錢遇害者遂抵法

施愚山先生別集卷之四　　　　曾孫念曾校

矩齋雜記

黃山事

和州戴無忝遂孝性喜獨遊嘗言其遊黃山二事甚奇黃山路故幽仄一日經山下某處草木蒙雜一逕如線忽有聲如風旋縛其足乃巨蛇繞脛數匝昂首及胸戴急以手扼之蛇首滑旋扼旋脫戴故多力久相持且慫前十許步有大樹可倚以縛足不能往日暮窘甚奮躍得就樹磨蛇首穿而蛇䰐然足縛轉固聞樵歸者呼救斧斷之乃解蓋山多巨蛇能束人手足飲血以死土人皆迂道避之云抵黃山文殊院連日陰晦戴欲窮其巔

僧固止之云俟開霽結伴往戴不能待私挈杖去里許山漸霽將至頂坐片石稍憩羣猿驟至二大猿鬣長而白若老人狀羣猿環坐老猿坐稍遠戴欲以杖驅之念猿衆路險姑靜坐毋動猿漸逼有竊杖者有牽衣者戴合眼若弗知有捋鬚摩頂曳耳者卒弗動良久老猿長嘯聲若裂石羣猿應聲而散戴回及山半則寺僧以覓戴不得聚徒操械至爭賀曰君幸坐未動動則爲猿困或擠墜嵓石間矣

飛緜

山陰張鏇隱梧返自嶺南言順治庚子三月廣州城內白緜晝飛高低疎密如蝗如鳥自東北去之西南率三

[illegible]相合作一身[illegible]翼照耀如雪或掠簷飛鳴有鉤擊以矢在長竿者篩中之輒引去終不落有武弁某[illegible]爲神不可力致率家人禱於庭一縱翩然且下未墜地數尺急以手承之復飛去傾國貴賤騰踴愕貽者累日終莫有得之者亦不究其所歸於戲彼造物者固知人之篤好在此而故戲之耶

縊死鬼縋

普邑陶塘陳氏婦獨居有鬼數教之縊勸說百端婦懼以白姑衆憩少閒之云若醉我酒爲若擊鬼婦如其言衆潛伏戶外約鬼來則彈指於門已而鬼果至敦迫甚急一人從後戶突入鬼踉蹌向前門衆復前掩之鬼遽

仆地初按之有物漸縮小化爲一繩蜿蜒不定止餘尺許如褐色盐堅持之不移手待天明視之繳不可斷斧而焚之臭聞里許怪遂絕

宵征女

吳兩蒼令東阿從淮上買妾母送至問其家世則某縉紳女孫也吳愀然憫之扃其戶而出明日將送歸夜將半母女携臥具叩門曰吾女命不猶不能薦公一夕寢如明珠一斛何言畢而泣吳竟不動爲之賦宵征篇同年劉覺岸以告予予笑曰還妾非難事而夜半叩門手抱衾裯陳詞婉孌或有難於閑情者矣吳子非發情止義者耶吳名謅元江寧人亦予同年嘗集古今善事可

述者數百條爲同善錄刻行於世

縣令難爲

相國寗公完我謝政家居嘗言門生外吏滿天下殊少通問曾其孫名新祖知洛陽縣既無所歸獻又稱貸累數千金取償於公歲以爲常公始愕然曰吾十年宰相不足支爾數年縣令遂命罷歸

減肉食

江右歲漸饑會城宴會過侈嘗醵金觴兩臺費至數百金予語藩臬諸公亟宜減饌以回天怒周副使伯衡因爲言王公繼謨以進士爲薊州道清約異常所市米蔬手自正簿夫人命市肉公視簿輙抹之夫人怒誓不會

食既數月值夫人誕日置酒肉爲壽夫人推案覆地曰吾此生不肉食矣公笑而撤之嗟乎此亦何減甑塵釜魚者乎

土穀祠

山陰紫洪山村有土穀祠一人夜宿其中有虎向神乞食詰以明日有某出樵可食之虎欣躍去其人默記姓名則同里樵人也詰旦語某戒勿出某不聽奮臂入山遇虎格殺之詣祠責神曰汝不爲民驅虎反縱虎啖我何以神爲持樵斧擊神仆地奪其位端坐而逝土人異之因祀爲其鄉至今無虎患

莫莫堂

饒州東湖正殿曰莫莫堂相傳范公仲淹守是郡[illegible]有某大師詣曰公所治有異僧今之古佛也盍禮之公至竹邑寺僧果有執爨而椎魯者狀頗異遽延出方丈禮拜請佛法僧但以手頻搖曰莫莫外無一語公返僧即跏趺坐化蓋爲人所知而不留云

薦福碑

舊傳碑爲雷擊碎故坡公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予友湯襄仲嘗客寺中詢之僧雪山曰碑爲李北海文歐陽率更書少時閱本師與故老傳述云當日吏督搨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之詭言雷擊耳適范文正公欲爲書生摹千本其事遂傳宋謝無

逸題驛壁誦有杏花村館酒旗風之句一時傳誦往來抄錄者接踵驛吏煩苦并其壁毀之事正相類予嘗至登州蓬萊閣觀子瞻所書海市詩碑皆刓鑿非摹搨所損近在新淦求劉次莊戲魚堂刻寸石不存蓋土人苦徵搨碎而沉之江也關中唐宋名碑居民取以甃橋纍壁凡天下名蹟尤物皆其地之累也楊升菴丹鉛錄載薦福碑有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臥樹之猶可摹印得之簡西澂口述今皆無有

南風阜財

解慍阜財初疑與南風無涉李司馬梅公言嘗至晉鹽池有舜彈琴處人行其地鏗然如琴扁曰阜財堂其鹽

不煩箕薨和風南來則水而結如氷雪或如玉筋川水
底謂之鹽根土人投以他物經宿皆化爲鹽惟人變不
變南風將發則鹽利多而人心悅然後知舜慍阜財爲
蓋取此

鳴榔

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爲叩舷擊檝之說非也榔蓋船後
横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各以二
椎擊榔聲如急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器取之
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秦州湖内或擊木
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魚驚竄水草
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

義乞

吉州之安成有窶者乞而好施不知其姓名問之不答
或云朱村橋人項下垂癭行踽踽然見窶甚者出所乞
與之或羞不肯受則時其急伴寄米其家終不還索有
嫠婦力不能樵夜舁束薪置其門而去終不以語人郷
獨小橋傾壞輙編葦載土手自修治郷人多義之然歲
一乞過則不再往嘗自言其先世素封權子母錢過刻
故生我作丐且有惡疾云君子聞之曰此乞人也不貪
不吝力善不倦爲先世幹蠱其以乞愧人者耶

雲師雨虎

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兎雨虎似蝠長七八寸似蛭雲雨

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見衡岳志

繭誌

益都孫少宰廷銓南征紀畧有繭誌曰自縣南行七十
里宿石門村其中沙石粼粼一溪屢渡山半多生槲樹
林是土人之野蠶厰按野蠶成繭者人謂之上瑞今東
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飼
散置槲樹上槲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
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遍谷一望蠶
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雨中不爲罷然亦
間傷水暵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祭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先後然

其穫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二寸以來非
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壞深則赤埴墳如果蠃紫實
離離綴木葉閒又或如雉雞鷇也練之取繭置甕甀中
藉以竹葉覆以茭席洗之用純灰之鹵藉之虞其近火
而焦也覆之虞其泛而不濡也洗之灰汁柔之也厝火
焉朝以逮朝夕以逮夕發覆而視之相其水火之齊抽
其緒而引之或斷或續則加火焉引而不斷乃已去火
而沃之而淼之俾勿燥縶之不用繅車尺五之竿削其
端爲兩角冒繭其上重以十數抽其緒而引之若出一
繭然則練者工良也竿在腋閒絲出指上綴横木而疾
轉之且抽且轉寸寸相續捷者日得三百尺或有閒輟

日得一二百尺或計十焉積歲乃成匹也脫機而振之丁丁然握之如撚沙則繼善食槲名槲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繼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繼備五善焉色不加染黶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葦布處不已華與紈縠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故諺曰宦者贏葛布褐言無入不可者此亦有焉

古人儉奢有道

唐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凡事不異布衣時族

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特爲置居恩意加厚

李貞孝女

嘉興文學李夢康女年四歲喪母哀甚事後母孝謹父貧困嘗紡織供父讀書不中仕族多慕而求之女問父曰世何謂賢婦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事他人親非兒願也且我母早世兒願以身終養父休矣遂哭誓不嫁有說之者輒怒絕去父嘗病女以身禱袞藥庭中有青鳥啣一朱實墜藥鐺中服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朔疾卒以不克終養爲痛年四十七同里史官陳懿爲

作誄贊曰予於忠孝節烈之事論之詳矣於貞女有異焉女之以節烈稱者或嫁而寡或聘而守或溺于佛而尼或儉於貌拙於才而棄女無一焉獨以孝貞嗚呼貞之與百倍節烈矣甲申中和月漳海黃道周題其墓曰

明嘉禾孝貞李氏女墓碑

魏唐遺老錢士升有序末云古今孝女代不乏人獨齊北宮女嬰兒子撤其環瑱終身不嫁以養父母史冊稱之後數千年而有李氏女之事謚曰孝貞名豈虛附耶吾聞女受生時父夢白衣大士授以玉鳳一枝則其所從來吾不得而知矣

烏夜村

輿地志云海鹽縣南三里烏夜村晉何準寓居焉一夕羣烏啼噪乃生女後選入宮他日復夜啼推之乃穆帝立后之日也

冥報

泉州千戸王某夢一人告曰我張藉也今陷身爲鹿見獲虞人以餉某宦丐公救我王驚寤不省張藉爲何人旣而復夢藉懇甚哀且亟往白宦宦不聽竟殺之嗚呼張司業其至是耶事見鼓山永覺禪師雜記夫司業以才學自雄與韓昌黎善旣貧且盲豈果文人宿孽流轉異類六七百年不脫耶抑別有張藉同名者耶今天下同名氏甚衆若泥其名則曾參果殺人矣

酷吏報

宋時廣東提舉茶鹽石端義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為我用也後石坐罪亦自荷此枷云

白集版

廬山東林太平興龍寺有白公草堂遺址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一帙耳

欺心

褚誠叔嘗為福州閩清縣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為己利力辭不就其隣有為他邑尉者獲盜嘗

賞甚力卒得京官將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乃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為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人之不可有愧於心如此

雅量

弇州艷義仍之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有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無他言此見列朝詩集義仍傳出史王氏曰義仍過矣抑何弇州之宏也余聞弇州君子也太倉人至今稱其德不衰即使文有不合為義仍者當因其來而與之懽然相接以徐致其切磋之誼義仍處之若此毋亦失禮甚乎予謂

牧齋欲訾弇州而適著其美而其美義仍也君子以為猶詆也

神威

陳益修字偉如濟寧州人順治乙酉丙戌聯捷成進士知黃池縣為諸生時剛正負氣州有關帝廟逼近回回禮拜寺回衆揚化龍等欲廢廟以拓之益修獨持不可賄以金不受回怒聚黨撻擊之無完膚刳目實以石灰投諸河夜半乃甦夢綠袍神人強嚥之酒格格有聲又藍衣神手擊其腦後血迸注目孔曰爾勿怖腦中死血必盡出乃生於是下血斗許又一老嫗授羊眼盈把覺蠕動吞之目痛遂止逾兩月雙眸復生但微斜帶碧色

明年夢關帝曰吾已奏上帝汝某年科第名次悉驗癸未流賊來殺回回楊化龍等十餘人亦刳目剖心云施子曰聰明正直之謂神神固無私也豈以一廟之成毀而禍福云爾哉然陳子之被災為無妄而彼回之惡為已盈矣神安得不赫然怒而大著其靈爽耶非私也福善禍淫之義也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矑子微異而州人無二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若平生不務力善而徒建祠廟覬覦神佑也神其吐之矣

死士

田橫齊之豪士五百餘人皆死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恨

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嘗齊卒之受恩於田橫死士之就養於諸葛哉見胡忠簡公制策

胡忠簡集

胡忠簡請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王倫秦檜孫近也初吳師古鋟公此疏金人募之千金陳剛中以啟送之甚爲稱譽王廷珪亦以詩贈或告檜檜怒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安遠縣死焉　胡銓文集楊萬里作序言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比於魯仲連之不肯帝秦三軍聞之却五十里

鄭氏

涇州葉漢章之妻鄭氏字瑜生庠士魯王之女性深慧能詩早卒其病中贈夫云一行詩就幾回愁持贈蕭郎仔細收他日鸞鸞雙舞處羅幃可憶舊時儔又寄父云思親何以慰愁眉賴得殷勤是古詩邪更讀來淇水句含情又向碧窗啼

大羅洞

王山史宏撰大羅洞序云近世莆田林見素節鉞江右運狄梁公故事毀淫祠土木之像蔽江而下錫山邵國賢作頌美之傳諸藝林

風漢

劉賁揚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中官仇士良語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嗣復懼而答曰昔與劉賁及第猶未風耳嗟乎孰知風漢竟不死乎

關節

元載專政崇賄賂寵姬薛瑤英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宗本兄從義與母趙娟及中書主吏卓倩等遞相出入以構賄賂天下賫寶貨求大官職無不諧辭卓爲梯媒當時號爲關節

談柄

唐文宗每稱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不爾無以爲人君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以下侍茶

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並見酉陽雜俎偶與友言及漫摘於此

奇斷合理

洪武中有隨母改嫁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愈仇父是不孝也乃寘之法

編纂之難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僉憲先生墓誌後云台郡陳先生璲視學江右語學者曰永樂修大典諸書始欲詳縷爲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處

心觀其當自得之不可泥也先生纂修言其言如此
宜徹閣章邱教諭徐姚朱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
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因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
一斷於理夫纂修之言如彼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
開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執以爲斷陋哉

選政

選政執一時之風尚定千秋之是非昔倪鴻寶寄擬程
於劉伯宗劉報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以孔孟之道帖
括之理揆之似尚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
傳恐誤後生而來深心遠識者之議鴻寶以爲相愛愈
重之由是伯宗聲望品行卓絕一時此當時所以有得

科名易登選册難之說也

物異

宋仁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進御中有擘之不
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
端秀體質備具螺髻纓絡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
之於金粟檀香合以屑覆之賜興善寺

物異

强木方一寸重百觔不沉水出巨石縫之終不没可對
弱水

仰山廟

廟神二龍也仲曰大分唐封廣惠公季曰七郎諡隆唐
封昭靈侯並漢文帝時人有宜春浦村人徐璠歸於維
揚舟至彭蠡有兩蕭生附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
璠曰予家仰山之陰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訴曰
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蕭生期會於石橋應期而往告
以願得田十畝給其家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淖下出田
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璠驚駭他日再往其處則二
龍在焉方悟其非人也即仰山之神矣里人祠祀威神
不顯廟在山之獺潭唐代宗朝廣德末神感夢於太守
關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祠在仰山既險且
阻我其從之將近爾郛且視之則盡拔其殿宇置於山
下去舊祠一舍即今塔田新廟是也

銀燭

居官舉發人私賂士大夫以見淸剛然不如置却不言
之爲愈也楊震尚矣明天順閒豐慶爲河南布政使按
部行縣縣令某墨吏也聞慶至恐飾白銀爲燭以獻慶
初未之覺也既而執燭者以告慶佯曰試爇之曰爇而
不能燃也慶笑曰不能燃烏用燭爲貯以故筐明日盡
還之顧謂令曰汝燭不燃易可燃者自今愼勿復爾令
出益大恐輒解印綬去慶亦終不以銀燭事語人

摘句圖

新城王士貞阮亭氏輯錄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唱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畧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朔風一夜至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句疊見層出予嘗欲仿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為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資藝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為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況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圖

盡日孤雲在青松滿院寒　山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
花亞叢中樹烟橫溪上村　到門聞午磬繞屋過寒泉
人烟梅市白山色剡溪深　片雨前峰過高松獨鶴還
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　野橋沙際滑山塢雪中深
泉聞深樹裏山響亂流間　共看鄰上月正照城頭山
松火圍寒坐溪窗聞夜漁　夕陽沉積靄空翠辨前山
明月來天柱長江入縣樓　鶯聲花嶼暖龍氣雨潭腥
木綠澄湘浦天青入洞庭　山椒連馬櫪官舍奪僧居
清泉逢谷口老樹識山家　不辨翠微色秋山紅葉重

江城連夜雨山館獨吟身　柳[illegible][illegible]澗寺梅花雜更入
明月非霜色滿城生夜涼　春光門外水夕梵雨中燈
黃葉連江下孤帆冒雨歸　野戍風中角江梅雪後花
雨色江城暮灘聲野寺秋　谷雲園小閣松露響寒宵
亂山成野戍黃葉自江村　波平嶽麓寺天入洞庭舡
雲樹分曦早江村出霧遲　雲氣涼依水鶴聲清滿林
湖影涵官閣泉聲滿郡樓　縣門流水對城堞半山啣
孤城春水岸歸鳥夕陽村　樹葉春藏寺溪聲夜滿樓
壺迥收山郭江清送酒杯　浦絕叉魚艇人荒種蛤田
城郭千檣外汀洲片雨中　蘆渚起寒燒楓林明翠微
風起帆爭郭漁歸浦掛罾　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峰秋

孤村流水在盡日白雲閒　江帆連雉堞烟樹暖漁村
江橋紅樹外山郭夕嵐邊　板橋三渡水楓柏一林霜
溪藤翻翡翠漁艇喚鷓鴣　雲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
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　野水合諸磵桃花成一村
綠水通村港黃魚出板橋　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
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　欲問垂綸意桐江秋水深
飛瀑林中雨斜陽山半晴　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峰
清磬晝長寂片雲晴自深　烟寺初佰柳江城半落花
埜蔓沒丹竈天風來嶽雲　竹色翠連屋林香清滿山
寒雲終日住秋色一山歸　潭烟依檻集山色渡溪來
露將松影白泉與磬聲寒　檻花經雨盡沙鳥過江飛

果落跳松鼠萍開過水禽　家傳烈國劍身老釣魚磯
風流滿江漢祗覺侶君稀　村徑半牛跡山田多水聲
亭空木葉下風緩浦雲留　暮烟隨野闊山翠入江明
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　暮雀依寒竹仙猿下雪松
翠合江天色愁連今古情　疎鐘夕陽外平田春水西
水氣垂天闊濤聲裂地穿　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
影孤彭蠡雁路繞洞庭波　生猺安鼠穴猛虎襍人聲
人老三秋後舟臨十八灘　風笛荷花外漁燈葦葉間
山勢龜蛇鬬江流沔漢分　驚濤自風雨樹杪復重見
驚嶺橫天碧龍湫到海深　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
予嘗以暇日撫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為多意猶

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為摘句圖傳諸好事者士貞識

矩齋雜記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施閏章撰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江西布政司參議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侍讀是書多記見聞雜事兼涉神怪舊載閏章外集中益河東集後附龍城錄之例然終為不類今析出別著錄焉

冥報錄二卷

〔清〕陸圻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冥報錄二卷》提要

冥報錄卷上

西陵陸圻麗京手編

李華宇

浙寧海鄉石墩村有李華宇者其人務農樸實偶忽遊郊見有二冥差從旁出一為蔡有成一為沈亮以牌票示華宇云汝有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解數十人擁到最後來取汝耳有成等去二日忽有一一總角鬼亦從旁出華宇方昂首諦視忧為絕已繫頸間即被牽捽而去縛之地石王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等繩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捕亦來拏人即殴而一掌總角碎易而去因謂華宇云冥司法雖嚴乎名稍後者猶得逡巡規脫吾二人本憐汝未即行拘不謂此鬼先攜汝至我輩欲送諸魂皆土地所唱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奈何因殺人家所寄棺木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比唱名完有成等即引華宇出曰露行還家恐魂久冷柰何因提其魂如一粉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途遇華宇家買棺者攜其間同歸至戶外遂擲之華宇方醒云急備紙錢羹飯有成輩飽啖後向華宇云吾二人終憐汝不欲拏汝去但我輩陰魂每至勿擁生人脈苦不得前必須陽魂為導汝能為吾導吾當全救汝矣華宇許諾此後每攝人二人必來華宇必暈絕嘗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圍守陽火熖光高尺許殊難迫近而時又有限因故作貓鼠嚴號成分散客視衆閒緩取一日有鉅姓者子三人皆壯丁恐其之死輪飲制酔共坐屯守火光高數尺尤不敢前不得已於空屋中推

倒火酒鏵劃然作數聲起新者而亡者甫得就檢其艱難如此又人應死者或初生另有地方嗣後移居不一冥司押票必下初生處土地行平關至犯病處土地然後行拘死後魂亦先至病處後至初生處不相參越又嘗見地獄中應託生魂靈來如湯圓大青綠色每小鬼大盤捧出陰司祖宗抱子孫者或至狼藉滿地令其人猶在時時攫去為言禍福亦一異云

鍾遇哉

仁和博陸村文學鍾遇哉郎予友陸驤武婿母舅也遇哉嘗言仙家有云人身神欲得人生而鬼欲得人死予昔年兆病死而復蘇始信此二語為不誣也按遇哉於丙戌年往探其族姪梅城於姑蘇時梅城為姑孰太守遇哉於署中校閱文卷暑月遇勞感疾漸危即自見魂魄已離魂縛人餘齋衣冠在肢體亡母右腋憑亡妻向裏床拜禱求生甚急此神之欲得人生也又見鬼形白裸體散髮如本身長大喜其得死如釋重負意之所在輒得游戲皆隨人往買棺見賣棺者爭價諾汁不隨人入司李署中借貸送死之具并見二狗嘗寵而卧此尸之欲得人死也又云氣垂絕時即見魂起少腹丹田如湯圓狀青碧色漸升漸高至臍而氣急至胸膈而喘粗至喉間頭上時兩目上竄冷寒於顛頂迫逆良久如裂石之狀而魂與體離魄與魂判氣覺絕矣遇哉又思身死於此家人輩不可得知須托夢乃可繇此念間自己至家將息于此非若生前滯於形有反復隔絕之苦即身伊伯父濱石公及西浙吳漢質氏為古已死狀同時托夢後乃梅城數日而延乩病歸蘇以兇不

至其時始求診脈脈已脫醫捫其胸次尚溫始予一劑覺一滴涼漿潤餘皆溢出入喉若涼沁心脾如火宅中得冰雪一時頓覺快徹即開耳目口鼻中如風如霧從外墜入者不可勝數良久天餘小砂飛來腦耳間忽左忽右求入不得又見鬼形亦發身匕須臾小魂震天一款從腦際迸入而魄已收還不復見矣從此遇哉衍生至今猶在至買棺爭價及龍旁卧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感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資要終之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里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大酉雨時往石涐口洞未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踰時雷雨忽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怪誤中其身有神授藥一碗因此得活蓋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荒地行散忽然暈絕扶歸即有白鳥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鳥去其妻即作刺船狀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貲被汝謀死吾於冥司告准許我跟尋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俟娩身後就死無所恨鬼答云彼作孽者是寧令有遺種且他人相見可俟緩須臾耶數日後竟斃

逆子逐母

平日之此有子逐母至姊家姊養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姊責以斗米弃貞令歸養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為暴雷震死以其頭其身從水中著淺處得不死忽見子頭合乳開而出又平望王姓者被營丁誣陷為盜吊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哀啟神位號冤甚切尋營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未五月十七同日有此二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曆中遇一僧號天香山東人年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篤行太澤因為起菴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姓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

謂彼曰我昨夜夢謁一都院與之分庭抗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遂感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太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為天香絕而不答直入卧內太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今週日見渠道友乎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為平昔所怒者攘拳向之兄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旋名廷樞中明崇禎己卯鄉榜後於順治己丑舉進士授福建永安知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為天香時原無甚慧解惟日課法華經不缺又供養客師務必豐腆自奉則糠覈麥飯頗甘淡薄今之科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沈自玉

[illegible]州貢生沈自玉名[illegible][illegible]寓浮佑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往拜一友登吳山眾參跟蹌歸卧即時若氣絕者自玉魂時覺往轂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遇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牆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崇峻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五省名府各有府府各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籍巡排擁儀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獰狰細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公斯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人進一門其牌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逡巡間見左前有杭州府門署援道遇施到一大室見伊舊友王聆平先生宛如平

生敘寒溫畢自玉曰余今病勢至此恐再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均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人令閻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自餘人同時旌異祿爵正長何必過慮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間聞鳴鞭震耳眾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跪下高敘念云某省某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或某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惡事幾件對簿稍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考覈群明亦復如是階下油鐺火柱劍樹刀山每見人於中糜爛殆無虛現原身又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玄倩及宋大行觀旋諸若采並

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儔諸翁曰如爾某作端介據直關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弟輩彼時有齣矢志少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襲名謝世亦可羽翼泰然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彼作記室逢垣歿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缺之語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醒庭皆旁坐第六設關君之側命關君向張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門新乎衆曰然關君下行賓禮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關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蒂不斷必錢不妄取屢行陰騭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楊於人間自玉曰門新日恐過失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關君笑曰正在此識加君壽永為表式自玉蒸惶陳不敢當關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檢業關君贊賞關君因向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縱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甕光功名泡影其中有假色處皆空處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世不勝爵善不勝惡奈何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靡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關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聚勸勸諸長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為生人痛加懲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閒自玉從榻上忽連欲口曰我要到相國寺去頃刻果已蘇醒此氣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沖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間行斷那霍然而起今自玉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吉名萃徵子弟觥庭同寓灰土巷浙宮撝南首於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忽迸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頃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願求放倒平後兩三月忽又一發漸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痰者有言驚癇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邑身崇神者服諸藥無算而終無一效至今乙未四月計年一十九歲每發愈亟聚吉俟其發時諦加審視微覺口中諄諄作語聚吉始駭然啟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復咪有倫次始謝有夙世冤業之說聚吉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尋求治鬼兒僧道巫覡遍禳[illegible]之法無不畢修作印鎮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實司稟命而來任汝等作法終不去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何處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久當自知迨至五月廿五日凌女見前黑面之鬼復押一面[illegible]同來且言明日當擒汝魂六月十六

同陰司聯袂赴齊聚初不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側人中忽
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僕單倒自此不須頭帶瞑見
二鬼抑持梏縲不可解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合眼則二鬼與之
爭辯聚吉將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聽者指北方
如其索冤婦未果西者言我本揚州人名倪瑞龍向西者名袁長
儒與我同里俱係宦室兩相詰訟言陵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
我銀若干復然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面黑如此一魂含冤
至今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從他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
五十餘畝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即應反復便挾一大
家云已轉賣瑞龍訐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訐告令長儒已
絕無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其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抑陵女

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倒樹鐵床碓磨砲雄水浸石壓等
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庄破錢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涤河
橋僅潤入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粉甚呼痛楚即分形
變為如蚯蚓之類苦不可言大縣始則大地如潑墨之黑久之中
又歷歷可見又或遊至人長者之處則望有微明燈燭輝煌凝紫
楚楚又至一所則党如日月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
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即開君賓
館中有卿紳二百餘人絳帶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熟揖者言西
湛善公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常生人道未得空
映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黨親戚中或有見者
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前世母氏高年白髮倪

瑞龍詆之云咁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況
子敢爾耶聚吉聞之猶疑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
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別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
日焚牒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狐野雉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聰明立賜處決無令
陵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三千聲求其解冤釋結直至初八日下
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
候審而袁長儒猶如有恐懼之狀陵女方悟此獄或係此鬼所成
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並同陵女魂赴城隍衙裡候開
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官既受我賍從害
我命陵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賍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為官豈能

躬自詣獄來害汝命是誰持與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
龍語稍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似不應貪污受賍
汝既為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雖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
作鬼六十年冥事汝命者不知卻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
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服罪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
夾起來鬼隸牽上夾鬼便自招云尚有下落求人間放夾責三十
板發說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發裏審去如是遂
出自始至雖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
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
立堂陛寬厰殊非人間廟宇也至陵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
履有所稟訴即與倪袁二鬼淵聽稟畢即跪立在旁其稽與鄉民

適到又寄後瑞龍來家跪若憤懣然東縛稍寬强渠稍沮即其
間長儒索酒食紙錢鮮亦稍衰矣至十二月晚二鬼又至言明日
巳時三殿閻王掛審汝須准備諸審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
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焚設酒食鬼佯許諾
迨至辰刻俄見冥司二差至竣女向卧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
衣衫與家人作別不勝其悽言已就睡聚吉按視脉息但遲緩不
覺漸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作欬容又
少頃微聞言此路晒甚熱焉其甦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令
定要與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
吾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獄卒猙獰可怖牛頭馬面守門始關瑞
名黑面者名倪瑞龍以唱女名劉潔按聚吉自註其名不及沙唱便嘶列又云號玉班

袁長儒則向面者是也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問瑞龍與女爭辯
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聲指竣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
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爲少汝罪過尚有不放汝回竣女惶恐乞生
言我雖有罪但令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年未曾孝養願且放回盡
向之作洞者此也閻王因言汝既如此說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
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其投
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飭其表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罪
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竣女遂從床起急令燒送紙錢果飯以
贈其去又從前欬口數聲起坐二鬼然甚厲聲惟集家隱崖拜服
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竣女未嫁之夫有江寧
修者排不信鬼頗嫌疑排安靜初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爲
我回之果然即前恐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汝師極有道
力故冥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兩長往劉公必須一諾女因覩雖
胃兩出中堂坐視鬼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冥林黑面吐火形
見驚怖皮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跡竣女沉疴如失云竣女嫁後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夭亡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
矣以是爲釋氏之苦心警世之稚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問
近出已身耳聞目見曾非影響事理姓名俱有對証雖欲不信
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諱述其事如左〇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
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睫不交當其去
也則僵卧宛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仍如乎日自始至終曾無

一語模糊其間幽冥警象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
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
得尺寸應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
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隱恨願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
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伊可畏也因將前後始末蔣載於紀或
亦冥冥之中與聾聵而蔚官箴之意云
浙安吏女之病發於癸巳距前六十年偏查履歷止一姓劉者
任淮陽巡按名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中萬曆八
年庚辰進士書二房座師余孟麟字幼峰江寧籍祁門人任編
修甲戌進士大主考申時行吳縣人壬戌進士副考余有丁鄞
縣人壬戌進士又查應龍鄉試八十九名會試一百五十九名

廷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行取四川
道戊子長蘆巡鹽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憂甲午補河南道巡
按山西乙未養病庚子起江西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
天巡按乙巳陞南京太常少卿丁未將病自前萬曆己丑係男
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見兄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
六十七年也但履歷上書姓名及字若無別號崑劉應龍字在
田者後號玉臺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惟萬曆癸丑進士劉
大受字貞白湖廣郢陽府房縣人然任淮時乃天啟癸亥距今
僅三十三年不與前說相符也容再考之淮揚表佩二姓及郡
陽劉氏家乘庶足傳信云

漏志高

漏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約十歲縫皮為業其人謹厚樸抑聰
頗識字乃杭俗古塘東嶽廟神靈最稱顯赫每歲三月廿八日生
辰士民傾城焚香祝拜丁酉三月志高先於廿六日虔誠進香歸
廿七日卯刻忽夢有人叩門呼志高甚急高應聲啟門見一方巾
青布袍白鬚者儼然土地也謂高曰少頃有人約汝游話討汝在
家慎勿他往即噀氣一口於高面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身亦無
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駭為喉躁索若流之但以手拍牀八歲女
進茶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
索筆書云喉間快利無病偶卧於言詞行即痊矣書畢乃登樓上
地叩門甚急高後啟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隨四健倅差官頭帶金
盔身衣緋袍雲肩繡龍腰下大馬易係二倅繫巾金抹額圍花襖

二倅大圓帽一撒青衣五人形體皆粗壯係陽世豪惡莊狀即擒
高鐵鍊鎖馬腳上械手仍從後鞭撻之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
一小樓上且持硃票向高云奉本司命速緊急重犯十三名差官
捉拏非比泛常汝止第十三也高見票上書滿志高湖州總清人
心竊疑之云我平昔守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鄉貫不同得微
有錯誤耶頃之鼓敲三通解差官云官坐堂矣即縛高去高見衆
門碧瓦大抵如官府然第嚴為排廠西廊下披枷扭者不計其數
亦如人間解審狀此縛高至丹墀下跪入十二犯隊中差官稟稱
重犯漏志高已拏到高見層臺高峻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巍煥
南面尊官紫面二丫髯年可四五十許鳳翅金盔蟒袍玉帶形體
亦壯大倍陽世有官二十員皆紗帽如圓領莊排尊官答禮各官
分坐兩旁想皆嶽廟分司也又見西階上有犯人十三人上堂叅
謁男子十人女子三人男子中有一帶念珠者尊官亦與答禮和
顏問曰汝等皆營人深可惡滿時高跪階下心甚憂怖以滋用無
一錢淵理無一人知者尚一尊官或出拜客或下客廳酬應即令
辦脫令夜亦無宿處腹中飢餓可若何香封惟冒死早辦寫哭喊
屈尊官問誰差官跽稟即重犯漏志高也尊官云拏志高上來汝
既係重犯何故喊屈高白高本錢塘皮工守分營生不知何故得
罪及見鉤票拏者乃是德清滿志高與某無干伏求釋放尊官遂
取錢塘簿籍簡視果有皮工漏志高云汝作人頗有好處且陽壽
未絕安得誤拏高聞歸豫之就惱悟身到冥司前此皆取嶽院部
諸衙門也因思此尊官或即東嶽神乃云前者志高虔誠進香神

明想亦鑒察獄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商簡德清籍果別有滿志高乃真犯也其硃票原寫滿字特以獄神硃筆點滿點却草頭遂誤滿字而拏德清而拏錢塘人則實差之誤也即將四倅各責二十棍別令一倅送高還陽誡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須臾始覺清醒其妻子方環聚啼哭蓋自廿七日巳刻死去廿八日辰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東嶽并德清滿志高公差誤拏我令送還魂速備冥飯紙錠以犒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送乃冥司卒重整索銀錠二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所乳錫紙則如紙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口尚不能言隣里以冥差始則誤拘平民繼則勒魂不放等議動一公呈赴之嶽廟正商畧間高忽見前四倅乘輿而至云為汝事使我輩受責兩腿腐爛難

行今皆乘轎可速治酒食謝我并每人十兩[illegible][illegible]斷不可少又云我輩俱不茹葷只須素酒耳高家即與美飯忌設坐具四倅責之爲散桶攪然整整冥資數千一倅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三四十金也出門後又來言聞汝隣里有一公呈若燒去我輩必又受責可取來燃之攜前高如其言燃竟即見彼倅取此一呈并收包內而去土地當面指高曰汝愈矣高遂應聲能言長齋絕葷至今無

冥報錄卷下

西陵陸圻麗京手編

黃景範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潯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剛坐忽頭中大痛即將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氣如烟小兒俱被沖倒眼前皆暗忽見西北門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喝曰且住凡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又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何了期其人曰是是求我心故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

他罷共人曰還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範曰你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內自有消息景範醒見眾人環泣欲言所見不能出聲以手撫口舌仍在也惟喉與胸略有空痛別無他苦至夜獨卧恍惚見一女子窗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徧身麻痛忽有武士持向傘來遮連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卧武士以傘覆身上捲與而出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著傘上即滾去有著其妻身上者隱隱如火光至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邀與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傘捲與而去其沙著伊外祖亦成火光一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獨卧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士不如遮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如何王武士又

曰我王乃覺王手中所持止恐拉喙般怛囉也又恐六字是捌撥咒心乎日常誦今不知何故出此者宜誦咒乎明日虔誠持咒夜見武士持命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併不見女子遂每日黑持病雖未愈亦無奈何閒遣去憂慮一心清淨省察過愆禍福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懲畝終日無悶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答云昔有蓮池和尚在雲栖設教因為景範言蓮池幾事景範心念之夜即夢見一老僧身甚長大來云咄你想蓮池甚麼他閉門與飯覺來不會其故忽胸中膈塞粒食不進者三日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並酸不能食矣時母憂景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明作祟錄有心願未完

景範思神明見咎當齋戒誦遍不宜殺生祈請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要秋闈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既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伏佛神力俘則還鄉亡則超昇發此願並擇十二辛亥日遲伊父冥命自書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嘔血升餘一時困憊獨臥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墮床下見一老人持角帽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問一禪僧而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戲這清太你如今冤債已消可同我到老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頌經因誦金剛經余聞經數心痛漸減一面聞其誦經隨其作本

誦完而心痛忌矣僧止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滔為前報善者為先僧謂景範曰來君在內兩可進見我在外稍待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從自知猶可求掌簿人為他明說因緣遂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王來見爾等且俟俄有數人衣服抄紛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前老人指曰此乃臣把總督也已而十王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階下見一人冕旒坐帳中身高丈餘面潤又餘鬚白如玉侍衛甚衆老人遂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階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何聽我古時左右喚劉之麟上來俄一人至即劉景範昔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艇家世北京生於嘉靖二年父祖皆高人大臣讀書納監為人有口辯長大多力因祖父家業復創身有才與趙文

華交厚引見嚴嵩亦莫逆遂為一方赫赫時倭夷入侵南直朝廷命張經督兵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往既至江南大臣說文華曰倭兵甚寡若率本部兵先取之渠功可樹也文華從之乃為倭人所敗文華欲諱敗為功乃催張經速進兵張經欲待兩路兵到然後夾攻不可輕進文華聞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京為之文華遂入京上疏言張經玩寇殃民既而張經與兩路合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竊冒功斬之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至十二月即生之寶後生之茂及長父欲為之麟聘柳許臣女青臣欲相婚而配大臣以之麟聰慧乃以之寶示之又為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

才周氏醜惡而拙於是柳氏醜其夫之寳恨其妻陶氏性悍而嫉
寛知慮情常與柳氏言之寳莫麗一日求之鱗小遂作房中設酒
拉之寳與柳氏共飲總乃賺道往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
而不問也周氏恨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遂婢送酒周氏飲之遂
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
露乃以好言安慰留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
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
女竟不之究之寳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鱗微聞其風在房詰責
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鱗曰我近日聞之寳在你房中走動你
知否之鱗言亦累聞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莲害生雖
我親生今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鱗受計而去陶氏又

告之寳曰爾監婢事敗身命不保了之寳曰柰何柰何陶氏曰作
事須徹作惡亦須徹你可將匠戳床下自有好算之寳從之陶氏
乃謂之鱗曰你今日佯爲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晚間却私藏
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鱗乃佯言出外至
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鱗飲之寳又將美酒囮勸
之鱗沮醉陶氏怨扼其喉叫之寳曰下手下手之寳遂砍兄頭與
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報
大臣狀屍蹤跡竟不知其蹤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寳恐其洩漏或
暗中擊殺或毒其害之後陶氏說大臣使柳氏與之寳成婚既成
婚後家中白日見行不報作祟複請巫應將及三年之寳年二十
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鐵杖到門化緣柳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遂

之僧即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至此僧
曰我要取一顆寳要折一枝卯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
臣乃命之寳出見之寳乃謂僧曰爾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
寳曰爾有何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切冤鬼之寳以僧言奇
異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
正心心爲萬類之主心邪邪至心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
當存天理將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
存乃合天理僧曰但當平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寳低頭半
晌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肯捨未有了期之寳
問曰欲化何物必當從命僧曰不化他物惜化柳氏之寳曰柳氏乃
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擊之寳心曰天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

如何捨得之寳大驚僧遂趕出隨出尋之已不見矣之寳乃獨坐
自思深日悔過乃曰人未得道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發悔過心
倘又聞人惡言便遭沉溺矣不如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新法屢次
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見兇日盛坐臥不安之寳乃決曰
今日如此業界尚不奮發一旦命盡被眾業牽入地獄豈不大悔
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親若從一時之命苟且度日彼同墮地
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決意欲行京西山有碧雲寺其寺二僧一
曰碧岩一曰雲松二僧曾爲之寳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寳
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碧岩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
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
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至化偏翹僧眾不見前僧因留年餘開

[illegible]揺有蓮池放救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苏述前非
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放剃乃受大戒取名
大慧雲松改名大慧大慧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欲
何為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慧念佛幾時成佛師曰昨時可
成又問云大慧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慧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
悟雲松死大慧獨住雲栖十餘年後至金粟密雲問曰何來曰雲
栖又問平日作什麼曰念佛曰爾試念看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
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須吃痛棒隨衆作務去後乘乾康擬求悟往
黎山結菴而住在至崇禎一年聞密雲在玄墓乃往問曰不入驚
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雲曰這里無水又無魚說什麼驚人
稱意遂有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來見閻羅天子判官議

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令去為人有智
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
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令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
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密兄嫂與妻我願救此數人
令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得近于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
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岩雲松已為其子爾父大臣以
平生之孽墮為女身因金氏一緣托生為雲松之女汝令再當為
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罪令現為驢身不可得見柳氏受餓鬼報畢
托生為豬又生為羊又復為豬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
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
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將判官言畢即遣托生令爾身便是劉之

寶密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
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密猜忤
曾來為禍但其受密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令妻戚氏前生以藥
酒害他成脹病其怨未消尚欲為難爾兄之髒究氣既消亦將托
生以平生有孽墮為女身數該為爾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
今宿業既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自努力勿退初心
莫為名利所敗莫為欲愛所縛莫為意氣所礙莫為晏安所毒言
罪與一童子取一金金至開金取一花辦置紫範口即能言拜謝
畢遂問父親着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紫範乃言曾有二
番書信朱衣曰二番書信一是你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
是爾同宗人所為爾今回去當設靈供養沐望他歸紫範曰我父

何罪乃遭此難今其靈魂何在願得相見朱衣曰爾父遭難乃六
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歸神道三月間陞淮安城隍矣爾
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後得見今爾母即生前之父既墮女身
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當三世墮落今始落幽主一生
不暢快二世落賤主為奴婢三世落橫主為畜生畜生不修便有
大苦不可救矣速求今生挽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令又受恩亦
急勸他回頭他在雲栖我曾教他金剛經千餘遍他往石門結願
在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衆人發覺之初心清淨時乃高接
擊梆念佛開人善念故今生受福報得長生又其口信甚厥故令
出言有當爭訟得勝但所猜不大善根亦淺年過六旬晉不補愆
今生受報已畢來生便落薄丁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渾及後人除

一人數家之人皆非貧即夭爾四去教他迷了自己正事無涉
他人負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勝人今信根已壞為人誅
許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念之奇頓消深業得復人身但
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
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略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
如飛見獄內數人至半獄數處種種苦難令略存之行一人反縛
兩手肩上掛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鄉里
求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當為豬以臨終盡心吃素一
月得為狗矣又一金某卧污穢中言我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
某自粘墻上喉中穿刀景範心發慈悲念佛數聲其刀自落又一
室甚大墻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壽數人名童子指曰

此陳九思在此今已出王某當入此周化機陽壽未盡來景範
同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陰司考生人之罪當入何獄即定
其名於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發別所若行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
時先定不待既死乃復至殿前拜辭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
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
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參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
發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
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
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
善雖多皆偽必不成德且神明惡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最害若
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起手處

言當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任深山巖靜坊好若在家致應緣汨
沒便有誤了出關居塵不染的纔有我簡景範曰是我遊受該
正言間人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於條拜
求教誨師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叩之
師伸手對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痛頓愈遂披
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景範自記云諸獄中人細訪之皆係朋友親戚恐有不便故但
存其姓諱不敢具一字又松陵錢德唯序略曰景範蔡瑞卿名
古盤邑庠生即所稱陸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贅於平望孫南川
家故瑞卿為平望人乙酉秋瑞卿遇亂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
五矣號泣懇父並嘔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為作瑞卿斷慰焉

朱衣人所謂蔣生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範未審而
聞此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雲松是之子要人吳丈可實發
景範妹即所云劉女嫁為爾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
月六日癸酉始立春丈可果舉一女並足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干人移居蠟燭巷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嘗患鼓
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御賣石灰者五六人排戶突入云爾生負
彼債二千兩竟拚將出門將於是昏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有與
草人許類蔣便乘之以行比至鳳山門諸賣灰者云我等從步彼
安得獨乘轎竟前槍轎下地擁擁以去過江干資福廟即都土地
門前見先亡母弟及僕皆在圍拉斷賣灰者云汝來何解脫故遠

縈乎人耶我輩即當往東嶽控告喊殺震驚判官姓鍾者詰問知果無稍徽也即放還其母蘇醒至家比覺時已巳刻兩手皆握沙泥其家賣去幞易衣焚紙錢含飯貝矣越二十餘日又見前黃衣者摔激而至云已告准汝不得活於是遂殂

沈蘭官

武林官巷口東平廟前姓沈小名蘭官者年二十二歲係鬻丁於甲午年十月初二日見一大黑猫過前欲以其皮為鞋幫遂以繩縶猫頸不死更用尖刀刺喉乃死乙未正月初三日夢猫云汝既害吾吾已告准今刀何在欲得作証耳其人覺而恐之因急賣去原刀更市一利刃於六月廿一日迎盤院歸即發狂云猫已入樓矣又上梁矣又云非猫乃變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鬼語女絕不能殺奴須用刀也至晚遂以刀自刺而死深入喉間一寸二分

朱四

崇德十三都十四圖糧長朱四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入縣城中時於萬歲橋上遇雷雨忽霹靂一聲直擊四身四昏絕時見三冠帶人救其肩得不擊傷腰間猶有雷公爪痕五道纍纍墳起蓋四平日奉三官齋精虔為神所憑救云

金三 沈君果于丁酉二月晨述

崇德廿間屋姓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臥見有冥差持票至則二沈然前名也次名沈君將三問四君晉為予細至為亦有名字差即批其頰曰毋多言與汝何與耶被毆舒止

一簡凡汝尚有陽壽刻許耳姑暫還三與述此語畢登然復逝

兗州婦

攬水胡衛公隱於卜山甲午七月爲武林鼓樓外南前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備諸苦惱死而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神云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冊籍果無主孫魂不便收繫婦人因苦已極其夫無可奈何同為寫木凝御覽作一狀求寄魂此處指城隍見許書差焚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旗濟村文學陸元夫家僕背主興訟不法別投越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即君病故是月廿四日僕到墳挑採即君形見似撲其首者即倉皇渡水走歸發熱叫呼兩目俱瞎

周文學

海寧雉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止遺一子次年復天文學故名族治家嚴正素不喜僧尼輩出入小祥後居旁有尼棹舟至宅以臘入賺會蒲文學母夫人拈香弁及未返人語未竟忽仆地大呼大相公饒我噴血滿地復作文學語數以無故到家之罪又叩頭作乞命狀母夫人驚皇呼婢點姜湯灌醒亟扶下舟歸爰漱口追薦不應迄今二十餘日咕囔如故叫而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壬戌年廿二歲時臥病昏憒見有四青衣圓帽如承差者踰窗而入手捧牌票有天生名天生叔為督學催考也即隨之去四人扮從窗隙而出天生亦如之問誰

不十備偃卧在床也比至一官衙前甚壯麗甬道寬潤數十丈門人引至左首廨宇內周圍木欄如狎檻狀闕置天生其中見按文放告謂見俗揣者有群離皆容如人間獄吏喧嘩吏有號燈數十簇如貢院東西文場照耀明亮頃之閘歷堂鼓九下四人牢天生出唱名天生即見比身無巾幘腰間已繫向裙兵第一門啟而皆者冠帶點名乎纔二十許第二門啟而揭者冠帶點名亦可五十許比至大殿前階級數十丈樓閣巍峩如帝王皇居逐人唱名縣東階上西階下天生衆恐歷階而上遥見南面聽政者冕旒緑袍黑面大生始悟為閻君非文宗也因慟哭而前叩泉腳求生甚急閻君曰取簿來有判官捧簿進閻君示天生曰汝數已盡訖閱之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又云取卷來即見前願智者旋紛卷捧手

本進閻君翻閱再三又呼取卷來又見前跟隨者旋紛卷捧卷數十冊進閻君又閱再三方首肯用硃批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功可加一十八年壽法解癢可愛天生喜躍而出至道左排徊不識歸路適與伊祖遇祖曰汝來安得歸耶正躊躇間見有飛鳥絲鳴以狀繁流請所祖曰吾孫不得歸須禱神藥師端顯之者尋即領二粒如硃砂色天生龍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欲以渴甚不能然祖即向道上小兒禱其取水小兒取一碗與天生蠻藥藥下即覺以目頃開精神陡發忽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不散從此遂添來陰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間武林大火天生特籌估望親至三元坊睹火遇閻婦負一箱內皆重貲於人叢中誤撞天生天生急辨其非而閻俗不過杭語婦人遂去天生攜歸溯家物識妻處守候果見向婦偕一文子攜手而來號　尋見天生令其妻守箱俟其婦徘徊路旁認夫並而還之纖毫不染當是此一事云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二青衣持有票相與其人錯愕以為追糧也當開之僕誤背衣云我乃陰司遣人汝在生行善不應寡死可速歸待我再催禰四十餘人方來勾汝其人遑遽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為可與其人即辭父痛哭弄弄當家務薄暮果殞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遂一唱名至其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爭者非生員得毋誤耶閱判官所案簿知果差誤即擬勾使三十云汝有善本可速遣還其人出門苦求判餚一視判不得已為指示兩條云汝曾扶瞽者過橋又曾拾買

棺銀一兩惟此二事為善也甦時其家已將殮矣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嘗偕友入西溪樓下買肥皂過東嶽廟伯謀心敬其神云未嘗得一瞻仰是日起太早尚四更待飯於廟假寐即有人與至一殿前膀曰森羅殿伯謀始知為冥司心惴惴不得已直前俯伏閻殿上與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同命判官閱簿有諸判冥累而出皆青紅藍面惡狀獰獰可駭異中惟一判皙者持簿送閱乃得放還皙者私囑云我乃薄花卿也任武林門外賣閩煙家汝死後當與我同官特相嚮敬令代貸錢一藏矣伯謀必謝而去為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皂竟與肩輿孫武林門外問至閩煙家果有薄花卿者為主人之父已死不年矣

伯謀益心悸歸即買紙錢一藏上題前生陳自然今生孫伯謀奉
判官將走卿收用當即焚燒後數年伯謀客京師傷寒病危見車
馬如織口稱迎判官赴任力辭得脫詳載有驗今伯謀猶在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填沈震民次子沈烜為妻緣夫潘氏家
居其火伯沈烜日逐凌虐之氏歸訴其公因仲乃因仲原負沈氏
千金故無祇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賴債故激女投繯州治南市
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寃不洩憑托恨於父若兄
丁酉年二月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
口作氏語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仲兄我今不獨死欲得長孫
甘心焉巫祝之詞如出一口亦孫自盡沖時自縊家人惶急防閑
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繩帶不得遂疾喘結喉立死通鎮目
擊無不股栗焉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日外攻甚急錢應式坐庭前
達曙聞八十三嘅殺出視一繳穿城遇之人有執飲食者着其身夫
半復穿墻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有貓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
而前倏騰應式膝上應式驚以袂拂之隨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
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從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鄰舍門
近視之有是日下令屠城越三日鄰舍果懸一頭而應式女淑賢
伏節死外家卞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為一貓衣者殺卦
二烈女生魂兩昌王于一先生云

馮南

河塘馮南為勢家鷹犬嚇詐唐氏三百金己亥病死托夢於其子
云我生前詐唐氏金今為犬於其家受報甚苦其子往唐氏觀之
毛形色狀與如夢中所言因乞贖歸唐氏以必償三百金方得贖
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之此犬搖尾而前至今尚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為糧胥晚年皈依佛教文廟司香周稱宇募刻
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為之領袖己亥六月間敬泉夢四差人至
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處未
了可遲我時經完而行何如四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稱宇言
之意甚怏怏至庚子上巳法華經刻竣敬泉隨于是夜得病初五
日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阮大鋮

阮大鋮以私隙殺雷縯祚於獄清師渡江大鋮迎降以圖富貴從
征入閩過青華嶺忽傾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縯祚字
也大鋮因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未足蔽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
死良可怖也

曹小蠻

曹小二蠻者澉浦人游惰好博奕丁亥春應募為兵征汀丙戌子
逃回辛卯七月初忽臥不起其胖炊食呼之午後方起至水濱盥
洗喃喃曰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尋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慮其為
博質也故與之純者小二時往水濱且磨且語見者敢之歸堅臥

至暮狂叫痛絶脫衣噀戶欲靠視之流血床簀枘刀判欲以手作
援筆欲書狀與之筆札書云我在江西殺二餓婦今追至此因在
彼時曾得銀二兩放酒十人故得未死延於血污中取刀欲出曰
爾可去尋頭目來越數日始知痛進勺飲殺亟極如內竪詳述其
事曰初破江西擄二婦其丈夫姓王亦考廉孫小二諕之江以長
戟刺之其二婦一妻一妹也長號請死以身奔江中不得救眾艙
底數日邸中下令不許留婦女小二恨其不受淫也與什長共起
殺之二婦忻然曰脫苦矣頃二婦魂來云不識汝姓名故尋汝三
年頼此地引至此又數日詞死

沈純齋

沈純齋仁和吏也源名花椒末亂後歸老家中移居西湖爲土工

之前唐寅年有宗室云是十三王者种宗一輩也同長史某避跡
武林爲當事所得械付市曹其長史妻買二棺併銀數百金與沈
買其夫與王之頭冀得身首一處以圖入土沈得銀且賣其棺將
尸首棄之他所給之曰已埋某地矣居數日往岳墳飲酒晚歸將
至家見二無頭鬼借其口疾呼曰還我頭來兩遭我棺與銀拋棄
我路旁今與汝去見閻王也即時暴死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爲業遇觀音三官懺會虔誠禮拜二十餘年
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天鼓腹內作痛竟成痢疾二十
餘日皆待無効時刻想念觀音竊冀誠心禮拜反罹病危七月廿
一夜點服藥見　人頭戴紫帝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鬼卒
普門大士迷奏于玉皇准勅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聽
得扶病緩步將此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廟前有
一青衣漢子挾彥看榜首名即是小彥漢子道汝有散伴我領汝
去交付與汝彥行步逡巡漢子使彥將看而行由北門外約有片
時只見問開有鎖漢子道站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
出一老人與彥相像漢子道將您謝我彥云有錢四錢相送漢子
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彥將眼看左右道漢子倏忽不見
老人並立在身竟無言語彥將衣一看只見大便如血淋漓容顏
枯槁無欲回家苦不識路身傍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
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原從董窗巷來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苦
窗巷中指引前面便是咳嗽數聲即覺乃是夢也仍喪調理月餘
精神如舊

冥報錄二卷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國朝陸圻撰圻有新婦譜已著錄此編皆記冥途因果之事意主勸善其眞妄則不可究詰也

史異纂十六卷

〔清〕傅燮詷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異纂十六卷》提要

史異纂序

士大夫居一畝之宮抱三寸兔園
肄於詩書六藝之文陳腐相因目光如豆循其
常而不能達變守其經而未識通權雖鐵硯磨
穿退筆成塚不過尋行數墨然乾蠹死而已烏
能牢籠天地鉤索萬　〃究三才五行之道為
端也哉吾友　嵐傳先生以貴公子
負奇氣不屑〃〃之學博極經史讀書
自數行下每怪斗筲小儒強執蠡見穿穴訓故
無以開拓其心胸而變易其耳目於是取二十
一史及有明一代之書凡事物之迥異於尋
常者為之州次部居名曰史異纂有明異叢余
伏讀之始而驚既而喜終而眙瞪傍徨口呿而
不能合也嗟乎夫世亦安有所謂異哉見以為

異則異也見以為常則常也彼旻居之聽鐘鼓
則震掉而不食豈鐘鼓亦有異乎哉譬諸飲食
人厭五穀仙人服雲母在人視之以雲母為異
而僊人則猶視為五穀也以至麝之食栢也虫
之食木也蠹之食字也人以為奇而彼則固以
為芻豢粱肉也夫豈有異乎哉乃世之曲士或
[illegible]一隅之見以[illegible]　[illegible]曰士君子亦守經而

[illegible]亦言其常而已矣[illegible]異為夫左丘明氏固
為傳以翼經者也獨不載石言於晉神降于莘
乎孔子固未嘗語怪者也獨不識會稽之骨辨
墳羊之恠道楛矢之異乎昔歐陽子之薦蘇明
允曰其議論精於物理而善識權變愚以為善
識權變故能精於物理天下未有不通權變而
能名一物者也今浣嵐先生之為是書也亦欲

採集古今之異以為窮理格物之助於以感人
心而維世教未必無少補也豈若厭常喜新好
作誕謾無稽之語如雕龍炙輠以之眩惑觀聽
等於齊諧志怪干寶搜神之所作歟余故慫恿
其急付剞劂懸諸國門以示學者云時
康熙甲戌嘉平月古吳雅舊史年家眷世弟徐釚
頓首拜撰

史異纂序

其若豐城劍氣光斗間乎有異器者有異耀也其若石鼓桐擔聞百里乎有異質者有異響也山輝異也異在石蘊玉川媚異異在水含珠夫文通筆花子晦夙人異夢異故著書異是則必有異人乃有異書奚待覼縷哉

傳浣嵐先生〻負奇氣夙抱異才熟讀二十一史目數行俱下弱齡〻時蚤已執牛耳控詞壇樹赤幟于詩社及其令彝陽也與余為莫逆交余既讀其詩詞選而序之香風拂頰馥浪沁肝誠如王荊公所云口之不置手之不釋也歲癸亥復出所著異纂命余校讎且屬一言弁披閱之下無異身入五都衢奇珍怪貝不可名狀復如陶士行夢登天門見所未見心神頓為豁爽因益歎先生之學瀰而益我夠也嗟乎世之號稱儒者窮一經治一藝以為博取科

弟資輙栩然自得瀋博至問子史而不知談皇虞而莫辨聞見私陋遇事惘愕此所以往々殪祥麐怪橐駝也倘得是書而觀覽爲其擴識拓胸且何如乎雖

人異之參非以標異乃以明也彼天地之大何事不有以人不習見則驚疑耳詭詐可參乎累能參之蛟詎可於乎瀋瑩於之衆莫不誇異果而奇瀋瑩究之果與瀋瑩無異也雷人食雷人怪之雷人自若撞鼓至常人安之爰居駭走異不異豈非習不習之故哉乃斥鹵之徒每因天壤稀覯之事倡爲災祥鼓眩流俗遂致風不醇衍世難古

若先生思振救爲故纂廿一

載奇異彙列成編使天下

知世所爲異者皆千古之已經而非創覯則凡遇非常可憒之故咸視爲作息飲食之恒是々書一出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觽練也寧僅侈多識哉朕而是書神奇窅幻令覽者目撼

心搖如讀岣嶁碑亦足見
先生攟摭之勤衰矣是爲序
旹
康熙歲在癸亥臘月之吉
年家眷教弟同安劉善吉繼
之氏頓首拜題于琹臺旁綵
五

古趙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凡例

一往昔齊諧志怪干寶搜神談奇紀異之書汗牛充棟然率逞臆說以圖駭人視聽甚無取焉此編所載皆從二十一史中摘出若註則所以翼史者亦据摭無之其餘一切外傳雜說槩置不錄恐啟人虗誕之疑

一凡日月珥蝕虹霓彗孛風雲雹露之類天異之常地震山崩河清醴泉之類地異之常麟鳳龜龍赤雁白雀及鵩梟相鬬之類物異之常筆不勝書必稍有怪異者始爲載錄至天雨土地生毛之類間載一二非不詳備也

一古來非常之人必有靈徵大夫且然何

況人主卽僭國之君亦是雄長一方自有異於碌碌凡衆至若桓玄初孕非無奇兆然簒逆之賊固難與帝王聖賢同日而語附入雜異以見其妖也非祥也

一術數之流古昔甚夥必事有足駭始爲錄出其平常射覆及占卜效驗之類數所固然無足大異一槩不載

一七書有綱有目如天是綱而日月星雲之類是目地是綱而山石泉水之類是目統於一部不另標題若夫仙釋附術神妖附鬼皆可類推

一此書原爲紀異必事之最堪駭者始用○○○稍可佐談則止用○或用丶全不關其文之佳否覽者幸勿誚其賞牛鬼蛇神而遺風雲月露也

一或本一事而兩史俱見者文事不殊則止錄其一稍有不同則兩存之非複也或本數事而書法相連難於割析則止從其重非譌也觀者自得無嫌多贅

一五行志所載有一怪變必有一徵應然考其實則多牽强附會君子無取焉故悉從刪削

一勝國未曾有史怪異之事散見諸書詞時處山城見聞有限存之不備棄亦可惜乃別爲一卷附之於後類分十種一依前集然較前所採稍寬聊以備修史者之採擇云爾但可分門不能別類矣

一此書始於己未成於癸亥凡五易寒暑四易稿本方克就緒前後悉出兩一手或平常而偶存或奇怪而偶遺不敢保其必無倘幸有餘暇再得搜閱此廿一家之書更爲補出可耳

史異纂目錄

古趙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天異部

天　日

月　星附隕石

風　雨

霧　雹

雪　霜附木氷

雷附聲　雲

氣附光　虹

地異部

地　山

石　水

氷

祥異部

帝王之祥附諸侯　聖賢之祥

后妃之祥附夫人　名臣之祥

僭竊之祥

人異部

長人　一產四人附產多者

奇相　女人生鬚附閹

生產怪異　人生角

生產異物　暴長附生而髮白

男女互化　人化他物

人死復生　孕啼

生育贋男子生育　不應言而言

異病附人化石　幻誕

事異部

聖蹟　靈應附神感

仙踪　靈驗

淵博　知音

聰敏　丁面

勇力　攻殺

孝感　誠格

先兆　英靈

術異部

史異纂卷之二

古[illegible]壽傅[illegible]未輯纂

天異

天

漢孝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

晉惠帝大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

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乙卯夜天中裂廣三四尺忽有聲如雷野雉皆鳴

南齊東昏侯永元三年夜天開黃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甕漸漸大如倉廩聲隆隆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雊世人呼爲木殃

梁武帝大同二年六月辛亥天裂于西長十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梁武帝大同二年十二月天西裂有光如火

金東海郡侯大安三年十月每夜初更正東西北天明如月初出經月乃滅

日

帝堯時十日並出焦木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

東南海之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劉虞爲幽州牧時有兩日出於代郡

劉聰時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

梁元帝承聖元年有兩日俱見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加三日狀

夏帝癸時有兩日鬬

晉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鬬黃霧四塞

北周天和元年二月庚午日鬬光遂微日中見烏

唐昭宗天佑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並出而鬬三日乃不見

周恭帝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

宋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

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辛酉欽宗即皇帝位御垂
拱殿見群臣是日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重日相
蕩摩久之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三月有兩日相盪
晉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暮赤如火有三
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陳文帝天嘉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
漢文帝時新垣平言于帝曰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
卻復中於是始更十七年為元年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
而東行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寅時日隕于地
唐昭宗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
金東海郡侯至寧元年三月月太白與日並見相去
尺餘
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三月日正午日月太白皆相
去咫尺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辛丑汴梁路見日傍有

一月一星月如初茲者
漢桓帝永興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晉時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
周靈王時有黑如日者五
唐文宗太和二年十二月癸亥有黑祲與日鬭
金哀宗正大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
明乍暗左右有氣似日而無光與日相盪而日光
四出搖盪至沒
唐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有黑氣如人形跪

手捧盤盤中氣如人頭
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初出兩黑氣如人形
夾日傍至巳時乃散
唐僖宗乾符二年日中有若飛燕者
元世祖中統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有物
漸侵入日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上
有抱氣
宋徽宗政和二年四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
如栗大

宋恭帝德祐二年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如鵝卵相盪

金海陵正隆五年八月庚午日中有黑子狀如人

前漢成帝河平元年正月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正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

前漢成帝河平元年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

漢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

漢靈帝時日出正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丈亦如之

晉帝奕太和二年二月日無光白霧晝昏

南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如血未沒四五丈亦如之

唐文宗太和二年二月日月赤如血

唐昭宗天祐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步

宋徽宗宣和三年有背日忽青色無光其中浻浻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傍有黑雲如水波周廻旋繞將暮而少止

古有日夜出見于東萊國之東境故萊子立城即以不夜為名

月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秦符生時三月並出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梁武帝大淸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方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三月連明

宋眞宗天禧四年己酉西南方兩月重見

漢明帝永平間月滿先節過望不虧

漢景帝二年八月月出北辰間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

北魏高宗大安四年六月癸酉朔月生西方

宋高宗紹興二年二月丙子月未當闕而闕體如蝕

色赤黃如金。

金太宗天會十一年五月乙丑夜月忽失行而南頃之復故。

梁簡文帝太保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見

元仁宗延祐元年正月丙辰月色赤如赭。

星[隕石附]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漢武帝大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

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遼太宗天顯九年九月庚子西南星隕如雨

魏惠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晉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有聲如雷

晉成帝咸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佺討奚契丹出師之夕有大星隕于營中。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後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三月有物隕于殿庭色赤大如數斗器衆星隨之如赤漆鼓帶小鈴

後周恭帝顯德元年正月有大星墜其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

石勒時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大流星如斛墜賊盧明月營破其衝輣壓殺十餘人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墜于江都。

唐玄宗天寶三載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

唐代宗大曆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宋太祖建隆二年天狗墜西南

宋欽宗靖康元年六月壬子天狗墜地有聲如雷

宋理宗端平二年春天狗墜懷安金堂縣聲如雷三
州之人皆聞之化爲碎石其色紅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大名路大名縣有星如
火自東南流尾如曳彗墜入于地火焰蓬勃久之
乃息化爲石青黑光瑩狀如狗頭其斷處類新割
者有司以進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于庫
宋太宗至道五年五月丙申有流星出東方西南行
大如斗有聲若牛吼小星數十隨之而隕戊戌又
有星數十入輿鬼至中台凡一大星皆小星數十

隨之其間兩星一至很星一至南斗沒
宋理宗端平二年六月庚辰流星晝隕
宋理宗寶慶四年正月甲辰流星晝隕
宋寧宗慶元六年瓊州言妖星流墜民郭七家聲如
雷
宋帝昺祥興元年六月己巳有大星東南流墜海中
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止己巳而陸秀夫
負帝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屍
出于海十餘萬人

南宋帝昺祥興元年八月有星墜黃州南初隕色紅
大如箕中爆烈爲火既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遼太宗會同元年四月丙辰夜有聲如雷起于御幄
大星隕于旗鼓前
金宣宗興定三年七月壬寅初昏有星自西南來其
光燭地狀如月而稍不圓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環
之若迸火然墜于東北少頃有聲如鼓
金東海郡侯崇慶二年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盃尾
長丈餘其光燭地起建星沒尾中一云自東北至

西南而隕其光如塔狀先有聲如風後如雷者三
窓紙皆震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春正月蘭陽縣有紅星大如斗
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庚戌星隕于濟南龍
山入地五尺
石勒時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
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
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然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

色而擊之聲如磬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
石
唐初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元進有大流星墜于
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
落于地元進惡之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尺餘數
日失石所在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十月乙巳有大星隕于礟嘉縣
之虛初出爲石狀如東瓜上有點如星擊之鏘然

有聲人不言舉之則動言之弗動土人以爲怪積
薪焚之雷雨交作乃止
元成宗大德二年正月撫州崇仁縣辛陂村有星隕
于地爲綠色圓石邑人張椿以狀聞
元順帝至正十年正月甲戌棣州白晝空中有聲自
西北而來距州二十里隕于地化爲石其色黑微
有金星散布其上有司以進遂藏之司天監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一月冬至夜陝西耀州有星墜
于西原光耀燭地聲如雷鳴者化爲石形如斧一

面如鐵一面如錫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四月巳丑建寧路甌寧縣有星
墜于營山前其聲如雷化爲石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六月庚戌益都臨朐縣龍山
有星墜入于地掘之深五尺得石如碑礎色上有
星如銀破碎不完
晉惠帝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危虛
南宋恭宗德祐二年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
唐昭宗乾寧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虛危

間乍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鬬經三日而二小星
沒其大星後沒
遼聖宗統和八年三月庚辰大白熒惑鬬凡十有五
次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正月乙未小流星百枚以上或
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更止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
四面行
晉孝懷帝永嘉八年九月辛卯有大星自西南流東

北小者如升相隨天盡赤聲如雷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大星出貫索
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或長或短
或大或小並西行至曉而止
宋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
稱數至曉乃息
宋明帝泰始二年四月乙卯竟夜有流星百餘西南
行一大如甌尾長丈餘色黑從河鼓出

隋文帝開皇五年八月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
宋太祖乾德九年嶺南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
宋太祖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衆星皆北流
宋太宗端拱元年九月癸丑有星出西南如太白有
尾跡至天中旁有一小星行丈餘又出一小星相
隨至五車沒
宋仁宗天聖六年四月甲申夜漏欲盡有星大如斗
器自北方至于西南光照地有聲如雷曳尾跡長
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

宗仁宗景祐四年秋七月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至
壁東大者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
宋仁宗寶元元年冬十月壬戌有大流星流西南聲
如雷者三
宋英宗即位之年七月乙丑星大小數百西流
宋東海郡侯大安元年正月辛丑飛星如火起天市
垣尾跡若赤龍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至于
大角傍尾跡約三尺化爲白氣聚于七公南行圓

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正月癸丑流星如酒盃本色赤
尾跡約長五尺餘起自南河沒于騰蛇其星將沒
迸散隨落處有聲如雷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二月有星流于東北衆小星
隨之其聲大震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六日夜一星大如杯碗
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尺光欲燭天戛然有聲由
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

偏倚若人以手合盤其中者

漢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曜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岳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西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鷄子爗爗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

漢成帝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丙戌有流星頭如甕尾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

劉聰元年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産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于隕肉之傍後俱不見

唐玄宗開元二年五月有星西北流或如甕或如斗貫北極小者不可勝數天星盡搖至曙乃止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九月甲戌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群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磬磬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在陳蔡間

金東海郡侯大安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于蜀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二月客星如紫微光散爲赤龍地大震有聲如雷

宋眞宗景德二年十月戊寅有星出太微垣內屏比

至翼分爲三星而沒

宋眞宗景德三年五月乙卯有星出天津東北紫垣北分爲四星隨而沒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巳丑流星如酒盃大分爲三星緊相隨前星色青明後二星色赤尾跡約長二丈餘起自東北緩緩西南行沒于近濁

元成宗元貞五年辛卯夜有流星大如盃光燭地自北起東分爲二星沒于危宿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出濁際大如日與月

相盪而入
元順帝至正十年六月壬子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日後還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六月丙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照夜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漢昭帝元平元年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
宋太宗端拱元年閏五月辛亥丑時有星出奎如半

月北行而沒
宋理宗景定四年辛未彗星化爲霞氣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乙酉彗星見至三月戊午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如酒盃大昏濛色白至戊午乃滅
金宣宗元光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經天晝見與日爭光
金衛紹王大安二年正月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六月癸卯三星晝見有白氣横突其中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戊寅太白生黑芒環繞太白乍東乍西乍動乍靜癸未太白生黑芒乍明乍暗乍東乍西
漢呂雉三年星晝見
苻堅時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
唐代宗大暦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星如一斗器色黄

有尾長六丈餘出南方沒于西北
唐代宗大暦九年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燭地群小星隨之
唐昭宗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
唐昭宗景福元年五月出牛旗見初出有白彗形如長三尺許經數日乃徙中天丁如匹布至地如蛇
宋慶宗咸淳二年九月壬寅有星見西方曲如蚓
魯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
皇死而地分
漢惠帝三年隕石緜諸一
漢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
聞四百里
漢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梁國二
漢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隕石肥累一槀四
漢成帝陽朔三年二月壬戌隕石白馬八

漢成帝鴻嘉二年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
漢成帝元延四年三月隕石都關二
漢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
辰隕石虞二
漢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頻陰石從天墜大如鐵
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漢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
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隕石鉅鹿二皆有光耀雷聲
漢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
石二皆有聲如雷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
晉武帝太康五年隕石于温河陽各二
晉武帝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温山
張駿時隕石于破胡樵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
處氣上黑如烟烟首如赤飈
晉成帝咸和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
宋明帝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尹午于嵩高山東南
偶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璽在其中方三寸其文

日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曰皇帝
興運午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表獻之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隕石于武安滏陽間十餘
唐高宗永徽四年八月己亥隕石于同州馮翊十八
光耀有聲如雷
唐昭宗乾寧四年李茂貞遣將苻道昭攻成都至廣
漢震雷有石隕于帳前
宋真宗天禧三年正月晡沇丘縣民駱新田文震頃
之隕石入地七尺許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三月壬寅隕石于楚州寶應縣。散如火。甚臭腥。

宋孝宗慶元三年六月辛未黃巖縣大石自隕。雷雨甚至山水瀵湧。

元順帝至正十年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風

漢景帝五年五月。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劉曜時。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寑堂于垣外五十餘步。

北魏帝正始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于柔玄鎭。蓋地一頃。所過拔樹。甲辰至于營州。東入于海。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人乘騾在道。忽爲廻風所飄。並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躒聲。

唐懿宗咸通六年十一月乙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瀆石鳴。群鳥亂飛。重關傾側。

宋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丁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

宋仁宗寶元二年三月丙子。大風晝暝。是夜有黑氣長數丈。見東南。

遼與晉人戰于衛村。大風晝晦如夜。

遼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灑河。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墜數里外。一酒壺在地乃不移。

金熙宗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

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七月。有風自東。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于拱辰門。

金宣宗興定四年四月丁丑。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安門鑰開。文牘飄散。不知所在。

元順帝至元元年夏四月。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皆鳴人持鎗矛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雨

唐懿宗咸通八年七月陝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沃于火可以傷物

宋貞宗淳熙十一年二月臨安府新城縣深浦天雨黑水終夕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正月己丑杭州降黑雨河地水皆黑

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浙江無雲而雨

漢昭帝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雨白氂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

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

宋神宗熙寧元年荆湘間天雨白氂如馬尾長者尺餘瀰漫山谷三月丁酉潭州雨毛八年五月丁丑亦雨黄毛

金光宗大定五年京師雨毛

元武宗皇慶元年六月丁卯天雨毛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俗呼爲老君髯民謡曰天雨氂事不齊三月彰德雨毛如綫而綠俗呼爲菩薩線民謡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勢必變

元順帝至正時屢年鄜州榆次益州興化京師等處各雨白氂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六月山東天雨白毛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天雨氂長尺許或言于帝龍絲也命拾而祀之

元順帝二十七年五月山東雨白氂

宋英宗治平八年五月丁丑雨黄土兼細毛

宋神宗熙寧八年五月丁丑雨土及黄毛

漢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黄四塞天雨終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塵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諸王薛徹都等所駐之地雨土七晝夜死羊畜不可勝計

元武宗元貞十年三月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舍明日雨沙陰霾牛馬人俱多死
元仁宗皇慶二年春隕霜雨沙
元順帝至元四年夏四月辛未京師天雨黃沙晝晦
古蒼頡造字天雨粟
唐徽宗元貞二年處州天雨米黑色
宋孝宗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通黑
宋仁宗元祐三年六月臨江縣塗井鎮雨白黍七月又雨黑黍
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月衢州東北雨米如黍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月天雨黑子于饒州大如黍菽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信州雨黑黍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邵武大雨震電雨黑黍如蘆穄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
後晉時閩中天雨豆
宋神宗元豐二年三月中州雨豆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甲午南賓縣雨豆
宋徽宗大觀元年三月盧州雨大豆
宋高宗建炎十六年正月辛未盧州天雨豆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境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鄱陽縣雨菽豆

宋仁宗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藥
元順帝至元三年三月天雨線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七月泉州雨白絲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湖廣雨粉針民家門戶壁柱之間有粉痕如針樣無數
大禹時天雨金三日
秦獻公時櫟陽雨金
唐武后垂拱中廣州雨金
宋高宗紹興七年七月天雨錢或自石甃中湧出有

輪廓內外不分明穿之碎若沙土

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爲北京留守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盈寸

元順帝至正元年磚嘉縣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遇之皆斃

宋高宗建炎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天雨水銀

唐武后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

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空中所下者立如植木

宋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己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常有之是歲大稔

宋高宗紹興五年行都雨木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繆結大如彈丸

漢平帝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夏帝癸時雨血

淖齒殺齊閔王之日天雨血沾衣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于宜陽一頃所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

劉聰建元元年雨血于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深五寸

劉聰時又雨血于平陽廣袤十里

慕容超時東萊雨血

北齊後帝河清二年太原雨血

石虎時雨血周徧鄴城

宋理宗端平三年天雨血

宋理宗寶祐二年蜀雨血

遼聖宗太子重元謀弑逆將起兵帳前雨赤如血

金哀宗天興三年正月己酉京索之間雨血十餘里

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河南省雨血是日梟官晨集忽聞燔柴烟氣旣而黑霧四塞咫尺不辨腥穢逼人逾時方息及行禮畢日過午驟雨隨至霑灑堊牆及衣裳皆赤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薊州雨血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震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霧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七月乙亥京師黑霧昏暝不辨人物自旦近午始消如是者旬有五日

元順帝至正五年四月鎮江丹陽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赤色

雹

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

宋高宗紹興八年汴梁太康縣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六月戊申雨雹小者如鷄卵其一最大廣三尺長丈餘四五月始消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二月乙丑永州城中晝晦鷄棲于時人舉燈而食既而大雨雹踰時方明

元順帝至元二年八月甲戌高郵寶應縣大雨雹是時淮淛皆旱唯本縣濒河田禾可刈悉爲雹所害凡田之旱者無一雹及之

元順帝至元四年四月癸巳清州八里塘雨雹大過于拳其狀有如龜者有如小兒形者有如獅象者有如環玦者或楕或卵或圓或彈玲瓏有趣色白而堅

元順帝至元十一年四月乙巳彰德雨雹大者如斧時麥熟將刈頃刻已失田疇堅如築場無稭粒遺留者地廣三十里長百餘里樹木皆如斧所劈傷行人斃禽畜甚衆

雪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河陰有赤雪二頃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師

宋時河北降赤雪

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雄軍德博州天降紅雪盡雨血

趙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

元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耶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復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

北周大象二年正月雪後雨細黄土移時乃息

唐肅宗上元二年正月乙未大雨雪至于庚子平地數尺雪上黄黑如塵

唐昭宗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烟其味苦

宋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時陰雲中雪絲長數寸墜地

元順帝至正六年九月彰德雨雪結凍如琉璃

霜 附木氷

元世祖至元七年夏四月壬午檀州隕黑霜三夕

元仁宗延祐七年益津縣雨黑霜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木氷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草百態具備羽幢珠實瓔望不絶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氷自汴至平欒皆然

雷 附聲

晉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雷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如青石草木燋死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村有震電

入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井厠皆通或衝冢墓柩出平地無損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興化軍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胸曰大不孝

元順帝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天旱有朱書在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甫藏厭桌魁且擧庭前小吏

宋徽宗宣和十三年南康縣雷雨群狐震死于巖穴

中巖石皆碎

宋高宗紹興六年四月中京師大雪雷震大數十爭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庚戌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淮慶路河內縣及河南府天鼓鳴于西北是日懷慶之修武澤州之襄垣皆無雲而雷聲震天地

北魏孝武帝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塚上有氣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宋神宗熙寧六年七月丙寅夜西北雲間有聲如磨物

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天有聲如雷水聲于東南四日乃止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八月策試進士于閔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塔上西達于宮考官完顏讚提舉李晏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鬬者

雲

楚昭王時有赤雲如烏夾日而蜚

漢殤帝延平二年二月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

王莽地皇四年六月遣王邑王尋帥兵百萬攻昆陽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人皆厭

唐昭宗天佑元年六月孫儒攻楊行密于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墮于儒營上狀如破屋

石虎時石鞘見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

狀如疋布東西徑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閒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

唐昭宗天祐元年二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

金章宗泰和六年正月北京中龍山縣西見有雲結成車牛行帳之狀或如前後摧損之勢晡時乃散

氣　附光

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東方有赤氣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

梁武帝天監十年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

北魏孝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丈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

宋將蜀李好義敗金人于七方關時吳曦已密受金

人封矣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氣赤如血光燭地如晝

宋太祖雍熙三年正月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

金章宗太和五年九月壬子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天四更乃散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如火蔽天

元順帝至元二十八年七月癸酉京師赤氣滿天如火照人自寅至辰氣焰方息

石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

唐僖宗光啓二年四月有白氣頭黑如髮自東南入于揚州滅

遼景宗保寧五年夏四月丙辰白氣晝見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燭有文横亘中天移時乃滅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庚申平陽路有白氣

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一貫天狼至夜分乃滅

秋八月忻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氣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發景陽樓上屑出狀如烟回薄良久

漢靈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唐代宗大曆二年十二月戊戌黑氣如塵迷漫于北

方。
唐憲宗元和四年、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烟、臭如燔皮
日昳。大風而止。
金東海郡侯大安三年、三月、有黑氣起北方。廣長若
大堤、內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七月、京師黑氣起、百步內不
見人、從寅至巳方息。
北魏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
出、須臾變爲黃赤、光明照地。

北魏孝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辰地有青氣、廣四
尺。東頭綠、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
黃雲如山、峰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
二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
梁武帝大通五年、正月、辛卯、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
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
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須臾乃滅。
吳元濟將敗時、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
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
陵告韓愈曰、今喜氣在王師、敗氣爲賊。日直木、舉
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
宋太宗至道二年、丙子、夜、西方蒼白色氣、長短八道。
如彗掃經天漢、參差如交蛇。
宋真宗祥符七年、五月、有氣出紫微、爲宮闕狀、光燭
地。
宋仁宗元祐三年、七月、丁卯、夜、東北方明如晝、俄成
赤氣。內有白氣經天。
宋徽宗宣和元年、四月、丙子、夜、西北數十道亘天、犯

紫宮北斗。仰視星若隔絳紗。折裂有聲、間以白氣
二道、自西北俄入東北。延及東南、迨曉乃止。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北、
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傍。
遼道宗壽隆七年、正月、壬戌、朔、夜白氣如練、自天而
降。黑雲起于西北、疾風有聲。北有青赤黑白氣、相
雜而落。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庚午、省前有氣、微黃、自東北
亘西南。其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

光倏見如二星。移時方滅。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辛丑夜。太同路有黑氣蔽于四方。聲如雷然。俄傾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徧地俱見火光。以物觸地輒有火起。至夜半。空中如有兵戈相擊之聲。

漢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

京張祚時。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

宋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曀。狂風迅發。竟日夜西北陰雲中如有火光。長二丈餘。闊數尺。民時時見之。

宋高宗建炎元年正月辛卯。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金章宗泰和五年九月戊子。戌時西北黑雲間有赤光如火。次及西南正東南方。皆赤中有白氣貫徹。乍隱乍見。既而爲雨。隨作風。至二更初。黑雲間赤光復起于西北方及正西正東東北。往來遊曳。內有白氣數道。時復出沒。其赤光又滿中天。約四更皆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丁巳。絳州日暮有紅光見于北方。如火。中有黑色相雜。又有白虹二。亘衝北斗。逾時方散。庚申。晉寧路北方日暮天赤。中有白氣如虹者三。一貫北極。一貫北斗。一貫天黃。至夜分方滅。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三月丙戌。彰德路西南有火自天而下。如在城外。覓之無有。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衛輝路有天光見于西方。

虹

漢昭帝時。有虹下屬燕王旦宮中。飲井水。井泉竭。

漢桓帝光和元年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座玉堂後殿庭中。

石虎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

北魏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俗帥兵襲奚。將入賊境。有白虹垂頭于軍門。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己未旦。日已出。有虹貫月于營室。

孟昶廣政三年。虹見其宮中。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溫州虹見九頭色如血。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三月癸未朔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横貫東南良久始滅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乙丑冀寧文水縣有白虹貫日自東北直耗西南雲影中似日非日如鏡者三青白逾日方没

史異纂卷之二

古趙靈壽傅燮詷輯史異纂

地異

地

趙幽繆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拆東西百三十步

漢和帝永元七年趙國易陽地裂

漢安帝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拆長百八十二里

漢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漢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

漢桓帝建和元年六月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

漢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各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晉懷帝永嘉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隱
隱有聲。析而復合。經時不止。壞廬舍殆盡。壓死四
千餘人。

唐秦宗權在蔡州。地忽裂。有石出。高五六尺。廣袤丈
餘。正如大龜。

元成宗元貞七年、乙酉、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
漂出松柏朽木。

元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丙申。成紀縣山崩地裂。

元順帝至正二年四月、辛丑、平晉縣地震。聲鳴如雷。

裂地丈餘。居民皆傾。

漢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四十
步南北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
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

晉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
如雷。

晉劉聰僞建元元年、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
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又劉聰時、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

涼王李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堂地陷。

乞伏乾歸時、苑川地震裂生毛。

梁武帝普通二年、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
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宋徽宗宣和初。河中地大震。陵谷易處。

遼聖宗太平二年、三月、地震。應雲二州屋摧地陷。嵬
西山裂數百步。泉湧成流。

元成宗元貞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陽尤甚。

壞官民廬舍十萬計。平陽趙縣范宜義卿堡徙十
餘里。太原徐溝等縣地震成渠。泉湧黑沙。汾州北
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元順帝元統二年八月、辛未、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
爲池。方百里。人死者衆。

元順帝元統十二年閏三月、丁丑、陝西地震。莊浪定
西靜寧會州尤甚。山涇谷陷。沒廬舍。有不見其
跡者。會州公廨墻圮。得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
者九尺。人莫能開挽。

魏高祖延興四年五月鴈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

唐代宗大曆十年地震侍中渾瑊第有樹湧出樹枝皆戴蚯蚓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辛酉滄州地震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甲之屬

宋仁宗慶曆六年三月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

元成宗元貞九年四月己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

壞廬舍五千八百壓死一千四百餘人懷仁縣地震二所涌水盡黑其一廣十八步深十五丈其一廣六十六步深一丈

元順帝元統六年九月戊午邵武地震翌日地中有聲如鼓夜復如之

唐德宗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地數畝忽長崇數尺

漢昭帝時陳留襄邑移至長安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踴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

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然可以爨

秦苻堅時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十日餘不滅

晉安帝義熙二年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

晉張天錫在涼州火燃泥中

石虎時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

晉時祖約在濟南府內地忽赤如血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火煅鐵初出于爐頂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謡曰塔而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而紅朱衣人做主人公

蜀有火井欲出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

雷聲㸌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無
炭也
幽州方谷地常有火長慶三年夏遂積水爲池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血流東西百餘步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行都民家有血自地中出濺染
人衣
唐玄宗天寶十三年洪州葉縣有土塊鬭中有血流
出數日不止
王莽時池陽縣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
操持萬物大小各相稱三日止
苻堅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
則見人數年止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遠望見地中如
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乃滅
唐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上如
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
唐代宗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
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哀宗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
河上如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
梁武帝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
北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
白或黑長四五寸
唐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
尺餘遍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鬃焚之臭如
燎毛
唐玄宗天寶四年四月京師地生毛或黃或白有長
尺餘者
宋孝宗紹熙十四年十一月癸酉地生毛
宋光宗二年十一月癸酉地生毛
宋度宗咸淳九年江南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
金光宗大定二十年五月丙寅京師地震生黑白毛

金光宗大定二十三年、五月、丁亥、地生白毛。

金光宗大定三十三年、三月、癸丑、地生白毛。

金章宗明昌元年、二月、癸丑、地生白毛。

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鄜州出鐵如舡數十丈。

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晉州神山縣北谷中有鐵隨流泛出、方三丈三尺、其重七千斤。

宋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五月、鍾離縣地生麪。

山

魯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乃帥群臣而哭之、乃流。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上庸亦如之。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隋煬帝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

唐僖宗光啓三年、四月、維州山崩、累日不止、塵坌亘天、壅江水逆流。

宋太宗淳化二年、五月、名山縣大風雨、登遼山圮塞江水、逆流入民田害稼。

宋神宗熙寧元年、鹽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賣至京師信米也、但黑色如炭。

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峰越八盤嶺及谷、摧陷于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湧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民居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近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峰上常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而山摧。

宋寧宗嘉泰八年、三月、甲子、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八月、成紀縣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來谷河、成丘阜。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通渭縣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八月、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中

者輙死

元順帝元統六年五月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衆

元順帝元統十二年十月丙午霍州趙城縣霍山崩湧石數里前三日山鳴如雷禽獸驚散

元順帝至正四年伏羌縣山崩水湧溺死人無筭

元順帝至正八年真子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

元順帝至正九年龍興靖安縣山石崩裂湧水人多溺死者

後漢獻帝建安七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定山有聲如雷

魏縣西北有鼓山時時自鳴鳴則兵

勾踐築城已成怪山自至怪山者瑯琊山中山也一夕自來地名怪山今在山陰

晉元帝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昏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

民三十餘家山高數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

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乙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雹有山湧高二十丈池周三百畝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

唐代宗大曆九年十一月戊戌同州夏陽有山徙于河聲如雷

宋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壅江水逆流壞民居數百里

宋寧宗慶元二年六月辛未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山自徙五十餘里其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陷爲淵潭時臨海縣清潭山亦自移

元仁宗延祐二年夏四月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三國吳時歷陵縣有巖穿似印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慶元奉化州南山石笑開其碎而大者有山川人物禽鳥草木之文

牟平縣侯國有蹲犬山山似蹲犬有神劉罷出西都經此山山犬吠之罷曰山神謂我入也

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益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石

魯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秦陳倉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

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

漢昭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地去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所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

劉曜時石言于陝若言勿東者

石虎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喚聲聞四十里虎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其四脚

五代姚泓時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

隋煬帝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龍池聖德頌石自鳴其音清遠如鐘磬

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蠻圍城都毀玉晨殿為礌有吼聲三乃止

唐肅宗廣明元年華岳廟玄宗御製碑隱隱然有聲聞數里浹旬乃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

晉惠帝大安元年丹陽姑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

後齊武成帝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

後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起舞

五代石虎時東海有石自立旁有血流又鄴西山石間血流出十餘步廣二尺餘

石虎時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虎千餘跡隨之迹皆成路

南漢劉鋹時宮中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

唐憲宗元和中貴州有石方丈走行數畝

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纔四尺而山之草木如故

魏文帝時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尺立于川西右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開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凡宋字四金字丁又有曰丘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其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畫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負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金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其二石記張呂之前已然之刻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記昭成皇后諱

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泰安凡十四字文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千歲凡七字文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六字文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文記皇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卧起不離左右此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

齊後主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收之爲上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走

齊末亡時高都郡山絕壁臨水忽有黑書云齊亡僞安王高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收亡爲上後輙應焉

張天錫時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藏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

隋文帝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

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

隋文帝開皇時永州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

隋時有人于鳳凰泉洛得二白石頗有文理其大者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元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三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方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小者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石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司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于大者則有皇帝名並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于文者則有皇帝名與九千字次北楊字與萬年字次北隋字與吉字正並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

百寮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邀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入為善太宗遣使祭之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江縣民王詡得黒石二皆丹文其一曰君王萬歲其二曰趙二十一帝緘其石來獻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二月舒州上玄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

宋真宗祥符五年十月丁亥帝出舒州瑞石文曰誌公記

宋徽宗宣和五年榮陽縣賈谷山麒麟谷修明堂得一石有文曰明

宋徽宗政和二年立圭始出晉州山出一石綠色方三尺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書者堯字居右天正綴行于左都堂驗視碧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于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天正堯瑞云或謂晉州堯都也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者黄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撤

公孫度爲遼東太守時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石爲足度以爲己瑞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晉惠帝元康五年五月石生于宜年里

齊武帝永明七年主書朱靈讓于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齊世祖親投于天淵試之刻爲佛像

隋文帝開皇末唐高祖于宮中埋二石于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變爲玉

宋徽宗政和四年府基汝蔡之間建山大小石皆變爲瑪瑙尚方取以爲寶帶器玩甚富至宣和四年御府所藏往往復變爲石而色類白骨

唐肅宗至德二載昭陵石馬汗出

水

魯襄公二十三年周穀洛水鬬將毀王宮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朔州熊武五溪水鬬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夏越州鏡湖竭是歲朔州五溪水鬬

唐僖宗中和三年秋汴水入于淮水鬬壞船艘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五月饒州樂平縣何衝里田間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水如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丈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鬬于私墩且前且却約十刻乃解各反故壑

朝陽邑北界有重出山有一穴云是神農所生又有週廻一頃二十畝地外有重塹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旣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九井動

漢武帝長安初醴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流又并州文水縣猷水竭武氏井溢

漢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

南流

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溢

晉惠帝元康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慕容超時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

馮跋時井竭三日而復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細仗隊省井泉春夏深不盈尺忽至一丈有五色水清澄醴味汲引無竭

唐中宗景隆四年三月、庚申、京師井水溢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八月玄元皇帝祠古井。湧浪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九井涸。復湧
閩王審知爲節度使、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黄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宣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
宋高宗三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宋寧宗慶元二年、徽州黄山民家古井風雨夜出黑氣。波浪噴湧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
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漢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漢廣陵厲王胥宮中池水忽變赤魚死
梁崔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流十步忽化爲血
唐武后長安中、并州晋祠水赤如血

唐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呼嗟嘆惋聲。俊臣以木梭之。木忽自拔十餘步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
北周靜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
唐玄宗天寶十七年、寓州劍池水赤如血
唐懿宗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
唐僖宗光啓元年正月、閩州江水赤凡數日
後梁均王貞明二年、四月、鄆州南[illegible]水黑如墨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
宋眞宗咸平元年、撫州王羲之墨池內水色黑如雲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
後晉時吳地火出楊林江水中可以燃
宋太宗端拱元年、九月、盧州鹽井竭。遣工劉晚入視忽有聲如雷。火焰突出。晚被傷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河中府寶鼎縣瀵泉有
光如燭焰四五炬其聲如雷泉本八眼其一尤沸
猛上祀后土畢臨觀之七眼皆涸此獨澄然若鑑
詔賜泉北五龍廟曰神淵

漢武帝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
領季子廟舊有晉井二所廟祝列去舊井北忽金
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
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
隱起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色

而字黃

齊高帝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然澄
清出綿百姓採以爲纊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
無異

南齊高帝建元二年夏廣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
麓崩長六七尺下河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
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
儉儉曰江東不閑隷書此秦漢時柱也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醴泉出京師及郡國飲
醴泉者痼病皆愈獨眇者蹇者不差

宋高宗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陽縣源
鄉有疾者飲之皆愈又相州永安縣韓陵山牧童
拾地得泉深尺餘汲取不竭飲者宿疾皆愈時或
愆雨禱之必應

宋孝宗乾道四年順昌縣槎溪祥雲彌布天大雨至
田間水隨雲湧上高三十餘丈東流百餘丈皆澄
渾視之蓄然有神物變化在中

陳留城內有神井能興霧雹

漢桓帝建和二年六月泗水增長逆流

遼聖宗太平五年三月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
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

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
水潰出

晉安帝義熙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
門扉及限

姚興時所在有泉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

宋順帝昇平二年二月于潛翼異山一夕五十二處
水出流漂居民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六月吐番圍安戎城斷水路
城東山鳴石拆湧泉二
李宗在楊州時有泉水湧于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
魚數從地湧出野鳧群飛入城與鵲爭巢後大水
城宇皆沒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賜長興縣金沙泉名爲瑞應泉
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帛祭之始

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訖不出至是中
書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
金光宗時東梁水漲暴至城下水與城等決女墻石
罅中流入城浩激如湧城中惶駭上親登城舉酒
酹之水即退
宋昭宗德祐二年元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金東海郡侯至寧元年八月癸巳衛紹王遇弒是日
海水不潮實坻縣司俱其虧祿致禱無應九月丙
午宣宗即位乃潮

元順帝至正七年八月壬午杭州上海浦中午潮退
而復生

冰

唐穆宗長慶元年二月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餘里
東望無際
唐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壍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華葉
芳敷
宋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冰陷起文爲桃
李花雜樹人物之狀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鄆州渠冰有如花葩狀
宋高宗紹興七年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張宗元出撫
淮西寓建康盤冰有文如畫佳草茂木華葉相敷
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
宋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瓦冰有文樓觀車馬人
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河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乃解

史異纂卷之三

古趙壺壽倩燮訶去異纂

祥異

帝王之祥 諸侯附

太昊帝宓犧氏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

太帝伏羲時有龍馬負圖出于河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于孟河之中焉

女媧氏風姓。蛇首人身。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

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長于姜水因以爲姓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于壽丘有景雲之瑞弱而能言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

黃帝之時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河而上負圖進帝跪受之圖見蔡氏書傳

黃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閣或鳴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黃帝時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軒轅接萬神于明庭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鼎湖其弓曰烏號

帝堯之母曰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護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初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

帝堯投璧于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沉
壇于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昃黃龍負卷舒圖出
壇畔
堯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齋修壇塲于河雒擇良日率
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
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
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
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
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

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泥以黃金約
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
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
率群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
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其書言當禪
舜遂讓舜
帝舜即位蓂莢生于階鳳凰巢于庭擊石拊石百獸
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
舜設壇于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
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舜以夔爲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既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吁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
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巳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既而吞神珠修巳背剖而生禹石紐虎鼻口兩耳
參鏤首戴鈎鈐匈有玉斗足文履巳故名文命長
有一德又云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名文命字

密身九尺二寸長
禹觀于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我河精也呼禹曰
文命治淫言訖授以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
淵
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
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
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
破北方而啓生又曰啓生而母化爲石也
商主癸之妃曰扶都生湯長九尺臂有四肘湯東至

于洛觀帝堯之壇沉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魚
至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并赤文成字言夏桀
無道湯當代之
周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胷有四乳
周文王時有赤爵銜書及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
之其文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
周文王時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曰殷帝無道
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祗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
房昭理四海

周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
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
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至于黃屋化爲烏
其色赤其聲魄烏銜穀焉
周武王殁成王幼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
鳳凰見蓂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
退俟至于日昧榮光并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
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玄龜青
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
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
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乃援
琴而作歌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
烟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
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
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
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
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楚爲輔五星入

井從歲星而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
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而十四字其
言赤劉當起曰周王赤氣起大耀興玄制命帝卯
金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
拜告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
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
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
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佐禹平水土舜賜姓嬴氏至商時有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者遂致使御而妻之後遂爲秦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游于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又寢于太澤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爲高帝高帝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微時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常有光怪每留飲售輒數倍武負異之輒折其契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高帝謂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妻媼怒呂公曰公長奇此女欲與貴人沛令善公何不與何妄許劉季呂公曰非女子所知卒與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呂后常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公過請飲呂后因饋之食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二子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相魯元公主亦貴老父已去高帝適從傍舍來呂后具言之高帝追問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兒子之貴皆以君相君貴不可言

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東遊以厭之高帝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常知其處高帝怪問之對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知之

漢高帝以亭長送徒驪山徒多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願從者十餘人高帝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路徑願還帝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曰人殺我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因忽不見

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

漢武帝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
有言萬歲云
漢武帝封禪泰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祀封中
漢武帝時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
玉嘉牲荐享是夜有美光及晝氣上屬天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怪
將獻之道逢二僮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為媪常
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指之則
死矣媪因言曰此二僮子名為寶得其雄者王得

其雌者伯于是陳倉人遂逐二僮子化為雉飛入
林陳倉以告穆公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為
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之立祠名曰陳寶祠
雄南飛集南陽穰縣其後光武興于南陽
漢光武皇帝父為濟陽令有武帝行宮常封閉哀帝
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將產乃開而居之
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焉使卜者王長卜之
長避左右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產屋
景天中一莖九穗異于凡禾縣界大豐故名光武
曰秀
漢光武初起兵還舂陵望見舍南有火光以為人持
火呼之而光遂盛赫然上屬天有頃不見
光武為王郎兵逼將南濟滹沱河河水流澌無船不
可渡王霸恐衆驚而謬云氷堅可渡帝馳至氷亦
合渡未畢數騎而氷解後即位將幸洛陽宮闕門
材自至瑯琊開陽縣城門門材自亡檢所得材即
瑯琊門材也遂名其門曰開陽門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二月十九日封太山山上
雲氣成宮闕百官并見之

漢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
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曜室內盤行殿屋又有
赤蛇盤于牀第之間後乃入承大統
漢安未即大位在邸數見神光赤蛇嘉應照曜室內
磐紆殿屋牀第之間後乃入承大統
晉文帝嗣晉王位其月襄武縣言有大人相長丈餘
足跡三尺一寸白髮黃单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
語云今當太平須之受魏禪

晉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社中占者以爲東莞有天子氣時瑯琊武王伷封東莞伷元帝祖也元帝以咸寧二年夜生有光照室室內盡明有白毛生于日角之左眼有精光耀

吳之未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吳人以爲美祥俄而吳滅後元帝興于江左吳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數術者亦云江東猶有帝王氣又讖言曰五馬遊度江一馬化爲

龍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過江而元帝升天位

晉愍帝建興四年晉陵武進人陳龍在田中得銅鐸五枚柄口皆有龍虎形又有群雛鷄雀集其前皆驅去復還至于再三又有鶵三四頭高飛且鳴周回達四晝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會稽剡縣陳青又于井中得棧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其器雖小形制甚精上有古文書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嶽命餘章有大樟樹大三十五圍枯死積久永嘉中忽更榮茂並是元帝中興之應也

宋武微時東征孫恩屢過孔靖宅靖正晝臥有神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卿當大貴願以身爲托

宋世祖孝武皇帝諱駿率衆討逆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

宋明帝寢疾多剪功臣或云蕭道成有不臣之相道成憂之忽見神人謂曰無憂子孫當昌盛又桑軍

崔靈建夢天謂已曰蕭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道成爲十九也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皇妣既殂養于舅氏改爲寄奴焉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于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于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可

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宗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
異物嫗遽入之見帝巳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
生曰見有一物五彩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
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
宋武帝又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沙門曰江表尋當
喪亂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創積年沙門出懷中黃
散一裹與帝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倏忽
不見沙門所在以散傅創即愈餘散帝寶錄之後
征伐屢被傷通中者數矣以散傅之無不立愈

宋武帝自少至長目中常見二龍在前始尚小及貴
轉大及晉陵人韋藪善相人相帝曰君貴不可言
願無相忘晉安帝義熙初帝始康晉亂而興霸業
焉
宋高祖武皇帝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上有五色
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
間有天子氣者也時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嘗與經
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

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
覩焉及貴龍形更大帝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琊
王謐獨深敬焉帝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
還被逵執縛謐以己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
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
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
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曰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
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宋文帝劉義隆初爲群臣迎立駕在道有黑龍躍負

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
禹所以受天命也我何德以堪之
武進縣彭山齊武帝之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
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以大
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後改樹
表柱柱忽龍鳴響振山谷
齊太祖于元徽四年從宋帝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
上黃紫氣屬天
梁文獻張皇后孕武帝時忽見庭前菖蒲開花光彩

非常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帝及生之日后見庭中若有衣冠陪列焉

梁武帝生而有異光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左手曰武為兒時能蹈空而行

蕭衍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字忽然不見

蕭衍同將軍王廣之帥師救司州行次殳斗州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

梁武帝自發雍州其所乘舟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

齊時臺內宿衛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龍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復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皆在梁武襄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

陳宣帝少時與李聰有舊每同遊處宣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聰適尋返乃見宣帝身是大龍聰便驚駭走避他室

魏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常帥數萬騎田于山澤歘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

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此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乃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北魏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

北魏道武皇帝諱珪母曰獻明賀皇后初遊雲澤寢

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後生
帝于參合陂比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帝大悅
宇文泰生而有黑氣下覆其身及長面有紫光皆從
數騎于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左右皆莫之聞也
高歡從尒朱榮徙據并州抵楊州邑人龐蒼鷹立團
焦中母從外歸主人遊聞竹聲動地蒼鷹𢰅數見
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常夜入有青衣人拔
力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
見赤蛇蟠牀上

劉貴常得一白鷹與高歡及尉景賈顯智等獵于沃
野見一赤兎毎搏輒逸遂至廻澤澤中有茅屋將
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皆死高歡怒以鳴
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權甚急其母兩目
盲曳杖呵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
飲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
歡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
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
高歡起入洛陽未戢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數騎將驗拔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
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囘覩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
至鄴乃放焉及與尒朱兆戰之夕軍人見陣外士
馬四合蓋神助也
清河王高岳母山氏夜常起見神武室中無火有光
移于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𥮂遇乾之大有
占曰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
北齊文宣帝遊晉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有見者
在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

隋高祖生于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
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
將高祖舍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
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于地尼自
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唐高祖體有三乳
唐太宗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后竇氏生而不驚方
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
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

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唐太宗始生有二龍之祥

唐肅宗章敬皇后忽寢厭不寐太子問之對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而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后生代宗爲嫡皇孫

宋魏人柴公有女唐莊宗時備掖廷明宗入洛遣出宮柴公夫妻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鄰舍隊長項黥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郭威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女語威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威因其資得爲軍司柴公者奶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公好飲妻逼令飲極醉因濁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即威也其妻頗露之

宋太祖皇帝後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陽夾馬營赤光

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

宋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陳宗本其子遵誨悪借父勢太祖每避之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爲龍飛騰東北去雲電隨之此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紫雲龍化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宋太宗母杜太皇后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

宋真宗生時太皇后李氏夢以裾承日遂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開封府地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召群臣拜迎之于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有紫雲如龍鳳覆

宮殿。
宋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王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欽若旣得之具威儀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眞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岳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

宋祥符元年六月乙未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有黃氣如鳳駐殿上

宋祥符元年九月壬子禪社首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乙酉五色雲起嶽頂

宋祥符四年二月己未汾陰泉湧有光如燭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輪還奉祇宮紫氣四塞

宋祥符四年二月庚午帝至華山宴于華州寧寧亭紫雲如龍起嶽上

宋祥符四年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翼伏

宋眞宗封禪十月辛丑住鄆州神光起昊天玉冊上辛亥享昊天上帝慶雲繞壇月有黃光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

宋神宗慶曆八年生于濮王宮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氣成雲

宋哲宗于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于宮中赤

光滿室帝自爲太子時宮中常有赤光及立爲皇太子其光益熾如火

宋英宗于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中濮王夢兩龍與日並墜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游光中

宋元符二年徽宗即位兵部侍郎黃裳言大夘大駕諸旗名物除用典故制號外餘因事取名伏見近者璽授元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輪太上老君眉間發紅光武夷君廟有僊鶴臣請制爲旗號曰寶符

日重輪日祥光日瑞鶴從之
宋高宗母韋氏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帝于東京之大內赤光照室

宋高宗爲康王時常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韋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也

宋建炎元年十一月戊辰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帝卽位

宋孝宗名眘太祖七世孫也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于秀州青杉閘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宋理宗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虹橋里第前一夕榮王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寤夜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赤光燭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覩夘常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龍鱗

宋度宗生時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日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以彩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

契丹永州木葉山其始祖首奇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人傳其先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春秋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

遼太祖阿保機初生時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郎能匍匐三月能行歲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言左右若有神人翼衛

遼太祖春三月行帳多駐降聖州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兎躍入后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有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

遼太宗諱德光生時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爲瑞

金太祖軍駐寧江高阜撒改仰見太祖體如喬松所乘馬如崗阜之大太祖亦視撒改人馬異常撒改因白所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

金主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經涉河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深處深不得其底

金光宗爲留守時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及黃龍見寢室上又嘗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

元之十世祖孛端義兒母日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犍生二子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窓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遂有娠産一子卽孛端義兒也

元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宣懿皇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蓋志武功也

元憲宗討八蠻于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吹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以爲天導我也

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日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祠

聖賢之祥

高辛氏之世妃日姜源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男以爲不祥棄之阨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荐覆之又取置寒氷上大鳥來以二翼藉覆之姜源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頗有異相長爲堯稷官有功于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日姜源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

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弃

徵在生孔子于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去輙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

老子之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卽有娠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廼剖左腋而生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乃著書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維衛國王夫人名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后妃之祥（夫人附）

魏甄皇后居家時。每寢寐。家中彷彿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晉武帝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陳武宣章皇后之母蘇。常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劉皇后諱智容。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后寢臥。見有羽蓋。陰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醻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嫁迎法。后不肯去。後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于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裴氏不成。竟嬪于上。

唐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

唐太宗長孫皇后。微時。歸寧舅高士廉家。其妾見大人。二丈。立于舍外。

宋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府人。父近。常夢至一亭。匾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艷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一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兆。

宋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贈太尉道之中女。初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因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

宋理宗謝皇后。諱道淸。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黳黑。瞖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嘗躬親汲飪。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

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見弟欲納入宮諸父㩦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㩦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旋病疹旣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大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

金顯宗孝懿皇后單徒氏其先忒里闊東人也以皇統七年生于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旣寤而生紅光燭于庭

金顯宗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巳亥夜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

金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始生時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

漢武帝時趙婕妤生而兩手皆拳武帝巡狩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氣召而見之武帝自披其手即時伸得一玉鉤後大幸號鉤弋夫人生昭帝

梁武帝丁貴嬪年十四入宮先是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右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每日令舂米五斛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祗敬嘗于供養經案側彷彿若見神人

宋陽廷璋字温玉眞定人家世素微賤其父洪裕少時嘗漁于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雁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

唐懿宗爲王時宮人郭氏生女未能言忽曰得生王驚異之及即位以妃爲美人進拜淑妃女爲同昌公主

李光弼之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

劉從諫妻裴年十五火光起袵下家人以爲怪後果封國夫人

名臣之祥

楚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

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曹中虎乳
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名鬬
穀於菟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也
漢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
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曰豈爲吉凶國拜
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賁休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其里遂觀之見電光奪
目驟雨滂霪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生人很有
坐曰渡河瀬發産子必易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
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初生時其上有物若
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
劉歆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
晉杜預在荊州因宴集卧齋中人聞嘔吐聲竊窺于
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時人異之
袁昂之父袁顗敗時年始五歳乳媪携昂匿于廬山
下州郡于野求之之媪匿所止見一虎因去遂免
濟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右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

因名貴相後改爲字一
薛續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黄蛇有角及
足召群童共視之俱無見者又有胡僧謂其母曰
此兒早有名位然當不過六七耳言終忽不見後
果終于四十二
暴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後必大貴
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後顯官至特進封定
陽王
尒朱榮與父新興遊初進池上忽聞簫鼓聲音與謂
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汝當爲
之耳後榮果大貴
唐李嗣昭初生時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
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言家中適生兒後唐太
祖因遺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後官
至昭義軍節度使
宋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
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見蜺之前
夕大星隕于治所擬焉皆驚

原缺第三十三葉

宋魚周詢字恭之開封雍丘人詢在安州時圃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宋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常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有物在胷中未幾生至

宋岳飛初生有大鳥止于庭因名之曰飛

宋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傍即生已而果然顯忠立于蓐

遼蕭蒲奴幼孤貧傭于醫者牧羊醫者常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後官至奚六部大王

元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太祖扳康里時其祖母苫滅古麻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駝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且乃繫駝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者十餘天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也不然此豈我所宜有遂駕之載二十越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崩太宗立盡獻所有帝深異之命爲置邸居焉後歸國留二子宿衛苫滅古麻里氏十三年復來其二子從憲宗伐蜀送至河林後聞憲宗崩諸將皆還其子猶從心以爲憂遇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而不知其故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二子至矣遂留居焉阿沙不花即牙牙之子也

元張起巖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

元王鶚始生時有大鳥止于庭鄉先生張斎曰鶚也是兒有文名乎因而名之

元孛术魯翀生于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

元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其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鞋束帶趨而前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

元周復字子靖平陽和州人始生有奇光照室

元王珣武力絕人善騎射尤長于擊鞠年三十餘遇

一道士謂瑊曰君之相甚奇他日因一靑馬而貴
瑊未之信居歲有客以靑馬來鬻瑊私喜曰道士
之言或驗乎乃倍價買之後乘戰其進退周旋無
不如意又常行夔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之曰戰
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
皆捷

元月魯不花就試江浙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
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

元阿里海牙畏吾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
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胆畧

元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十歲時從師張貫之學有
黃冠師注目視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
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
追與語已失所在

元何石字程卿北京人少孤倚伯父居氣節不凡家
人常入卧內見有靑蛇蜿蜒衣被駭而視之乃石
也及長通諸譯語驍勇善騎射倜儻不羈遠近之
民欽其雄畧咸歸心焉

僭竊之祥

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
有犬名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
而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
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鵠蒼或名後蒼

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
荒以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
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塚葬之當出天子君
可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
便反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鍾死即葬其地地
在縣城東塚上數有光怪雲起五色上屬天衍數
里父老相謂此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堅母姙堅夢
腸出繞吳昌門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祥也
昌門吳郭門也堅生而容貌奇異堅妻吳氏夢月
入懐而生子策又夢日入懐而生子權後權果稱
尊號

魏高貴公曹髦初生有光氣照耀屋室

劉豹妻呼延氏祈子于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

角軒轡躍鈴而至祭所久而乃去是夜夢所見魚化爲人持一物如牛鷄子大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後竟生淵淵生時手有淵字因名淵生而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愼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劉曜隱跡管涔山夜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而變爲五色

石勒初生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茂盛悉成人狀常爲人力耕毎聞鞞鐸之音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後爲晉將軍張隆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毎耕作于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奴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又常傭于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群鹿旁過軍人競逐之乃獲免俄而一老父謂勒曰向群鹿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

苻洪氐人也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後有蒲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生而臂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五雄之子也初洪從石季龍從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常游漳水祈子于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臂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

臣又土王咸陽髯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
名曰堅頭後乃名堅

前秦初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而中安靖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苻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得一屨于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下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苻堅圍姚萇于趙氏塢斷其運水之路萇衆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營之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

姚萇隨揚安代蜀常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

呂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為秦將其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伯

涼武昭王李暠時有赤氣起于後園龍跡見于小城

燕馮跋恭慎勤于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常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于庭內馮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先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美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重器之

沮渠蒙遜在張掖其城每有火色

王潮及弟審知劉行全既縛王緒軍中無主衆推行全行全讓潮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剚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自以為主至審知劍躍于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後乃有閩也

周靈王生而有髭補

唐高祖神堯皇帝胷有三乳補

古越靈壽傅燮詷輯

人異

長人

魯文公十一年長翟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外國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

王莽時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賊自謂巨母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食

魏元帝咸熙元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北魏宣武帝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

唐武后神功元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又見

隋文帝仁壽四年有大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

蜀王建時巨人見青城山

一產四人（產多者附）

漢安帝永寧九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

魏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石勒時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

唐高宗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吳威妻嘉州民辛道護妻皆一產四男

唐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一產四男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雁門縣民劉習妻一產四男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平嘉縣民張保妻一產四男

宋真宗咸平五年平鄉縣民郭讓妻一產四男

宋真宗天禧四年七月陽求縣民張中妻產三男其額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自天聖迄治平婦人

產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

宋神宗元符二年、十一月、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子。

宋孝宗乾道五年、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

元順帝至正十年、正月、江州湖口縣方內妻甘氏。一產四男。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二月、高州張丑妻李氏。一產四子。三男一女。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十一月、遼陽打雁孛蘭奚戶那懷妻和里迷一產四男。

奇相

中衍人面鳥喝。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及幽厲無道。其後隨叔帶去周適晉爲趙氏祖。

唐武攸緒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元昭剌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目有火光。世祖異之。留侍左右。

形體變異

晉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

晉元帝太興初。有一女子。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上。在楊州。性亦淫。

晉安帝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重累生。

晉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女人生鬚 附

宋閹人童貫。狀魁梧偉。頤下生鬚數十莖。

宋徽宗宣和時。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數十餘。楚州人。忽生鬚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

元順帝至正元年。祥符縣市中一丐婦忽生鬚。

生產怪異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胸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

漢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

門外妻生男兩頭異肩共胷俱前以爲不祥墮地
棄之
漢獻帝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魏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一
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大頭有髮兩蹠反
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日死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年二十五產
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

晉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尚書郞謝平妻生女墮地
淚淚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有
口齒都連爲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
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
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
日而死
齊武帝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妻雙生二兒
胷以下臍以上合

北齊文宣帝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
周武帝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
指如獸爪
唐高宗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二小兒連心異體初
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生一男一女其胷相連餘
各異體乃拆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
至四載以獻于朝
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家有初生嬰

兒兩頭異頸四聯足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楊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
寸餘面長頂高烏肩眉毛粗密近髮際有毛兩道
軟長眉紫脣紅耳大類西域僧至三歲圖畫以獻
劉鋹大寶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
宋高宗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婦生子肉角有齒
是歲人多生毛甲
宋孝宗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而婦產子二首
具羽毛之形

宋孝宗乾道時餘杭縣民婦產子青而毛二肉角又有二家婦產子毛角亦如之皆連體兩面相鄉三家纔相去一二里

宋孝宗淳熙十年鄱陽南鄉民產子兩肘各有二臂長十五歲毎鬬則六臂並運

宋寧宗慶元元年饒州樂平民產子人體有尾

宋寧宗慶元元年永州民產兒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進賢縣婦產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

宋寧宗慶元二年四月黃州黃岡縣周氏婦產一男

即死狗頭人身

宋寧宗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四月固安州王得休妻張氏懷孕五月生一男四手四足圓頭三耳一耳附腦後生而即死具狀有司上之

元順帝元統二年四月黃州黃岡縣周氏婦產一男即死狗頭人身咸以為魅云

人生角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晉武帝太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

魏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角狀如羊角長一尺有餘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餘額上生角長二寸

孫謙年老頭生二角角各長一寸五分至九十二而終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因以惑衆伏誅

唐僖宗咸通七年渭州有人生角寸許

宋太宗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悉達院僧智嚴頭生角二寸

生產異物　附舊中生人

晉懷帝永嘉五年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如錦又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

隋煬帝大業四年雁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隋煬帝大業六年趙郡李來玉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唐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十一月辛未鄧家婢產肉塊三其一直目而橫口

唐昭宗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宋後帝元徽中暨縣女人于黃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視之有人形

暴長　生而髮白附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朱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唐僖宗咸通十三年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服大嚼三倍于初歲餘死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蒲頭婦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四尺

元順帝至正元年棗縣民張氏婦生男甫及週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

男女互化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艷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未幾物故乃發卒葬于武都號爲武擔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

漢獻帝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化爲女子

劉聰時武功男子蘇撫陝州男子伍長並化爲女子

魏襄王十有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

後漢時徐登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性氣成

晉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人唐氏漸化爲丈夫。
劉聰時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
唐僖宗光啓二年鳳翔郿縣女子。未齔。化爲丈夫旬日而死。

人化他物

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水一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出入於遠潭不復還
梁武帝郗皇后酷妬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帝于金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帝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隋文帝開皇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拔長二丈許
隋文帝開皇六年霍有老翁化虎
唐高祖顯慶二年普州有人化爲虎。
唐武后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爲虎。
唐武后長安中郴州佐史因病化爲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已生矣
唐憲宗元和二年商州黃崖治役夫將化爲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
宋孝宗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爲虎

人死復生

春秋時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死。棺斂積六日。出於棺外。自言見其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收養
漢獻帝初平二年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

毋聞棺中聲發之遂生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尚活既出平
復如舊魏郭太后錄著宮中帝置左右問漢時宮
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太后崩哭泣過遂
死
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
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閒
無正住處遂不知所在
漢獻帝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

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
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棺中言曰蔡
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
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
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初謬為司命所召到得
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涕泣悲
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
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
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

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
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
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難獨行豈當有伴邪是
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
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救娥比舍蔡仲令發
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
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歎
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蔡仲雖發冢為鬼
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

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
之黑語協乃致文伯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
時送箱中文書也表之字猶在而書不可曉乃請
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
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
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
隱聲詣溝水便聞有呼都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
娥書不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
小問之悲傷斷絕曰生死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

我之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汝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

魏明帝時人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郭太后愛養之

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穿冢出

晉武帝咸寧二年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也二年復死

又顏含兒顏畿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生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活慎毋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兒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但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惠帝時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活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晉明帝太和三年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

晉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三日復

生
晉安帝義熙中東陽人黃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月於
土中啼取養遂活
劉聰于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及蘇言見其祖劉淵
於不周山又見諸王公卿死者皆在焉宮室甚壯
麗號曰蒙珠離國又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
無主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大亂
死亡畧盡止可存永明輩數十人耳汝且還拜辭
道遇一國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

曰爲我遺漢皇帝且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是過
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而蘇使左右
取皮囊開之有玉一方題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
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使呈聰聰
曰審如此言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埋焉
劉曜將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
盧得蘇
梁孝武大元九年劉薩何遇暴疾亡而心下猶暖其
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生說云見有兩吏見錄向

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
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
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
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驚悟因此出家
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
四望見長干里有異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
由是定知必有舍利即揭衆就掘之入地一丈得
三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
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

即遷舍利近北到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陳後主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
更生牧牛人聞而出之
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原尼志覺死十日而蘇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
六日而蘇
唐僖宗光啓元年溫州溫泉民家有死者且半月行
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復生歲餘乃死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有四日復生

孕啼

晉孝武帝大明中張暢爲會稽郡妾懷孕兒于腹中有啼聲聞于外

宋後廢帝元徽中南東莞徐玨妻懷孕兒在腹中有聲

生育 男子生育附

帝嚳誅重黎氏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拆剖而生焉其長一日昆吾二日參胡三日彭祖四日會人五日曹姓六日季連楚其後也

魏文帝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

晉孝武帝大明末荊州武寧縣人楊始觀妻于腹中生女兒此兒竟存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至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七十方生兒此兒遂無影

元世祖至元八年呂梁縣民生子中夜有光命加鞠養或以爲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

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

宋徽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逝去

不應言而言

秦惠文王二年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陳後主時其船下忽有聲曰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

異病 人化石附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顛倒畀之其人亦不知所以然也

宋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年五十三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

宋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飯罷及爲相因大吐有物狀類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于宇衝臭聞百步外皆異之

宋光宗紹熙元年峴山縣工采石而山壓三年六月它工采石鄰山聞其呼聲相應若如平生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久閉作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狂迷

宋文帝元嘉七年劉斌爲吳郡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忽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斌令前因曰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斌問所以來亦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付獄將其家迎之數日乃得去

宋徽宗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彈壓於觀下帝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

僧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於觀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帝大不悅爲罷一夕之歡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

宋徽宗宣和七年八月城都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悖罵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于獄中盡之

宋高宗紹興元年四月庚辰開州有狂人哀歷哭於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開距行都萬里踰月而遺詔始至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鑪攜擔呼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于囊底刺于右背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高宗以其狂釋不問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

郡王第陞堂僧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
終不語

史異　人　卅二

史異纂卷之五

古趙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事異

聖蹟

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音
遂不敢復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

後漢時孔子闕里無故一旦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
門

漢鍾離意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
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呈
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有一懸甕
意召孔訢問之曰此何甕也訢曰夫子甕也背有
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遺甕欲懸示後
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
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
其一卽召問伯果服焉

元李邦寧宋故小黃門也元階至金紫光祿大夫仁
宗卽位以邦寧舊臣敕遣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

至位立殿戸方闘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
臺底鉄鐏入地四尺許無不拔者邦寧辱息伏地
諸執事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

靈應（神感附）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光長數
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處搰視之得金像未有
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
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竟牽至光宅寺悝因留像
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

響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忽見有銅趺浮水上係
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
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于底得佛
光盤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
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
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
像來至鄴下值是亂埋像于河邊今尋覓失所五
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乃
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
宇又瓦官寺僧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
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許
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
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
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
也

王固信佛法嘗聘魏因宴祭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
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
以佛法咒之遂一魚不獲

宋王賓許州許[illegible]知黎陽通利軍事按見古寺基
即以俸錢修整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偈有賓
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其寺爲淳化賜新印經
一藏錢三百萬助之

滕曇恭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
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
恭家人大小咸共瞻拜久之乃滅

王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矣謨
夢中日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

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礄礅

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得免去

許揚字偉君河南輿人也爲都水掾人或讃揚受賕太守鄧晨遂將揚下獄而械輒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揚遣歸時天大陰晦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張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一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于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後大貧

漢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嘗患若邪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呼爲鄭公風也

馮跋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

吳達吳國烏城人也常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

董景道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

王仲德戰敗路經大澤困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涯有一白狼至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後爲徐州刺史于彭城佛寺作白狼童子之像又于桓侯廟中每祭必祠

宋曹克明字堯卿還蜀奉母出賊地道山谷夜止神祠中夢有人叱之起既覺而起後賊果至

仙蹤

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一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劉驎之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

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驗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徐伯珍移居九巖山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生光洞照俄而始滅又有白雀一雙栖于戸牖

永明會稽山中有蔡娙者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人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宋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舉進士不第隱太華山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太宗賜號希夷先生一日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端拱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表上之其畧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蓮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延狩見西王母與王母宴于瑤池之上作歌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叛故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靈驗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

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齊世祖于南康郡作伎有絃無管于是空中有篪聲調節相應

王睿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視曰酒天之美祿睿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視畢顧謂睿琦曰天必賜卿酒試飲勿憚也睿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嘗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强飲輒病

宋辛文悅不知何許人太祖幼時從其肄業文悅一

日忽夢遼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
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至

宋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礪嘗處僧舍夢古衣冠者
曰汝能從乎礪遂往覩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
秉珪南向揖三十餘礪昇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
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
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汝主也當問之
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
拜竊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及貴受

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狀即所夢
來和天尊也時眞宗尚爲襄藩云

宋張燾字子公德興人遣與宗正士褭使北朝入陵
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澗水久涸
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兆

遼韓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
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元憲宗攻欽察部其酋逃于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
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

與我也遂進屠其衆

元太宗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耶律楚
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無辜者
多古人有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
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
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夜醫者候脉復生
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

楚王元佐平居不被人事而事或豫知帝嘗遣術士
管歸眞爲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眞至

矣帝聞之曰豈非爲物所憑乎

淵博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其節專車此爲大矣

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
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羵羊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

有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晉張華字茂先方城人也號稱博物惠帝中人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于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鮓過美故以相獻

張華見牛斗之間頗有異氣問雷煥曰此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問曰在何郡煥曰劍在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煥留一自佩獻張華一華報煥曰詳觀劍文乃干將耶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後華死失其劍及煥卒其子雷華持劍過延平津劍忽干匣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蟠縈失劍所在

武庫內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山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如言扣之聲聞數里

晉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是夜嶠夢見諸神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唐太史令傅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時有西域異僧能咒人立死復咒即生太宗試之屢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僧咒奕奕不覺僧僵卧而死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羖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如言試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宋曹翰大名人從征太原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時劉敞使北契丹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驚服

知音

衛靈公將之晉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者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留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也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

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人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自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晉夏統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舡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

克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達曰會稽夏仲御也克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鄉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鰂羅後作鯔鯉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于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皆悚懼克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克又謂曰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卽頗能作鄉土地間曲乎統曰

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邪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歎便投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曰善統于是以足扣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

唐時太常鉠黃鐘鑄不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唐樂遂和

聽敏

董豐京兆人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

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焉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融枕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就沐枕枕而寢豐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

破殺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
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
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馬右爲字也兩日
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
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
驗是以誤中婦人
金王庭筠字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
學詩十一歲賦全題

正直

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
牛李安人奉佛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于聽上
八關齋俄而牛死墓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
路敬潛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
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鳴其
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
懼久之遷衛令
蕭琛爲吳興太守郎惠明從孫郡中項羽廟土人名
爲憤王甚有靈驗遂于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座公

一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
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屐聽事闖室中有叱聲琛厲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
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祠以脯他肉代
宋胡穎字淑獻潭州湘潭人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
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
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咸
咎守不敬蛇故至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
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
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色黑載以欄檻
穎令之曰爾有神靈三日見變過三月則汝竟
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耳遂殺之毀其寺
宋何時字了翁樂安人爲臨江軍司理參軍郡中相
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塑爲肉身皇
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
神乎命鞭之湛于水人服其明
宋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知隆興府兼江南轉運使沉
妖妓于水化爲狐人皆神之及卒有光隕于地

宋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人言其父歿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曰吾爲吏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久若吿者旦而得尸遂獲盜

宋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人對曰北至壽壽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乃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宋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畫禱之民語爲之諱狐云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祠遂息

宋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知廣德軍其俗好用牛祀神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于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鑰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禁之其妄遂絕

金張玄素字子眞爲人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書字其上治瘧疾輒愈人皆異之

勇力

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闕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之

夸父與日逐走日渴欲得飲飲于渭水不足將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問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

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降觀遂以成劍

澹臺滅明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滅明曰。吾可以義取。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秦昭王使李氷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爲婦。氷自以爲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鬭于江中。有間。輒還。謂官屬曰。吾鬭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

鄧遐。勇力絕人。襄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周處字子隱。少時不修細行。縱情肆慾。鄉里患之。一日處謂父老曰。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也。荅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並子爲三害。處曰。止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虎。投水搏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徑三日三夜。而處果殺蛟。處因入吳。厲志好學。遂爲名士。

裴旻守北平。北平多虎。旻一日射殺虎三十一。休山下。忽有一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避易。弓矢皆墜。

金抹撚史扢搭。形不過中人。而孝勇善鬭。所用鎗長二丈。軍中號爲長鎗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頰揮之。或以指銜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

政治

童恢爲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爲江陵令。時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所降雨止風。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

豆勳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地方有山俗呼爲高武
隴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
踐忽飛泉涌出又有白烏翔止聽事前乳子而後
去有白狼見于襄武人爲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
漿濟我人民神烏來翔
梁蕭恭爲雍州刺史有政聲百姓請于城南立碑須
德詔許爲名爲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吽碑石
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大柱置于碑上使力
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

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宋鈞南陽安衆人遷九江太守郡多虎豹數爲民害
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鈞至去陷穽除苛政虎
相與東遊渡江而去後山陽楚沛多蝗至九江界
東西散去不入
趙鎮字擇善彭丘人知海寧軍秋禾方熟子乃蟲生
鎮出城行視蟲皆自死
宋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爲江東轉運判官兼
領太平丞暫提舉茶鹽事弛苛政蠲采石蕪湖兩

務蓋稅時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焚
香默禱忽飄大起蝗悉渡淮
張季珣爲并州司馬漢王友諒反遣劉建攻之縱火
焚其郭城西有王母廟珣登城再拜號泣曰百姓
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
雲起雨降而火滅
韓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且盡民以是窮敝日愈自往爲文祝之是夕暴風
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後潮無

鱷魚之患
宋陳堯佐字希元河朔人爲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忤
旨降潮州通判潮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
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
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網可得至是鱷弭受網作
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元余闕守安慶屯田爲戰守計至正十五年夏大雨
江漲屯田禾半沒入安慶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
雷余闕祀以少牢水輒縮禾稼登

宋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爲治有政聲知婺州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

金赤盞尉忻字大用上象人爲息州刺史耕鞫埸種禾雨禾合穗進于朝時詔褒諭

金移剌溫本名阿撒遼橫帳人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刺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酬之既而雨霑有群鴉啄蝗且盡于是歲熟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嘗奉勅祀華岳祈雨竟不得還即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祈禱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足

元許維楨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官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楨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楨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于維楨曰冬無雪民夕疾奈何維楨禱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

元張養浩濟南人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即賑之死者則瘞之遂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及止禾黍自生

元劉秉植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爲衞輝路總管有賊刼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楨具詞禱城隍廟而使人伺于祠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命尉襲之果得賊又至正八年汴社有蟲螟生民患之秉植禱于蚁蜡祠蟲皆自死時以天不雨禾且槁秉植詣城北大行之倉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

元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爲道州路總官旱蝗食麥苗興祖爲禱之大雨三日蝗死而麥稔

元王惲字仲謀汲縣人任平陽路摠管府判官初蒞

之太安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賄獲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僤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蜂久旱一夕大雨

元順帝至元三年七月河南陜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元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知許州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鳥來啄蝗殆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奈何忽生大蟲盡嚙之許人立碑紀其事

史異纂卷之六

古趙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事異二

孝感

姜詩事母至孝妻亦養姑甚謹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子遠汲溺死妻恐姑哀不敢言而託言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鱠呼鄰母共食之一日舍側有涌泉出味如江水每旦輒躍出雙鯉魚以供二母之膳

王祥事後母至孝母嘗欲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開雙鯉躍出母又嘗思黃雀炙復有數黃雀入其幙以供母鄉里驚嘆以孝感所致云

吳孟宗之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卜氏嘗于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

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
延如巳生
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奉母以孝聞母嘗病思
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
得鱖尺許以饋
宋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
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無魚政求之皆
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得以供膳時人以
爲孝感所致因名其泉爲孝魚泉
宋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朞
植所持柳杖忽生枝葉後合抱
宋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聞居父憂芝數本
生墓側倒竹以爲杖復生柯葉
宋李植字元直泗州臨人丁母憂廬墓有白鵲朱草
之祥
劉殷七歲喪父祖母王氏盛冬思菫不飽食者一旬
矣殷怪問知其故時年九歲乃之澤中慟哭不絕
者半日忽聞人聲曰止止殷收淚視地有菫生焉
一斛夜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寐而掘之得粟十五
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年方
盡後祖母王氏死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
殷夫婦叩頭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
其庭樹自是名譽著顯
許孜吳寧人親歿負土成墳每一悲號禽獸翔集鎮
宿墓所列植松栢長五六里有鹿犯其松孜歎曰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虎所殺置所犯松
下孜悵惋不巳乃埋于隧側虎即于孜前自撲而
死孜亦埋之後屢[illegible]棲其梁鹿與虎擾其庭圖交
頸同遊不相搏噬樹木暢茂竟無犯者
褚無量廬墓左有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
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
元張志淸事親孝耐辛苦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淸
往結草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淸曰是吾
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
壓死者不可勝記志淸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

古有雍伯洛陽人性孝父母歿塟無終山山高八十
里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
因名其縣曰玉田
漢時長河孝子古初遭父喪未塟鄰人失火初匍匐
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
庾黔婁父易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
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復延汝誠禱既至政得
至月末耳後果晦日易亡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忽有一人
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
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
服之即平
所叔謙母有疾叔謙于夜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
此病除丁公藤爲酒便差遍訪並無識者乃訪求
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
此丁公藤療風疾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
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
之顧視忽不見依法爲酒病果差

韓懐明母患尸疰每發輙痛懐明方十歲夜于星下
稽顙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
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及母卒廬墓有
雙白鳩巢于廬上馴狎若家禽服釋乃去
蕭矯妻羊氏母嘗有疾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
自稱枯桑君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
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劉靈哲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
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于枕間得
之如言而疾愈
嵇翔出爲義興太守有善政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
厄翔至郡忽復生枝葉後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
夜忽見戸外有異光聞空中彈指聲及旦母疾愈
齊晉安王蕭萬懋七歲時其母嘗病請僧誦祝衆僧
以銅罌盛水漬蓮花供佛懋流泣禮佛曰若使阿
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七日不萎齋畢花更鮮
病遂愈
梁鄱陽忠烈王蕭恢性至孝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

停都後于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
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
久廢視聽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
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墮水死雄因乘小
船于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弟賢于是夕夢
雄告之曰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
父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雄爲立祠焉
沈季詮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呼號投江中

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叡具禮塟之
宋蘇誦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仰發州方泝桐廬江水
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誦哀號赴水救
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孝感之應
宋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後徙居眞州事親孝執喪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
滋瀀病羸行輙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
驗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歲感墳塋未修家貧無

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亢旱苗稼枯焦明徹哀
憤每往田中號哭仰天自訴而田更生秋而大獲
及治父樹墓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墓日必
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也至
時果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後果至大官
元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
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
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免
元楊皞扶風人母牛氏歿哀毀特甚塟之日大雨獨

皞墓前數里寄雲蔽之雨不沾土送喪者大悅
元趙孝婦應城人家貧鬻兒爲姑制棺忽鄰家失
火將及其家孝婦亟扶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
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毋能爲我救之
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竟免
元宋紹祖賊欲殺其父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
當害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
害人之父賊怒以戈擊之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
曰此眞孝子不可害

蔡順少孤養母至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母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家

師覺授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于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言前俄而不見師卽拾車奔歸値其親死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王元府宁伯常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苫欲往蔽之見廬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歎異而去

元史彥斌邳州人母卒因地多水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汝河店史彥斌母柩乃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後母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

萬敬儒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

紐因廬墓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卽悲鳴

賈循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後玄宗以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

開元四年李行休請身迎父柩先是其父義陽王琮

爲武后所殺死于桂林行休旣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爲二旣而適夜見東洲中斷乃穫焉又宗堂鎮一夕塋自屆管上有指蹤一奇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屆于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缺行休號而褰蔓琮告曰在洛州明日直殯南得之

張元之祖喪明三年元憂泣誦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願祖

目見明。元求代閭。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後。祖目復明。

宋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昇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後能視。而昇不死。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姑失明。聞氏手滌涸穢。不怠。時漱口上坐。舐其目。目爲復明。

宋楊慶。郫人。父病貧不能召醫。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左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人口遂差。久之。乳復生。

宋思禮。母嬴疾。非泉水不適口。適天旱。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

宋顏忻。泰州泰興人。至孝。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九十餘無疾而終。

金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能視物。

元郭祥。潞州人。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詳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

元張氏。廬州人。爲高垕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

元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卽能視。

元劉通。亳州譙縣人。母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阮孝緒。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之。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

元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以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方止。時冬月無瓜。薦求子

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莽避雪樹下仰天而哭忽見岩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食之渴頓止

元湯霖字伯雨新建人母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氷我疾乃可愈時天氣甚燠霖求氷不得號哭于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亟取歸奉母其疾果愈

元陸思孝山陰人母病痢思孝欲刲股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疾遂愈

元康惠由海牙希憲之從孫也母死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龍忌屍爲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

元王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求官京師娶後妻居永平久贇往父已歿後妻挾貲改嫁拒不見贇久之聞庶母在海濱贇褁糧往往復拒之三日不納其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停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墓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弟曰眞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柩得父骨以歸

董明道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明道潛匿墓中人莫之經三日家人發塚取之明道無恙終身廬于墓側

甄恬幼失父恨不識父面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及母死廬墓側恒有玄鳥黄雜色集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林攢母亡廬墓時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爲我邪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

宋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頻殆女刲股願以身代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晔爚如月者三越次日父瘳

宋李善吉州吉水人與弟衡同乳父母早喪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正和中改葬其母于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合于一至末乃分兩幹五枝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廬墓踰年墳間爪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懸物野鴿飛而不去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墓有虎傷傍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宋成象渠州流江人事父母以孝聞父母死廬于墓側虎豹環廬而卧象無毀色麕百餘集墓中禾生墓側吐九穗

宋楊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兎之瑞

元畢也速答立遂襄氏家泰州其父喪廬墓終身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墳土踴起

元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都里驚異方共視之有獺出草中浮水去

宋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于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于座隅

宋陳思道江陰人父母死廬墓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兎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

宋支漸資州資陽人廬墓有白蛇貍兎擾其傍白雀白烏日集于隴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宋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廬母墓六載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兎馴擾墓側

元吳國保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保田無損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安金藏母喪墓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卭燥

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華犬鹿相狎

吳愁達列失父母後欲改塋亡失墳墓號哭之聲晝夜不絕呼訴神祇忽于愁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塋焉

宋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居母喪幾喪明既塋有白烏集墓上

丘餘遺母喪蒯蔬菜有味不入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生分別耳何事乃茶毒苦汝喫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角蟆可取服之俟驚起果得既既

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陜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寡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毁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歳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雍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勠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女于其内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其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于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甚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若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吏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遂曰吾憐之久矣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牓其居曰孝感坊

誠格

周公薨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開金縢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予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顏含之嫂樊氏因疾失明醫疏方云得髯蛇膽而愈含尋求備至無由得之憂歎累時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

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藥成服之嫂病隨
愈
耿恭為戊巳校尉在西域禦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澗水
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恭遂于城下擁絕澗
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
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刀刺山
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
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
吏士揚水以示匈奴匈奴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

去
王僧辯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
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
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
一群魚躍水飛空引道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
龍挾艦行甚疾侯景逆戰大破之
李嗣業初討勃律也適道慈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
之抵穹墜識者以為至誠所感
李嗣業鎮使城一隅隘屢築輒壞嗣業祀之有白龍

見因其處葺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
禱已泉復出
宋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為將討儂智高至邕州
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飲者多死青憂之
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
宋陳兢江州德安人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
僕妾上下皆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
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
食

宋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皆兄弟
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樗樹五枝並為一恕
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合聚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家畜兩馬一
馬出則一馬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虞愿為晉安太守其地舊出蚺蛇膽可以為藥有遺
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
下復送四十里外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少有志嘗晝寢夢一鳥文采異

常飛入戶中因驚起自此後藻思日新累遷侍中
在官舍有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
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嘗有虎忽張口向文文視
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取之明旦致一鹿于其
室前後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置之西園文居七
年逃歸臨安山中臨安人莫寵迎置縣中自後不
復語但舉手指揮以宣其意及病不食二十餘日
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

五日終
宋陳洪進在泉州日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
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
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去
韋鼎之兄韋昂死于京城時因侯景之亂求棺無所
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切異之往
見乃新棺也因以克殮
元德秀兄子在襁褓時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
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趙拔扈兄震動富于財太守樊文茂需索不已震動
有怨言文茂族誅之拔扈亡命至社樹呪曰文
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更生不克即
死三宿三栟生十丈餘人以爲神附者至十萬遂
殺樊文茂

先兆

梁末帝貞明元年康王朱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
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
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刃之

金太祖將兵至鴨子河既夜太祖將就枕若有扶其
首者三寤而起曰神將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黎明時及河遼兵大至
張良避難下邳從容步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
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履跪進
父以足受之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期而往父已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及往
又先在更約以五日良乃夜半往有頃父來喜曰

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當爲帝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後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焉

何敞字文高平陵人也其先六世祖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有陰德平活數千人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外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

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後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有善相祖師圭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洒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賀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衣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于白馬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後果至尚書祠部郎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顥復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顥攜謁陳摶摶謂有封侯相顥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忽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

朱李崇矩潞州上黨人官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在嶺海時四五年嘗涉海者多艤舟以候便風或旬餘

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童僕隨者皆無恙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如冬青青松栢不改既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告燧秋試必主文曹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撽秀州至則員易羲院易一員往曹闈秦熺果中前列竟符其事

宋高防字修己并州壽陽人初授屯田員外郎攸浚儀令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襃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主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爲刑部員外郎賚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宋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也時爲相中書厨釜鳴者數四晝寢閤中夢嚴餙廳事群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數月濤罷以楊邠爲相兼樞密使

吳天璽元年柳榮從張悌至楊州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太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至晉元帝時榮猶在

宋錢翠之從吳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柸爲筊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辨此翠之覺心異其事以語曦後曦反安丙果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曦也

元達禮麻識理字遵道知樞密院事帶府君院事卒前夕怯薛官哈剌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壞我家法苟不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以語汝明旦汝亟以吾言告妥歡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信吾它有以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康

幾識事宜言今乃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曹之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悅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後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曹遂絕其祀。

公孫述嘗夢有人語曰。八公子宗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立爲天子。號成家。

慕容䲵嘗敗于西郡。將濟河。見一老父服朱衣。乘白馬。舉手揮䲵曰。此非汝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䴥。馳射之。馬倒被傷。

劉表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乃出之。

宋全靖字道安。韶州曲江人。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泰亭。靖嘗畏西行。出至廣州代歸卒。則江寧府泰淮亭也。

宋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谿人。知建寧府。有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山神。出視之。乃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卒。

宋羅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樓雲。尚尚不仕。累石于江濱云。又云。昭王大丞相薨。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驚飛。其年九月卒。年五十五。冠卿始見而惡之。卒後人較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

宋建炎三年。吉州修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一鍾來。有銘五十六字。大略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廬陵西北。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邪。東平鳩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辭。錄畢而鐘自碎。

朱修之守滑臺。被圍。旣久。母嘗悲憂。忽一日一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是日克滑臺。

李廣嘗欲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

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病積年不起

英靈

秦始皇墓在驪山北有始皇祠不齋戒往即疾風暴雨欲上則杳杳失道

漢張劭與范式爲友及劭死見夢與式式未來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呼其字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

顔杲卿被殺殉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夢見鬍爲祭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不

周羅睺卒于軍柩還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而飄風旋繞焉長吏郭推稽首祝曰公恨小冠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至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非所有弓矢刀劍無故自動若有帶持之狀後聞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周興忌江融有美名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謂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

邵陵擒王蕭綸爲魏楊忠等所敗執綸綸不屈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横道路迴囘數步獨不沾灑

宋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冠萊公準及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後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立廟號爲竹林冠公祠云

宋陳廸字惠老開封人爲經略制置使與金人戰身被鋒幾徧絶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尼下士舁至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殮容色

如生

宋羅汝楫字彥濟歙州歙縣人與何鑄共陷岳飛後其子羅願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甫拜遽卒于像前

張順民兵部將也受圍襄陽五年宋閫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俗呼順曰矮張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識有張貴者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鋭凡斷鐵絙攢栰數轉戰者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宋徐應鑣字巨翁爲太學生不願從金人北行與其子琦崧女元娘皆赴井死後僕人覓得其屍僵立井中瞪目面如生

宋劉𩆸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爲資政殿學士使金不屈而自縊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

宋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官至特進元兵至萬里赴止水死止水者其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殮之

宋陶居人太平之蕪湖人死難以屍還家流數百里不時須至人皆異之

宋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爲宋宰相宋亡元殺之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猶如生

宋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贈光祿大夫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

昏暮至三更不絕聲枋得乘竭作文曰且祭之文
才成而聲息

元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
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
乃盡殺虎子執巨斧立壁側俟母虎至砍其腦裂而
死復往倚巖石傍仍伺候砍殺牡虎明三亦立死
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元王英字邦吉益都人為懷遠大將軍致仕家居至
正中毛貴陷益都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

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
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塟
將斂舉其屍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塟先
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元泰不華為台州達魯花赤被方國珍兵攢槊刺之
中頸死猶植立不仆遂投其屍于海

元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為福建漳州路達魯花
赤明朝遣招諭使者至吏請出城迓之迭里彌實

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具公服北面再
拜畢引斧砍其印文又大書手板曰大元臣子即
入位端坐以所佩刀刺喉中以死即死猶手執刀
拔膝坐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屍塟之
東門外

宋時揚能寇南劍州道出小當村掠一民婦欲與亂
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
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
或剷去即覆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王氏二婦汝州人為金人所掠遂投漢江以死屍
皆浮出不壞

宋王氏婦梁縣夫家纔數月為元兵所掠不從被殺
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祭告其故
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
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
婦死年月同云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為元兵所掠罵不從遂抱
嬰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

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咸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被元兵掠去將欲納之誓死不從明年春師還挈行至清風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文起如始書時

元柯節婦陳氏長樂石梁人被盜刼去自投江中其父方臥病在家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驚曰吾其夢耶俄而有人自賊中來知其女已死所見乃鬼也火月屍逆流而上至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巳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痛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元蔡三玉龍溪陳端才之妻也被盜掠去舟中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流至其父舟側父識其爲女收歛之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也年十八歸里人李五五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氏欲遠取夫骨乃臥積冰上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

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賻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叢葬四塚不可識張悲痛欲絕夫忽降靈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骨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異之使零護喪歸葬

史異纂卷之七

古趙靈壽傅燮[illegible]異纂

術異一

釋

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于天竺利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于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西域天竺國有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群生初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立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群賊刼奪人民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群賊苦痛不已同時登聲念南無佛隨逹摩佛以慈善根立雪山吹藥令人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毘耶離長者有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三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云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

佛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鱉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

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

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北趙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玄通術晉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腸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

將軍郭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以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

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永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且食時當擒段永波勒登城望永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永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永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永波執之澄勸勒宥永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

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急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以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愼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

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陞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澄將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陀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

殺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
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
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遼。遼知
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
得止。坐未安。便起。遼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
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
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
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
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

祝願。澄又自祝。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
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
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
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此馬。
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
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
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
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
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刧。垂死。因燒香祝願。

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刧。
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
之而走。黄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
見而歎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
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
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
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
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

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
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
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
無言。重茵美服。豈無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
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
父子慈和。深以愼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
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
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愼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耶。

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愛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隨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月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耳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殺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

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澄忽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鳩摩羅什嘗講經於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常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不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欲効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効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慚服乃止

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以觀羅什新經詣長安劉

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咸敬之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珮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入北魏世祖甚重之始自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污足色愈鮮白世因號爲白脚師大延中端坐而終停屍十日坐旣不改容色如一遂瘞八角寺內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

乃葬南郊之外死已十年開殯儼然殊不傾壞

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秃髪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于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傉檀不能從傉女病甚請救療曇霍

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因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僧涉者西域人不知何姓少爲沙門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秘咒下神龍每旱日堅郎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同群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堅嘆曰涉公若在豈憂此年

北魏高宗太安時發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懷起問之答名惠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驗君臣以爲靈感改中興寺名天安焉

魏西河王元太興有病請沙門行道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俗齋及齋後有一沙門乞齋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

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祝曰若此病得差願捨王爵入道未及病愈遂爲沙門

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自宋太始中見之稍顯靈跡或微酒肉或累日不食一日之中分身易所齊武帝惡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見而檢校猶在獄中

單道開敦煌人也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初無懼色一日能行七百里其小沙彌

年十四。行亦及之。人或詣訪道。都不答。日服鎭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寄蘆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

張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煑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水。語永德曰。後當相遇於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方。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

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爽馳互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汞法。僧曰。始吾語君極貴。今不謬矣。終能謙飭。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

金將亡。南京未破時。一二年間。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十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無窮。所在兒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上破瓦。復以石擊碎之。人皆以爲狂。不曉其理。後乃知之。其意蓋欲使人早散。國家將瓦解矣。

仙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

黃帝自擇亡日。與群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

風后黃帝師。又化爲黃石公。以書授張良。

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

人火仙也。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有道術。能鍊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欲從求道。回化而去。

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九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是安公騎之而去。

上成公密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曰。我已得仙。因辭家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

沒去

夏口城據黃鵠磯上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

彭祖名籛鏗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

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簫作鳳鳴遊伊洛間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數十年作鳳凰聲鳳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乘鳳凰飛去

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太原茅濛于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陞天先是其邑童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陞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人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驗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臥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

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

蒯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

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焉。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上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魯女生

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溢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麏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眞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封君達

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有病識與不識。須與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不見授。

李順興

京北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府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氷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常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腳有泥。舉坐驚異。

矯順

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遁山谷。因穴爲室。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順于敦煌者。

山圖

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羨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輕身圖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我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年後一旦歸來行母服于塚間朞年沒去莫知所之

葛洪字椎川句容人也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途出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乃止羅浮山煉丹忽一日與嶽書云當遠行尋師尅刻便發嶽狼狽往別而洪已逝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由吾道榮瑯琊沭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又遊燕趙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山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

能浮過共驚異之

邵碩始康人元嘉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千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數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頹久游闆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淩雲宇會于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旣出城請步云

我嘗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襦麻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曾召入禁中後于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以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世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嘉曰金剛火强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

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求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大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既事多詭今行于世

寇謙之字輔眞恂之十三世孫也成公興者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常勤其姨見興形

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債與代已使役乃將還令
其開舍南棘田謙之樹下坐算墾一發至勸將來
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二三日後復
來看之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憫然自失興謂謙
之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
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
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
之淺深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
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
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
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饑
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
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
之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
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
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而
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
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

卒謙之躬自沐浴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
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
尸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京兆
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
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
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
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
爲寇謙之作弟子者且七年謙之守志嵩岳精專
不懈忽遇天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
右侍衛集至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
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
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
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
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
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誡自天地開闢
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
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
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

閉錄使王九疑人長客之輩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又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道弟子宜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蒙其餘十

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刧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

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鍊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大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

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群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方得道在西四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

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厨會數千人眞君三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官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靑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每卽位皆如之九年謙之卒瘞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曰及謙之在汝曹可求遷錄吾去之後天宮眞難就復遇設會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烟雲上出窓中至天半乃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縮至歛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爲尸解變化而去不死也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

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并著絳紫羅繡襡作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靑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靑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郁立傳且序其事

梁蕭昂爲瑯琊彭城二郡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入人間時飮少酒鷄卵一二枚人呼爲聖姑親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妄鞭之二十創卽差失所在

徐則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初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後晉王廣召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支體輭弱如生停喪數旬顏色不變晉王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

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一分道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扃樞至

張果者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其居恒州山中開元中時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illegible]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觀其貌年可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疋給扶扱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illegible]言尸解帝為立棲霞觀焉師夜光者薊州人[illegible]為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温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紫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黄老作穎陽書世傳之

唐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舉進士不第遂讀道家書後寓居晉州紫極宮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練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難汝勉之棲真行之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時或不食一日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一月二十日衣紫衣卧磚

楫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以爲尸
解
趙自然繁昌人少時多疾父抱詣淸華觀許爲道士
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班白自云姓
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
法乃出靑柏枝令啗夢中食之乃覺遂不食神氣
淸爽毎聞火食氣卽嘔惟啖生果淸泉而已歲餘
夢向見老人授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
人皆不能識或謂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

秦州趙抱一者嘗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
杖引行嶺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
數人會飲者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
會邏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群盜遷集集村民梯
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之以下具言其
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火化者未嘗歷
口茹甘菊柏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
不習文墨口占詞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
子及第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縱酒跅弛逢人無
貴賤呼爲苗有佳山水卽淹留浹旬不去或踰月
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
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後使酒肆言謗讟決杖
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
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
焉而卒藁瘞于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屍將改葬
之其體甚輕空空猶若蟬蛻焉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

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
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匄食于市夜
止天慶觀久之衣盡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
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
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
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
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跪哭來弔者訊之曰蘇人
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
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乃矍然因遣

使召之不至帝念慨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頭必知朕意隨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異音曰有中國郎有外國有日郎有月不須問趨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于故處衆日以珍餅餉之每食于通衢遠飽即去帝歲命內侍郎其居設千道齋台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軍籍年三十許大病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于佛前則稱諦摩龍付于道則稱驂天玄俊于貴游則稱厥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項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

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諸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過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暢談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轂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飾於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于淮上者

史異纂卷之八

古越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術異二

幻

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漢武帝帝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

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其中常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于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後病死帝以爲化去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常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

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幷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壺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

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郎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介象會稽人吳主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菓皆立

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佳象曰鯔魚為上吳王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王驚喜問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王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妙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可得願差所使可付直吳王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作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行杖杖止便

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

姚光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化為灰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葛仙公每傾酒醉常入跋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州還過大風百官船多沒公船亦沒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請辭之不得

石垣北海劇人居無定所凡有人喪服輒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如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甘始老而有少容常令人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

著藥投沸湯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
處淵其一已熟而可噉也
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杜子恭錢塘人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恭曰當即相還耳旣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
中破魚乃得瓜刀
陳楷有道術能作五里霧時裴優亦能作三里霧優
欲從楷學楷避不之見
吳猛有神方欲還至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

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後庾亮有疾迎之猛
辭巳疾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
大殮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後果不
起
郭璞之廬江太守胡孟康家勸其避去不從璞臨行
東裝欲携主人婢去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宅熟視
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封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
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

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于井中數
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遂
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戴洋善風角謂祖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
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而
絕其食五十日洋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
之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
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
病各相謂曰今旣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
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
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淸儉禮
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
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旣
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常臨水求渡船人不渡之炳
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

服從者如歸焉炳又能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
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八尺許
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箭又以盆盛水吹氣
作禁魚龍立見也
包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
爲南海大守常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
之以自濟時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
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
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常見仙人

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庾僧昭令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時記人吉凶頗有
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有所收錄必僧昭署
名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
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息及日
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
氣封之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
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

斗餘樹爲之痿損盧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
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
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
死年月與親友別尋卒
王遠知楊州人陶弘景弟子也隋煬帝爲晉王時鎮
楊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黃帝懼遣之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衣食居處一與苦
行沙門同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侯景遣任約征
湘東王和詣湘東王乞征約湘東遣胡僧祐領千

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
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
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岸與約相對縱火舫于前
而風逆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勢即返約衆皆見
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約竄不知所之法和曰
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
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如其言果獲約縱
而與王琳拒武陵王紀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
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壘弩箭鐵一

斛許掘之果如言又常至襄城北大樹下畫地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歳不遇我豈見天日乎山中毒虫猛獸法和禁戒不復篋蠚所泊江湖必立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無所得有少獲輒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法和曰汝何殺蛇因指示弟子見蛇頭齚禱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又有人以牛試刀斷牛頭法和曰有斷頭牛就卿索命殊急不作功德一日內報至其人弗

信少日果死在梁封司徒梁亡入齊拜太尉然皆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云所得第宅財物皆隨緣散人一日無疾告弟子死期燒香禮佛而終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性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於海島

鄭遨字雲叟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龔玄宣自稱神人與以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

明崇儼以奇術自名唐高宗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

其中召問何祥耶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剌室上衆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思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帝召老人問之曰埋一瓜失之幸得百錢

羅公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公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襆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公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

孫甑生以技聞能使石自鬬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煑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乃然覺痛因留意星厯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張留孫貴溪人至元中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論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張留孫禱之立止又嘗火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禱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導自獄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獄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也帝后大悅

元中統間勤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帝師巴荐于帝時懷孟旱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

晉時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

桓温時有遠方比丘尼有道術于別室浴温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地黃村潘嫗善禁能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出時有陳顯達與賊戰左目中流矢而鏃不能出嫗

亦禁之鏃即出

〔致鬼〕

齊人少翁以方見漢武帝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之貌還幄坐而嘆然不得就視也又夜致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于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待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

避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于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一云死月餘使者籍貨適逢于渭亭遂言之上乃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

五利將軍欒大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先是漢武使驗小方闕綦某

自擊屑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返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費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

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大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側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

亦不殺。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旣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

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

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吳景帝有疾求覡視鬼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一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俟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

劉世則女病魅積年不差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貍鼉數十病猶不差韓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復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顧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晨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弟子鮑靈綬門前有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貍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即愈

宋殷俶儀寵冠後宮薨孝武帝每欲見之有巫者云能見鬼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房陵王爲太子時言東宮多鬼物鼠妖數見上令蕭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

葉法善者括蒼人世爲道士能厭劾鬼神高宗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務常在東都淩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憑吾以法禁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

元貞元元年張天師三十八代襲掌道教[illegible][illegible]與材因
鹽官海鹽兩州潮嚙爲患特甚與材以符治之一
夕大雷電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殛于水裔潮
患遂息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乙亥張易言高和尚有秘
術能役鬼爲兵遙制人帝命和里霍孫將兵與高
和尚同赴北邊

史異纂卷之九

古趙墍壽傅燮詷去異纂

術異三

厭勝

欒巴有道術爲豫章太守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
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舉帆
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
父鬼爲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疢後爲
尚書正朝大會巴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
巴不敬有詔問巴巴對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
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以驛書問成
都成都答曰正旦大市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
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
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是日還成都與親
故別也

嘗有暴風從西方起樊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盛因
含水西向漱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
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郭憲字子橫河南宋人也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之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因

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避亂東南抵將軍趙固固有良馬死不接賓主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時不見向物固奇之厚贈資給又璞與桓彝友善常戒之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後桓彝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

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

韓友善占卜厭勝之術郯林婦病積年垂死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又王睢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書板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鞍泥臥上立愈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遇幸靈乃要之靈於相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

符崇甚多詡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絶

下　占鬼附

段翳習易明風角所有就其學者雖未至爲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其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果如其言又有一生學成辭歸翳合膏藥并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後至葭萌爭波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藥敷之生用其言瘡立愈生媿服乃還卒業

管輅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言凶輅曰近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啣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不見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恙淸和王經謂輅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也欲煩作卦輅卜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乃覓索餘光經大驚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卒如其言輅候其遠鄰主人數患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抱刀出門依于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其要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嘗爲庾翼從嗣卜璞曰卿諸子皆貴盛然有白龍見內徵至矣若墓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子莫知從來其妻秘愛之不令蘊知轉長大蘊入見狗白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于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

禍至矣又葉石生金能而爲恒温所滅又璞嘗爲人卜葬地晉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稱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鄒

超年二十餘得重疾令杜不愈卜之愈曰宜往東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至東籬下至丙午日午時必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不出二十日病除壽可八十位極人臣但雌逝雄留病一周歲壽年八十位亦失超時正羸命在旦夕笑曰若年八十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奄然未之信或勸依言索雉果得之至丙午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雌雉去而雄不動超嘆曰雖管郭何以尚此後果如其言超四十而卒

宣城太守殷祐有疾韓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鷂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謀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鷂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

賀瑒工卜兼過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顏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鷄鳴氣盡舉家人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

隗炤善易臨終時書板授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困愼勿賣宅也後五年春有詔使姓龔者來此彼負吾金可以此板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不敢賣宅如期果有龔使者賫詔過之妻賫板責負使者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時手書板見命如此非敢妄也使者良久悟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也龔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達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炤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且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

銅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尺。入地九尺。妻還掘地。皆如卜焉。

苻堅即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言于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徤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渭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牛。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云。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以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后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八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

桑道茂有異術。平日齋一縑。見李晟再拜曰。公貴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惟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

醫

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嘗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相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之以上池之水。

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于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于殽而歸縱淫此女子之所知今主公之病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兒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華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蒜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當自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虵乃懸于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于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虵以十數河內太守劉勳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痒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忽發如此七八年乃迎華佗療之佗視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色黃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走馬牽犬馬極輙易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乃以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鉄錐横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乃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及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七日愈

吳士燮病死已三日矣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褚澄善醫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謂曰汝有重疾即為診脈曰汝病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愈

徐文伯善醫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痛輒至氣絶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出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遂差

宋後廢帝出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身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如女帝性急便欲剖驗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有變異請針之兩兒應針而落如其言

徐之才醫術最高數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療之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竟愈

馬嗣明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肥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

宋大中祥符中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餠給焉

劉完素字守眞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眞大醉乃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

妖術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又蚩尤作九里霧黃帝作指南車人乃不迷

劉盆子軍中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

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夜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有善禁者了不爲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隋煬帝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于堂上紙素上書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並坐其黨與千餘家

史異纂卷之十

古趙禦壽傅燮詷去異纂

譯異

譯之天

唐初突厥國中五日並出。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三月連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諸王薛徹都等所駐之地雨土七晝夜死羊畜不可勝計。

元世祖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耶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復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

唐時突厥國中盛夏而霜。

唐時突厥處羅復欲取并州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詳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疽發死。

譯之地

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西王母取食也。

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飲之令人長生。

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于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

西域流沙之西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沙

欽察國之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

交州居風縣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

交州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魚登此門化爲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而死此水恒如丹也。

又云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則爲龍

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夜則飛出如螢火

高昌國牝山中出硇砂常有烟氣無雲霧至夜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取者着木底靴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西域瓜州南十里鳴沙河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即禹貢流沙也

譯之詳

高辛氏有老婦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以槃俄傾化爲犬因名槃瓠時犬戎有吳將軍者侵暴帝募能得其首者邑萬家妻以少女而槃瓠即銜其首以獻帝難之女請行帝不得已聽之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後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自相夫妻其母歸以狀白帝使人迎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即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哀牢國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常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娠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後世有其國

夜郎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乃長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又嘗止于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林邑國王文者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鱧魚化成鐵用以爲刀二刀成乃對大石嶂祝曰鱧魚變化製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後爲國將其王范逸死無子文遂篡立爲王

阿陵國王名骨利得一大卵剖之得女子最美色乃以爲妻

橋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橋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

毗騫國去扶南八十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

扶南國俗本躶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船入海混塡晨起郎詣廟于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劫去之混塡即張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塡塡乃敎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為妻生子分王七邑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鷄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于城溝中養鰐魚門外閑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乃無罪三日不食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麞鹿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高麗國王有一婢忽有孕王欲殺之婢曰有物狀如

來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遂生一男棄之

命養之名曰東明後遂為

朱蒙母河伯女為夫

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

卵夫餘王棄之犬豕皆不食棄于野衆鳥以毛茹之其母以物裹之置于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謀欲殺之其母告朱蒙曰國將害汝汝宜遠適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走東南遇大水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鼈並浮成橋朱蒙得渡後至紇升城遂乃居焉號曰高句麗

索離國王有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遂娠
舉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卽復徙
于馬欄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
明長而善射王又欲殺之東明南走至淲水以弓
魚鼈皆集浮水上東明乘之而渡因至夫餘
國
弗斯出連叱盧三部
蟲于路狀若神龜大
曰若善神也須開路惡

乃有一小兒在焉時有
衆咸許焉老父攜去
日紇于紇子者夏言
善射彎弓五百斤遂名爲
伏可汗
卑鮮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
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仰
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必
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語家令

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
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及之所向無
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遂推以爲大人
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
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于國北無人之
天自迎之經三年其
年乃有一老狼晝夜
經時不去其小女曰
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

爲曰此是畜生無乃辱
産子後遂滋繁成國
一花其部落大人曰阿
賢泥師都狼所生也
謗步等性並愚癡國被滅泥師都旣別感異氣
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
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于阿輔水劍水之
間號爲契骨其一國于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
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

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君得者汝車大將行多暴
暑者也都米因此即與其兄弟共殺君得焉
譯之人
把婁 嘗于身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
深見一人乘破船項中復有面
君 邪三萬
從
而
海 生子
女 神又有樹神歲初以
人 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
集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謝
之島卜
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
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
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
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
夫食鹹草如禽獸
牛蹄突厥 手足其地寒苦水曰葫蘆河
狗 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
自相婚嫁穴居
妻皆
一
追
有
以爲
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
有人居 中國而言語不可曉人身有狗頭
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
圓其戶如竇
南蠻中有飛頭獠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

之。及夜。如病。頭忽亡。至旦還。
譯之鬼
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
不寢 陰是謂燭龍。
頡利白 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人不得復
走。 殺隨
行之 顯
此
人後病。
高昌 見其
北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
無有蹤 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
歌哭之聲人尋之多致亡失葢魑魅魍魎也
譯之術
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

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
梁武帝天監元年于陁利國其瞿曇修跋陁羅以四
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中佛
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
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
見于夢中至
爲夢
年表
本
馬。
又善跳
王雅由謂遣使來獻
發火于顏手爲江湖口幡毦舉足
墮珠玉又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
魏眞君九年般悅國遣使送幻人能割人喉令斷擊
人頭令骨陷皆出血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口

中須臾血即止絶無痕瘢試之皆驗言其國有大術者佗國來抄掠術人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則他國兵多凍死及漂亡者

䟦勒國于唐高宗末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云佛衣當有靈驗因置于猛火之上經[illegible]衣驗

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聽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賒國有大白象高百尺訟者皆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其王亦跪象自咎

高昌國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伏盧尼國城東有大河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

安息國有大鳥如橐駝其卵如甕

波斯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

占城國有猛火油得水則火愈熾

譯之事

高昌君王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議和各請息兵罷軍于是唐以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河林别力跋力荅唐言婦所居之地也南有石

山曰胡力荅哈唐言福山也唐時有相地者至其國曰河林之勝強亦由此山也盍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于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在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而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國王[illegible]異見民弗安寧

史異纂卷之十一

古越靈壽傳[illegible]玄異纂

鬼異

鬼總

東海中有度索山上有大桃樹蟠曲三千里其甲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令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于是黄帝法而象之敺而毆除畢因立桃梗于門戸上畫荼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

魍魅山澤之神猶狂無頭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禹囚溺于水中使不得爲害夔魍魎木石之怪撃伸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罔兩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食人一名沐罔

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皓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

西鄂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
見者其國為敗有九鐘焉霜降則鳴
湯時檮杌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南
朝
鐵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
月御也
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
而為兩今腳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
仙掌河流于二山之間也
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
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名漚庾
善驚人小兒

神降

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
嚚享焉神曰錫爾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
王莽時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諸
郎吏皆見
漢侍郎王忻見人衣白布單衣赤幘方領冠小冠立
于王路殿前謂忻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
皇帝忻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
漢文帝出長門見五人于道北乃因其所立五帝壇
漢宣帝時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行見子方再拜
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于邦君按竈神名禪字
郭衣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
惡宜豬肝塗竈可出孝婦
漢武帝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神君者長陵女
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祀之其祠民多往祠
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者帝之
外祖母也及帝即位厚禮置祠之內中帝病使人問
神君君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宮
後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又置壽宮祠之神君最貴
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聞其言不見其
人言與人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幃帷中
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
飲食所欲言者言行下又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

以禮神君凡神君所言帝使受書名曰書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殊絕者帝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吳孫權時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權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及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陳後主時有神自稱老子游于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甚驗得酒輒醉之經四年乃去

張祚時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其福利祚甚信之

唐玄宗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

唐玄宗天寶八年方士李渾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王鉷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

唐肅宗至德二載三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

遼太祖九年君基太乙神數見

神女杜蘭香降于桂陽張碩家嘗賦以詩二篇嘲之並續蘭香歌詩十篇

宋徽宗宣和四年徽宗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故名艮嶽蔡條謂初名鳳凰山後神降作詩有艮嶽排空霄之句因改名艮嶽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鉏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

陳留老子祠有枯栢至齊時枯栢從下生枝夜有三童子相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綫至主從此去

孫法宗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煑傅之即驗一傅便瘥

糜竺嘗從洛歸朐未達家數十里見一婦人從竺求

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
汝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固請之婦曰不可得
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還
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趙簡子出有人當道避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
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
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
之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射熊與羆皆
死簡子曰事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
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
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
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
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
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
而變服并二國于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
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忽不見

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
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曰若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
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神山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
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口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
王亦黑龍面而烏噣鬢麋髭頫大胸修下而馮左
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
里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
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
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
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秦時有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
君願以一牘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
梓橋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
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
今年祖龍死

秦文公獲陳寶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或曰。恭寶夫人與葉君合也。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樹牛神也。

長鬼

漢武帝東巡海上。公孫卿持節嘗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其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

漢靈帝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等何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

謝弘微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病。無劇。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苻健時。新城有長人見。語百姓張請曰。苻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向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請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于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屐載之下何所不有。張請所見定不虛妄也。赦之。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有神見于御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脣。帝直宿嬪御以下七百人咸見之。

宋元帝神功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

宋明帝太豫元年正月。巨人見太子西池水上。跡長尺餘。

齊隨王高獻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

文鬼

秦望山有飛泉何胤起學舍其間教受有藏法師過訪後法師歸鍾山卒死之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楊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生所常用又于寺內用立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聞昭明太子太子手令褒之

晉稽康嘗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名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晉陸雲常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美丰姿共談老子辭意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許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至此談老殊進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一日忽有客詣瞻談名理甚辯瞻與之言鬼神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便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歲餘病卒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窓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飭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逝去

鬼求人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囑阿轉我樂地母驚寤以白濟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是夜復夢兒曰我來迎新君止于廟下求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來永辭于此矣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于母願重啓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遣尋之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啓侯乃

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亦有齊涕泣曰幾負吾兒乃見孫阿具語其子阿喜得泰山令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而阿果至日中死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遷爲錄事矣

李庥亡後妻改適趙起妻夢庥謂巳曰我薄福托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

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庥曰君似擢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鄒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湛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薶殯薶畢遂夢此人來謝

徐秋夫嘗聞有鬼夜呻聲悽慘秋夫問何須答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炙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鬼訴冤

漢王忳舉茂才爲郿令到官之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

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問亭長姓名答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女子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并其黨數人詰問俱服罪送其喪鄉里於是亭後遂靖

呂光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

之投諸空井曜見夢與光曰臣張披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賍杖狠籍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梁豫章文獻王蕭嶷薨後嘗見形于沈文季曰我未應死皇太子加膏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斷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

府太子薨又嘗見形于第後閤乘腰輿指麾直兵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閤閤直兵倒地乃失手板

鬼報恩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命也及輔氏之役與秦力士杜回戰顆見一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報

漢王忳廣漢人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以一斤營其殯瘞餘金悉置棺下後歸數年縣署忳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得所乘馬忳

爲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忳因說瘞書生事并道形狀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往京不知所往何意卿乃瘞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鬼救人

王僧愔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雖恥不雪未欲身膏草野若精誠有感當得路誓不受辱于人手拔劍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

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巳有陳人踰越江山。佳得歸。

徐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

鬼助戰

北魏顯宗皇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于彭城遣別將以八月致雎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于營外五里忽然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尅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于彭城南獻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巳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

梁時旱甚詔祈蔣神求雨十旬不降帝命載荻欲焚蔣廟並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傘臺中宮殿皆自振動俄忽雨如瀉帝馳詔追停少時還都是時魏軍圍鍾離蔣帝神報刺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大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盡有泥濕

梁蕭猷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巳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焉欲及日破賊俄有數萬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

王僧辯攻郢入羅城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又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僧辯問倍道歸建鄴卽敗賊帥宋子仙等郢州旣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巳助天子討賊自衡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巳殺侯景同夢者千百人

王畯素忠公爲國畯卒後信安王李禕討奚于幽州
戰士咸見畯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歸奏之天子
嗟異遣使祭畯進諸子官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後累官通判邕州
賊陷州死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
從北來呼曰蘇城隍引兵來報怨賊懼而引歸
王伯顏字伯敬霑化人知寧州賊王善執伯敬責
其拒鬪伯顏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也我死當爲
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湧白液如乳暴屍

數日色不變伯顏既死之後将賊都見其引兵出
入明年州有曾林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
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
來以爲僞帥康將急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
官軍賊大敗斬其酋長豐福寧遂平

鬼避正人

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
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
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

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
是遂無患
顧克孝爲督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携家屬
居省其第一爲督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
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忽見人著衣冠從
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合自能開閉居多死亡尚
書周確卒于此省克孝代確卽居之經兩載妖變
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王旦字子明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太理評事

至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累君多不寧旦將
至前夕守吏聞群鬼嘯呼曰相君至矣當避去自
是遂絶
王鼎于乾統六年宰淶水縣憩于庭俄有暴風舉卧
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朝中端
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鬼卜地 卜宅附

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
安爲云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

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地後果累世隆盛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
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汚中其地可葬位極
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
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其所指別山與
周訪訪父死葬焉果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刺史
如其所言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
中有人曰童子何哀葬于桑東封公侯俠以告毋
毋曰神也遂葬之後果貴
遂女里安湟烈哀爲胥焉小庭以毋憂去一日至雅
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
也葬爾毋于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後果遷
官至守太尉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
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
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
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

預稱貴人

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
詣門便辟易相謂曰公在此奈何一吏曰籍當定
乃前拜歆相入並行語曰此兒當與幾歲曰三歲
天明歆去後三歲歆往驗其說此兒果死乃自知
爲公矣
魏舒詣野王主人之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
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問主人所生兒何在曰因
伐桑爲斧所傷而死舒乃自知爲三公矣
范雲嘗與蕭衍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
外曰此中有王者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
歸因是盡心推事
殷仲堪獨游于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
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
感君之惠無以爲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
沒仲堪果得荆州

餫琛晩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
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曰顧吳郡部位尋至應泊
此岸于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
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晩至船人答無顧吳郡
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後顧竟爲吳郡
守

邦逃祖少時單馬出行忽有騎數百見逃祖皆下馬
曰公在此行列而拜逃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
異之未幾被徵將歷顯位

氾隆朱紀遊山見一老父于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
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後二人皆封公

土猛字景略劇人也少時家貧以鬻畚爲業嘗見一
老人欲貴買其畚而無直自言去家不遠可隨我
去取直行不遠忽至深山又見一老父鬚髮皓然
踞牀而坐左右十餘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
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値遣人送之既出
顧視乃嵩高山也

宋石熙載字熙績河南洛陽人微時爲養負米嘗行

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眞人將興子當居
輔弼之位言訖不見

宋王欽若少時過莆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
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至位宰相
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
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
于壇上素修裴度祠于莆田官其裔孫

陶侃嘗入厠見一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
相告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北魏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
時年二十一爲雁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
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于北方
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
視之父老化爲石人

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
刺史王神念以爲百姓所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
嘗坐椽上有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擒得入海
水子春夢見人通名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

所托欽君厚德欲憇于此境子春將記之經二日
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辨牲醑請召安置
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
當以一州相報後果遷青州刺史
蕭遘爲韋保衡所惡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追異不
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悅悟謁白
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
部員外郎

鬼責人

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
周勤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入一逕勤驚問失充
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中之逕遂往求之果見充行
至一府舍侍衞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
曰將亂吾家事必汝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
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厲汝而不改今
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
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
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
汝保嗣死于鍾虡之間大子鑿于金酒之中小子
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
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
營顏色顦顇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後假孫謐死于
鍾下賈后服金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而終
皆如所言
桓溫入朝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
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所言故衆莫之知第見
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
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
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
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

厲鬼

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田見杜伯執
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
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
屨公使人過求不得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

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匿其戶間足見于戶下遂殺之

晉申生死狐突之下國遇之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復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于韓

鄭人殺良霄之歲二月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又有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其後公孫洩及良以撫之乃止

田蚡搆竇嬰灌夫死論棄渭城春蚡得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守笞欲殺之尋死

漢末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見將吏多在吉許時天旱策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原之不爾行誅俄而大雨將士以為吉得原往慶慰策乃殺之是夜更興雲覆之旦失尸所在後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又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撲鏡大叫而死

游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于是遂死

羊聃為廬陵太守剛暴縱恣刑殺多人後有疑簡良等為殺二百餘口誅及嬰孩頃之遇疾見良等為

祟旬日而死

王敦初病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王宏字長文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得罪下獄种遂追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合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袁粲死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攜之潛投粲門生狄靈慶家慶即抱兒出首求賞乳母呼曰天乎

公昔有恩于汝故肙死還殺汝奈何欲殺䢼君以
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族不久死後
靈慶常見兒騎大皃狗戲如常經年餘闕塲忽見
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家噬殺之少時妻子皆
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馳也
王悅之爲侍中撿校御府蕬竊于是衆署共咒詛悅
之病甚見兩烏衣人箠之遂卒
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
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聽上惠明謂綱

紀曰孔季公嘗爲此郡未聞有異遂盛設筵榻接
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
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盧曹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皁脛長丈六尺
以爲二稍送其一於齊神武未幾遭遇疾侗聲聞
于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
姚萇疾病見苻堅爲祟
李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
北齊昭帝既殺陽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道欽鄭

子默等及纂位以天文告變後遣秦王彥歸獄廢
帝于晉陽宮在位二年不豫時有尚書令史姓趙
于鄴忽見文宣帝從楊愔燕子獻西行言相與復
讎而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病篤以
至于崩
郭弘霸按房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
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十餘騎至曰汝
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爛
漢蘇逢吉嘗誘人告後晉相李崧反崧誣服遂族其

家後逢吉權樞密院事夜宿金祥殿東閤謂王處
訥曰昨夜未瞑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非吉事
也及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處
王延翰審知子也其妻崔氏甚妬一歲中害死延翰
之妾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爲祟而卒
趙普病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
曰趙普宋忠臣久病亦有冤累耳
杜杞字偉長知橫州嘗誘殺降者區希範家趕二人
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枉僭叛

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

徐休復字廣祐。濮州人。知明州事。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誣以反。抵法。後至潞州。數月瘍生于腦。既而疾甚。見王延範來。休復但號呼死罪。數日而卒。

雷有鄰。誣陷劉偉至死。得受秘書正字。賜公服靴簪。銀鞍勒馬絹百疋。自是累上秘書。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

李好義守西和。王喜遣其私黨劉國昌毒殺之。既而國昌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惀仆地。疽發而死。

宋武帝有疾。慮人情異同。乃忌建安王仁休。自力乘輿出端門。殺仁休。後疾甚。仁休爲祟。呌曰。司徒少寬我。尋崩。

梁西方鄴。定州滿人也。爲江寧節度使。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誣善達受人金。下獄死。後鄴病。見善達爲祟。

武則天殺王皇后蕭良娣。頻于宮中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以巫祀謝解。東徙蓬萊宮。厲復見。

唐玄宗武惠妃使人譎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李林甫議。林甫答曰。陛下家事。非臣等能宜與。帝意决。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廢爲庶人。賜死。後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

盧玄絓。李林甫害張瑄。後玄事敗。貶盧江長史。它日見瑄。如生平。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更。卒死。

宋大盜李全。嘗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其後敗死亦然。

惡鬼

梁武帝大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兗豫尤甚。莫氏鄰鄰多以絳免他

土教之無驗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使刻木爲其形以獻

唐高宗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二寸其狀怪異

宋孝宗乾道六年西安縣官塘有物雞首人身高丈餘晝見於野

元順帝至元二年四月黃州黃岡縣旱魃見狗頭人身

元順帝至元十四年祥符縣旱魃再見

鬼哭

黃帝命倉頡造字鬼爲夜哭

漢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驚嘆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劉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

劉聰時鬼哭于建始殿又東宮鬼哭

劉聰立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

慕容超時廣固城門鬼夜哭

靳準發掘劉淵劉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

苻堅時鬼夜哭三旬而止

北周靜帝大象二年尉遲迥敗于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于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

隋文帝仁壽中長城之下數聞鬼哭

楊素監營仁壽宮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時聞鬼哭

隋煬帝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于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于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

餘鬼

梁國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誚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眞子迎之丈人援劍而刺之

吳孫峻殺朱主埋于石子岡孫休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着衣

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說同于是開塚衣服如之

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故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方入繇意恨有不忍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尋跡之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形體如生人着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晉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

陶侃以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

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其子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病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爲幽明報應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三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冗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怪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言訖

不見羨之後隨親之縣住在縣內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晉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日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

高昴未死時嘗有鵲巢于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爲周所殺以其首函至置正當鵲巢處瘞後其妻張氏常見昴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

庾詵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大通四年因寢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眾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劉聰子約久已死後忽晝見聰甚惡之謂人曰吾寢疾惙頓恠異特甚往以約死而復生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

秦苻堅將放赦與王猛苻融密議于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于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因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此之謂也

北魏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爲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盧光性崇佛道一日隨武帝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曰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于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後光性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

其精誠守正如此

慕容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老父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兎馳射之馬倒被創乃說所見輩而還尋死

沮渠牧犍時有一老父投書于燉煌城東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又于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

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曹武嘗厚遺梁武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托前後饋遺共計十七萬後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壢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責帝曰卿今為天下主乃忘我顧托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食君所負十七萬可還以市宅帝覺即使主藏送錢還之擢其子為郡守

尒朱兆謀攻洛城河邊有一人嘗夢人謂之曰尒朱家欲渡河令爾作灅波津令為人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導焉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包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

權會曾夜出東門會獨乘一騾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慓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失惠亦不覺墜騾迷悶至明始覺

王虛之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差庭中楊梅隆冬三實又楠樹一冬再實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

至登尚腹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冊經
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
夕舜申暴卒

夏侯夬好酒未亡前二日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在其
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
寶爲官少間必擊予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
郎去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醒流
汗浹于寢具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猶而
心悶死洗浴時視其屍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又

夬在生時與所契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脫
用先亡者于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共
歆饗及夬亡後三日上巳諸相契至靈前共飲時
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貌不異
平昔時執盃酒似若歔酬但無語耳丸宗客雍僧
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從見
欣宗云今日即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共飲僧明
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語如夬生平并
怒家人皆得其罪

寶泰隨齊神武西討于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
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使皆驚其
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
知其必敗

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
移父母遠住紵羅晝採樵夜紡績以供父母俱卒
忽聞空中有云汝至性可重神欲相驅使汝可爲
人治病必得大富女以爲魅魅不從遂得病積時
鄰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使差遂以

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
女以無兄弟守墳墓不肯嫁後爲山賊刼殺縣令
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以聞

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蕩延
之墜牀致損子顏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坐靈上
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
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杜羲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羲固請之童
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愼勿言之忽然不

見至二十年後幾乃言之是日幾卒
梁蕭業在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
故相枕而死郡人唐膺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
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
公沙穆獨宿建城山時暴風震雷戶外有人呼穆者
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聲狀甚怪穆誦
經自若終亦無他妖時人異之
王矩爲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
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
主簿至廣州月餘遂卒
隋上柱國韓擒虎自涼州總管徵還京其鄰母見擒
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
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其
家曰我來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
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
亦足矣因寢疾數日而卒
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
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
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群盜
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
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群
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
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
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進陷諸縣李景詔洪州營屯
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
不復語群盜皆懼遂執遇賢降
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
無不中客將房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唐廢帝聞其
語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于神神傳曰三珠
並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暠
不曉其語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文不能
解也廢帝即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
乏食由此甚懼使暠問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
可無憂廢帝遂反及王思同率諸鎮共圍之又遣
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來兵所以迎王也已而東
兵果降

漢隱帝時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法非臣所知以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入厠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迨醒訊之莫知其然

宋太祖袁皇后死後有洸美人者太祖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主織音殿前過此殿有五間從后崩後嘗閉美人至殿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君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窓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免

宋太平興國中有眞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營忽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駟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營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誌之遂復乘馬凌空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至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引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令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頻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童人善畫竹初舉進士累遷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後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遼聖宗仁德皇后蕭氏爲欽哀皇后所害崩是日有

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

遼世宗大同元年有騎十餘獵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一發而斃忽不見但獲狐與矢是日太宗崩于欒城卽是日也

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安村大風雪夜半若散千百人行聲語笑歌哭雜擾忽遠而獒集陰霾咫尺莫辨明旦雪中有人畜鳥獸蹄跡流血汙染十餘里入山乃絶

遼孩里回鶻人素信浮屠淸寧初從道宗獵墜馬憤而復甦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弘敞有衣絳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示之曰本欲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塹而寤上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金海陵王正隆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皆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

金哀宗正大五年八月御坐上聞若有言者曰不放舍則何索之不見

元順帝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然無知唯妄言禍福而已乃擬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

史異纂卷之十二

古越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物異 一

龍

禹濟江黃龍負舟人皆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此天所以為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于龍焉視龍猶蝘蜓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天降雌雄二龍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其後夏亡傳匵于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啓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裸而譟漦化為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有童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逃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為褒姒幽王見而愛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徐羡之常經行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

宋高宗紹興初朱勝非出刺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巳酉會稽郡西南曉忽大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而後滅吳興諸處並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唐太宗貞觀時汾州見青龍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墜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廣尺長七寸

宋太祖乾德五年夏京師有黑龍見于雲際自西北往東南

金太祖收國元年八月巳卯黄龍見空中

金光宗太定元年有龍來自西黄雲中

金光宗大定十四年八月丁巳上次乣里舌日中白龍見御帳東小諾中須臾雲雷而去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癸酉温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毬

漢建初五年有八黄龍見零陵泉陵湘水中相與戲其二大如馬有角六枚大如駒無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

漢安帝延光四年正月壬午車群言黄龍二麒麟一見漢陽

魏晉時龍凡十見井中石勒時黑龍見鄴井中

張茂時有黄龍見于揟次之嘉泉

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

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

陳廢世龍領大觴詐降欲燒隋軍更決死一戰于是有五龍備家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燒陳軍大敗

唐高宗顯慶二年五月庚寅有五龍見于岐州之皇后泉

唐王處直在定州日有黄龍見于碑樓直以為瑞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直以為己德所致人皆知其不祥處直果被養子都幽廢死

蜀王建時黄龍見嘉陽江

蜀王建武成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

南漢劉巖乾寧八年白龍見南宫三清殿

宋太祖從周世宗征淮南戰于六合有龍自水中向太祖奮躍

宋帝昺時有黄龍見海中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單父縣民王美家龍起井中暴雨雹[illegible]舍三百五十餘

區。大木皆折。

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湖口縣赤龍橫水中。如山。暴風怒濤。覆舟數十艘。

遼太祖神册五年五月。有龍戰于淺泊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于府内。

遼太宗天顯元年七月。次扶餘府城上。見黄龍緣繞。長可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氣蔽天。

金章宗昌明五年丙戌。久雨霽。有龍曳尾于殿前雲間。

金章宗昌明六年八月。有龍起于渾儀鼇趺。臺忽中裂。而損儀仆于臺下。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于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没。次日。見金龍一。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没。郡人竟往觀之。

元順帝至元二十七年七月。益都臨朐縣。有龍見于龍山。巨石重千斤。浮空而起。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六月、丁巳。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龍自井而出。光燄爍人。宫人振懾仆地。又宫牆外長慶寺所掌成宗斡耳孕内大槐樹。有龍纒繞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于蘭陵亭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帝親與群臣共觀之。既而詔書工圖寫。龍潛不見。

吳孫皓天册中。龍乳于長沙民家。啖鷄鶵。

齊武帝永明七年。黄龍見曲江縣黄池中。一宿二日。

北齊後主武平三年。龍見鄴縣井中。其氣五色屬天。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于鄭時門之外。

梁武帝太清元年。梁州水中有龍鬪。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

梁武帝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鬪。湧霧數里。

梁武帝普通五年六月。龍鬪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榮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

雲形自東方歷揚武而來。夜至白龍池。長十丈。
有黑龍乘雲而至。兩雲相薄。乍合乍離。自下至中。
白龍飛去。黑龍墜地。
北周靜帝大象二年二月。榮州有黑龍與赤龍鬬于
汴水之側。黑龍竟死。
唐武宗會昌元年。亳州太清宮有龍鬬。白者勝。黑者
死。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七月。有二龍鬬于南郊城西。
唐文宗太和二年六月丁丑。西北有龍鬬。

唐文宗太和三年。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鬬。
唐憲宗元和三年。杭州有龍鬬于湘江。水溢。壞民廬
舍。
宋孝宗乾道二年七月乙亥。武寧縣龍鬬于復塘村。
大雷雨。二龍奔逸。珠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
連歲水災。
金熙宗皇統九年四月丁丑。有龍鬬于利州榆林河
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飄颺十數里。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六月癸未。溫州有龍鬬于樂清
江中。颶風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八月癸丑。祥符縣西北有青赤
二龍見。如相鬬之勢。良久乃散。
隋文帝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
為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
晉陶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
雷雨。梭化為龍而去。
漢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
長可數十丈。

周武帝建德五年。黑龍墜于亳州而死。
齊後主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腳死
于孔中。
齊和帝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
龍。長餘丈。從西北升天。
梁武帝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人家井中。
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
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
梁武帝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

唐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而上出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滁州有火自空墮于城北門樓有物抱東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煙痕爪路三十六

宋神宗熙寧二年建州民楊繹言元年三月大雷雨所居之西有黃龍見下獲一木如龍而形未具七月大雷雨後有龍飛其下及霽木龍尾翼足皆具歸合舊木宛然一體圖象以進

海獸

宋徽宗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內茶肆中有異物比犬大蹲踞卧榻下細視之身僅長七尺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于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師大水共言龍復仇云

宋高宗紹興八年廣西海壖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如民舍聚衆殺之明年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

死

呂光攻龜茲城夜有一黑物大如斷隄搖動有頭角目光如電及明而雲霧四塞因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霧西北暴雨滅其跡

龜（黿鼉蟹附）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曰我爲江使于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平對以爲龜也勸王求而問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于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色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行而入于端門見于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

而慈昔四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于深淵長于黃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于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于陰陽審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云云元王大悅向日而謝再拜而受也

毛寶在武昌有軍人于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于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晉長沙王義坐產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三尺餘時人以為復國之祥

神龜在江南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于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于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

符堅時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與隕命秦庭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中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半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

宋明帝泰始六年九月巳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鄣太

守楚澗以獻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六眼龜見東陽[illegible]文如爻
卦太守劉勰以獻
齊武帝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illegible]龜一頭
腹下有萬歲字並有卦兆
齊武帝永明八年建城縣昇城三[illegible]龜獻下
有萬齊字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丙[illegible]龜[illegible]會稽[illegible]
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

宋淳化四年十一月萬安州獻六眸龜
宋徽宗政和四年瑞州進六目龜
宋徽宗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霆行河
得兩首龜以為瑞帝命放龜金明池
宋孝宗乾道五年舒州民獻龜駢生二首不能申縮
隋時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
宋順帝昇明三年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
齊武帝永明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illegible]
兌卦

齊武帝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神龜二頭
宋徽宗政和五年傅州進白龜
遼太宗會同三年四月乙丑南唐進白龜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春楚州境上龜大小死者蔽野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二月鑿金明池既掘地有龜
出殆踰萬數
唐德宗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
茂民祠之為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
聚棠樹下為三積留南岸者為一積約有徑寸龜

三繞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
皆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
獻
宋徽宗宣和四年雄州地大震玄武見于州之正寢
有龜大如錢蛇若朱漆筯相逐而行宣武使焚香
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
唐文宗太和三年魏博官內有蟲狀如龜其鳴晝夜
不息
鯀之羽山化為黄熊入于羽淵鼈三足曰熊

唐肅宗上元二年、有鼠聚于揚州城門。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覆野、大食稻爲災。

蝦蟇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群鬪。

唐中宗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宋徽宗政和二年二月戊子、河南府新安縣蝦蟇背生芝草。

魚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瀑溢、射者皆溺死。

宋陶弼在吳中、行山間、有巨鯉、躍水上、竚觀之、旁一父老顧曰、此龍也、行將鬬、君宜去、去百步許、雷大震、雨岸圯木拔。

漢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

漢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

後漢帝熹平二年、東萊北海海水溢、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

宋太宗至道元年十二月、廣州大魚擊海水而出、魚死、長六丈三尺、高二丈。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連出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剜目乃覺、轉鬣而旁艫皆覆、又漁人獲魚長十丈餘、重數千斤、剖之腹藏人、體膚髮如生。

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四月、海鹽縣洋海有巨鰍群鯫從之、聲若謳歌、抵岸堰沙上、猶揚鬣撥刺、其高齊縣門。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毎食輒有小蛇頭上
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飼之後稍長丈餘令有駿馬
蛇遂吸殺之令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
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
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仇此後毎
夜輒聞若雷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
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
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
依止宿毎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
猶見城郭樓櫓依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
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蕭憺爲荊州刺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黄閣
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
遶祠壇俄而雨注歲大稔

陳後主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

慕容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
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長蛇丈餘從樹中而出

梁元帝承聖二年有蛇從屋墮帝帽上忽然便失又

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
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濠龍騰
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

唐中宗神龍八年郎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
兒相沃須臾有蛇大四圍張口仰天人或斫射之
俄而暴雷雨漂溺數千家

唐玄宗天寶中洛陽有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
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決水淹洛陽即以天竺法
呪之數日蛇死

郭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能負者
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署刺史

宋党進朔州馬邑人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忠武軍節
度使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
中進怒烹食之

魯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
數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
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

不見。

瑯琊王鑯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

唐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横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春、宜黃縣大蛇見城治。長二丈。捕送至縱數里外。俄復至。者數次。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四月、恒山净居巖、有蛇長二丈。圍數尺。黑色而方文。震死。山水大至。先是。山氣遇夜。輒昏昧。蛇斃始明。

晉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

陳后主至德二載、三月、有蛇鬬于南陽門之外。一蛇死。一蛇上城。

唐玄宗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下有白蛇與黑蛇鬬。白蛇長六七尺。吞黑蛇至頭。口眼血出。黑蛇長丈餘。頭穿白蛇腹出。俱死。

唐文宗開成元年、宮中有衆蛇相與鬬。

唐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京師朝堂磚下、有大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illegible]相與鬬。[illegible]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

唐昭宗乾寧末、陝州有[illegible]、[illegible]鬬蛇為鼠所傷。

陳后主至德元載八月、郴戍都丈人廟有肉角蛇見。

尒朱新興繼為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群。

太華山上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

宋行都柴架橋旌忠廟。三蛇出沒庭廡。大者盈尺。方鱗金色。首有金錢。過蜀或變化。數百在蕉奔之間。從廟徙而孳亦絕。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十一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繞結。可載數車。

史異纂卷之十三

古趙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物異二

鳳（附雀鵬）

漢宣帝甘露三年二月。鳳凰集新蔡。群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

漢光武建武七年十月。鳳凰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潁川郡。群鳥并從。行列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漢安帝延光三年十月。鳳凰集新豐西界亭。

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為鳳凰。

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鳳。明年改元為五鳳。

晉武帝建元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偶賢亭。雙鵠為引。衆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

晉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鄖鄉之豐城。十二月甲子。又見豐城。衆鳥隨從。

苻堅僭位五年鳳凰集于東闕

劉曜時有鳳凰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
食皆死

北周天和二年七月梁州上言鳳凰集于楓樹群鳥
列侍以萬數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
王顗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
文采五色聲音諸從衆鳥如山雞者隨之數行三
十步頃東南飛去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

所集永昌名里曰鳳凰里

蜀王建時鳳凰見萬歲縣

南漢劉晟應乾二年鳳凰見邕州

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清遠縣廨舍有鳳集合數樹
高六尺衆禽隨之東北去樹下生芝三莖

宋仁宗景德元年五月庚寅午時白州有三鳳自東
來入城中衆禽圍繞至萬歲寺百尺木上身長九
尺高五尺文五色冠如金盃申時北向而去畫圖
以聞

宋神宗熙寧七年六月乙未增城縣鳳凰見

遼天祚四年冬十月己酉鳳凰見于郝陰

漢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色帝
異之賈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
威懷外國神雀仍集此伏遠之徵也已而果然

金章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
臺有大鳥十集于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
赭冠雞項尾濶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
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狀各異

或飛或鬭或步或立靜飲行鳴首皆正向如朝拱
然初自東南來勢似連雲聲似殷雷林木震動牧
者驚惶即舉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
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
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
跡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
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告廟詔中外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庚西慶遠府有異禽雙飛見於
逸昆鄰飛鳥千百隨之蓋鳳凰云其一飛去其一

留止爲億人射死首長尺許毛羽五色有藏之以
獻于師府者久之其色鮮明如生云

大鳥

漢光武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犢子
齊明帝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
身備五采赤色居多
後漢楊震字伯起先葬十餘日有大鳥五色高丈餘
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集震喪前俯仰悲
鳴淚下霑地衆共撫摩抱持終不驚駭葬畢乃飛
去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異色翼廣一
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民
舍亦獲之
唐代宗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鳥肉翅狐首足四
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群鳥隨而噪之
唐德宗貞元十年四月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雜骨數
日獲之不食死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興國縣有大鳥百餘飛至
郡西百朗山山頭狀如人立去而復至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三月丁丑朔萊州招遠縣大
杜里黑風大起有大鳥自南飛至其毛蒼白展翅
如席狀類如鶴俄頃飛去遺下粟黍稻麥黃黑豆
蕎麥于張家屋上約數升許是歲大稔

鶴 一足鳥附

宋太宗雍熙四年十一月知岡州程文慶獻鶴頸毛
如垂纓
遼東野鶴縣本兢縣地在渤海爲鶴山縣丁令威家
此去家千年化爲鶴歸來棲于華表柱以咏壽表
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
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陳後主在東宮時有鳥一足集于殿庭以嘴畫地成
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
向水開

雉

唐僖宗光啓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
首向背而連頸者棲集津倉廩後數日群雉數百

來鬬殺之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襄邑有獵者得雉五足三足皆出背上

唐昭宗天復三年宣州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于戟門

裴安祖隱居高尙常因大熱舍于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

烏

唐德宗貞元四年鄭汴境內烏皆群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又成烏口皆流血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六月群烏巢徐州之蕭縣嗾柴爲城城中有白烏一碧烏一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烏鵲互取其雛各以哺子更相搏擊不能禁

漢章帝元和中三足烏見郡國

齊武帝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巢南安中陶縣庭

北周天和時郡縣累獻三足烏

遼聖宗統和九年八月壬午東京進三足烏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烏兩鵲兩鸜鵒同巢

遼劉伸爲崇義節度使有烏鵲同巢

唐僖宗中和元年三月陳留有烏變爲鵲

唐文宗開成元年閏五月丙戌烏集唐安寺逾月散

齊後主天統三年九月萬春烏集仙都苑

鵲

後漢張顥字智明爲梁相新雨後有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化爲圓石顥乃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唐高祖武德初隋將堯君素守蒲州有鵲巢于砲機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葉縣有鵲巢于車轍中

唐肅宗至德二載三月、安樂將武令珣圍南陽。有鵲巢于砲機。

唐憲宗元和元年、常州鵲巢于平地。

唐文宗開成二年三月、眞興門外鵲巢于古塚。

唐僖宗乾符四年春、盧江縣北鵲巢于地。

唐德宗貞元四年三月、中書省梧桐樹有鵲以泥爲巢。

唐僖宗光啓二年、中條山有鵲焚其巢。三月七月、鵲又焚其巢。

唐僖宗光啓二年、鵲變爲烏。

唐懿宗咸通七年、涇州靈臺百里成、有鵲生鸛至大俱飛去。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韶州鵲哺慈烏。

唐德宗貞元九年春、許州鵲哺烏雛。

唐太宗大曆十三年五月、左羽林軍有鶻鶍乳鵲。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懷州鶺鴒巢內有黃鵲往來哺食。

雞　石雞附

漢元帝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

晉安帝隆安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

北魏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

唐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氏家雞雄雌各二。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雞生角。

宋度宗咸淳五年、常州雞羽生距。

唐宣宗大中八年九月、考城縣民家雄雞化爲雌伏子而雄鳴。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

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

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是雄、但頭冠尚未變。

晉惠帝大安中、周玘家有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瑯琊王道子家。青雌鷄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
晉元帝永昌元年、正月、明州雌雞化爲雄。
晉元帝永昌元年、八月。松州雌雞化爲雄。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
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冀州雌雞化爲雄。
唐睿宗文明後、天下屢奏雌雞化爲雄。或半化者。
宋寧宗慶元時。婺源縣張村民家。雌雞化爲雄。烹之。形冠距而腹卵孕。

漢孝武時、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
唐中宗景龍二年、春、滑州匡城縣。民家雞有三足。
宋高宗紹興初。松陽縣民家、雞生三足。又有雞伏卵。毛生殼外。
宋寧宗慶元時、婺源縣、張村、洪氏家、雄雞伏子。中一雛三足。
魏宣武帝正始元年、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

唐文宗太和元年、司州上言、河內民席衆家鷄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皆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
宋高宗紹興初、陳州民家、雞忽能人言。
宋寧宗慶元三年、饒州軍營雞卵出蛇。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龍泉縣人家。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雌。能雄鳴。又能雌伏。
太白山西有陳倉山。上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鷄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

燕

漢景帝時。臨江王榮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
漢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
魏文帝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燕生鉅鷇于衛國滑桃里李蓋家。形如鷹。吻似燕。
慕容儁時、燕巢于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

毛

（雀）

楊寶年九歲時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于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惟食黃花百餘日羽毛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實感于心以白玉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位登三事當如此矣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鸇

慕容盛時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改園爲白雀園

唐高宗永徽五年七月辛巳萬年宮有鳥如雀生子大如鳲鳩

宋孝宗乾道六年邵武軍泰寧縣有雀鳴立死于瑞寧佛剎香爐先是紹興初是邑亦有雀立死于丹霞佛剎香爐

金熙宗天會十五年七月辛巳有司進四足雀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鬭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

呂隆時有群雀鬭于太廟死者數萬

宋真宗太中祥符元年晉昇州見黃雀群飛蔽日有從空墜者

崔信明生五月五日日中有異雀集庭樹太史令員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爲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其以文顯

（鷁）

魯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𪁺）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𪁺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群鳥𪁺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有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𪁺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

（雉）

唐高宗調露元年鳴鷂群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北悉墜地視之皆無有頭

（衆鳥）

南宋龍驤將軍朱脩之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一鳥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噉肉盡餘骨存

陳後主時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拂膺曰柰何柰何

蜀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餘

楪榆有吊鳥山縣西北八十里有阜山衆鳥千百群共會鳴呼啁唽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乃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吊特悲其方人夜燃火伺取無嗉不食者爲義鳥也俗言鳳凰死于此故衆鳥來吊

宋高宗建炎七年鳥鳴僞齊于劉豫後苑又群鳥鳴于內庭如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鳥者予錢五千是歲僞齊亡

妖鳥

梁武帝太同元年有鳥止于後園其色赤形似鵰而有九頭

宋理宗女封周漢國公主主病時有鳥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擣衣石上是夕薨

宋高宗建炎二十七年饒州番陽縣有妖鳥鼠身雞尾長喙方足赤目懸于民屋數日彈矢不能中

慕容儁時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

唐宣宗太中七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水禽山鳥無不馴狎有如八面鵝毛翳瓜觜者其聲曰甘人取之甘棠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有異鳥色青類鳩鵲見于宋州郊外所止之處群鳥翼衛朝夕嘀稻粱以哺之睢陽人適野聚觀者旬日

唐懿宗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

後晉安重榮時饒陽令劉偃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

鳥集

宋琪字俶玉幽州薊人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及罷相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至罷相人以爲先兆云

宋高宗建炎三年、高宗在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翠羽。飛鳴行殿三匝再止于宰臣汪伯彥朝冠。

鵠

石虎時揚州送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勅命從之于玄武池

鷹

唐僖宗光啓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爲鵝。而弗能遊。

鸂鶒

宋寧宗慶元二年春。池州銅陵縣。鸂鶒雉化爲

鴞

元寮罕初名益德。嘗行困。卸靴藉草而寢。鴞鳴其旁。心惡之。卸靴擊鴞。有蛇自靴中墜。

鵝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

史異纂卷之十四

古越靈臺傅燮[illegible]輯異纂

物異三

麟

漢武帝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白鹿麒麟見陽翟。

漢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

利鹿孤二年。麒麟遊于根苑。

呂光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

元順帝至正九年、三月、陝州麒麟生。不乳而死。

蜀王建武成元年、十月、麟見壁州。二年、六月、麟見文州。三年、正月、麟見永泰。

騶虞

宋順帝昇明二年[illegible]安東縣。五界山。獅子頭。虎身。龍腳。

蜀王建武成年、七月、騶虞見武定。

蜀王建武成三年、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

虎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

魏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卧于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姚平白鹿盡渡河北。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見南瑯琊半陽山。二虎隨從。太守王僧達以聞。

馬

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

襄陽縣西山中有一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盧遷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滇池縣。舊有河水周廻二百餘里。泰元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于河中。去岸百步。民董聰見之。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于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漢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

晉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

陳宣帝太建五年、三月、西衡州獻馬生角。

北魏文帝興光元年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

北齊文宣帝天保中。廣宗有馬、間生兩耳。角如羊尾。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

隋恭帝義寧二年、五月、戊申、有馬生角。長二寸。未有肉。

唐高祖武德三年、十月、王世充偽左僕射韋霽家馬生角。當項。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

唐德宗建中四年、滑州馬生角。

唐文宗開成元年、六月、揚州民明齊家馬生角、長一
寸三分。
唐僖宗中和元年、二月、蘇州嘉興馬生角。
唐懿宗咸通三年、郴州馬生角。
宋徽宗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生距。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漢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
胡著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也。
晉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
唐僖宗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
唐僖宗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晉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
項前別生、而死。
唐睿宗文明初、新豐有馬生駒、二首同項、各有口鼻、
劉曜時、武功有馬生牛。
宋太宗雍熙四年、鄜州直羅縣民高英家馬生、前兩
足如牛。

唐武宗會昌元年、四月、桂州有馬生駒、三足。能隨群
于牧。
唐時咸陽馬生石、大如升、上徵有綠毛。
宋太宗雍熙二年、虔州吏李祚家馬生駒、足有距。一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靈州獻官馬駒、足有二距。
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
漢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太
守以聞。
北魏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送馬駒、肉尾。
長一尺、髮處不生毛。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兩肋各十六。
肉尾無毛。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鬉鱗
臆、嘶不類馬、日行五百里。
唐昭宗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肘膝皆有鬣、長五寸
許、蹄大如七寸甌。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大明監馬生駒、赤色。
肉尾無鬉。

晉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
直走入於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
唐文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珠一、以獻。
宋太宗端拱二年、夏州民程眞家馬生二駒。
晉武帝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
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
股脚、闔内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

牛

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獻五足牛。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
漢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
晉愍帝建武元年、曲阿門牛生犢、一體兩足。
晉成帝咸和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産犢、兩頭八足、
二尾共身。
晉文帝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産犢、兩頭八足、
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
頭。

北魏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群牛生犢、
一頭二面三耳三口三目。
後齊帝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
隋煬帝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上各生一蹄。
唐高宗調露元年、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
者、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者、又武太后從子
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唐德宗貞元四年、二月、郊牛生犢六足。
唐代宗大曆八年、武功櫟陽民生牛犢二首。
唐懿宗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仁和縣艮渚、有牛生二首、七日
而死。又餘杭縣、有犢二首。
元順帝至大十六年、益都樂安縣、朱五十家、牛生特、
犢兩頭四耳三尾、其色黃、生即死。
元順帝至正十年、秋、襄陽車城民家牛生犢、五足、前
三後二。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壽汴梁祥符縣、牛生犢雙首、
不及二日而死。二十八年、東昌聊城縣鎭武家牛

生黃犢。六足。前二後四。

宋太宗乾德三年。眉民王進宗牛生二犢。終宋之世。生二犢者甚衆。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

宋眞宗景德三年。魏成縣民閻明、彭州濛陽縣郭琮牛俱生三犢。

宋太宗乾德九年七月。知乾州衛昇獻三角牛。

宋孝武帝太明三年。廣州刺史費淹獻三角牛。

宋徽宗政和五年七月。武安軍言郡縣民范濟家牛生麒麟。

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陝州言牛生麒麟。

宋徽宗宣和二年十月。歙縣民鮑珙家。三年五月。梁縣邢喜家。俱牛生麒麟。

宋徽宗宣和三年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宋寧宗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角。麟身。肉尾。農以爲不祥殺之。殆麟也。又同縣萬山家牛生犢人首。

金熙宗皇統五年閏十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

元順帝至大四年。大同宣寧縣民威的家牛生一犢。其質有鱗無毛。其色靑黃。類若麟者。以其鞹上之。

元成宗大德九年二月。大同平地縣迭兒的斤家牛生麒麟而死。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九月。湖州長興縣民王俊家牛生一獸。麟身牛尾。口目皆赤。墮地即大鳴。母不乳之。具圖以上。不知何獸。

元順帝至正九年三月。陳州楊家庄上牛生黃犢。火光滿室。麻頂綠角。蹄生鱗毛。不合乳。二日而死。

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夏。渝州江陽有水牛生犢。二日死。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方亂。乘我欲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卦者卜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于是盖州殘亂。騁亦族滅。

唐僖宗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唐僖宗光啓二年、延州膚施有牛死復生、
宋文帝元嘉一十九年、晉陵送牛角生右脇、長八尺。

(羊)

隋時潞洲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
唐武后義寧二年三月、太原獻羖羊、無頭而不死。
唐武宗會昌二年春、代州崞縣羊生二首、連頸四尾。
宋寧宗嘉定九年、信州玉山縣羊生騈首。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廄羊生無後足。
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五月、尊骨律鎮上言、羊一頭、六足、兩尾。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牝三耳八足。
唐寧宗開元二年正月、原州獻肉角羊。三月、富平縣有肉角羊。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
唐懿宗咸通三年夏、平陶民家羊生羔、加猶。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悦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鬭而墜、悦獲其一、數旬失所在。
唐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傾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
南漢劉鋹大寶四年、苑中羊吐珠。

(犬)

隋陽帝大業元年、雁門百姓閣犬多去其主、群聚于野、形頓變如狼、而噬嗌行人、數年而止。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墜于地、即變爲狗、狀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乃殺然有聲、隨箭没。
唐武后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
漢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唐武宗會昌二年、定州深澤令家狗生角。
唐宣宗大中初、狗生角。
後周帝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
張彪家有一犬、名曰黃蒼。及彪遇害時、黃蒼號叫彪

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及彪葬墳塚既畢黃耆
又俯伏塚間號叫不肯離其妻楊氏文帝欲納之
亦終始不屈其妻犬皆爲持所重
宋太宗有畜犬甚馴嘗在乘輿左右及太宗崩號
不食因送永熙陵寢
漢桓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建家犬生三子皆無
頭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無首當頂有孔如
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漢昌邑王賀爲王時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
狗有限而犬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
有兩三頭皆向前亂吠
魏侍中應璩在值廬欻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明
卒
北魏太和三年三月齊州獻五色狗其色如畫
劉淵時有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

唐德宗貞元七年趙州栢鄉民李崇貞家黃犬乳犢
宋寧宗慶元元年撫州有犬若人坐于郡守之坐
遼穆宗應曆十八年六月甲戌捷烈于鷹窠中得兔
犬來進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
色如火群吠逼野
漢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犬與彘交
漢成帝鴻嘉中狗與彘交
晉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

劉聰時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
隸御史門
馮跋時其尚書令孫護家犬與豕交
李期時宮中犬豕交
劉聰時有犬冠武冠帶綬又有犬豕著進賢冠升聰
坐與犬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
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
晉元帝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

子聾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獸

晉元帝大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拆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

晉安帝隆安初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拆有二犬子皆白色取而養之皆死

宋孝武帝孝建初顏竣為左衛于省內聞犬子聲在地中掘之得烏犬子養久之自死

晉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偽號于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後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子女交

晉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

漢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至六月乃止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啣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啣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豕

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日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日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主人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陁法於人塲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

唐德宗貞元四年宣州大雨震雷有物墜地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斑蛇食之頃雲合不復見

晉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而兩頭而不活周馥

取而觀之。

晉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

晉南渡後。有豕生子。三頭。八足。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京都民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

唐太宗貞觀四年。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手。四足。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爲二。

唐德宗貞元四年二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手。四足。

唐憲宗元和八年。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爲二。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保德州民家豕生豚。一首。二身。八蹄。四尾。

元順帝至正三年秋。建寧浦城縣民家豕生豚。二尾。八足。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民家豭豕產兩子。皆人面。如野人狀。其身猶豕。

北魏孝明帝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猪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

唐僖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髮。

劉曜時。武功豕生犬。

宋孝宗乾道六年。南雍州民家豕生數豚。首各具他獸形。有類人者。

宋寧宗慶元初。樂平縣民家豕生數豚。首各具他獸形。更具各獸蹄。

宋寧宗慶元三年四月。餘姚縣民家豕生八豚。其二爲鹿。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鎮江民家。豕生豚。如象形。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

唐懿宗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圂舞。多將鄰里群豕而行。復自相噬嚙。

鹿　諸角獸附

晉成帝咸和元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光于南

郗遵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追尋光二百餘
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

豫章郡空亭常中夜殺人謝鯤往宿焉將曉有黃衣
呼鯤字命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于牕中度手牽
之腳斷乃鹿足也尋獲一血鹿此後無復妖怪

魏太祖登國六年十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

隋文帝開皇四年辛卯瀛州獲獸似麋一角同蹄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麞

北周保定二年湖州上言見二鹿從三角獸而行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illegible]閒王
顒以獻

齊成帝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鸞
共色

宋太祖雍熙元年十月癸巳嵐州獻兕獸一角

宋太宗雍熙二年九月己亥均州獻獸一角

狐貍

樂廣居河南官舍外戶忽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
顧見牆有穴使人掘牆得貍而殺之其怪亦絕

北魏時京師狐魅截人髮

齊後主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腳跡又擁
土為城雉之狀時人怪而咒之乃狐媚所為漸流
至并州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鄱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內方晝
有狸鬬于櫚上墮而獲之

隋仁壽元年暎盧昌縣爲乘狐擧相傳有狐于叢淵
雙鶴五枝栖于上承飛仙故云

唐中宗神龍中有群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
無故壞

宋徽宗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嶽直入殿中據御榻
而坐詔毀狐王廟

宋孝宗淳熙二年江州馬當山群狐掠人

金哀宗天興初荊王守純府夜分屋間群狐號鳴秉
燭逐捕則失所在

猫

宋徽宗宣和二十二年劉彭老家猫產數子皆三足

宋寧宗慶元元年六月鄱陽縣民家一猫帶數十鼠

行止食皆同毋子相哺者民殺猫而鼠舐其血

宋光宗紹熙元年、三月臨安府民家猫生子一有八足二尾

奇獸 附麟 豸 角端

黃帝時、巡狩至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于民為時除害、

漢宣帝時、九真郡獻奇獸駒形麟色有角

晉武帝太康九年、荊州獻兩足獲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踢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鬭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

宋泰始末、武進蕭道成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唐高宗永徽四年宋州人蔡道基舍傍有獸高丈餘頭類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

宋仁宗嘉佑三年、六月、交趾貢異獸二初本國稱為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

金熙宗皇統三年、庚辰、太原路進獬豸並瑞麥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鬭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觸不正者

元太祖伐西域至東印度駐鐵門關見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曰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崑崙山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腹無五臟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

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

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玃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

傲狠。一名難訓。
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
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
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

兎

元順帝至正十年、彰德境內狼俱為害。夜變人形。入
人家哭。就人懷抱中取小兒食之。
唐時嵐勝州兎害稼。千萬為群。食苗盡。兎亦不復見。

鼠

宋孝宗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泰楚高郵。鼠食禾既。
歲大饑。時江陵府廓外。群鼠多至塞路。其色黑白
青黃各異。為車馬所踐死者。不可勝計。踰三月乃
息。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眞陽三縣。鼠食稼。千
萬為群。時廣東久旱。凡羽鳥皆化為鼠。有獲鼠于
田者。腹猶蛇文。漁者夜設網。旦視皆鼠。自夏徂秋
為患。數月方息。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五月、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

其總骨祠而視之。鼠悉赴水死。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湖廣群鼠數十萬。越洞庭湖。望
四川而去。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八月、龍陽延安寧安等處。野鼠
食稼。初由鶉卵化生。既成。先牡生日滋。百畝之田
一夕俱盡。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
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
不休。一日一夜死。

漢廣陵王宮中有鼠。晝立舞王后宮中。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
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
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
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
應。我復何道。言絶。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
常鼠。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

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皆
有乾鼠矢數十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銜
蒿芻巢樹上
王孝傑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頻伏皆謂鼠坎精此
蕃象也自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陳後主禎明二年四月群鼠無數自蔡州岸入石頭
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密營

中鼠一夕渡水盡去
唐中宗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猫鼠同處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于兵家
得猫鼠同乳以獻
唐高宗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第有大鼠見于庭月餘
出入無常後忽然死重可六七斤
唐高宗弘道初梁州倉大鼠長二尺餘爲猫所嚙數
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
皆去

晉時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庳脚六距象廐
前尾上皆白爪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曰此驢鼠
亦謂之鼯鼠
慕雍熙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
集于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
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震裂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
變成鯉魚

蠶

北魏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張壽萬表建興護澤
縣民賈日成以去年四月中養蠶有繭綱成幕中
有卷物似絹帶長四尺廣三寸薄上復得黃繭二
狀加履形
宋神宗元祐七年五月北海縣蠶自織成絹成領帶
宋哲宗元符元年深澤縣野蠶成繭織紬成萬匹
宋仁宗景祐四年三月滑州暨河縣民黃慶家蠶自
織成被長二丈五尺濶四尺

蟻

漢元帝時白蛾群飛蔽日

北魏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

東西魏構兵時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鬬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所在有蟻鬬多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

唐文宗開成元年京師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者

蝗

石勒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而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飛彌亘草木唯不食三荳

劉聰時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于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貝州蝗有白鳥數千萬群飛食之一夕而盡

宋英宗治平二年汴梁祥符縣蝗有群鶖食之既而復吐積如丘垤

元仁宗皇慶四年五月洛陽縣有蝗五畝群烏盡食之越數日蝗又集又食之

元成宗大德三年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為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五月洛陽縣有蝗五畝群烏盡食之越數日又集烏又食之

螾（蚓附）

皇帝時有大螾如羊又土螾見螾土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

蠅

唐文宗太和九年鄭注籠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

蟊

元文宗至順二年二月晉冀深蠡等州及鄆城延津二縣蟊夜食桑盡匿土中人莫捕之

肉

堯時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

劉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卵

宋太祖建隆三年、南唐李景獻鳳卵。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庚子、都水進異卵。

史異纂卷之十五

古趙靈壽傅燮詷去異纂

物異 四

木

漢廣陵厲王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栢。

晉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楊樹生松。

張天錫時、柳化爲松。

齊武帝永明六年、后于園栢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爲石。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

唐武后長壽二年十月、萬象神宮櫃杉皆變爲栢。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蓬州枯楊生李枝。有實。

唐高宗顯慶四年八月、有毛桃樹生李。

唐穆宗長慶三年、成都栗樹結實。食之如李。

唐文宗大和三年、成都李樹生木瓜。空中不實。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實變爲木瓜。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晉州慶唐觀古栢中別生槐。長丈餘。

宋神宗熙寧元年、三月、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化。龍腦。價爲賤。至京師一兩纔錢一千四百。

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絳谷縣松栢同本異幹。

宋徽宗大觀二年、十一月、乙巳、襲丘縣檜生花蓴如蓮實。

宋理宗淳祐九年、祠山廟戟門前桂樹上花一簇。十

有四莖。莖間五葉。狀如紅梅、

宋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禾蕈樹生李實。禾蕈樹者民間呼爲胡頹樹。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三月、楊州桑生瓜。櫻桃生茄。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建德縣定林寺、桑生李實。栗生桃實。

遼太宗會同六年、十一月、巳未、武定軍奏松生棗。

元順帝至元十二年、五月、汴梁祥符縣椿樹結實如木瓜。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七月、彰德縣。李樹結實如小黃瓜。民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

王方翼常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操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晉元帝建武初、始安王遵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

廟垣。截梁木出如淚。

唐玄宗天寶三載、少陵原、楊愼矜父墓。封域內。草木。皆流血。愼矜令浮屠史敬思禳之。退朝。裸而桎梏于叢棘間。如是數旬。而血流不止。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

宋宣宗慶元元年、夏、建昌軍民居木柱有聲如牛鳴者。三日。乃止。

晉武帝咸康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

出焉。
永明帝大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瑯琊臨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内室。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汴梁祥符縣邑中樹木。一夕皆有濕泥塗之。
漢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柱飛去。武皇帝使來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記其年月。因名焉。
宋仁宗慶暦六年九月甲辰登州言有巨木三千餘

浮海而出。
周時亳大戊祥桑穀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永康元年五月甲子桑又生于西廂。
元順帝至統十四年、殿上一棘。踰夜高二尺許。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亳州眞源縣有李樹植已十四年。其長尺有八寸。至是枝忽上聳有六尺。周廻如蓋九尺餘。

齊武帝永明九年、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伐架屋宇。伐以爲薪剖樹木裡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宋太祖乾德五年十月、合州漢陽縣、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天運宋。
宋太宗至道六年、修昭慶宮有木斷之。文如點漆貫徹上下。體皆梵書。
宋太宗至道七年七月、彭明縣。崇仙觀柱有文如道士形。及北斗七星像。

宋太宗至道七年、撫州修天慶觀解木。有文如黒書雲氣。縧紐人物衣冠之狀
宋太宗至道七年十一月、襄州民劉氏家。木有文。如魚龍鳳鶴之狀。
宋仁宗慶暦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宋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汴州進桐板文曰天下太平。
宋神宗煕寧十年八月乙巳惠州柚木有文曰王帝萬年天下太平。

宋徽宗宣和二年、四月、永州民劉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

宋徽宗政和三年、十月、武義縣木根。有萬宋年歲四字。

宋高宗紹興八年、夏四月、虔州民、折屋。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敝屋。析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大平。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析薪中。有木字曰。

紹興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興猶未改元其後果至五年。

宋孝宗德祐二年、三月、寶應縣民析薪中。有天下大趙。四字。獻之。

宋薛弼奏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金宣宗興定四年、華州渭南縣民裴德寧家。伐樹。破其中。有赤色大字表裏。脗合。

元成宗元貞元年大平路蕪湖縣。進榆木。文曰天下太平年。

元順帝至正元年、夏四月、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

元順帝至正三年、夏上郡大都。桑果葉。皆有黃色龍文。

漢武帝建元元年。朱爵。新華表柱生枝葉。

漢武帝建元四年。巴州城西。鼓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漢元帝建始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復立。其故處。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漢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

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色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銅樂縣枯木斷折忽然自立相屬

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而起生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

晉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死栗樹是日忽生

侯景爲尚書呂季略說景斫伐宣太后廟四周柏樹斫十餘株再宿悉拼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

唐高祖武德九年三月順天門樓東柱已傾毀而自起

宋理宗景定四年五月城都太祖廟側大木仆忽起立生三芽

南宋孝宗隆興初漢陽軍有插柳枝于石罅者本無根石無土而秀茂成陰歲有華實先是郡獄誣服孝婦殺姑當刑祝誓上花以自明行刑者如其言而生

漢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

宋明帝泰豫元年京師祇洹寺皂莢樹枯死昇明末忽更生花葉

隋文帝仁壽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皆二尺

隋文帝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

隋文帝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花葉復生

唐高祖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

唐睿宗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柿樹自天壽中枯死至是復生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榮

唐代宗大曆元年晉州神山縣慶唐觀枯檜復生

唐德宗興元中中書省枯柳復榮
唐僖宗廣明二年春眉州有檀樹已枯倒一夕復生
宋真宗祥符六年十月亳州太淸枯檜再生
宋神宗元豐六年五月衛眞縣洞霄宮枯槐生枝葉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二月辛丑元氏縣民王買屋柱槐木再生枝葉高四十餘尺
宋徽宗政和六年海州枯木生枝
宋徽宗大觀元年三月湟州櫚木生葉
呂謂爲中書時省中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

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嘉興儒學閽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華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吳江分湖里蝦工一柳樹樁以安鐵礎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莖如蕫
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樹如人頭眉目須皆具亡髮耳
漢靈帝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野人狀頭目鬢鬚髮備矣
漢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頿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
後齊孝昭帝淸河二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剝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

後齊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
劉曜時陝城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枝遂成大樹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橘木及柿木連理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
漢靈帝熹平五年十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

宋寧宗嘉定六年五月己巳。嚴州淳安遂安桐廬三縣大木自拔。

金崔立纂弒恣淫暴虐大逆。伯淵梟其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及軍士以屍掛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以有靈亦厭其所為汚已。

果

漢武帝建元中。李子生毛。

漢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蔕。

晉武帝太始二年六月壬申。嘉奈一蔕十實生酒泉。

晉成帝咸和六年。鎮西將軍庾亮獻嘉橘一蔕十二實。

宋徐承珪萊州掖人。所居崇善抑羅俗里。出連理瓜匏。異蔓同實。州以聞。

竹

晉安帝元興三年。荊江二界生竹實如麥。

宋徽宗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斛。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侯官縣有竹實如米。饑民採食。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處州山谷中小竹結實如小麥。饑民採食之。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象山縣竹穗生實。如小米。可食。

宋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癸酉。越州承天寺竹一竿七枝。幹相似。其葉圓細。生花結實。

金東海郡侯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開白花。如鷺鷥藤。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龍水縣華嚴寺舊栽竹為筒引水。忽生枝葉。長二丈許。

宋高宗建炎二十一年。番陽縣石門民家籬竹上生重萼牡丹。

芝

梁簡文帝大寶初。臨川郡人李嘉徽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唐高祖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唐顯宗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服坐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月真定府行宮殿梁生芝如荷花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復州獻芝草類神仙佛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辛未以東封遣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祭文宣廟于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色及人戴冠冕之狀

宋真宗祥符三年十一月安鄉縣謝山獲芝草二十二本其七狀如珊瑚又無錫縣民曹詵家食案生芝赤黃有光長尺許

元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富陽覆船山產芝一本五幹高五尺幹皆兩岐相倚附瓌琦如珊瑚枝其高者結為蓋如慶雲

金哀宗天興初荆王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斫去復生者再

草 米附

黃帝時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

帝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草

唐高祖時上黨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

齊東昏侯永元中黃文濟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于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尺厚二分又有蕒菜生於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遂以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晉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楊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

唐中宗景隆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隆廣尺餘厚二分

漢靈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孤縣界、西及城陲、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亦有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

唐僖宗光啓元年、七月、河中、解、永樂、生草、葉自相樛結、如旌旗之狀、時人以爲旗子草。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謡云、葦生旗幟、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黍自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花、結子如麥、可食。

唐宣宗大中六年、癬陵高郵民、于官河中漉得異米、號聖米。

(花)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五六日而萎落。

蕭繹將僭號、內寢柏殿、穢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

唐孝宗淳熙中、興化軍仙遊縣、九巫山古木、木生華、臭如蘭。

宋高宗建炎二十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元順帝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敝帚開花。

(像)

周武帝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

宋神宗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動、夏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其像于江中。

宋太祖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知州宋偓以聞。

宋太祖乾德六年、五月、簡州普通縣毗盧佛像自動。

石虎造大武殿初成。圖書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一日忽皆變爲野人狀。旬餘頭縮入肩中。惟
留冠項髮。
唐懿宗咸通五年、十月、貞陵隧道摧陷。神策軍。有浮
居像。懿宗常跪禮之。像没地四尺。
符堅時。金像生毛。
北魏孝莊帝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
長尺餘。一頤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黒毛一。
唐穆宗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

生。
唐文宗甘露時、建章未央長樂宮。鐘簴銅人。皆生毛。
長一寸所。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人。承露槃折。
聲聞數十里。金人泣。於是因留霸城。
魏永安普泰永熈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
唐大宗大曆十三年。太僕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黒汗。
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唐武后長安中。東都天宫寺。泥像皆流汗霡霂。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光
有損壞。心欲治補。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
宋仁宗天聖元年三月。丙辰。涪陵縣相思寺。夜有光
出阿育王塔之舊址。發之得金銅像三百二十七。
宋高宗紹興二年二月。温州戒福寺、銅佛像項珠。自
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
宋高宗紹興二年宜州有鐵佛像。高丈餘。自動。迭前
迭卻。若偃而就人者。數日。
梁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寺。重雲殿游仙化生

皆震動。三日乃止。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正月、送石辟邪二。于建陵。左雙
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
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
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舍利

梁武帝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
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
于鉢内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

珠

齊武帝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

珪 玉器附

魯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珪湛于河、幾以獲神助。甲戌、津人得之河上。周大夫陰不佞將賣之、則化為石。

慕容儁時、常山大樹自損、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氣、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雕鏤。

晉新蔡王騰發并州至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因上表獻之。

璽 印附

孫堅從桂陽入洛、討董卓、軍于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傳國璽。

齊武帝永明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民家于圃所屋間見有日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鑿瓦作屋、又與屋間見有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

齊武帝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于石頭北麻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印一鈕、方七寸、文曰明立君。

齊武帝永明二年十一月、北魏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昌。

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拚拔、隨復更生。夜中每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傳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有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鳥之

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日旱疲平推尋其理蓋
神靈之應用也
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處得白玉方一
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
酉小衰困器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
宋哲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自言于
河南鄉劉頁村掘地得之有光照室四年上之詔
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元符元年翰林學士承旨
蔡京及講議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

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
五盤間有小竅用以貫組

玉鼎

晉成帝元康八年九月廬州舂穀縣留珪夜見門內
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圍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
獻

金 銀附

漢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
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自應順至
應瑒七世通顯
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言蘆荻衝
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陶得碎金
四百七兩有奇
淸河康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粟
晉穆帝永和元年三月廬江太守路永上言于春穀
城北見水岸邊有紫赤光取得金狀如印
劉敬躬在田間得一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
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請多驗

石虎時鄴鳳陽門上金鳳凰二頭飛入漳河
湯初有銀自山溢
宋太宗至道二年二月桂陽監銕銀自湧成山峰狀

鼎

禹貢金九牧鑄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歷殷至
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相九鼎然一飛入泗水
餘八入于秦中
周威烈王時九鼎震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雎后土營旁見地如

鈎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
無姦詐乃以禮祀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曣溫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唐玄宗天寶五年宰臣李適之常列鼎具膳羞中夜
鼎出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章山石側自開出神
鼎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鐘)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七月漢中固縣水涯有聲如雷
既而岸崩出銅鐘十二枚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蜑民因見所住巖
間常留雲氣有聲响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
者四月二十七日去巖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獲
古鐘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蜑人以為神物祠之
齊武帝永明四年四月東昌縣山自比歲以來恒發
異響去二月十五日有巖褫落縣民方元太往視
于巖下得古鐘一枚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
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鐘三鳴
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殿門數步
宋真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鐘自鳴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
唐肅宗乾元二年七月晝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錢)

晉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池得兩大船
滿中錢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
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
其狀悉有錢處
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
飛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丁巳兗州乾封縣民王
用田中有童兒拉土得小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
石罅因發石有湧泉二十四眼極甘美又枯石河
復有湧泉二十五眼及一眼出增阜之上倍宿勢
加倍又別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

而小味甚甘。及古今錢百餘、封禪經度置使王欽若貯水馳驛以獻。分賜近臣、設欄格謹護之。六月詔建亭以靈波爲額

唐袁象先生平所積財產數十萬、即舍四千餘間。其卒也、盡以與子正辭。後正辭亦積錢滿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正辭曰、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益以錢、聲必止。

宋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被詔以爲益王生辰使、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

仆。人皆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

鏡

宋孝宗淳熙二年正月、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照克水底、與日爭輝。病熱者對之、心骨生寒。後爲雷震而碎。

宋孝宗淳熙九年、德興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銅印

宋高宗建炎元年、南京留守朱勝非夜防城、見南門外火光燭地、掘得銅印、有文曰朱勝私印。

銅馬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鄂縣出銅馬、高三尺、制作精好、每風雨夜輒嘶。

鐵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二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

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後晉安重榮在鎮州、城門鐵旛人無故頭自落。

門牡

漢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飛。函谷關次門牡亦自飛。

晉孝元帝承聖二年正月、江夏宮南門鑰牡飛。

劉聰時、平陽西明門牡自亡。

屩

晉元康末至大安間、江淮之間、有敗屩自聚于道、多

者或至四五十量于路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或云有狸物之

筆

唐中宗神龍中御史大夫李承嘉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史異纂卷之十六

古趙靈壽傅燮詷夫異纂

雜異

火災 火光附

晉安帝元興十年王弘爲吳郡守晝衰聽事見天上有一物下狀如信幡逕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

宋太宗雍熙元年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初夕陰雲雷震火起月華門翌日辰時方止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甲寅大都大聖壽萬安寺災是日未時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東鰲魚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唯東西二影堂神主及寶玩器物得免餘皆焚燬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墜於城北有物如龍

金太祖收國元年師次江寧州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太祖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果大敗遼兵

金圍遼之西京糧盡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乃立重賞以勵志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乃竟克之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三月彰德路西南有火自天而下如在城外覓之無有

漢桓帝延熹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董卓與邊章韓遂戰夜有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皆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大破之

庾亮鎮武昌時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唐玄宗天寶十二年李林甫第東北隅每夜火光起或有如小兒持光出入者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累世墳墓俱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

金東海郡侯大安二年九月中都大悲閣東渠內火自出逾旬乃滅閣南剎竿下石罅中火自出近之即滅俄復出如是者旬中都火燬民居

金大安二年十一月京師民周修武宅前渠內火出高二丈焚其橋板又旬日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夜煨爇二三十處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中出大如斛流行轉展人皆驚避踰時而滅

竟陵王劉誕嘗夜中閑坐有赤光照室如火見者莫不驚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眠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又循行廣城有人於輿前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道佛苦陳勸得止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祠之
所。未至數里。野火欲起。燒像碎如小塊。
元定宗三年、戊申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
遼太祖神冊二年、六月、圍州、乙巳、望城中有氣如烟
火狀。上曰。未可攻也。遂班師。
宋太宗雍熙四年、二月、永州保安津舍火。飛焰過江
燒州門。及民屋三百餘家。
元順帝元統二十八年、二月、巳巳、陝西有飛火自華
山流入張良弼營中。焚兵庫器仗。

四

元順帝至正五年十二月庚戌潞州襄垣縣有火至
于東南。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
如懸燭。又其壘井中皆有龍象。
堯君素為隋守蒲州。兵氣夜皆有光如火。
後漢乾祐時、元欲入寇。其俗常以馬嘶為號。其來也
馬不嘶。而矛戟夜有光。雖破丙丘。而人死傷大半。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三月、庚申長安兵刃皆生火光。
遼會同元年、二月、虎臣楊韋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

使田武名所圖。高模翰與趙延壽聚義往救。有火
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焰如流星。模翰喜曰。
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殺獲甚衆。
金太祖初伐遼。師次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禳射。介
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為
兵祥。明日至扎只水。光復如初。
金哀宗天興元年、七月、庚辰、兵刃有火。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
畜皆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擲之即有。

五

金主興遼主戰。還至燕薊樂。有光見于矛端。
北魏天平元年、二月、永寧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
萊至云。及海上人皆見浮圖于海中。俄而霧氣乃
滅。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
色正赤。
唐玄宗開元五年、洪州潭州人見有物赤而暾暾飛
來。即火發。
唐僖宗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於太極殿前。初

一下時鐘皆鳴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衢州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燭
　能所至即火發延燒三百餘家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
　有火衆咸異之

齊世祖在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巳未夜無火𤇆吹灰
　而火自燃

齊武帝永明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
　師人家忽生火赤于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之以
　治病法以此火灸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
　能斷京師有病瘿者以火灸數日而差隣人笑曰
　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頸間瘿明日瘿還
　如故

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僕中腓
　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僕不焚

氣色　與天部氣別

漢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温德殿
　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illegible]頭體長十丈餘形
　貌似龍

蜀先主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
　秭歸有黄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

劉誕將叛又有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
　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叛餘二十餘日乃殺城陷
　之日雲霧晦暝果有白氣臨北門亘入城内

西京李嵩時有赤氣起于其後圖龍跡見于小城

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有黑氣出方圓五六
　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
　八里并有人來往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蕭吉
　表奏之

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

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反僭號爲王是日三叛軍上有
　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氣無知乃爲賊瑞邪先是
　幽州地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使悦以爲益土之兆
　後二年朱滔等冊遺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
　府

宋眞宗景德元年七月辛亥黄氣出壁間長五丈餘

宋仁宗初即位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盛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動乃止

宋徽宗宣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色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過俄又反于壇禮將畢不見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冬袁州路每日暮有黑氣環繞郡城

聲 與天部聲別

漢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臨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大聲如鐘鳴殿中

王莽時王路朱雀門鳴晝夜不絕

晉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

晉惠帝太安時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聲如人歎咤者

齊太祖樹先墓華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

鮌崚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崚手自斫之曰我鄉土時有此異城定破矣

北魏明帝時晉州庫角無故自鳴

唐昭宗天復三年十月甲午有大聲出于宣武節度使廳事

唐高祖武德三年二月丁丑京師西南有聲如崩山

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夜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昧爽禱雨太乙宮乘輿未駕有大聲自內發及和寧門人馬辟易相踐有失巾履者

宋德祐二年五月帝昰即位刻赦是日黎明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血

漢李業蘇允明謀殺楊邠王章史弘肇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允明又手殺王章婿張貽肅其血流逆注

宋閬州守王惟忠被讒坐棄市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於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

陳後主中夜索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階至于坐牀頭而火起

唐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群帥於舟中孝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日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祥乃飲之竟破公祏

唐僖宗至德三年十二月嘗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陛瀝瀝然至御榻

唐中宗時中郎將東夷人毛婆羅炊飲一夕化爲血

唐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吁嗟歎惋聲俊臣以木櫼之木忽自拔十步外

唐張文禮家池水變爲血游魚皆死鬼夜哭文禮尋敗

王琳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升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後琳果敗死

杜正倫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乃止自後南杜稍不振

唐中宗時成王千里家有血點地及奩篋上有血淋瀝腥聞數十步外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鄆州從事院門前地有血方尺餘色甚鮮不知其所從來人以爲自空而墜

齊王楊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捕暕殺之

南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

馮跋讌群寮忽有血流其左臂

王成買與魏非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斫猶據鞍奔還軍然後殭

唐武后光宅初宗室岐州刺史宗貞之子橫抗等夜宴忽有氣如血腥

唐玄宗天寶十六載少陵原男嶼矜父墓封城內草木

皆流血慎矜令浮圖史敬思禳之退朝裸而桎梏
於叢棘間如是數旬而流血不止
洗滌未畢時所眠牀上忽有數斗血
王曦自王昶在位時侮弟難制昶相王俊毎抑折之
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俊曰此將何為
俊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及立而新羅
復獻寶劍曦思俊前言而俊已死命發冢僇其屍
俊面如生流血被體
道士范材修煉形術自言死期如期死既殯江夏王

疑其仙也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於背上
石勒時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
太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揚游於鄠
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
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
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揚稱大黃帝建元曰
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
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黄擊斬之子揚頸無血十
餘日而面色無異于生

元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為河南行省左丞駐兵南
皮同毛貴戰而敵衆突至捽搏霄而問曰汝為誰
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
衝天
金王喆為扶溝令有善政後為鐵大定所殺無血棄
屍道路自春徂夏儼然如生烏犬莫敢近殆若有
神護者

妖徵

王郎詐稱真劉子輿之子母故成帝謳者當下殿卒

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免身就館趙后
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得全
桓玄之母馬氏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
水中忽如三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器接取馬氏
得而吞之若有感遂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
小名靈寶
劉武周母趙氏嘗夜坐庭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
其懷起振衣無有感娠而生武周
安祿山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既

而姙及生乃有光照室盧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
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欲捕盧悵盡殺之匿而得
免
秦彥徐州人原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
夢神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
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旣
敗降高駢累表和州刺史

訛言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取一枚相傳

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有被髮
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
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
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
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
下當有白髮至秋止
漢建中三年秋江淮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
上齧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子居市被
髮徒跣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
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共相恐
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
去之無幾乃止
晉永昌時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言蟲病食人
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
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
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
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犬價貴至相

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
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月漸靜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言有媼毋鬼夜入人家
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焰
民益懼
宋真宗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言有物如烏帽夜飛入
人家又變爲犬狼狀人民多恐懼每夕重閉深處
至持兵器逐之六月乙巳傳及京師云能食人里
巷聚族環坐叫噪達曙軍營中尤甚

死喪

魯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蕭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塋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太平興國初進位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出主殿門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

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焰舁歸私第卒

吳潛字毅夫宣州宣國人以忠鯁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豫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向爲遽欲觀化乎

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熟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

陶弘景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室

遼耶律制心本姓韓氏或勸其奉佛對曰我不知佛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年六十七卒之

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

錢俶吳越王錢鏐之後也年六十卒有大流星墜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罷相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成進士後知池州致仕歸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

趙葵字南仲官至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卒之夕五州
星隕如箕
孟拱字玉璞隨州棗陽人死之月朔大星隕于境內
聲如雷卒之夕大雨發屋折木
遼太祖天贊四年夏四月甲戌上不豫有大星隕于
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
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
上崩
梁曾字貢父燕人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
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吾也而珊竹氏於憲宗八年秋九月辛亥夜中星隕
帳前光數丈有聲吾也而曰吾死矣明日卒
王玉汝謝事日以經史自娛乙卯忠濟使人謂玉汝
曰君閒久矣可暫起為吾分憂玉汝堅辭以參議
印強委之不得已起視事僅五六日裁晝煥然一
新八月既望有大星隕庭中已而玉汝卒
王盤佐治功臣官至太傅年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
隕正寢之東

史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
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後守真定擊鞫夜歸有大
星隕馬前有聲心惡之遂為武仙所殺
慕容儁既破冉閔獲之送閔既至龍城斬於遏陘山
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
十二月儁遣使祭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
劉裕獲慕容超送於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僭位二
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燃死焉
劉虬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
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魏文皇后乙弗氏賜死引被自覆而崩神柩將入有
一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
元趙榮母扶風人年七十五卒葬之日白雲庇其墓
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
何胤有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
獲延期汝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有
瘳後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
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

復褒壽八十六也
馮亮死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于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死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道人惠需每辰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帢中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人粟十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膚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旁自地屬天彌朝不絕

宋潘美之子濤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宋高宗紹興間漢陽軍有孝婦誣服殺姑不能自明囑行刑者曰插髻上花于石隙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金人殺宇文虛中及其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天爲晝晦

耶律庶成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法當離婚時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見其子以手抱心議者謂誣夫之報

宋李讀河南洛陽人也隱居不仕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醉而卒吾之願也即殺外寢同諸子同處一日忽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讀曰吾當盡矣亟取書書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須之卒

宋楊信瀛州人爲殿前都指揮使信後有瘖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瘖始無疑焉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請論或揮部下必廻顧玉書掌爲字玉因直達其意無失信未死前一日瘖疾忽愈上聞而駭之遽幸其第信自言遭遇兩朝恩寵隆厚敘謝感慨涕泗橫流翌日遂薨

丘墓

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有肩髀

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
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
別葬之
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山上有禹井禹祠下
有群鳥耘田也
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掊地悲鳴
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吁嗟滕
公居此室乃葬之
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武帝未殺
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內但存絲履
也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于甘泉嘗有一青鳥集
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王莽發丁姬冢開其椁戶火出炎五丈吏卒以水沃
滅乃得入燒燔棺中器物掘冢既平之後有群燕
數千銜土投其穿中
李傕郭汜等亂長安葬董卓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
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
三四冢中水半所傕等共下棺天風雨益暴甚遂

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劉表死後八十餘年晉惠帝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
身形如生芬香聞十里
梁州有古墓名曰央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
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蕭敬謂無此理求
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敬時居母服為
清談所敗
潘師正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嘗官遷道令遷墓
開其棺櫬拆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為我合丹而自
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王敬則初至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士餘船同發敬
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咒
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
縣收此棺葬之
羅道琮仵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
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終還不
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霖潦積失其
墓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

可再沸祝巳水復湧乃得尸負之還瘞
遼聖宗開太六年賜德妃蕭氏死瘞兎兒山西後數日大風起塚土晝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

妖眚

宋神宗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徽宗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裂之聲其形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時寖少而亂遂作

宋徽宗宣和中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衛二歲乃息

姚萇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京李歆時敦煌父老令狐熾夢見白頭公衣㡊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穀言訖忽然不見

梁沈約自武帝所歸家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覡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爾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後又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攜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其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後果敗

漢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蒼狗撠高后腋忽而不見

斛律光將被害之時牀下有二物如黑豬從地出走其穴縱滑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不見也

張寬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

齊武成帝清河二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剝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

諸葛長民富貴之後一月中輒數十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人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咸見有蛇頭令人以刃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漢宣帝時尚冠里居人共見有人居冠陽侯霍雲第屋上徹瓦投地就視無有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莚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亙柱頭

王晏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後晏果敗又嘗見屋桶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以紙裹桶內搖動簌簌有聲

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唐周仁軌帝后母族也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於野數夕往觀故在後殺仁軌刑人舉刀仁軌以臂承之墮地乃悟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隊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須之而爲王孟子所殺

李景爲代州總官府中井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椎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

劉豫僭號八年數見怪異有梟鳴於後苑龍擬宣德

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於平原叢者謂禍不出百
日
彭羅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
推之又羅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
得也
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懷孕將產居于瑤華殿閨
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
后謂左右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
房羽懸安豊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閑門
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群犬所噬卒
尒朱世隆將敗之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
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
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
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
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
已公文列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
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
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嬚遲遲催車車入到
省西門王嬚牛小驚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
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儐從皆裙襦袴
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
聽事東閤內東箱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
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
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
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牀皆符同具以此對
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殺
突承璀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書地生毛二尺惡之

躬龔除痊之踰年穆宗立殺之
金時元光二年屢有妖怪二年之中虎入鄭門吏部
及宮中有狐狼鬼夜哭於輦路烏鵲夜驚飛鳴蔽
天
晉惠帝永熙初衛瓘家炊飯墮地化爲螺出足起行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
裴楷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
晉元帝永昌元年[illegible]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
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視廷樹而頭在樹上又其

家金櫃鳴聲似撞鐘清而悲也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
梁河東郡王蕭詧據湘元帝令信州刺史鮑泉討之
其將敗也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坐屋兩
手據地瞰其膌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
在俄而城陷
唐越王李貞未敗時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
而敗

餘雜

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于後僞
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
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
石牛道
王莽之時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
時次之位時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
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
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莽輒視之取大鳥翮
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緩紐飛數百步墮

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板四五十里於澤中
自立結葦爲外門因就營築爲故其城週圍三十
五丈爲九門故城中呼之以爲東城
吳戍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
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晉馬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唐
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
又然人誚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謝石少時患面瘡療之莫愈乃匿夜有物來舐其瘡
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符堅爲慕容冲所逼時每夜有人週城大呼曰楊定
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
旦尋而不見人跡
符堅既爲謝石等所敗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
陣齊整將士精鋭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
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
初晉人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
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若

有力焉。

石虎攻棘城旬餘不尅。慕容皝遣子恪帥鐵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有若師出者。四面如雲。

侯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敗日。瘤隱陷肉中。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

齊武明皇后大寧二年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

後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

周文育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俄而果敗。

劉邵將有女巫嚴道育。通靈。邵姊東陽公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許之。道育入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

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形詭狀。不可勝名。

宋劉寧字平國。金壇人。授泰興令。將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夕夢三羅。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寧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

金熙宗天會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儼然。高五丈許。有紅雲擁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拏[illegible]久之而沒。

史異纂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傅燮詷撰燮詷字去異靈壽人工部尚書維鱗子官至汀州府知府是書雜纂災祥怪異之事自上古至元悉據正史採入凡外傳雜説皆不錄分天異地異祥異人異事異術異譯異鬼異物異雜異十門